

《海上文坛》丛书

叶 辛主编

巴黎会不会塌陷

上海教育出版社

《海上文坛》丛书编委会

主 编：叶 辛

副主编：程小莹 张文杰

编 委：孙文昌 刘运辉 路 莹

朱明鹤 丁 妮 余 雯

陈洁瑾 杉 木

海上文坛丛书

西
洋
景

目
录

目 录

1 序

人物：时装帝国巅峰上的乔治·阿玛尼

3 玛塔·哈丽：一代“谍海女王”的传奇

14 汤姆·克鲁斯就这样把你征服

23 时装帝国巅峰上的乔治·阿玛尼

32 统领黑手党的女魁首

48 与辛普森共度周末

62 与梦露相像的女人们

67 超级巨骗马丁·弗兰克的犯罪生涯

81 帕瓦罗蒂的歌剧生涯已到终点了吗？

89 007之父伊恩·弗莱明

..... 1 ...

事件：“死亡医生”和他的可怕尸体巡展

97 “死亡医生”和他的可怕尸体巡展

101 绑架：不为政治，只为钱

108 克林顿特赦的幕后交易

115 天使也会杀人

- 126 为了拯救白宫
- 136 为选美皇冠,我葬送了自己
- 146 目击死刑:给予受害者亲属的复仇权
- 157 美国战地女记者劫后余生的自述
- 167 牛疯,人疯,到底谁疯?
- 175 复仇的火焰

调查:是谁制造了美国愚笨的一代

- 185 劣化的日本人
- 195 对猴子讲信仰论阶级
- 201 天下第一假古董——拉斯维加斯
-2..... 208 揭开神秘面纱的王室生活
- 214 美国人眼中的英雄
- 225 巴黎会不会塌陷
- 231 是谁制造了美国愚笨的一代
- 237 调查聊天
- 245 手术刀下的美丽

情话:二十年后重见初恋情人

- 257 二十年后重见初恋情人
- 268 中世纪夫妻的“吵架公告”

海上文坛丛书

西
洋
景

- 273 钱是夫妻关系的第三者吗？
- 283 东京黑洞——女人的另一面
- 294 男性也是家庭暴力受害者
- 304 英国版爱情：悲剧？喜剧！
- 312 美国正经历着的一场“男孩危机”
- 322 日本对“姐弟恋”现象的调查
- 336 男人在哪里？

.....3...

序

叶辛

现实比天才更有才华

五年之前，《海上文坛》编过一套丛书，厚厚的三大本，发行以后不久就销完了。有时候我应学校、共青团或工会之邀去参加文学活动，总有人拿着这套丛书中的一本，让我来签一个名字。我总说，这不是我写的书，只是我参与主编的《海上文坛》丛书，但读者仍要我签字，只因我的名字印在封面上。这使我觉得，担任一本杂志的主编，责任实在是重大的，若不把杂志办得出色，办得多姿多彩，确实是有负于读者的期望和热情。

可世纪之交以来，杂志是越来越难办了。过去整个上海作协的五本刊物中，只有《海上文坛》一本是面向大众的有品位追求的杂志。整个社会上，类似的杂志也不多。我们的刊物一出来，不到两周，就全卖完了；全国各地还不断地有电话打进编辑部，询问哪里能买到当期刊物，哪里能补到他未买到的某一期刊物。我们每推出一种新的版式，隔开一个月或者两个月，马上就有人学着照我们的版式

做,逼得我们的美编和编辑部同志们一齐出主意、想办法,把版式办得更更有新意;让人感觉到,后面总有一头“狼”在追来,逼着大家想方设法去对付。

如今的办刊形势,套一句老话说,后面追赶上来的,不是一头“狼”,而是一群“狼”,它们拼命地追过来、逼过来,时时刻刻想着要超越你。迎合读者的、特别是供白领男士、女士阅读的大众类刊物越办越多,可以用一句雨后春笋来形容。这些杂志,有的以新闻取胜,它们是周刊,它们的版面又比报纸提供的充分,热点新闻、焦点新闻,它们可以做得细微而又面面俱到。有的则以情感取胜,爱情是永恒的主题,爱情的经历和故事层出不穷,社会追求的多样化使得当代男女的爱情故事也不断地翻出新意,演绎出一个又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情感故事。即使是旧瓶装新酒,新酒刚打开盖儿时那股诱人的香味,也能一时间迷惑不少人。况且每年中国还有多少年轻男女跨入新的读者行列。有的还以时髦见长,有的又以豪华著称,有的专打时尚品牌……面对这一派五彩缤纷的办刊局面,《海上文坛》也在起着一些变化,有的人离开了编辑部,有的人走进了编辑部,但是《海上文坛》的总体风貌、总体格局没有变。《海上文坛》仍要在面向大众的旗帜下,办出她的品位和特色。

现在,《海上文坛》编辑了第二套丛书。这套丛书中的几本书:写实类的《上海:新十字街头》;记录上海民间档案的《上海:穿越时代横马路》;由各个年龄层次的人写下的《十八岁那年,同学的你》和译文编汇《巴黎会不会塌陷》,汇总了四大门类的文章。编撰这套书,对

于编辑部来说,是一种回顾,看到我们策划的选题和话语,并没有因为杂志的过期而过时,确实也是一种安慰;对于广大读者来说,也提供一点方便。编辑部里,时常接到一些不是常年订阅我们杂志的读者来电,要求补买某一期刊物,要求读到另外一期上相同话题的文章,要求把全方位介绍国外的编译文字汇成集子等。我想,《海上文坛》丛书第二辑的出版,恰能满足这一部分热心读者的需要。

现实比天才更有才华。这句话,是德国作家歌德的名言。那么,面向现实,面向当前时代的热点、焦点而编辑出版的《海上文坛》,一定也会越办越好。

我们正这样努力着。

是为序。

2003年6月30日³.....

海上文坛丛书

西洋景

1 人物

时装帝国巅峰上的乔治·阿玛尼

玛塔·哈丽：一代“谍海女王”的传奇

1913年的欧洲，到处是一片紧张气氛，各国都在积极备战。可夜幕下的巴黎却是一片歌舞升平。在这家灯光忽明忽暗的夜总会里，身上飘着一条红色的面纱，尽可能地将更多的肉体裸露出来的玛塔·哈丽第一次款款登上了巴黎的舞台。她的舞蹈糅和了爪哇舞、苏门达腊舞的技巧，也掺合有自己即兴发挥的充满激情、性感的舞姿。在舞台的一个祭坛和湿婆 湿婆教爱神 塑像前，这位舞女一会儿像风一般地旋转着，一会儿激烈地颤动着，一会儿有节奏地跳跃着，直到她波动起伏的身子在祭坛前柔软地倒了下去……这个时候，她浑身上下就只剩下一串珍珠项链、一副手镯、一个护胸甲巧妙地将不太丰满的胸脯若隐若现地遮盖住外，再也没有任何蔽体之物。

在柏林 ,她那独具魅力的东方舞姿 ,很快就把威廉皇太子迷得如醉如痴。皇太子亲自赠送了她大量的钻石 ,并搀着满面春风的她检阅了部队的军事演习。正是在柏林 ,她后来做了柏林警察头子、德国在一战中的间谍机构首脑人物冯·雅戈的情妇。

她精心安排的计划成功了 ,她赌赢了!整个的巴黎轰动了。面对蜂拥而入的记者 ,现在这位在旅馆套房里身着东方服饰的绝代美人 ,娓娓地向记者们虚构着她那过去的神秘故事。她说 ,她是出身于马拉巴尔海岸一个有教养的家庭 ,她那黝黑的皮肤以及散发出光泽的眼睛似乎也在向记者证实 ,她对其出身地的解释 ,是没有虚假的。她叙述说 ,在她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后来 ,她成了当地一个庙宇的舞蹈演员。

很快 ,她成了这个城市茶余饭后谈论的中心人物 ,成了达官贵人家庭中最受欢迎的贵宾。向她大献殷勤的王公贵族 ,踏破了她寓所的门坎。每天 ,她只是隔三岔五地和两三个拿得出厚礼的情人约会。

她又将自己的舞蹈节目 ,发展扩充为三幕舞剧——“爱之舞”、“罪恶之舞”和“死亡之舞”。她天才般的自我创新是如此成功 ,以至于大把大把的钞票 ,源源不断地向她涌来。在纳维尔 ,她买下一套豪华别墅 ,在蒙马特尔 ,她租了一套价格最昂贵的公寓套房。她车前马后的仆人 ,个个都是身着印度服装、头上用鹿角装饰的印度人。不用

说,她那装饰华丽的马车,也是别具东方韵味。

她频频在伦敦、维也纳和罗马露脸演出,为自己大造声势。在柏林,她那独具魅力的东方舞姿,很快就把威廉皇太子迷得如醉如痴。皇太子亲自赠送了她大量的钻石,并搀着满面春风的她检阅了部队的军事演习。正是在柏林,她后来做了柏林警察头子、德国在一战中的间谍机构首脑人物冯·雅戈的情妇。此外,在法国,曾因为她而“堕入情网”的显赫人物还有法国外交部长、俄罗斯公爵兼作曲家普契尼。

在巨大的成功面前,她陶醉了,也开始想入非非。在德国,她自称冯·策勒公爵夫人,并雇了一名声誉欠佳的家系学学者来证实她的家庭与王室的血统是沾亲带故的,甚至包括威尔士王子和维多利亚女王,都与她家有拐弯抹角的亲情关系。战乱时期的人们,是没有闲工夫去指责她在这方面想“做大”的,更何况,她还有一个警察头子冯·雅戈为她撑腰。据推测,当战争的火焰开始燃烧起来的时候,在柏林招兵买马的冯·雅戈顺带也将情妇玛塔·哈丽招募于自己旗下作间谍,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她到底作了多少间谍工作仍然是目前史学界争论的问题。不过据她本人说,她曾勾引过一名阿姆斯特丹商人,获得了送往英国的食品物资的具体细节,并通过与德国谍报机构联系,将此情报送到了柏林。

1915年,她回到法国后,便很快被秘密监视起来。但法国特工对她一个又一个月的跟踪是徒劳的。她的一切社交活动是无可怀疑的,并且,和她频繁往来之人,都是法国的一些高层官员。据后来的

有关资料介绍，她在这段时间搞到的有关部队和军事物资的情报，是通过中立国家的外交文件袋发送给柏林的。

作为一名“红十字会”的自愿者，她不久到了离前线阵地不远的维泰勒，帮助护士护理盟军受伤的飞行员。后来据说，她在这里曾获知了法国即将进攻的消息，并将此情报透露给了她德国的主子。结果，当法国部队开始进攻的时候，早已埋伏好的德军给法军来了个措手不及，二十万人的法国士兵顷刻间全军覆没。

当然，关于她事先透露了消息，才导致法军惨败的说法，到目前还没有准确的证实材料。但在这次战役前，一名叫乔治·拉杜的法国情报部的军官曾对她起过怀疑，说她可能是个间谍，并打算将她驱逐出境，赶回她老家荷兰。

她极力否认自己是一个间谍，并主动毛遂自荐，说她认识不少德国的高层人物，可以利用这有利的条件为法国人作间谍。

拉杜接受了她的建议，并私下提出警告，如果她转变成一个双重间谍，就要被处以绞刑。为了考察哈丽，法国官方布下了一个圈套：派哈丽带着一份对法国政府无任何伤害的假情报去了比利时，与六位表面上是在为法国工作的男人接头。

哈丽只与其中的一位男人接上了头，但很快，德国人抓走了这个男人，后来还把他给枪毙了。这下法国人可就懵了。为什么德国人要枪毙自己的人呢？不久，英国谍报部门的人披露说，这个男人实际上是一个德国间谍，他被枪毙的原因，就是其同伙马塔·哈丽背叛了他。这就更使拉杜的怀疑得到证实，这位性感十足的舞女，是一个地地道道

的德国间谍。他立即签署了命令，哈丽一回到法国，立即将其逮捕。

“给我这笔钱的马德里德国间谍头子冯·卡勒是我的情人。我并不是什么‘H. 21’。我要再次提醒法庭注意的是，我不是一个法国人，我有权利同取悦我的任何人培养感情、发展关系。战争并不是一个阻止我做一个四海为家之人的充分理由。”

但令拉杜感到意外的是，玛塔·哈丽却从水路乘船到了英国。她去了伦敦警察厅，会见了英国的谍报部门负责人巴兹尔·汤姆森警官。她作了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一个间谍，但不是为德国人工作的，是为法国人做事的，她之所以来英国，是因为法国当局派遣她来完成一个任务。

巴兹尔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个疯狂女人，她深不可测的造访，或许还隐含着德国间谍机构的阴谋。他向哈丽提出疑问，法国和英国是盟国，为什么法国人要她来英国作间谍呢？显然，巴兹尔认为她做出的一番解释是站不住脚的。“夫人，”他劝说道，“如果你想我这位年龄几乎是你两倍的资深谍报人员要相信你所说的一切，那么你就得放弃你现在想做的事情。”

哈丽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动身去了马德里。不久，法国当局获悉，她又和德国的间谍搅在一起了。而现在的德国人呢，已经对她感到不放心、开始厌烦她了，并想了个借刀杀人的办法来除掉她。

在哈丽已感到生活费用拮据的时候，冯·雅戈电传给了马德里的德国大使馆一份密码。冯是知道这份密码会暴露出来的。密码文件说，“H·21”马上就要去法国，需要生活费，请通过中立国公使馆的机构给她送去一万五千西班牙银币。

法国人很快就截获了这份电传，并识别出“H·21”就是玛塔·哈丽的间谍代号。哈丽一回到法国，法国人就对她盯上了，跟踪她到了中立国使馆，又去了她在巴黎的寓所。哈丽被捕了，一张一万五千西班牙银币支票也在寓所被搜了出来。

哈丽被捕的当时，神态是镇定自若的。她甚至朝逮捕她的警官嫣然一笑，还随手从桌子上花瓶里抽出一束鲜花送给了他。

1917年7月24日，星期二，以森谱若上校为代表的军事法庭对哈丽进行了审讯。下面是审讯的部分内容。

问：“正式宣战的这天，你正在和柏林警察头子吃早饭，后来有人还看见你坐进了警察头子的车里，你对此怎么解释？”

答：“这是事实，我在一个音乐大厅表演的时候认识了他。”

问：“后来，冯·雅戈给了你三万马克，以作为你间谍活动的经费。”

答：“冯·雅戈的确给了我三万马克，但这笔钱也只是一个情人的礼物而已。”

问：“你在前线附近的维泰勒这段时间做了些什么？”

答：“作为一个护士，我把整个的心都用在了照顾弗拉基米尔·马罗。他是一个苏联军官，被汽油搞瞎了一只眼睛。他就像我儿

子似的，没有了我就活不了。我也深深爱上了他。”

问：“听说后来很多飞行人员还给你写信，为什么你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陪伴这些军官？”

答：“在我的眼里，一个军官总是会为了冒险的事业，为了任何危险的事情而付出自己的生命，所以，他们的生命是高尚的。我喜欢的就是当兵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国家的军人。对我来说，战士就是属于比一般公民更加优秀的特殊种族。”

问：“德国人付给了你很多很多的马克，是吗？”

答：“是的。我只是一个情妇，如此而已，但绝不是间谍。一个高级妓女，是的，我就是这样一个女人，但绝不是什么女叛徒！”

问：“一个清白的人是不会像你那样主动地提出乐意为法国当间谍的，除非，你本来就是一个对间谍工作熟悉的人。”

答：“我这样做仅是可以很简单地利用我的‘关系’罢了，就是通过这种‘关系’，我曾将德国潜水艇在摩洛哥靠岸的消息告诉了法国人。”

问：“德国人为你提供了一万五千西班牙银币，以作为你活动的经费。而且，这笔汇款是寄给‘H·21’的，这是一个德国间谍的代号，也就是说，这就是你的代号。”

答：“我是接受了这笔钱，这是一笔‘情债’，一笔我无数个晚上‘献身’后应该得到的报酬。给我这笔钱的马德里德国间谍头子冯·卡勒是我的情人。我并不是什么‘H·21’。我要再次提醒法庭注意的是，我不是一个法国人，我有权利同取悦我的任何人培养感情、

发展关系。战争并不是一个阻止我做一个四海为家之人的充分理由。我是一个中立者,但我也是同情法国的。如果你不满意我这样回答,随你们怎么办好了。”

没有人去认领她那满身泥浆、被装进一个廉价的棺材、送进一所医学院的尸体。一名该校学生利用她的尸体实习做了阑尾切除手术。学生发现,哈丽只被四颗子弹打中。八年后,一名行刑士兵承认,他开枪时,准星并没有对准玛塔·哈丽

“这不可能!”她平静地说。面对死刑,她要求上诉。她得到了法庭的准许。当离开法庭被人带进牢房的时候,她脸上一直都挂着笑容。哈丽被判处死刑的消息使无数上流社会的男人慌了神,为了给她争取到缓刑,他们四处找关系、走后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他们都担心,如果不在哈丽遭难的时候帮她一把,哈丽也许会将与他们的关系捅了出来。在她的家乡,一个曾是她情人的荷兰大臣极力劝说威廉敏娜女王代哈丽求情,但这事被女王拒绝了。

被转移到圣拉扎尔监狱后,她仍然深信,那些为她作后盾,有权势的情人一定能够保证她的生命安全。甚至她已得到通知,她将会于1917年10月15日星期一被执行枪决的时候,她仍没有紧张害怕,根本不相信自己会去面对着行刑队的枪口。

在被执行死刑的前夕,一位医生来监狱看望了哈丽。还是在十五年前,这位医生曾为她医治过性病。当时,医生很快就对这位天资

聪颖的女子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曾劝她回到爪哇，嫁一个有钱的种植园主，开始一种新的生活。现在，为了避免引起哈丽的烦恼，医生只和她谈及一些舞蹈的事情。修女莱奥尼德是派去同牢房中的哈丽作伴的，目的是预防哈丽自杀。她也插话对哈丽说：“让我们也看一下你的舞蹈，如何”哈丽微笑着点点头，缓缓地除去了衣服，沿着牢房舞了起来。

第二天凌晨4点，监狱里的长官进了牢房，要修女唤醒这位被判死刑的女人。修女莱奥尼德一下子哭叫起来。于是，长官亲自摇醒了哈丽。

“勇敢一点，”他告诉哈丽，“你的上诉被驳回，你将马上被执行死刑。”

“这不可能！”她又一次重复这样的话。但很快，她转向莱奥尼德，劝她不要再啼哭，并向修女保证：“我将面不改色地对待死亡！”

她要求长官回避一下，说自己要换一下衣服，接着，自言自语地评论道，在黎明处决犯人的习惯似乎有些不正常，印度处决犯人都是在中午时分。她喜欢在中午饱餐一顿后，再面对死亡。“请给我找一双漂亮的鞋，我总是很注重穿着打扮的。”她要求道。

她告诉修女向看守打声招呼，然后，不慌不忙地戴上手套后宣布道：“先生们，我已经准备好了。”

长官告诉哈丽，如果她已怀孕，可提出来，其行刑时间允许延迟到孩子出生后执行。哈丽一阵大笑说，她堕胎九次了。但当被很快地带出监狱后，她已没机会说开始怀孕的事情了。

长官又问她最后想还说点什么。沉思了片刻，她交给了他一大叠写给那些她最亲近朋友的道别信：所有的人都是男人，也包括苏联军官马罗在内。

在通过监狱走廊的时候，她使劲从看守紧紧抓住她的手中挣脱出来。“我不是一个贼，”她抗议道，“为什么这样对待我”长官同意了她独自行走的要求。

看见了天花板上有一个煤气喷嘴，她用力一跳，摸到了它，然后很幽默地对修女说：“我敢打赌，你是摸不到它的，小修女。你个头矮小了些。”

监狱外已守候着一大群人了。人们想要亲眼目睹哈丽在温森斯被执行枪决。“呵，这么多的人！”她惊叹道，“真是太热闹了！”

在走完她人生尽头的最后几步路时，她仍然是谈笑风生、神色安然。医生很友好地提示她避开地上玻璃碎片，她朝他微笑了一下，感激地点点头。接着，她撩起裙子，跨过一个水坑，到达了行刑的位置。面对着十二位行刑的开枪士兵，她选择好了站立的姿势。见修女莱奥尼德仍然还在离她不远的地方，哈丽又向旁边多走了几步，拉开了与修女的距离。她拒绝蒙上眼罩。

她眼光注视着这些就要向她开枪的男人，脸上依然保持着笑容，神采依然飘逸俊俏。枪响过后，她倒在地上。一名军官跨过了她的尸体，在其后脑勺又补上了一枪。

没有人去认领她那满身泥浆、被装进一个廉价的棺材、送进一所医学院的尸体。一名该校学生利用她的尸体实习做了阑尾切除术

术。学生发现,哈丽只被四颗子弹打中,即可解释为大多数行刑士兵的子弹,都没有打中这位勇敢面对着他们的女人。八年后,一名行刑士兵承认,他开枪时,准星并没有对准玛塔·哈丽。

以后有人传言,玛塔·哈丽之所以能够如此视死如归、勇敢地面对死亡,是她的一位情人事先已给她吃了定心丸:她的这个情人暗中为她安排被处以死刑的方式是枪决而不是绞刑,是因为他知道行刑士兵的枪膛里并没有子弹。然后,他以认领尸体为借口,悄悄将假死的哈丽转运出法国。

但是,这一传言却不是真实的。如同多年后,玛塔·哈丽故事因被人口耳相传、以讹传讹,以至于很多虚构情节完全与历史的真实面貌沾不上边一样,一些人之所以要在玛塔·哈丽之死的事情上添油加醋地抹上这样的一笔,不过是为了给这位充满传奇色彩人物的故事结尾,增加一些回味的悬念罢了。

汤姆·克鲁斯就这样把你征服

汤姆·克鲁斯开着一辆蓝色的汽车穿梭在洛杉矶中午的车流中。他戴着一顶棒球帽子和一副墨镜，把脸部遮了起来，总是躲避着其他司机的眼睛。他遇到红灯把车停下，另一辆车停在他的左边，他赶紧把浅色的车窗摇上来。

.....14..... 但是克鲁斯无法回避自己。就在这一次他驾车从福克斯电影制片公司去市中心的好莱坞之时，他迎面看到了一幅巨大的广告牌，上面的海报正是由他主演、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最新电影《少数派报告》。克鲁斯在被堵在车流里的时候，他抬头凝视着自己的侧影，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我的孩子总是这么说：‘那是爸爸！’”克鲁斯说，“我记得在森塞特看到《危险生意》的广告的情景，非常令人兴奋。”

2002年7月3日，这个桀骜不驯、曾在1983年的《危险生意》中穿着汗衫短裤跳舞的青年演员四十岁了。他已经戴了四个月的牙套好像只会增添他不可思议的孩子气。但是他眼角出现的皱纹显露出

了他从前并不明显的成熟和老练。克鲁斯在拍摄了二十三部电影，创造了二十多亿美元的票房收入之后，依然能够超乎寻常地愉悦观众。与此同时，他受到了许多同行的尊敬和喜爱。

敬业和文雅在好莱坞名闻遐迩

克鲁斯驾驭自己的演员生涯，就像驾驶他的汽车一样，平平稳稳，驾轻就熟，并且尽可能少让发动机空转。自从1996年以来，克鲁斯因在《杰里·马奎尔》和《兰花》两部电影里扮演两个危险角色而得到了奥斯卡提名。克鲁斯的敬业和文雅在好莱坞是名闻遐迩的。在《少数派报告》中，有一个镜头，克鲁斯把自己浸在一只浴缸里，然后由一个鼻孔释放一个气泡。“你不用担心做不到，”导演斯皮尔伯格对他说，“我可以使用特技效果。”但是克鲁斯坚持自己做。“我不停地练，”在福克斯制片厂一个办公室里，克鲁斯坐在斯皮尔伯格身旁说，“我必须学会如何吸气，然后控制自己的鼻孔。”斯皮尔伯格微笑着插话：“这一手是李·特拉斯伯格无法学会的。”

但是，无论在电影里还是在生活中，克鲁斯似乎都已经练就了一种过硬的本领，那就是如何把你的心征服。克鲁斯这人热情洋溢。他会听你说玩笑，而且听了也会哈哈大笑。他也很好奇，但是不会刨根问底。他和你说话一定会注视着你的眼睛。他甚至还会征询你的意见：譬如，他驾车行驶在好莱坞林荫大道上，半路上忽然要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之前，他会问你：“我可以转弯吗？”你问：“警察抓到你怎么办？”他就回答：“我拿几本自传分送给他们。”

经注意到了这部电影中抓人于犯罪之前的理念与逮捕了可疑的恐怖分子却不提出指控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之间的相同点。

克鲁斯选择的时间实在再好不过了。《少数派报告》是他演艺生涯中所迈出的非常高明的一步。克鲁斯的观众很多,但是和他一样,年龄大了。但是,克鲁斯要想稳居票房之首,他就必须紧紧抓住这部分观众。在开车前往好莱坞的途中,记者向他提了一个问题,说他的观众的年龄结构正在变老,他听了耸了耸肩膀,显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说:“我是在变老。但是,故事就是故事,角色就是角色。我所思考的就是这些。”

艰 难 童 年

“我小时候进过十五所不同的学校,因为父母离婚,父亲失去工作,改行,寻找其他工作。”克鲁斯说。克鲁斯甚至现在仍然常常提起小时候经常转学给他造成的心灵创伤。克鲁斯的父亲死于1984年。“我想我不能等着长大,我不能老是这样,我要过上好日子。”克鲁斯读书不行,吃足了苦头。“读书对于我来说可真是一个大难题。我被诊断存在诵读困难。我老把字搞混淆。我不会读书。我不知道如何使用字典。我尝试了,但是我不知道从哪里学起。我老跟不上。”读中学的时候,他和母亲一起住在新泽西的格伦山脊。

但是克鲁斯在这段读中学的时间里找到了自信。因为在一部餐馆剧院作品《上帝的魅力》里扮演了角色,克鲁斯提前毕业了,并且从1981年起开始了他的电影生涯。他第一次试演的是《贫穷的爱》中的

一个小角色，并且得到了这个角色。“我忽然开始工作了。”克鲁斯说。1980年，他的第一个妻子米梅·罗杰斯他们于1990年离婚，把他介绍进了科学论派教会。克鲁斯认为哈勃特的“学习技术”帮助他克服了学习困难。“这个技术真的改变了我的生活。”克鲁斯过去几年中在好莱坞教育和识字计划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这是一个世俗的组织，但是它利用哈勃特的学习技术向儿童和成年人提供免费教育。

当克鲁斯在好莱坞大道的好莱坞教育和识字计划总部走动的时候，坐在他出钱购买的桌子前面的教师和儿童，似乎都没有特别注意他。他经常来这里。“我小时候是否也希望有这样的条件”克鲁斯自问自答，“绝对想过。这可能会使我避免许多痛苦和尴尬。”

为人处世

如今克鲁斯似乎不需要任何帮助。这个十五年前连阅读都有困难的人现在却被认为拥有一双善于搜索剧本的锐利眼睛。他是一个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凑的人。克鲁斯不是机器，他爱笑，经常哈哈大笑，但是他似乎非常缺乏烦人的消极情绪。这一点使他很不好过。在《紧闭的眼睛》里，斯坦利·科布里克把摄影机对准他的脸部以捕捉他的内心骚动，但是克鲁斯脸上显露的只不过是一种心神不安，并不是内心痛苦。无论是在幕前还是在幕后，他在做事情的时候，似乎就是他最心平气和的时候。他自称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但是他首先是一个井然有序的人。“我总是羡慕安排好自己生活的人。克鲁斯

就是这样一个人。”《杰里·马奎尔》和《香草天空》两部电影的导演卡梅伦·克劳说。

“我不喜欢办事拖拉，不喜欢把一大堆事情搁在一边不做，”克鲁斯说，“办事拖沓会使我发疯的。”克鲁斯办事不仅非常迅速，而且毫无怜悯。2001年基德曼告诉《时代》周刊，克鲁斯要求法院判决离婚，“这使我大吃一惊。”尽管他们都拒绝说出离婚的原因，但是这正是克鲁斯的一贯做法：作出一个明确决定，不肯披露自己的想法，然后说干就干行动起来。当被问到他不把牙套装在牙齿背面，他回答说：“因为这种装法比较快捷。而且，我并不介意好看不好看。”

近几年，克鲁斯是同性恋的谣传接连不断，他煞费苦心予以坚决否认。1998年，他以诽谤罪把一家把他的婚姻称为“障人耳目的摆设”的报纸告上了法庭，结果这场官司胜诉，他获得了损害赔偿。据克鲁斯说，去年他与造谣者打了两场官司，标的一百万美元。“我不是一个反同性恋者，”克鲁斯说，“但是假如有人说你的婚姻是一个骗局，你心里怎么想”然而，这两场官司引出了一个问题：是不是他抗议太多了，反而更加引起人们的怀疑。“假如造谣更大，那怎么办呢”克鲁斯说：“他们必须为自己印刷的文字承担责任。”

在他从好莱坞教育和识字计划总部回家之后二十四小时，克鲁斯开始工作了，他站在他家网球场的当中，手里挥舞着一把匕首。克鲁斯将在接下来拍摄的一部电影《最后的武士》里，扮演19世纪一个日本的美国雇佣兵。他一直在与这部电影的特技设计者，曾经教授

拉塞尔·克劳如何在《角斗士》里使用匕首的尼克·鲍威尔一起训练。克鲁斯已经能够左右开弓同时使用两件武器了。“这些武士要在尸体上试试刀锋了。”克鲁斯说完，停下来在脸部抹上一层遮光剂，然后做了一系列滑步，手挥匕首，气喘吁吁地滑过网球场。他穿着一件长袖子衬衫，下着一条阿迪达斯裤子，脚上是一双阿迪达斯的跑鞋，身上的汗水开始流淌下来。“我崇尚武士精神。你的荣誉远胜于你的身体。”

居家生活

鲍威尔走掉后，克鲁斯坐在俯视网球场的看台上，为自己倒了一杯柠檬茶。一年前，克鲁斯与基德曼分手后，他立即签约租借了洛杉矶西区这块花草树木修剪整齐的地产。搬进来居住后，他把网从网球场里撤走，并且在网球场的一端为他的孩子、侄子，还有他们的朋友树立了一个篮球架子。“他们把自行车和踏板车带到这里来，”克鲁斯说，“这里好像老有聚会。”

克鲁斯对什么事都非常认真，当父亲也是一丝不苟。克鲁斯的儿子康诺尔和女儿伊莎巴拉住在他身边受他监护的时候，孩子们的日程安排优先于他自己的日程安排。克鲁斯在接受记者一系列的采访中，除了两个宝贝儿女，他什么人的电话都不接。但是，当一个助手出来告诉他，“两个孩子来电话找你”，他立即停下谈话，接过电话蹲在地上压低声音说话，他不让记者听到。

克鲁斯仍在努力适应做一个前夫的角色。当有人把基德曼和他

分手后在电视上说的话告诉他时,克鲁斯脸上立即露出了愠色。“这下可好了,”基德曼对节目主持人说,“现在我终于可以穿高跟鞋了。”基德曼抖出这种事情,克鲁斯一开始似乎有点儿吃惊,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平静下来,说:“我并不计较。她一向都穿高跟鞋。我真的喜欢她穿高跟鞋的样子,她穿高跟鞋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问题。”那么他和基德曼的关系如何呢?“关系很好。我爱尼可,我一向爱她。这个一直没变。”

克鲁斯不工作的时候,就不在好莱坞片场。他喜欢一个人独处,或者与一些亲友呆在一起。当被要求提一下几个好朋友的名字的时候,克鲁斯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说:“我的家人。”克鲁斯与他的母亲和三个妹妹关系非常亲密。“当然还有卡梅伦·克劳、斯蒂芬·斯皮尔伯格以及一些和我共事的人。”克鲁斯还提到了他目前的女友佩尼洛普·克鲁兹。克鲁斯与克鲁兹的恋情受到了同样的怀疑和猜测。“她是一个活泼的人。”克鲁斯说,但是他没有再说下去。

克鲁兹在克鲁斯的地方至少有一种家的感觉。这幢气势不凡的建筑,在克鲁斯搬进来之前,被拍在克鲁兹和约翰尼·德普担任角色的电影《吹风》里。克鲁斯走过房子前面一片被树木掩蔽、上面散放着许多桌子的草坪的时候,称这幢房子“是孩子们玩耍的一个绝好地方”。

克鲁斯舞刀的训练结束了。记者的采访也已经结束。克鲁斯准备回去工作了。他站在私家车道的尽头,对着门房挥了挥手,大门便徐徐打开。他没有与记者握手,而是拥抱告别。当记者把他挂在领口

的太阳眼镜弄弯了时 ,他哈哈大笑起来。他是一个崇尚完美的主人 ,乐于接受采访 ,总是非常友好。当你驱车离开的时候 ,你感到你了解了克鲁斯 ,至少看到了帷幕之后这个人的一部分。但是 ,当门卫在你身后把大门关上了 ,这幢房子又变得遥远起来 ,这个时候你会意识到他从来没有邀请你走进去过。

尹林标 编译

时装帝国巅峰上的乔治·阿玛尼

走进米兰市的维亚波贡诺大厦，你会发现一个近似于阿拉丁的原始山洞，若隐若现的神秘空间却掩饰不住流光溢彩的华丽饰物。乔治·阿玛尼就是在这里设计出各种女性饰品，然后把精美的款式卖到世界各地。丰富多彩的女式饰物如银灰水晶的高跟鞋、华丽的蛇皮钱包、金光闪闪的女式手表、天鹅绒的内衣、飘带般长长的开司米披肩和女式夹克外套等应有尽有，所有款式色泽微黑，紧凑而宽松。女人只要穿戴上阿玛尼的饰物顿感妖娆而明快，这就是阿玛尼的魅力所在。

我老，但我不悲哀

这位六十六岁的著名时装设计师始终戴着墨镜、穿暗色裤子和黑T恤。阿玛尼看上去老态龙钟，一双慧眼却炯炯有神。阿玛尼说过，他绝不用漂亮模特来装点自己的款式，而是用漂亮款式装点女人。三分长相七分打扮，这句话正好印证了阿玛尼的款式风格。不漂

亮的女人经他一着装，顿时魅力无穷、妖娆万分。

“时装在于创新！”阿玛尼总是这样说。

“对！华丽正是阿玛尼完美的话语。”模特儿罗伦·胡通说，“阿玛尼是一个著名的时装设计大师。”罗伦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为阿玛尼工作。她说，阿玛尼创造了数千种新颖的款式和风格。他不为时装趋势而追赶潮流，而是独树一帜。阿玛尼喜欢古为今用，大大的衣肩、细细的衬腰和薄薄的翻领构成了阿玛尼特色。他的款式强调色彩效应，时装如淡淡的旧地毯上翻新花一样，让人眼花缭乱。

阿玛尼是意大利的亿万富豪，他建造的摩天大厦就位于米兰市中心。顶上两层为他自己的生活空间，他设置了极其严密的安全装置。美国电影明星、名人富豪不惜耗巨资来到米兰请他做衣。影星格温妮斯·帕尔特罗、本·艾尔夫雷克等纷纷成为远道而来的客户。若不是到世界各地巡回展出，除了客户和模特儿，他很少与外界来往，尽管他的款式在全世界流行数十载。阿玛尼对人温和，是非常具有个性的米兰人。二十年前，他在西西里附近的一处火山岛购买了度假村，至今保持着古色古香的18世纪风貌——云雾缭绕，马赛克小道、丰富的植被和深宅大院构成一幅世外桃源的美丽画卷。岛上的各种野生动物已成为他巨额财产的一部分。

阿玛尼生活在孤独的空间里，却愿津津乐道、毫不掩饰地谈论自己的生活经历。许多人对阿玛尼的崛起感到疑惑，他也十分厌恶别人说三道四。近年来，意大利时装业迅速崛起许多后起之秀。人们纷纷传言，20世纪50年代还是一个小商贩的阿玛尼如今缔造了一

个庞大的时装帝国，他已老朽无能，阿玛尼公司即将崩溃。然而，阿玛尼却由此开始了新的征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他的公司成为意大利最具实力、最具活力的企业。阿玛尼虽然年逾花甲，他却因年长而发奋。有人说他已成为历史，他却满不在乎地挥挥手说，“那已成为我努力工作的动力之源。在时装展示会上，有人说我害怕奇异图案，但我设计的图案却比他们更加鲜艳。这不能说我不诚实，老绅士当然很难迎合年轻人的嗜好，因为时装是年轻人的行业。我不会跳舞，但我不因此而袖手旁观，我必须成为舞蹈专家，去适应她们的需求。我必须在审美上有所突破，如果不这样，那才是真正的悲哀！”

数十载时装生涯造就了一个世界富豪

十五年前，阿玛尼的老伴、年仅四十岁的赛金·盖罗蒂去世了。从那时起，就有人一直在说，意大利最大的家庭实业即将崩溃。阿玛尼公司的崛起与赛金的贡献是分不开的。阿玛尼当时仅仅是优秀的设计师，而赛金却有远见卓识，发现了阿玛尼的巨大潜能。于是，阿玛尼时装公司跌跌撞撞地走到了今天，成了举世瞩目的国际大企业。

如今，阿玛尼的年收入达一亿美元，阿玛尼净资产值达二十亿美元，年销售逾八亿五千万美元。他一举成为意大利最具实力、最负盛名的时装企业富豪，他连续控制了数家意大利纺织企业，并且购下奥地利和瑞典的服装工厂。阿玛尼时装店几乎遍及世界各地，阿玛尼产品从室内装饰到化妆用品应有尽有。不仅如此，阿玛尼的许

多饰品已进入世界各行各业，奥斯卡金奖明星总是选择阿玛尼设计制作的睡衣、燕尾礼服。阿玛尼的确太富有了。他拥有自己的高级厨师、飞机，他在墨西哥度假一夜就耗费六万美元。同行总是这样说，“阿玛尼先生，富足的生活总是让你随心所欲。”但阿玛尼的回答却是，“我知道我很富有，但我仍然度日如年。你一旦身处我的位置就会知道来之不易。我的生活充满艰辛。我在瑞士完成学业后，早年生涯不尽如人意。现在我很富有了，但我仍很孤独。”

阿玛尼年轻时曾一贫如洗，他的爷爷曾是19世纪意大利剧院建筑设计师，父亲仅仅是货运公司经理。阿玛尼七岁那年，一场大火烧尽了家中有限的财产，全家人落得无家可归的结局。二战中，阿玛尼和兄弟姐妹失学。他们在一家军火库附近玩火引起大爆炸，小阿玛尼险些丧命，受伤后住院四十天才恢复健康。阿玛尼的腿上至今留有伤痕。战争结束后，妹妹罗珊娜成了迷人的模特儿。这时，当哥哥的阿玛尼总是在妹妹面前转来转去。20世纪50年代，阿玛尼成为橱窗装潢设计师。

谈到女人，阿玛尼总是转动眼珠说，“作为时装设计师，我的生活不乏女性，但我没有功夫让她们介入我的生活。我知道女人需要很多关怀，包括年轻女子。”1966年，在意大利海滨，三十二岁的阿玛尼与二十一岁的赛金·佳丽奥迪邂逅。赛金称阿玛尼为“爸爸”。那时，阿玛尼是尼诺·卡鲁迪纺织企业颇有才华的服装设计师。赛金从建筑设计学院毕业后已成为颇有建树的建筑设计师。她很快发现，阿玛尼的时装设计实际上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在意大利无

人匹敌，他完全有能力开办自己的时装展会。赛金义无反顾地放弃了自己的职业，与阿玛尼一起来到米兰。从此，赛金与阿玛尼成了一对比翼双飞的恋人。在随后的创业过程中，阿玛尼成为创意者，赛金成了内当家。阿玛尼卖掉自己的小轿车，用一万美元在街上租用了两间工作室。

赛金在阿玛尼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她常常提醒阿玛尼要知足，“乔治，你已获得声誉，你还年轻，你富有。你还想要什么。”同时，赛金也从阿玛尼那里获得巨大的力量源泉。80年代后，由于操劳过度，阿玛尼一度生病，虽然相互爱慕之情不减当年，但却不断口角。阿玛尼日趋忧郁，但事业的成功成为他俩奋发向上的动力。

独树一帜的女性魅力之王

阿玛尼不贪图一时利益，而是着眼于尽善尽美的时装设计。当时，传统的法国贵族服饰仍然在欧洲占统治地位。战后的克里斯丁·迪尔的奢华贵族式传统服饰一统天下。而阿玛尼进入时装领域后，其柔软的线条、明快的色泽、新颖的式样很快引起许多女性的青睐。正如他自己当时观察到的那样，人们对延续数个世纪的乏味款式已感厌倦。70年代中期，意大利时装评论家阿斯波西指出，新生活需要新款式，现代时装的发展趋势已不再拘泥于“资产阶级”或“革命”的陈旧观念，时装的发展应该标志一个崭新时代的来临。人们穿着不仅应更简单而且款式应该标新立异。独特新颖的款式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这时，赛金已病入膏肓。这给阿玛尼的工作带来沉重打击。1974年，阿玛尼首次将流线型款式在男式服装上进行尝试，随后应用于女性款式。由此，阿玛尼突然一夜间成为意大利女性追逐的时装设计明星。与此同时，他的款式在美国大获成功。1982年，阿玛尼被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杂志的封面。阿斯波西回忆说：“是美国人一夜间发现了阿玛尼！”美国女人猛然发现，阿玛尼的款式正是她们渴望已久的式样。阿玛尼为美国女人设计的茄克衫，穿上感觉宽松、安全，有益健康且颇具名门淑女风度。女人穿上“阿玛尼”对男性颇具吸引力。意大利电影明星罗兰一语道破天机，“穿上‘阿玛尼’，让人感觉疑惑不再来。”阿玛尼公司总管哈罗德·柯达在举办阿玛尼时装展时说：“穿阿玛尼让人更宽松舒适！”80年代初，世界各地的阿玛尼时装店已增至一百二十家。从杰奎林·奥尼希斯到好莱坞大红大紫的明星们，无不以穿阿玛尼款式为荣，“阿玛尼”的确成为世界名流争相购买的品种。

赛金去世后，迅速崛起的GUCCI时装集团、LVMH时装公司一直梦想收购阿玛尼，轻易成为独霸全世界的时装巨头。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人预料。阿玛尼宣布，他要完成老伴未完成的事业，随之阿玛尼公司进入鼎盛时期。尽管如此，阿玛尼仍然整日将自己关闭在设计室内埋头创作，不与外界往来。阿玛尼的侄女罗伯塔说：“我从未见过他如此沉默寡言。赛金在世时，阿玛尼其实只管设计制作，所有企业的事务全由赛金包揽。”赛金去世后，阿玛尼不得不走出“深闺”介入商业事务。由于阿玛尼只能讲法语和意大利语，罗伯塔曾为

他访美当翻译。

随后,阿玛尼娶了地中海最大的炼油家族掌门人的女儿安吉罗·墨瑞特为妻。安吉罗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且,阿玛尼聘用安吉罗的姐姐希尔凡娜为公司的总设计师。就这样,几乎所有阿玛尼的亲属都在公司中拥有一职,致使其家庭得以延续和发展,阿玛尼也不曾真正孤独,但阿玛尼却无法与任何一位亲戚职员搞好关系。

孤峰上,他能控制如此庞大的实业吗

阿玛尼过分地直爽,他无法忍受制作上的缺陷,从来不表扬任何亲戚,批评之后不到两分钟,他的怨气就一扫而光。度假期间,早晨不到7点30分,他就将所有人叫醒,然后自个儿锻炼身体。阿玛尼历来固执己见,始终认为自己的工作合情合理。意大利被世人看作一个享乐主义国家,而阿玛尼却被看作当代意大利唯一不热爱生活的“清教徒”。他几乎与娱乐无缘。阿玛尼从不抽烟,很少喝酒,他不断地批评那些纵情欢乐者。他的工作室里曾张贴着米兰壁画。他将它们全部遮盖。人们很难想像,阿玛尼创作设计的灵感从何而来。阿玛尼没有夜生活,晚餐一碗意大利面条之后,11点钟准时上床。他为演员着装,却从不与他们来往。阿玛尼同意自己不习惯外出。“他为什么要外出”大洋彼岸荣获奥斯卡金像奖的马蒂·戴孟说,“我通过电话感谢他设计的款式就足够了。”1987年,荣获奥斯卡提名奖的女演员朱迪·福斯特专程前往米兰找阿玛尼定做服饰。她被阿玛尼设计的款式深深迷住了,曾数次要来看望他,而阿玛尼却将她拒

之门外。阿玛尼对任何雇员都一视同仁,他从不解雇任何人,对陌生人也同样仁慈慷慨。

在另一面,阿玛尼却很粗鲁,阿玛尼不原谅任何错误。与他工作十至二十年的老同事在他面前仍然是小辈,稍不如意他就严厉批评。拥有二十年老资格的时装设计师们对他也毕恭毕敬。阿玛尼常常对他们说,他要他们把工作做好,而不是要他们害怕,他既不是野兽也不是魔鬼。

诸如以上原因,阿玛尼的成长之路异常坎坷。两年前,他在巴黎举办秋季时装展时,受到法国警方的阻挠,一些业内人士被挡在大厅外,致使开幕时间推迟数小时。随后才获知是法国的竞争对手从中作梗。结果,阿玛尼这次时装展损失数百万美元。并且,阿玛尼本人感觉受到不应有的侮辱。阿玛尼的主要竞争对手是 GUCCI 公司。GUCCI 的下属公司汤姆福特近年来也在世界时装界独领风骚。阿玛尼因称 GUCCI 是装配公司而受到攻击。阿玛尼认为, GUCCI 时装没有独特的创意,是靠别人东拼西凑组合而成,而他的款式自始至终都是自己的创造。实际上,阿玛尼与对手的明争暗斗由来已久,这两家公司如同美国的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一样在意大利就开始打仗,从意大利打到法国,又从欧洲打到美国,商战至今没有停息。阿玛尼在美国纽约博物馆举办的时装精品展六十六天吸引三十二万人,随后数千件设计作品又在日本展出,同样获得轰动效应。最终,美国人把他的风格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普希风格等同起来。世人知道,普希是显赫的佛罗伦萨君主的后裔。阿玛尼又是谁,他有什么背景,这

一直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谜。

“我可能老朽无能，但决不会因老而丧志！”阿玛尼最害怕他的时装帝国失控。这就是为什么他坚决主张弟弟不能饮酒的缘故，要妹妹罗珊娜管理好每一家企业。阿玛尼奏响了一曲洪亮的人生乐章，但他却未能使自己真正获得幸福。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认为阿玛尼公司大展宏图的时候还没有真正到来。

牟汝佳 编译

统领黑手党的女魁首

2002年早些时候，两大黑手党家族之间的枪战留下八具尸首。这在意大利南部也许是司空见惯的小事。但是，这一次之所以让一部分意大利人抬一抬眼皮，是因为所有死伤者都是女人。

黑手党女人 传统上，她们穿梭于厨房、孩子和教堂之间，清洗教父们留下的血迹。她们被排斥在一切信息之外，对男人们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

传统属于过去，已经烟消云散。而今，女黑手党，或者称教母，走上了前台。

被警方描述为迄今为止最严重的女性暴力事件的，是发生在距离纳布勒斯四十英里的劳洛城的两大宿敌家族——卡瓦 卡氏 和格拉齐亚洛 格氏 ——的暴徒们之间的火并。在这座城里，两大家族为争夺有利可图的敲诈勒索和可卡因生意，已经斗争了三十年。

2002年5月，一个星期天的傍晚，在昆迪西格氏家族控制的村庄，黑手党内部来自卡氏家族的两个女人向她们的格氏对手开了火。

玛利亚·施比利·卡瓦，萨尔瓦托·卡瓦的妻子，五十三岁，驾车从昆迪西到劳洛城。六十岁的卢吉·格拉齐亚洛夫人在后面紧追不舍。

刚到劳洛，两车就停了下来。玛利亚·卡瓦和另外四个女人拖出武器就开火。第二辆车上，格氏夫人、她的两个侄女，分别二十一岁和二十二岁，及其母亲立即还以颜色。

玛利亚·卡瓦和十六岁的克拉利莎·卡瓦，一位搭车人，当场毙命。另一位亲戚，五十一岁的米琪琳纳·卡瓦后来死于枪伤。

还有五个女人，其中三位格氏两位卡氏，包括格氏夫人的两个孙女，二十二岁的斯蒂法尼娅和二十一岁的齐亚娜，以及她们的母亲阿尔巴，统统重伤。

菲里西娅，米琪琳纳·卡瓦的女儿，重伤赶到医院，医生们立即投入挽救其性命的战斗。警方安排武装岗哨，不离其左右。

战斗中唯一的男人卢吉·格拉齐亚洛带伤而逃。

米兰的一份主要报纸评论道：“世道在变，淘汰敌对家族的不仅仅是老板及其‘战斗员’；如今，女人，妻子，甚至女儿，都加入了战斗。”

自从1972年菲奥里·格拉齐亚洛被卡氏家族的一名成员杀害之后，两大家族就充斥着延绵不断的血仇。经过对车内和马路上横七竖八挂满弹窟窿的尸体的检查，劳洛城警方发言人说：“一场屠杀。一幕好莱坞枪战。”

“当我们到达现场时，两辆车的车窗已全部被子弹击碎，到处是尸首。”

晚间新闻的电视观众看见，用白布包裹的两具尸体躺在柏油路上，旁边是一凶一凶的血迹，一辆满是子弹窟窿的奥迪 80 车上还有一具尸体。

警方推断，两辆车是偶然相遇。当她们互相认出对方时，立即拔枪怒射。他们认为，战斗中使用了机关枪。

“我们还不能确定是谁先开的枪，”一位发言人说，“我们访问了几位目击者，他们都说因为枪弹密集横飞，只有匍匐在地。”

后来，有人认为是格氏家族先开的枪，而且她们可能得到了第三辆车的帮助。

一位目击者告诉意大利电视台：“我正赶路回家，突然枪声大作。我一望，看见两队女士正在互相扫射。声音太恐怖了。”

“人们躲向商店里、门廊里或长椅后面。我望见马路上有两具尸体，车里还有一具。”米兰的一份主要报纸评论道：“世道在变，淘汰敌对家族的不仅仅是老板及其‘战斗员’；如今，女人，妻子，甚至女儿，都加入了战斗。”

实际上，大多数意大利南部人都会告诉这家报纸，世道没变。黑手党女人以扣动扳机为乐并不新奇——只是这一次规模空前罢了。

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开始，意大利就不断有女黑手党活动的新闻见诸报端。然而，直到 1990 年，意大利南部才有一位女人因协助黑手党而受到起诉。五年后，猛增到八十九人。今天，警方掌握的

黑手党女人数以百计，她们已被捕和监禁起来。

在这个极端男性化、极其秘密的犯罪组织中，世道为什么会突然改变呢？一个原因是，当意大利警方大规模扫荡有组织犯罪，并且锁定大佬们时，老板们决定，要让他们的生意像往常一样继续，与其交给副手管理，还不如交给已经教化的大佬的老婆打理。

“战斗员”对这样的决定也不敢造次，因为他们仍然惧怕大佬的威力，即使他在狱中。因此，他们继续倒腾赚钱，并且对大佬的老婆俯首贴耳。

由于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在西西里和纳布勒斯这样的黑手党堡垒地区，法律强制机关仍不相信女人管得了罪犯辛迪加，她们会为争权夺利而血溅街头。甚至事实证明她们能这么做时，也没有人相信。实际上，没有约束的女人在这一领域游刃有余。

如果她们被捕，她们习惯于在电视镜头面前悲痛欲绝、痛哭流涕，并且大声叫喊：无论如何，作为女人和母亲，支持丈夫和家庭有什么错。这样的传统家庭观念深深扎根于意大利南部，即便在今天也一点没有改变，今后也变不到哪儿去。人们大多同情这一观点。

当然，一切都取决于妻子是否有能力掌管她丈夫的地盘，而且证明她确实能够撑起这面大旗。最近十二年，事实一再证明，这样的女人不在少数。

拿朱西葩·康德罗来说吧。她是黑手党大头目尼洛·伊梅尔迪的老婆。伊梅尔迪干的是卡拉布里亚区圣乔万尼市的黑道保护人生意，由于杀死一位对手，他不得不“消失”在深山老林中。朱西葩立即

接替了他。在她的妹妹卡特利娜帮助下，她在幕后指挥着敲诈勒索，并在她的隐身丈夫及其各种代理人之间建立起一个无线电通讯网络。1992年，警方截获了她们的无线电波长，将她们姐妹俩双双投入监狱。

近来，黑手党内姐妹齐上阵的例子并不鲜见。罗塞托·库托洛——拉菲尔·库托洛夫人，掌管着纳布勒斯的新卡穆拉组织的妹妹——作为她哥哥的副手干了四年。1993年，她在推脱掉九项谋杀指控后，被判入狱五年。

面对黑手党女人如此普遍，英国专栏作家克莱尔·朗利格花了几年时间追踪调查和听取黑手党女人的恶迹：她们报复杀人、从南斯拉夫走私武器、经营敲诈勒索、为毒品犯罪洗钱。

她讲述了安娜·马扎的故事。安娜·马扎是靠近纳布勒斯的一个小镇阿夫拉戈拉的老板真纳罗·莫西亚的老婆。在1976年5月的一场家族世仇的血战中，真纳罗·莫西亚面部被击中，死在自己驾车坐骑的驾座上。在他老婆安娜领导下，这个家族成为著名的黑寡妇，她决定不洗血仇不罢休。

他们变得残暴无情。根据当地行政司法长官、法官特拉瓦格里诺的说法，他们在这位女族长的钢铁意志指挥下，紧密团结，像一个人一样行动。

“他们有一条严密的纽带，共同的利益将他们连接在一起，愿意为教母的任何决定赴汤蹈火。孩子们，她的儿子，之所以走这条路，是由于他们的母亲走这条路。”

当安东尼奥·吉格里亚洛——他被怀疑是杀害莫西亚的凶手，但被判无罪——1978年5月29日在纳布勒斯法院门口被枪杀时，他们所走的这条路开始延伸。有人看见一名男孩在人群中左冲右突，一只手握一把手枪，还有人看见他对着吉格里亚洛连开了几枪。

卡宾枪队迅速掏枪还击，男孩被击中腰部倒在地上。他叫安东尼奥·莫西亚，刚刚十三岁。由于他太年轻，警方只有放了他。第二天，警察逮捕了他的母亲——黑寡妇安娜，她矢口否认指使孩子为父亲报仇。

参与伏击温琴左·莫西亚的人相继被“莫西亚之子”开除“地球”，一个也未幸免。安娜·马扎发誓要让马里亚洛家族“世世代代”为她儿子的死付出代价，直到“绝迹”

37

接下来几年时间，安东尼奥·莫西亚和他的兄弟与他们的战斗员一道，肃清了整个吉格里亚洛家族。法官特拉瓦格里诺说：“他们的力量‘来源于冷酷无情，他们无以阻挡’。”

“他们是冷酷杀手，但是，如果没有马扎先生的口谕，他们谁也不会动一下胳膊。这些年轻人都是久经沙场的，是谋杀高手。但是，如果没有他们母亲的指令，他们不会动一个指头。”

作家克莱尔·朗利格写道：“彻底打垮吉格里亚洛家族之后，莫西亚家族转而对付以前的同盟马里亚洛家族，让他们一个一个地消失，直到最后剩余的成员夹着包裹逃之夭夭，从而肃清了整个小镇。

“安吉罗 黑寡妇的大儿子 把整个家族训练成为一部充满想像的高效率杀人机器。他们不但控制了能带来数百万进账的敲诈勒索生意,而且通过他们与市政议员的关系,承包建筑和公共事业合同,还有数百万进账。

“当意大利南部禁止黑寡妇活动之后,她搬到了靠近罗马的福米亚。此时,安吉罗·莫西亚逃出警方的控制,与其母亲会合。警方发现,自从马扎先生到达之后,福米亚的犯罪率节节攀高。”

然而,1987年11月,黑寡妇最心爱的儿子,也是她黑暗帝国之子中最出色的一个,在阿夫拉戈拉遭遇伏击,被两名敌对家族的卡车卸货人狂扫致死。

“一听到她儿子温琴左死亡的消息,马扎先生即刻中止了假释誓言,一路飞车回到老家。二十四小时后,杀害温琴左的刽子手的尸体被发现——全身裸露,被剁成了几截;而且在丧命之前受到电击酷刑拷打。其间,黑寡妇已返身回到福米亚。

“参与伏击温琴左·莫西亚的人相继被‘莫西亚之子’开除‘地球’,一个也未幸免。安娜·马扎发誓要让马利亚洛家族‘世世代代’为她儿子的死付出代价,直到‘绝迹’”。

“自从他们的父亲被害之后,莫西亚的孩子们用无以复加的残暴手段捍卫着自家的地盘。家族世仇驱使着他们,在此面前,国家法律和强制机关如光与影,与他们无关。”

“如今她的所有儿子都已被投入监狱,安娜·马扎的角色就是以报复的名义还他们以公正。”

在安娜·马扎试图挽救她的一个儿子免于终身监禁之际，克莱尔·朗利格采访了她。她写道：“她的嘴形扭曲，不停颤抖。她从古琦牌手袋中掏出一卷卫生纸，撕开几张擦拭眼睛上的泪水。她摘下巨大的墨镜，露出子弹一样小巧坚毅的眼睛。”

“安娜·马扎相信，她站在道义一边。她解释说，莫西亚家族保护和帮助阿夫拉戈拉的人们。‘这些人爱戴我。他们爱我的丈夫。你去问她们；他们会告诉你，阿夫拉戈拉有莫西亚家族就没有毒品，没有犯罪。’”

安娜·马扎虽然健在，却已经六十岁了。然而，黑手党姑娘丽塔·阿特里亚却刚满十七岁。克莱尔·朗利格说，丽塔曾经在十一岁时亲眼看见自己的父亲——一名黑手党老板——被杀害；1991年，十六岁时，又目睹她的哥哥尼古拉被枪杀。她崇敬他们俩，以他们与黑手党的联系为荣。她说：“我是阿特里亚家的人。这个姓氏就是通行证。”可见她们家族在黑手党中的地位。

“丽塔是一名黑手党成员——一名穿裙子的老板。她过去常常为他们藏匿枪支，在黑手党意识形态熏陶下长大，对现实有着完全相反的看法。

“自打有记忆时起，她的好父亲形象就是虚构的：他找到了别人家丢失的绵羊，为它们的主人保管存养。而事实上，是他的父亲偷了别人家的绵羊，还要逼迫羊的主人拿钱来取回去。”

她的哥哥则在家族世仇交织中长大——他要杀掉害死他父亲的人。他娶了一名非黑手党家族的成员，后者很可能是顾虑于他的

恐吓才嫁给他的。克莱尔·朗利格采访了一位警方调查员。他告诉她：

“尼古拉的妻子，皮耶娜·艾耶洛，曾经试图改变他，但没能说服他放弃疯狂的报复行径。但是，他从不对她隐瞒什么。”

“一次，他提着一挺手提机关枪出门。还有一次，她看见他把她的一只长统袜塞进怀里，她问他干什么，他说要出去杀一个人。”

“她想阻止他，他打了她。她只好闪开。她把那间屋子翻了一遍，发现几袋海洛因和手提武器。她原来经常对他说，要摆脱那些东西，并且威胁要离开他，但是，他好像仍然需要她的信任。这样的黑手党生活真是奇特。”

“皮耶娜的父亲试图撕开尼古拉与黑手党的联系，为小俩口在距离帕塔拉十五公里的一个山上小镇蒙特瓦戈开设了一个比萨饼店。有一段时间，他似乎走上了正轨，但没有多久，又回到老路上去了，围坐一桌，他嘴里对枪杀报复喋喋不休。”

“比萨店开张那天，他们邀请了一些朋友前来祝贺。等到最后一个客人离去，打烊之时，他们三岁的小女儿正在地板上玩，三个戴长统袜面罩的男人突然提枪冲入。枪手对尼古拉一阵扫射后扬长而去。皮耶娜将奄奄一息的丈夫抱在怀里。”

皮耶娜和她的小女儿听从劝告搬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在警方的保护下，以假名生活着。尼古拉十六岁的妹妹，因沉重打击而发狂，她要推翻警方的证据。1991年11月，尽管来自黑手党家庭，她还是毅然走进法院拜访法官。

最后，她也听从劝告，接受警方保护，被送去与她的嫂子皮耶娜·艾耶洛一起生活。克莱尔·朗利格说，丽塔的合作是在极其秘密的条件下开始的，并且是由追缴黑手党的法官保罗·博塞利洛执行的。

“卡宾枪队打电话给她的妈妈，说明了整个情况。丽塔的妈妈，乔万娜·坎诺瓦，一个在黑手党家庭出生并长大的女人，认为这是令人恐惧的背叛。”

“她埋怨儿媳皮耶娜——自从他们结婚，她就脱离了与儿子的关系，五年没有和儿媳说一句话。卡宾枪队把电话交给丽塔，但她的母亲一点安慰也没有。”

乔万娜·坎诺瓦对法院暴跳如雷，要求看望她的女儿。一名地方行政司法长官在门口会见了她。“她要狠狠揍丽塔一顿，她说，因为她给家族带来了耻辱。”

乔万娜声称，丽塔疯了，不知道自己所言所语。她甚至向保罗·博塞里诺法官告发警察绑架了她的女儿。博塞里诺法官在马萨拉的一位助手评论道：“丽塔·阿特里亚的母亲是一头猛兽。她显然不怎么爱她的孩子们。”

丽塔决定去拜访她在米兰的姐姐安娜·玛利亚。安娜·玛利亚却拒绝与她见面。后来，她又在警方护送下去西西里见她的母亲。当母女俩单独在一起时，她母亲警告她：“如果你和行政司法官合作，我会看见你得到和你哥哥一样的下场。”

卡莱尔·朗利格说：“博塞里诺法官每隔几天就和丽塔通一次

电话。对丽塔·阿特里亚来说,也许不堪忍受的不仅仅是孤单,还有她慢慢醒悟到,原来她的哥哥不过是一文不值的海洛因贩子,她当作偶像的父亲也不过是低贱的下三烂。这使她身心崩溃。”

“1992年7月19日,保罗·博塞里诺被汽车炸弹杀害。当时,他去巴勒莫拜访自己的母亲,刚刚伸手去按门铃,炸弹爆炸了。”对于那些由于家庭原因成为他的合作者的年轻人来说,他简直就是一位父亲。他死后一周,丽塔·阿特里亚——独居在罗马的一套公寓里,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没有谁来保护我了。我支撑不了了。”

“她关上日记本,把它放在身旁的桌子上,然后站上桌子,从这套七楼公寓的窗户往前跨出一步。”

丽塔经常和母亲一起做生意,并且竭力打入监狱中;她们的生意达到每周两次存入银行四万英镑的地步。但是,无论是她,还是她的母亲,似乎都没有因赚这么多钱而过上正规的生活

调查、追踪和拜访黑手党成员使克莱尔·朗利格深入了解到黑手党的秘密,并且揭露出另一个丽塔的故事。她的全名是桑塔·马尔赫利塔·迪乔凡,1993年3月31日在维洛纳被捕,三十六岁。

1963年,丽塔的母亲玛利亚·塞拉伊诺及其八个孩子还住在米兰。丽塔十二岁时,被迫跨过瑞士边界去捡香烟非法买卖需要的纸板。

其间,玛利亚·塞拉伊诺靠嬉皮士和瘾君子交给她的赃物买卖

为生。

丽塔,已经和她的男朋友同居,与她母亲同住一套公寓,开始向来到屋里的瘾君子销售海洛因——这些人在一个房间从她母亲手里拿到钱,又在另一个房间交给女儿换成海洛因。

“当母亲发现我们在贩卖海洛因时,她愤怒极了。她不想我们背着她干任何她无法控制的东西。从那以后,她就直接用海洛因交换瘾君子们的脏款。”

这位母亲在柜橱里藏匿枪支,付费给帮助她存放海洛因的邻居。

“一对夫妇的浴室里有一块松脱的瓷砖,揭开瓷砖,正好有一个很深的小洞。丽塔是唯一一个臂膊粗细长短刚好伸进去的人,母亲时常派她去东家西家取海洛因或枪支。

“随着家庭人口的膨胀——兄弟姐妹一共十二个,生意一天天膨胀起来。他们接管了米兰的普雷尔皮广场。在这个广场,任何别人都休想交易毒品或收取保护钱。”

后来,有两人因为对这个家族的统治不敬丢掉了性命。

“丽塔经常和母亲一起做生意,并且竭力打入监狱中,她们的生意达到每周两次存入银行四万英镑的地步。但是,无论是她,还是她的母亲,似乎都没有因赚这么多钱而过上正规的生活。”朗利格写道。

“当另一位交易员正把客户从普雷尔皮广场引开而被捕时,‘管理’广场的助手报告给玛利亚·塞拉伊诺。丽塔回忆道,她母亲告诉

助手：“知道啦，别担心，我们会派人把他杀了。接着，她就派人去邻居的浴室里取来手枪。”

“这个家族对米兰普雷尔皮广场的控制是以卡宾枪黑手党家族为特征的军事力量进行的。他们驾驶着防弹车横冲直撞，身边总是带着武器，敌对集团之间经常发生火并。”

家庭内部也会发生激烈的辩论。1993年，与哥哥安东尼奥的最后一场激烈吵闹加速了丽塔·迪乔凡犯罪生涯的结束。当时，她被抢了十二公斤高纯海洛因和三千片销魂药丸。

“她去一家酒吧，找到了要货的客户，”克莱尔·朗利格记述道，“几乎等了一整天，然后回到她的房间里，发现有人破门而入偷走了那包东西。”

“安东尼奥怒不可遏。他的荷兰供货商正催着他要钱，他根本不相信丽塔被抢了。她一直都恨安东尼奥，可又怕他。”

“她想卖光她所有的金银珠宝凑足现金，可是没有买家，最后只好全部给了安东尼奥的妻子。她又卖了汽车，还是离欠她哥哥的钱很远。”

“3月31日，她因拥有一千片销魂药丸被捕。这是她从安东尼奥那儿偷走的，为的是还欠债。她的沉沦终于有了尽头。”

丽塔·迪乔凡开始歌唱。在这种情况下，她没有多少选择。克莱尔·朗利格说，自从她被捕之后，她因在审判中作证跑遍了整个意大利北部，而针对她的家族的案件也在取得进展。在米兰的一个法庭上，问她为什么决定开口，她回答道：“我再也不愿意过那种生活

了。我再也受不了了。被捕等于救了我。”

也许，克莱尔·朗利格调查的最恐怖的黑手党故事集中于一名十三岁的孩子身上。他叫朱塞佩·迪马泰奥，一个特别喜爱马的孩子。

朱塞佩的父亲桑蒂诺·迪马泰奥，是乔瓦尼·布鲁斯卡掌管的黑手党帮派的一名杀手。迪马泰奥和布鲁斯卡卷入了对乔万尼·法尔科内法官的汽车爆炸案。法尔科内是一名追缴黑手党分子的英雄，他的被害唤起了整个意大利的良知。迪马泰奥当然被捕。他决定合作。警方提出为他的老婆弗朗西丝卡·卡斯泰丽思及其两个孩子——朱塞佩和他的弟弟尼古拉——实施保护，以免遭报复袭击，但卡斯泰丽思拒绝了，并且公开搬到阿尔托宏特——一个黑手党控制的山间小镇，还继续工作。

爱马如痴的朱塞佩继续每天按时去帕勒尔莫东边的一个马厩，他在那里养了两匹属于自己的马。1993年11月23日，三个穿警察制服的人驱车来到山上，冲他喊道：“跟我们走，去看你爸爸。”

自从朱塞佩的父亲被警方保护起来以后，这孩子有好几周没见到他了，因此，可以想像，他兴高采烈地爬上了车的后座，一边急迫地说：“走吧。”

克莱尔·朗利格说：“车子开到途中某个地方，朱塞佩意识到他们并不是来接他去看父亲的。这些人揽着他的胳膊，套住他的头。”

“车子停下来时，他们把他拖下去，拽着他下了几步梯子，进入一间密闭的暗室。他们在他的手腕和脚踝部位套上绳子，另一端固

定在墙上。他们把他丢在了那儿。”

那天晚上，朱塞佩没有回家。他的妈妈打电话去马厩，凡是她能想到的去处都打遍了，直到她公公的房门上出现一张条子：“孩子在我们手里。告诉你的儿子别多嘴。”同时，还发出了不得报警的警告。

第二天，朱塞佩的母亲像往常一样去上班。对于儿子的失踪，她没对任何人提过一个字，接下来几天，她也没有吱声。最后，警察询问她，但她拒绝合作。她知道，要是她说了，朱塞佩将会发生何种惨剧。对此绝对的恐惧使她紧闭双唇。

“12月1日，桑迪诺·迪马泰奥的父亲发现门下又塞进了一张纸条，只有五个字——闭住你的嘴！纸片后面是两张年轻人质的照片，孩子拿着11月29日的报纸。”

“绑架者知道，朱塞佩的爷爷溺爱他，并且相信老人脆弱的亲情，一定会劝其儿子收回前言。这样，就可以使他的全部作证在法庭上毫无用处。”

但是，尽管父亲苦苦哀求，桑迪诺·迪马泰诺继续开口作证。“1996年1月11日，乔瓦尼·布鲁斯卡从电视上得知，由于他谋杀实业家伊利亚奇奥·萨尔沃，被缺席判处终身监禁。他怒气冲天，发布命令：‘杀了小崽子。’”

“绑架者让朱塞佩最后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爷爷。他用杂乱无章的笔迹写道——我受不了了。我已经试图自杀过一次了。显然，你们谁也不在乎我。”

“他们把这个孩子翻过去面朝墙壁。一个人抓住他的腿，另一个

人——乔瓦尼的弟弟恩左·布鲁斯卡，按住他的胳膊，用一条短绳子套住他的脖子，结束了孩子的性命。”

“朱塞佩绝望地痛哭，但没有丝毫反抗。拴在暗窖中两年，他的肌肉松弛、毫无力量。‘我想，直到最后一分钟，他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刽子手之一基奥多后来说。”

“孩子死去之后，两个人把这具小尸体塞入一只盛有强酸的罐子。他们烧了他穿过的衣服和睡过的席子。正当基奥多要把绳子丢进火堆时，恩左·布鲁斯卡说：‘你何不留一件战利品作纪念呢。’随即哈哈大笑起来。基奥多还是把绳子甩进了火里。”

谢益勇 编译

与辛普森共度周末

1994年橄榄球名将O·J·辛普森谋杀前妻妮可尔的案件轰动全球，此案的审理称得上是上个世纪最大的一桩审判。转眼六年过去了，整个事件依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辛普森的生活，冲击着他的爱情和家庭……

48

美国迈阿密的时尚住宅区——椰林区正享受着又一个阳光普照的下午，我和O·J·辛普森坐在一张靠人行道的干净的桌边，但我却没能抓住同伴的注意力，他正走神儿，目光扫视着一个正轻快走过的穿超短裙的金发美女，“如果她再高一点儿的话，就正像我的妮可尔，她的身段美极了。”

“我的妮可尔”——妮可尔·布朗·辛普森，1994年6月12日与她的朋友让·歌德曼双双被杀，我对面坐着的这个人由于把刀插入他们的喉咙而被起诉。当时妮可尔激烈地反抗，几乎被斩去了整个头颅。1995年，一个陪审团轰动地宣布：O·J·辛普森不是谋杀者。而1997年，一个民事审判庭发现他对谋杀是“有责任的”，责令他

付给布朗和歌德曼家庭共三千五百万美金。“以后他们甭想再得到一个子儿”，辛普森带着鄙夷的神色发誓说。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应邀和辛普森度过一个周末，就像参与一项奇异的社会实验。他所到之处受到英雄般的对待，纵使我们碰到的绝大部分人都相信这样一个事实：辛普森杀了他的妻子。实际上他似乎比他当年橄榄球生涯的顶峰时期更受欢迎，恶名反倒像是一副强有力的春药。

“你知道，在审判前我是全美的英雄，”他说，他舒展了一下懒腰回到座位上，面对着正端来啤酒的女招待，邻桌一个男人已替他付了帐，那人点下头招呼了一句，“嗨，哥们儿，我只想告诉你你是个真正的男人。”

“我曾是个人见人爱的好人，”OJ接着话茬说，“我在找女孩方面从没遇见任何麻烦。不过你知道最奇怪的是什么呢？从那件事后女人简直是疯狂地向我投怀送抱，她们拼命地追求我，该有人对此做个研究，就是说女人喜欢坏男人。为什么女孩就要那些坏摇滚小子？即使她知道他身后总是跟着一大群女歌迷。为什么是这样呢？现在我已被打上‘危险’的标签，可女人就是对OJ要不够。为什么她们明知道我是杀人犯可还要跟我在一起。现在我的问题是需要一个挑战，一个女孩只要能跟我发动一场激战她就不简单，可那些辛普森迷们全都是疯狂地追逐我。”

我盯着他的眼睛问：“什么 就像激烈地对抗杀戮 ”

太失望了,她才是个吸毒成瘾的人,当我们不再讲话,她需要钱的时候,她就把她们的故事卖给了那家破烂杂志,她说的每件事都是狗屎。她卖了故事后我们曾见过几面,她说关于我忏悔的那段是他们编造的,我从来没向她忏悔过。她在电话里哭着对我说,‘OJ,我从来没有向他们说过那些事’,她在两边耍伎俩想让双方打起来。”

不过他是否像她披露的那样是个吸毒者呢

“我吸不吸毒 是,我吸;我是个瘾君子吗 不是。我每天送孩子去学校,然后马上就去高尔夫球场了,不可能像她所说的有时间大量吸毒。她被杂志置于某种说谎的命令之下,她告诉了我这些,她说他们的合约结束后,她打算站出来说明她编造了这一切。我从没向她忏悔过,因为我从不会向任何人忏悔。”

根据辛普森的说法,一开始是克丽丝蒂主动扑到他怀里,“那场民事审判结束后,我遇见很多女孩都是这样主动送上门来。其实我离开监狱时感觉很生气,我居然没有异性伴侣达十六个月之久,我非常生气这发生在我身上。我有几次简直是猛扑到那些送上门来的女孩子身上,之后我遇见了克丽丝蒂。应该说我对她是相当忠诚的,直到她向我扔坚果。你知道,我希望我能遇见的只是好姑娘。可是真正的好姑娘是不会像那些疯狂的追随者一样主动找上门来的。嗨,这可真不公平。好女人总是和她们的丈夫在一起。”

他说他在交女人方面要格外小心,“因为很多女人把自己提供给我只是想要登上那些庸俗小报。还有人出大价钱让我去演那些色情片,但我没兴趣。”

恶棍？英雄？

辛普森饿了，于是我们到一家小餐馆吃饭。他穿上一件漂亮的白丝绸衬衣，黑色阿迪达斯运动裤和一双拖鞋式的时装便鞋，看上去很英俊有型。不过他走起路来却像个老人家一样慢吞吞的，“我的膝盖被射伤过，”他扮了鬼脸说，“我的左膝已经动过五次手术了，医生说我的右膝要全部换掉，可我希望我还能走两万英里哩。我的健康在监狱里损坏了，现在我阅读时需要戴眼镜，我在被单独关押的日子，所能做的只有阅读，可光线很差，我想就在那时我的视力被永远损坏了。”

在餐馆，OJ 受到老板贵宾般的欢迎，他随意地找了一个靠前边的餐桌坐下，要了小馅饼。他用刀把饼切成小块用刀尖送到嘴里。这个男人身上有种迷人的东西，一个不折不扣的杀人犯，以这样的方式一丝不苟地用刀，每个细节都很认真。他似乎察觉出我的不自在，用很亮的眼光打量了我一下，质问：“那么，为什么我要杀妮可尔？”

我一时无言以对，嗫嚅着：“很……很抱歉，这算是某种表白吗？”

“不，”他露齿轻蔑地说，“这只是我问每个人的问题。我告诉我所有的朋友那件杀人案。你知道吗？我的绝大多数朋友都是在那次审判后交上的，他们中大多数人第一次见到我时认定我是有罪的，但是当他们坐下来听完那件事的所有事实后，他们就会站在我的立场上去考虑这件事了。你认为我干了，好，就说是我干的，可为什么

我干呢 如果我杀了她 ,那意味着我爱她 ;如果我爱她而她乞求我带她回去 ,为什么我还要杀她呢 ”

可能 ,我回应 ,照原告马卡·克拉克的话就是 ,他被疯狂的妒嫉攫住了。

“这无关紧要 ,你要明白 ,妮可尔和我离婚后还一直是朋友。我开始和宝拉约会 ,之后妮可尔试图与我和好 ,可这想法没能实现 ,我又回到宝拉身边。可妮可尔在和我分手后还睡在一起 ,分手的那晚我们还在一起做爱呢。性是伴随她最后的美妙之事。我爱妮可尔 ,我遇见她时她才十八岁 ,简直美极了 ,是加里福尼亚最美的女孩。我们离婚是因为她长大了 ,她想体验生活之外更多的东西。但她求我带她回去 ,当我没这么做时 ,她就开始自己尝试了 ;她和我的一个朋友睡觉 ,开始吸毒 ,和一群毒友聚在一起 ,我知道她到处睡 ,我嫉恨这个。我知道如果我想要她我可以得到她。妮可尔在她被杀几天前跟我联系谈孩子的事 ,我告诉她如果她有什么问题应该给她妈妈挂电话 ,我不该这么处理。我后悔吗 当然。”

“妮可尔就像戴安娜王妃 ,她的生活到最后已经失控了 ,她被灾难牵引着。我总是和她在一起的 ,可她想要自由 ,那自由来得是有代价的。一分钟里她对我是那么可爱 ,可下一分钟她又歇斯底里。我依然爱她 ,我真的爱妮可尔 ,我永远爱着她。”

可以感觉到 ,辛普森已经尘封了过去的大部分。他对和妮可尔婚姻的描述略过了那段污秽的插曲 ,——在刑事审判期间 ,当放大的妮可尔被打伤的照片出示给证人看时 ,整个法庭屏住了气。谁会

忘掉那可怕的 911 报警电话呢 妮可尔恳求急救中心来救她。因为“OJ 回来说要杀了我”。

当我问他这件事时，一个轻蔑的笑扭曲了他的嘴角，我第一次窥见了 O·J·辛普森的另一面，它把我吓坏了。

他接着说，“我之后是否打了她 没有。是否我出于正当防卫碰到了她 是的。当她被打得瘀青时，正是她对我发疯的时候。我对此后悔吗 一点也不。我永远不会对此事道歉。我从不主动挑动暴力，如果我真的打了她，她的鼻子就会像烂泥般塌在脸上。我把她锁在卧室外面，她找到钥匙开门进来就袭击我，我没想伤害她，我只是想把她扔出去，只是我动作不是很轻，我受了点轻伤。如果我揍了她，她的眼睛就会肿得看不见。”

54
他的脸柔和下来，接着说，“这就是我不明白，他们把这事弄成个大事件，因为妮可尔是个白人。她曾是个打过她妈妈的女孩，还曾打过我那讨厌的五尺高的管家，她有暴力史，可她却把这些栽赃到我头上。就因为她是白人而我是黑人，种族主义分子就把这个跨种族的婚姻鼓捣成个大事件。我和妮可尔在一起十五年，只打过几次架——我们的关系是不错的，”他突然止住了，他的头转过去，随着他的视线，我看见一队着短裙的女孩正走过，OJ 跟她们微笑着，她们也冲他招手，吃吃地笑。

的确当你想这些时，所有的事都很不寻常，OJ 也许是对的，在他的审判中有种族主义成分，——黑人受害者或许得到较少的怜悯和愤怒的回应。另有一些事很难以理解和令人毛骨悚然，社会对一

个白人女子的残酷被杀带有某种亢奋，而如果她是个黑人女子则没人对此太在乎。

从饭馆我们又转到一个运动酒吧，这儿已挤满了迈阿密大学的学生，正在看他们校队的橄榄球比赛。OJ 一进来，有些人就自发地欢呼起来，一个年轻人过来击了一下 OJ 的手，他被那些喝着酒的球迷们包围着，他们显然带着 O·J·辛普森的记忆。他的运动生涯结束于 1979 年，在任何一季的比赛中都保持了最高底线得分纪录。但这就是他被邀请的原因吗

就这样，我和 OJ 在一起，在街上，在购物商场，在露天餐馆。在她死前曾对一个朋友说，“他想逃避惩罚，因为他是 O·J·辛普森”——很多人这样认为。现在这些话正萦绕在我耳际。三个法律系的白人女学生过来坐到我们身边，OJ 和她们调情，她们哈哈地笑着。当他进了厕所后，我问她们，“喂，你们认为他真得做了那件事吗？”她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对。”“那为什么还要和他在一起喝酒聊天呢？”“喂，”一个说，“每个人都知道他做了，可他很有名也很滑稽，坦白地说，这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什么可以改变以前发生的。”

我必须承认，没有任何事能动摇我的坚信，那就是 OJ 是个杀人犯，但我同时又被他迷了心窍，他是个充满力量的活生生的存在。他说话时直盯着你的眼睛，他是轻佻的，也很滑稽，在谈话时嘲笑地夹带着名人和富有者的奇闻轶事。他谈到他“最好的朋友”英国电影导演迈克·温那，说他在和索菲娅·罗兰合作一部电影时，被后者恶作剧地往雪茄里掺了大麻。又提到他和克林顿总统在一起打高尔

夫,当时正是总统性丑闻闹得最沸沸扬扬的时候。“你可以想像我们俩在一起的照片值多少钱,”他取笑地说。

他说他不明白为何他有喜欢金发碧眼大乳房美女的名声,“我就是爱女人,我爱所有女人,最喜欢那种健康有力的身体,我喜欢屁股多过乳房,我喜欢肉体有型的女孩。我最理想的女人我想要的是她不是看中我的钱,而且她在金钱上有保障的那种女人,我不要她的钱,但我也不能再资助什么人了,希望我和她有一段长久的关系。告诉你你付我所有的账单和我孩子的账单,我就跟你结婚,OK,你得到我了,宝贝儿。”他就是这么滑稽。

我们又回到那件事的主题上,他无休无止地讲警察的腐败,说他们栽赃陷害他。成千上万的文章和电视节目,成沓的书说是他干的,警察局的调查员就认为是他干的,他的卷宗被冻结了,即使他悬赏百万美元让他们查证其他嫌疑人。他说他从不怀疑他将在刑事审判团那儿证实自己是清白的。“当那纸‘无罪的’判决被宣读时,我的最主要想法就是重振我的尊严。我知道那些想框定我有罪的警察就在隔壁审讯室,我真想把他们的眼珠子揍出来,我那时真是发疯般地愤怒。但我只是微笑着对陪审团说了声‘谢谢!’”

好 父 亲

只有我们谈及他的孩子时,他才撇开了那股子逼人的锐气。他的第一次婚姻有一儿一女,女儿艾米丽,三十一岁,时装设计师;儿子占森,三十岁,厨师,最近他上了英国BBC台的纪录片《J:未知的

故事》。‘那是个狗屁节目 故事引自我儿子的某个旧女友 ,可又没人站到摄像机前。占森有着坚如磐石般的事实 ,而且早已在警察那儿澄清了。我对 BBC 这样做太失望了 ,我一直认为它是个令人尊重的机构。’”

他的两个年少的孩子 ,雪丽和贾斯汀——曾经从公共场合被严密地保护起来 ,几年都没有见到他们的照片了。‘贾斯汀现在已经很高大了 ,’当爹的很自豪地说 ,“他喜欢篮球 ;雪丽就是个普通的女孩子 ,她把房间漆成黄色的 ,她想当律师。”

他们有没有直率地问过他是否杀了妮可尔 “没有 ,从没问过。他们调适得很好 ,从没有过恶梦这一类的事。我不想把孩子推到谈论那事的境地中 ,但一旦他们问起就老实地回答他们。当然他们知道母亲被杀了 ,而且我被控罪。但我可以真实地告诉你他们从没当面问过我这类的问题。我的孩子们只是普通的孩子 ,他们乐观地迎向明天而不是回顾昨天。”“我们也谈论妮可尔 ,当她出现在话题中时。雪丽昨晚给我做三明治 ,我对她说 ,‘你知道吗 ?你妈妈会做最好的三明治。’我们就说了一点妮可尔 ,但没有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

他接着说 ,“我最自豪的事就是 ,人们在每件事上攻击我 ,但没一个人说我是个坏父亲 ,那些和我好过的女孩也说我是个好父亲。孩子们和妮可尔父母的关系也很好。我曾经全权监护他们 ,但我从不会阻止他们去见外公、外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攻击我的孩子。这里的庸俗小报登了雪丽十三岁的照片 ,看上去比实际上要胖 ,这真可恨。”

有一个我很想知道的问题就是，孩子们怎么和外公外婆相处，他们相信是父亲杀死了母亲，而且还欠着百万美金他不愿去赔。但这问题大概不太好，于是我以另一个问题取而代之，“雪丽有男朋友吗？”

“没有，如果她有的话我会不会巧妙地应对，我希望会。你知道我从来没希望当个单亲爸爸——做饭、洗衣服、洗碗什么的，我是O·J·辛普森，我们总有家佣的。我结婚两次，她们都是非常出色的母亲。对两个稍大点的孩子而言，我是个绝对权威的人物。不过现在我跟两个小的更多地在一起，我得去发觉以前从不知道的我身上的母性的一面。”

正当我沉思着“母性的一面”时，他突然说，“我已经准备好有一天孩子们会问我问题。雪丽非常伶俐，他们俩都是，如果他们问起那件杀人案，我会告诉他们。”

他将告诉他们什么呢

“真相。”他平静地说。

“具备一切”的故事

在财政方面，辛普森应该已经还清了民事诉讼要他赔偿的百万美金。他现在过着舒适惬意的生活，主要生活来源是每月三万的养老金，这是在他赚钱的高峰期他为自己建立的一笔基金。“我见到运动健将像约翰·刘易斯和苏格·瑞·罗宾逊等最终破产的结局，我下定决心那绝不能发生在我身上。我得到一些好的忠告，我想我要

广泛投资。我建立的这笔养老金将不会受任何意外事情的影响。说实话，如果没有那笔钱，我真不知将会怎样。”辛普森说他正考虑做些不同的工作。一位前跑步名将现在在主持一个电台法律节目，他说他也可以考虑这个，“我对法律有些熟悉了。”

我问他恨不恨什么人 他说，“民事审判之后，我的八十岁的母亲对我说：‘儿子，你或者存着那些愤怒，你的孩子将会看到，因为现在你是他们唯一的样板了。或者你让那愤怒走掉，成为一个好人。’所以我让怒气消了。我现在只对几个人还生气。”

很多人从 OJ 的案件中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赚了钱，我问他是否被刺痛 他说，“我的这桩案子是上个世纪最大的一次审判，每个人都有进账，所有的律师都写书，就连那个种族主义警察福哈曼也赚了钱，我的管家也名噪一时，他们都富了。嗨，这是我的生活，我的私事，我真不明白为什么直到现在人们还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已经过去六年了。”他讲出了一个令人惊异的解析，“我认为这是一个正在变得日益臃肿、懒惰的社会里的产物。人们已经不再想要王朝式的歌剧了，他们想要真实的生活剧，他们想要悲剧性的东西。我的故事很真，而且每一样都具备：比赛、金钱、性、出名、谋杀，甚至他们正在拍一部电影，这事真是没完没了。”

心 太 软

星期天，我们又见了面，在 OJ 住处附近的一家酒吧，在一个没什么特征的购物商场里。他的老球队纽约布法罗·比尔斯队正和迈

阿密队比赛，每当他的球队底线得分，他就得意地发出吆喝声。他指给我看一个妩媚的酒吧女郎，她戴着眼镜，头发别在脑后。“她是我要的类型，就像图书管理员的姑娘。她把头发放开的话你就会明白她有多美妙。”

“嘿，”他冲她打招呼，“你有男朋友了吗？你得到什么与黑男人作对的东西了吗？”

那女孩向上眨着眼，“没有呀，我的男友是黑人，OJ，他是个警察呢。”

OJ 双手抱住脑袋，“男人啊，她正跟一个警察约会，不，不能去那儿，男人，不能去那儿啊。”

玩够之后，OJ 提出送我回酒店，我说我可以叫出租。可他说：“我妈妈教我做个绅士很重要，我要送你。”

我们往外走时，他突然拽我进了一家花店。他花了十多分钟挑选昂贵的绸花。看着这些不长也不需要浇水的花，我觉得辛普森在生活上是很单纯的，可似乎没有人相信这个也没人去在乎这个。“我喜欢这些植物，它们看上去总是那么漂亮动人，永远也不会你的手上死去。”

我们登上他的黑色新款四轮驱动林肯轿车，我注意到车上贴了蓝色“残障”标签，提醒着人们他的受伤的膝盖。车子上了高速路，OJ 放他最喜爱的 CD 给我听。《每个人都有犯傻时》、《犹太孩子》、《路的尽头》等等。当旋律充满了车内，他开始被情感所窒息。我不停地想着最后一次全世界都看到 OJ 在高速公路上驾驶着白色野马越

野车——在那场著名的追逐中,在他被捕之前。

OJ 柔声哭起来,“对不起,”他抽泣着说,“只是那音乐真的让我动了感情,我是个很软的家伙。我父亲病重时,有天我醒来就知道得去看他,我要了架飞机,当我飞抵圣弗朗西斯科时,他已被送进了医院,我急忙赶去了,他得了癌症。我进他的病房说再见,几分钟后他就去世了,那真的让我难过。我从没对妮可尔说再见,可我知道她明白我是多么爱她!她让我疯狂,那女孩……让我,彻底地疯狂。”

宫楠 编译

与梦露相像的女人们

法国文豪让·理查德·布洛克曾经这样说：“18世纪胸，19世纪腰，20世纪是脚的世纪。理想似乎有一种随着时代下滑的倾向。说句玩笑话，头部一直得不到青睐，真是耐人寻味……”他用一种最为简洁的方式，对女性的审美做了跨越多个世纪的概括和总结。

62.....

如果略微具体一些地考察布洛克的观点，似乎可以发现他是正确的。18世纪的英法两国，都是美人画流行的时代，但无论是描绘风俗的不计其数的铜版画，还是有布歇、弗拉戈纳尔、华托署名的油画，经常可以看到敞露的胸脯和丰硕的乳房，这就是所谓的18世纪的“胸的时代”，成为美人的第一资格就是具备丰硕的胸。然而到了19世纪，情况有了变化。正如从雷若阿笔下的浴女那里可以看到的那样，美人美丽的中心从丰硕的胸脯转移到了肥腴的腰部，昭示着一种“下滑”的趋势。最后，明星女演员以数万美元给自己的脚保险——“脚的世纪”终于到来。

当然，这样的说法似乎就有点俗了，美人的资格本来就不是仅

仅由人类学、解剖学的条件所能限定的。世上还有“理智的女性”，美女的标准身材是什么本来是个解剖学的问题，极而言之也只能涉及人类学领域，然而一转到理智，转到情操，对美女的赞美就不得不转移到社会学上来。于是又一次让我想起了摄影家镜头中的玛丽莲·梦露，这不是我在前面所论及的个体摄影家对她的拍摄和个人的审美方式，而是一次集体的行为，从而反映出审美的轮回不仅仅限定于人的生理部分，而且也涉及社会学的意义，这恐怕就是 21 世纪对于美、对于女性魅力的一种思考方式了。

前些年在美国著名电影演员玛丽莲·梦露去世三十五周年的纪念日子里，《美国摄影》杂志专门推出了纪念专集。这一专集经过了长达九个月的准备工作，使《美国摄影》的编辑、作者和照片的搜寻者在三十多年后，对玛丽莲·梦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们认为，照片在梦露的生活中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她在摄影史中扮演的角色也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摄影杂志推出这一专集是很有意义的。对于梦露蕴含的无穷的魅力，没有一个人能做出真正的解释——尽管作家、哲学家以及艺术史家已经提供了许多答案。因此，了解梦露，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无数摄影家为她拍摄的照片。正如欧文·阿诺德，一位了解梦露并被公认为拍摄她拍得最好的摄影家所说的，梦露的真正成功并非依赖在电影中连续的影像，是照片给予了梦露“存在的坚实的基础”。阿诺德也承认，她对每一个摄影家来说都是不同的梦露，她可能是摄影对象中最合适的主题。一切都可以在照片中找答案。专集除了精选了以前很少出现过的二十幅玛丽莲·梦

露的照片外,还编辑了这样一些内容:

一是有关玛丽莲·梦露的出版物,有一位美国的收藏者声称他拥有六百零四本相关的著作和画册。其中《美国摄影》杂志选出的一些较精彩的版本由玛格南著名的摄影家欧文·阿诺德拍摄的《玛丽莲·梦露:一种鉴赏》,其中包括1955年在伊利诺州小镇上的演出的报道,梦露在长岛、纽约的纪实照片,还有来自《错位》选集中的个性突出、美丽的照片。《玛丽莲·梦露的恋情:安德烈·德·丹尼斯的私人照像簿》,这本纪实的黑白选集拍摄于1945年到1953年之间,展现了一个扎着小辫子的女孩慢慢长大成熟的过程。新的梦露选集《玛丽莲·梦露:生活,神话》,这本超大尺寸的画册还包括十三篇短文,描绘这位明星的生活细节,包括服饰、传说。最精彩的玛丽莲·梦露的个人选集《玛丽莲·梦露和照相机》,包括早期的模特儿生涯、广告影像、宣传品、肖像、纪实摄影,还有电视剧照。由三十八位摄影家拍摄,包括理查德·阿威顿、亨利·卡蒂尔—布列松、弥尔顿·格林以及威吉等。

二是关于梦露作品的收藏,比如马拉·汉伯格·肯尼迪,就专门收藏它的影响,曾在日本举办过四次玛丽莲·梦露的影展,最近被指定为纽约霍华德·格林伯格画廊的指导。而纽约的收藏家乔治·则诺回忆说:“从八岁时在电影中看到她起,我就喜欢上她了。只要看到杂志上有她的照片,我就保存下来。”在经过了几乎三十五年之后,则诺的收藏不仅仅包括杂志和报纸上的剪贴,还包括数千张照片、反转片以及负片。他当初买下理查德·阿威顿和弥尔

顿·格林拍摄的作品时，最高没有超过三百美元，而现在它们的价格恐怕已经到了令人难以想像的地步。有识之士认为，梦露属于过去的一个性感而浪漫的时代。在她身上有一种难以捉摸的东西，照相机将其可能的价值释放了出来。照片也会因时间的久远而更具有价值。

然而最令人感兴趣的还是关于新的“梦露”肖像，这是一个别出心裁的专栏：由十多位著名摄影家拍摄了当今模特儿的照片，这些模特儿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与玛丽莲·梦露十分相似，在照片上，她们的身材、脸型甚至气质都与梦露非常接近，几可乱真。比如，我曾在前面介绍过伯特·斯特恩，他曾拍摄了玛丽莲·梦露著名的“最后的肖像”，并使用电脑对被破坏了的照片进行了修复。在过去的三十五年里，斯特恩对拍摄梦露那种风格样式的照片情有独钟。但是最近他却发现了“奇迹”——有那么多模特儿居然与梦露十分相似，而他选择的是一位相对还不太出名的时装模特儿艾米丽·弗琳特。这一次由许多摄影家一起参与，拍摄是在曼哈顿的影室中进行的。而斯特恩在一次单独的拍摄中，用玛米亚 6×7 相机为弗琳特拍摄了六十卷 Tri-X 胶。他承认在三十年以后拍摄弗琳特是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与玛丽莲又有了一种沟通，她的精神存在于影室中。”

杂志同时刊登了其他一些摄影家拍摄的模特和照片，展示了新的“梦露”群像。面对众多复活的玛丽莲·梦露，我不由对历史的循环和对美的认同产生由衷的惊讶。同时也发现，布洛克的话也未必全对，因为他认为“头部一直得不到青睐”，而玛丽莲·梦露正是以

其性感的嘴唇为重要特征的，从而征服了千千万万的美国人。——布洛克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正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到了 20 世纪下半叶，也许正是以玛丽莲·梦露为标志，从 20 世纪前半叶的脚的时代，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轮回，理想既然已经下降到脚，也就无法继续下降，只有再次回到原来的出发点，甚至还上升到更高的高度。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众多摄影家对梦露的这一次大规模的模仿，究竟意味着什么。仅仅是一种商业炒作，还是从某种层面展示了审美心理的变化或发展趋势呢？我无言以对。我只是希望通过以上这些具体的描述和介绍起到一种引导的作用。作为生活在 21 世纪的新人类，审美方式恐怕已经再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标准和界定了，特别是摄影家镜头中的女性，更是剪不断、理还乱，犹如“月移花影上栏杆”，一片迷蒙和虚幻。

超级巨骗马丁·弗兰克的犯罪生涯

回顾马丁·弗兰克的犯罪生涯，他古怪的生活方式及神经质的个性，似乎可作为好莱坞超现实电影的素材。如果由此拍成电影的话，可与007间谍系列的《金手指》相媲美。

逃 亡 者

67

越狱四个月来一直过着逃亡生活的金融骗子马丁·弗兰克及其女同伙辛迪·阿莉森，躲藏在德国汉堡市普来蒙宾馆一间豪华套房里。这天，他们在宾馆的特色餐厅里极尽奢侈地品尝完海鲜后，走了出来。

拥有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金银珠宝和二十五万美元现金，身处逃亡也能极尽奢侈，这让弗兰克不觉有点洋洋得意。他拿定主意，一定要好好保存这些骗来的钱财，继续研究他的占星术，空余时看看再度放映的老电影来打发时光。

晚上11点，门把在轻微地闪动，似乎有人在悄悄地开门。

“不会是有人来抓我吧。”弗兰克对辛迪问道。

“别犯傻，不可能的事。”辛迪对他吼道。

当两名持枪的德国警察破门而入时，弗兰克马上意识到自己完了。刚进屋时，警察的注意力完全放在了辛迪身上，因弗兰克无论怎样看也不像一个国际金融巨骗的样子。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戴着眼镜，高高瘦瘦的弗兰克对警察讲道。

就是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马丁·弗兰克，制造了美国历史上最大、最具影响力的诈骗案，引起保险、投资业波动，并从美洲（美国的托莱多、俄亥俄州）波及到欧洲（梵蒂冈）。

儿时的马丁

68

马丁出生于1954年11月21日，是卢卡西县受人尊敬的法官利昂·弗兰克三个孩子中的第二个孩子。马丁的母亲是蒂莉·弗兰克。马丁常常把他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描绘成动不动就生气、随意辱骂的关系。

头脑机灵的马丁有些学生气，不擅长社会活动。他自认为比周围的同学都聪明，遭到了同学们的讨厌。尽管马丁高中时代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而到毕业时他却不再有学习习惯。就像许多聪明的孩子一样，他只需付出很小的努力就能取得好成绩。这在马丁少年时代的生活里埋下了不劳而获的念头。

马丁少年学习生涯中的问题，给他的成年后的学习生活埋下了

惧怕考试的祸患。在托莱多大学学习时,马丁的性格缺陷及神经质,使他的大学生活沉闷并以失败而告终。担心考试的精神压力与日俱增,因没完成近两百个课时的课程,马丁两年后不得不退学。

退学后,马丁试着搞地产销售,却未能成功。于是他开始涉足于证券市场。意识到资本市场是快速致富之路,马丁竭尽全力沉迷于学习经纪业方面的知识。《华尔街杂志》、《财富》、《商业周刊》等,都是他必读的教材。仍靠着父母生活,马丁有充足的时间穿梭于经纪人场所,学习如何达成交易、如何使用交易所配置的设备等。在华尔街杰出人物如里查尔·米利肯和伊凡·博伊斯的时代,马丁决心让金融市场成为自己致富的入场券。

学会行骗

随着马丁对证券市场的逐步了解,他开始着迷于罗伯特·维斯卡的传说,据传此人曾骗取了数以亿计的资金,而成为美国历史上特大骗子之一。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马丁决定将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约翰·施尔特交易所是马丁花费大量时间研究的交易所之一。该交易所是托莱多地区的一家小公司,是纽约市的Dominick & Dominick的会员单位。约翰·施尔特和他的妻子索尼娅是这家正在蓬勃发展公司的首席责任人。

以伪装成索尼娅的客户作掩护,马丁慢慢地介入了施尔特公司的经纪业务,甚至介入了索尼娅夫妇的婚姻生活。他每天都要花费

数小时与迷人的索尼娅一起谈论金融策略、经纪业务等话题，并对索尼娅与夫君的紧张关系煽风点火。

凭着花言巧语，马丁在金融市场的知识打动了索尼娅和约翰夫妇，使他们相信他能预测哪些股票未来能赢利。在老婆的干预下，1986年元月约翰聘请马丁出任该公司的分析师。

随着时间的推移，约翰意识到聘请马丁是一种错误。马丁自认为高人一等，以至于可以不遵守公司的着装规定。按规定应穿西装系领带，而马丁却身着牛仔裤、运动衫，这激怒了约翰。而更让约翰厌恶的是，马丁声称十拿九稳的交易，却总是无果而终。

约翰气愤地讲道：“马丁不知道如何做交易，也不会做交易。他对市场的运行情况能滔滔不绝，却只是事后诸葛亮。”

而约翰的一个朋友特德·比特却被马丁吹动了心，他把自己多年的积蓄交给马丁，并指望通过马丁的交易系统来赚取退休后所需的钞票。

尽管马丁对其投资策略夸夸其谈，却没有勇气做实际的交易以证明其正确与否。他惧怕做实实在在的交易，就如同在学校里惧怕考试一样，主要是基于其心理上的障碍。害怕他一手“制造”并苦心经营的天才神话在实践中破灭。

在约翰并不知晓的情况下，马丁自封为 Dominick & Dominick 的授权代理商，擅自作主出租了交易所的电子市场终端设备，破坏了施尔特与 Dominick & Dominick 的友好关系。约翰一气之下，解雇了马丁。

解雇马丁这样一个无所作为的经纪人，约翰认为这是一件好事。然而事与愿违，因为马丁对约翰业务及信用的损害由此才刚刚开始。

马丁离开父母，在只有一名客户特德·比特的情况下，开始了他自己的经纪业务。成为芝加哥拉夏列街证券交易所在托莱多的代理人，这是马丁仕途上的一个里程碑。

他与温斯普资本结成风险投资的合作伙伴。这一次，马丁的欺诈行为，并不仅仅像在约翰·施尔特交易所时以出租设备那样小打小闹，而是变本加厉。在朋友并不知晓也未经授权下，他随意使用朋友的名字或帐户，并把自己列为温斯普资本的总裁。

以拉夏列街证券交易所成员的名义，马丁大发广告，吹嘘只有他这样的经纪人才能保证客户的利益不受损失，以此招揽客户上钩。在得知马丁的一系列金融成就后，一个名叫道格拉斯·马克斯威尔的商人同意与马丁创立弗兰克基金，加入该基金的每一个成员必须至少投资五万美元。马丁通过后来者支付前期客户的本金来“无限制发展客户”，而新来的客户则不断向其朋友及亲戚鼓吹此基金的好处，从而源源不断地带来新客户。

特德·比特告诉媒体，马丁把管理弗兰克基金的地点从他的卧室搬到其父母的房间里，并通过墙上的机器来操作。“他责备父母的过错……他紧张、焦虑、多疑，常常坐在那里冥思苦想。”

最后，马丁搬到了佛罗里达的普尔蒙海滩，这里有马克斯威尔认识的许多富有的投资者。在这里，马丁的筹资进展之迅速，简直令

人难以置信。大约一百万美元的资金进入了弗兰克基金。该资金大部分亏损在马克斯威尔进行资本交易上。马丁本人不做资本交易或用于管理及生活开支。此游戏最终以特德·比特和约翰·黑里向当局告发而结束。惊恐之下，马丁用他们——特德·比特和约翰·黑里——帐户上的资金偿还了马克斯威尔带来的一个大投资者的资本金。

马丁的辩护律师在《华尔街杂志》上谈到：“他并非天才，也不是金融专家。这样一个呆板的人之所以能骗取许多人的信任，在于他看上去并不狡猾。他傻乎乎、又装出一付热心肠的样子，极易使人相信他。”

1991年，基于弗兰克基金的惨败，资本交易委员会取消了马丁·弗兰克的证券从业资格。

资本交易委员会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调查马丁·弗兰克，并对他自称既爱惜投资者的资金、又不装腰包的谎言进行了调查。调查认为马丁很少做实际的交易，其理论与实践相差甚远。尽管如此，调查者仍没能预测到他对未来的投资领域所构成的巨大威胁。

调查中还发现，马丁1989年就已经创立了类似于弗兰克基金的“合作者基金”，成为该基金的会员所需的最小投资额为一万美元，其涉及的范围更为广泛。这次，索妮娅在与约翰·施尔特离婚后，也参与进来，凭着其精明的管理和市场经营能力，积极为其摇旗呐喊。若不是被联邦政府的调查所阻止，马丁还预谋进行更大规模的筹资骗局。

巅峰时期

1991年，马丁联系到田纳西州一名叫约翰·哈克利的商人，此人对银行方面的业务有一定经验，并迷恋于企业收购。约翰·哈克利计划组织一批投资者购买受资金困扰的田纳西州弗兰克林寿险公司。而此时，马丁正在筹建山纳信托投资公司，该公司从三位投资人中筹集了三百七十万美元。索尼娅是这三位投资人之一。约翰·哈克利成为这家公司唯一的托管人。

马丁创建的山纳信托投资公司以非常低的价格购得了受资金困扰的保险公司。地方当局支持马丁购买受资金困扰的保险公司，是因为当局需要保险公司保持一定大的规模，以便能支付投保人的赔付所需；同时，保险公司能投资于诸如政府债券、高利率合资债券等方面。而马丁却企图在不引起当局注意的情况下，把这成百上千万的资金用于个人目的。

马丁的目的是用这笔巨资购得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从而为其带来越来越多的保费收入。通过不断筹集资金，使其在保险公司之间流动，欺骗当局相信储备资金从没动用过。这些“掠夺”来的保费收入不仅为马丁建造了一个保险王国，而且也为他个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1991年10月，马丁购买的第一家保险公司是弗兰克林寿险公司。保险管理者惊奇地看到这家处在资金危机中的公司得到了山纳信托投资近四百万的投资，从而使弗兰克林寿险公司制定了新的政

策。而通过这种方式，山纳信托投资公司却得到了弗兰克林寿险公司两千万的保险金。此后，为达到其恶毒的目的，马丁做的第一件事是关闭其合作者基金，并用保险公司的资金体面地归还投资者的四百万资金。

此种非法行为，其实质称为“庞斯骗技”。20世纪20年代，一名叫查尔斯·庞斯的人通过这种金字塔方式骗取了大量财富而得名。其道理很简单：投资者投资于投资公司并期望获利，但所谓的投资公司筹集到大量的资金后，却拿其中的一部分用于偿还投资者。当投资人问及投资回报时，此公司就从这笔资金中开支；若投资人不问及自己的资金，则骗局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还将继续。

马丁靠这种“玩空手道”的方式，首先将投资者的钱用于启动山纳信托投资公司，而后，以山纳信托投资公司名义购买弗兰克林寿险公司。之后，弗兰克林寿险公司保险金中的两千万美元就用于支付合作者基金的投资人。马丁确信，寿险公司的投保人不会同时动用这两千万资金，为此他就能随心所欲地周转这笔资金了。

下一步就是在不同的州购买更多的保险公司，以便能在管理局审计保险公司财务状况时，能有充足的时间，通过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应付审计。

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山纳信托投资公司以非常低的价格在整个南部及俄克拉荷马州地区，购买了大量的小保险公司。每新增加一个保险公司，则带来上百万的保险储备金，这使马丁的胃口越来越大。1998年，山纳信托投资公司以四千八百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

价值一亿美元的美国第一寿险公司，与早期购买的保险公司不一样的是，地处阿拉巴马州的这家公司并未处于资金危机。1998年底，山纳信托投资公司宣称其资产已达四亿三千四百万美元。

马丁却并不满足如此，他假装仁慈，打着天主教堂的旗号，开始了他更大的洗钱骗局。

梵蒂冈事件

马丁在脑子里盘算通过联结天主教堂与梵蒂冈来设立慈善资金。尽管其目的多种多样，但主要在于掩盖其骗取及贪污保险金的丑行。因为通过山纳信托投资公司与罗马教廷有了联系后，就能避开律师及会计师对其运作情况的调查，从而更容易购买大保险公司了。他也可能是想通过此种方式，通过人们对慈善基金的信任，来掩盖其洗钱罪恶。

马丁花了大量的时间来物色他所需的人，通过考察其名望、职业及前途发展等方面，最终选定了托马斯·波朗、波特·雅各布、埃米尔·克拉维尼这三人进入他的企业为其效劳。

托马斯·波朗是一名高级律师，他是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朋友之一。《财富》杂志对他曾给予很高评价。

彼特·雅各布是纽约著名的神父。他致力于救济穷人和为下层阶级服务，具有很高的名望。

埃米尔·克拉维尼是一位获得罗马天主教最高法庭荣誉的老法官。他是一名重要的首席法官，是1967年意大利那不勒斯大

主教创建的摩里特教会基金的总裁。

把这些杰出人物拉拢进来靠的是什么呢 当然 靠的是金钱。马丁借其同伙戴维·罗斯的名义，使波朗及其他人相信他是一个犹太天才，并表明其投资五千万甚至更多资金于天主教慈善机构的想法。为了最大限度地行骗，马丁做了精心准备：首先力图使其成为了天主教堂及苏格兰守护圣徒方面的专家。他的帮凶通过书店、互联网等途径收集这方面的知识。马丁的图书馆里很快便堆积了许多关于圣·弗兰西斯及其他天主教圣徒的书籍……对有关圣·弗兰西斯的电影，马丁更是看了一遍又一遍。很快，马丁对13世纪教徒生活及罗马天主教教皇教义便能倒背如流了。

起初，提议建立圣·弗兰西斯基金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托马斯·波朗、彼特·雅各布、埃米尔·克拉维尼三人均被“罗斯”对天主教圣徒及教义等方面的渊博知识所打动，都答应帮其通过梵蒂冈决策者的审核。“罗斯”通过波朗对在罗马举行的审核会议提供了八页关于基金会的提议：1. 基金会总部设在欧洲列支敦士登；2. 通过法律“秘密”证明“罗斯”是这五千五百万美元启动资金的受让人。其中的五千万存入“罗斯”个人控制美国帐户，剩余的五百万存入梵蒂冈控制的帐户内。

如若这些新条款没能引起足够的争论，“罗斯”则会增加下列条款：“我们的协议将包括梵蒂冈承诺协助我收购保险公司。”通过梵蒂冈官员允许，“在必要的情况下，以地方担保的形式证明这些资金来源于梵蒂冈。”

身为检查官及法官顾问的波朗，对“罗斯”的阴谋居然毫无警觉，《财富》杂志对此感到无法理解。“简而言之，马丁借罗斯的名义，并通过上述种种方式套取了梵蒂冈百分之九十的资金，而仅把其中百分之十当作回扣留了下来。”

实际结果与“罗斯”和波朗提议的差异，引起了梵蒂冈一些人的警觉：本应由“罗斯”为主体筹集资金，而变样成梵蒂冈为主体筹集资金。此外，慈善基金会应与克拉维尼亚的摩里特教会基金联系，却变成了雅各布神父为圣弗兰西斯的总裁、波朗为理事。五千五百万美元的原始资金有一种名存实亡的感觉。

马丁以这种“纯洁”的中间环节——慈善基金会——将管理者与他的保险王国分隔开，从而使其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他案板上的肉。这简直就是一种聪明绝顶的做法。

金钱换爱情

马丁在给雅各布神父的一个电话中讲到：“有了金钱，就会有自由。如果我与母亲住在一起，靠捡垃圾为生，哪一个女人会爱我——有了钱就能买到爱。”

在马丁的大部分成年生活中，他生命中的女性是他的母亲和姐姐。1986年，当他为约翰·施尔特工作时，索尼娅·施尔特成为第一个与之发生关系的女性，她与马丁的关系一直保持到马丁东窗事发。

马丁帮着索尼娅把约翰·施尔特告上了法庭，指控他骚扰她的两个女儿。为防止约翰·施尔特报复，马丁雇请安全专家戴维·罗

斯 此人是马丁在梵蒂冈事件中的主谋 作保护。罗斯告诉马丁摆脱施尔特的唯一办法是走为上——离开托莱多 越远越好。

1993 年春天 为隐藏其巨额财产 在马丁的安排下 索妮娅和她的女儿及马丁的两个雇员搬到了美国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地区湖滨大道 889 号。

尽管生活在悠闲的环境里，马丁却一直处在恐惧中。马丁搬来后 立即在他这 3 英亩的房产周围建起了高大的篱笆。这引起了邻居们的不满，谣言由此而起，人们都在猜测这位行为古怪且神秘莫测的邻居 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他又在躲藏什么

随着马丁对保险公司诈骗来的钱财的急剧增长，他的人性也随之而变。在他的身边开始有美女相伴，一些是他的性伙伴，另为追随者。他的房东在《华尔街期刊》上介绍说：“马丁身边的每个女人都很爱他，马丁也对其宠爱有加。他为她们在纽约、韦切斯特郊区等地购置房产，为其添置轿车、金银珠宝、豪华服饰，极尽奢靡畅游欧洲。”以金钱开道，马丁得到了许多女人的欢心。他阴暗的性格日显严重，甚至变态地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常的关系，索妮娅与他的关系也日趋紧张。为避免对孩子身心健康带来不利影响，索妮娅带着女儿搬了出去。这使马丁与其“情人们”之间变得更加有恃无恐，他住的地方简直就是一个妓女窝。

惊 弓 之 鸟

马丁所不愿看到的事实出现了。从密西本比地区开始，一些州

的保险管理者开始看穿他的把戏。

保险委员会委员乔治·戴尔开始对资金的去向作调查。当他被告之自由证券公司将动用一笔资金，而经电话核实，却惊人地发现所谓的公司却是纽约的一个邮政信箱。为此，他开始对马丁作更进一步的调查。随着疑点的增多，乔治·戴尔决定对马丁在密西西比地区的保险公司由州管理部门实施监管。

1999年5月初，处于不利中的马丁开始准备退路。

当州管理部门对马丁的保险公司控制后不久，马丁带着他的两个“女朋友”飞到了欧洲。当这些女人厌倦了这种逃亡生活时，马丁的同伙陪着他继续逃亡。

揭穿骗局

1999年10月，马丁在德国被抓获。美国康涅狄格州联合陪审团缺席审查，并指控马丁·弗兰克涉嫌从美国几个州的保险公司诈骗了两个亿左右的资金。当美国对马丁起诉时，德国政府开始对其持有假护照及走私数百万美元的珠宝立案调查。马丁自知罪责难逃，但寄希望于不引渡或延迟引渡回美国。

2000年6月，四十五岁的马丁因涉嫌走私价值一百六十万美元的珠宝而在德国被判刑三年。《华盛顿邮报》报导说：马丁自己也认为他的罪行在美国将会受到更为严厉甚至死刑的处罚。他似乎认为潜逃了这么久，德国已不会把他引渡回美国了。马丁甚至想像德国政府会帮助他免受美国的判决，他为此谈道：“我期望德国政府能尊

重人权。”

2001年3月,当得知将引渡回美国时,马丁决定孤注一掷越狱逃跑。他试图用金属丝切割开他监室的栅栏,却被安全监视器给拍了下来,使其阴谋未能得逞。当马丁还关在德国监牢里时,在美国对马丁的同谋展开了立案调查。这其中就有克拉维尼老法官。2000年9月,当他到俄亥俄州看望其妹妹时被抓获归案。

当所有的州或联邦机构对马丁的诈骗调查完后,他或许将只能在监牢里残度余生了。

刘世勇 霍一峰 编译

帕瓦罗蒂的歌剧生涯已到终点了吗？

毋庸置疑，帕瓦罗蒂已经是歌剧历史上最伟大的歌唱家之一。但他毕竟已经是六十六岁的高龄了。

去年5月8日晚上在大都会歌剧院上演《托斯卡》，卢恰诺·帕瓦罗蒂出演其中 Mario Cavaradossi 一角。但就在演出开始前九十分钟，这位男高音巨星却因流感取消了原先的演出计划。所有人都感到很惊讶。

帕瓦罗蒂未改变其5月11日最后一场演出的计划。大都会的宣传海报上写着这是本乐季的闭幕音乐会，包括晚宴的顶级票价竟高达一千五百美元。

由于帕瓦罗蒂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大都会歌剧院下一个演出季度的名单上，歌剧界圈内人士都认为这次的两个《托斯卡》将是帕瓦罗蒂告别大都会、告别歌剧舞台的最后演出，但他自己对此拒绝给

出明确答复。

毋庸置疑，帕瓦罗蒂已经是歌剧历史上最伟大的歌唱家之一了，他有着辉煌的职业生涯。尽管如此，他也已经六十六岁了。一些有着良好生活、工作规律的著名男高音，如卡罗·贝尔贡齐、阿尔弗雷多·克劳斯，年逾六旬仍活跃在歌剧舞台上。但是帕瓦罗蒂至少过了十五年无规律的生活，这是非常令人悲哀的。所以人们有理由怀疑他是否能胜任演出。虽然他也曾经有过一些“名唱”，但更多的是依靠他的声望和早年职业生涯的勤奋积累来保持自己的。他在歌剧事业上最亲密的合作伙伴琼·萨瑟兰早在几年前就曾公开暗示他可以退休了。在与他的体重作长期斗争的同时，帕瓦罗蒂近年来还备受膝部和髋部手术的困扰，这些都极大地削弱了他的精力，并妨碍了他的行动。在大都会上个演出季中，帕瓦罗蒂的有些表演颇令人失望，《阿依达》中的 Radames 就是一例。他需要其他演员的帮助，不仅是音乐上的，还有身体上的。

也许帕瓦罗蒂想忘却类似于《阿依达》这样的表演，以更好的状态重回大都会，并出演一些较为轻松的角色。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他在大都会一共演出三百七十三场；在他唱过的二十六个角色中，只有六个没在大都会的舞台上出现过；而且他对大都会的听众怀有强烈的感情。近两年，在他的演出安排中都没有出现歌剧。今年冬天在伦敦的科文特花园，在他母亲去世这样的人生转折点上，帕瓦罗蒂成功地演唱了四次 Cavaradossi，并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欢呼 and 媒介尊敬的评论。所以他显然对自己在大都会演出 Cavaradossi 抱

有信心。

有报道说，5月6日下午的彩排马马虎虎，但帕瓦罗蒂坚持了下来。真正的压力来自于晚上的《托斯卡》。演出公司已经在林肯艺术中心广场安排了电视转播，届时将有三千名观众到场观看。不管怎样，帕瓦罗蒂必须坚持到底，因为观众中有很很大一部分是冲着他来的。

帕瓦罗蒂的天赋决定了他是一个传统的抒情男高音，但可惜的是，长年累月的表演已经慢慢地损害了他的这种天赋。

8日晚上，帕瓦罗蒂的歌迷们拥入歌剧院，他们临时组成一个个拥护小组。当布告牌上出现帕瓦罗蒂缺席的坏消息时，人们本能地互相问道：“是真的吗？”许多人不是发怒，而是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但是当大都会歌剧院的总经理 Joseph Volpe 走上台正式宣布这一消息时，积蓄已久的怒火终于爆发了。台下传来叫喊声和嘘声。看着歌剧院中这些衣着时髦、留着整洁的山羊胡的现代人，Volpe 先生说道：“再多点嘘声吧，如果那样能使你们更好过。”其实用矮胖的、声音沙哑的多米尼加青年男高音 Francisco Casanova 代替帕瓦罗蒂也不能怪罪到 Volpe 先生头上。

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又有一定的责任。就算不是主要原因，帕瓦罗蒂身边的那些人——特别是长期担任他经理人的 Herbert Breslin，以及 Volpe 先生——应该早点说服他面对流感这个事实。如

果不行，也可以安排一场可行的告别晚会，比如一些篇幅较短的咏叹调、二重唱什么的。这样一来，那些热爱帕瓦罗蒂歌唱艺术和歌剧的乐迷们可以享受一个激动人心的夜晚。现在我们只希望他能够圆满完成明晚的演出。

帕瓦罗蒂的嗓音在歌剧界是独一无二的，温暖之中略带男中音式暗淡的格调，使人一听便知，决不会搞错。这使他光芒四射的高音区显得不可思议。他的天赋决定了他是一个传统的抒情男高音，最适合董尼采第、贝利尼和威尔第歌剧中那些愉快的、胸怀大志的角色。但可惜的是，长年累月的表演已经慢慢地损害了他的这种天赋。加上他那抒情嗓音有着不同寻常的大音量，在演唱《爱的甘醇》中的 Nemorino 或《弄臣》中的公爵这类角色时，会在原本优美的声音中产生震颤的力量，破坏了整体效果。

84

最终，帕瓦罗蒂的大嗓门促使他选择一些戏剧性分量较重的角色，如《图兰朵》中的 Calaf，《安德莱·谢尼埃》中的谢尼埃等。而一些在艺术方面力求纯正的人则认为这样做是不明智的。虽然他的嗓音不是严格符合这类角色的需要，但他也唱出了自己的特色。老实说，听帕瓦罗蒂演唱 Calaf 那首热情洋溢的咏叹调《Nessun dorma》，感觉他的音调和《外星人 E. T.》中的主旋律倒是很像。

如果遇到像威尔第《假面舞会》中 Riccardo 这样的角色，帕瓦罗蒂则是无与伦比的。他能将他声音中的抒情性和戏剧性融合在一起，前一句还是优雅的美声唱法，后一句低沉强劲的喷发也许就能将你打晕。

帕瓦罗蒂的演唱还有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特点，他能将意大利语中圆润的元音和急发的辅音同他的发声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这不仅仅是歌词写得好的缘故，意大利的声乐传统就是如此。帕瓦罗蒂是这种传统最好的、也可能是最后一个传人。

在帕瓦罗蒂六十岁的时候，他草率地决定唱一个在大都会的二十多年里从未唱过的角色。对他而言，这简直是一场灾难。

帕瓦罗蒂早期的音乐教育几乎为零，我们应该给予其能充分学习这种声乐传承以更多的关注。他家共有四口人，住在意大利中北部 Modena 郊区的一个双间公寓里。年轻时的卢恰诺·帕瓦罗蒂就睡在厨房里一个可折叠的铁床上。他母亲是雪茄烟厂的工人，父亲是面包师，他快乐的童年时光是在二战中度过的。晚上听着盟军的炸弹在附近爆炸，白天看着他的小镇分裂成支持法西斯和反对法西斯两个不同派系。

然而帕瓦罗蒂的父亲也是一位极有天赋的男高音，他常常在留声机上放卡鲁索、斯基帕、吉利这些伟大男高音的唱片。在帕瓦罗蒂十九岁的时候，他决定认真地从事歌唱事业。他父亲有些不放心的，让他同时保留一份稳定的工作。就这样，在其后的两年里他一直是某个教师的助手，但他并不喜欢这样。

每天都跟随职业男高音 Arrigo Pola 学习发声，星期天也几乎不例外。Arrigo Pola 发现这个年轻人的潜力，为他免费授课。课程内

容是严格的发声训练。1987年在波士顿附近,我见到了为人诙谐、声音洪亮的 Pola,当时帕瓦罗蒂开了一个大师班,教几个学生。Pola集中精力教授如何将语言和发声结合在一起。在跟 Arrigo Pola 学了将近三年之后,帕瓦罗蒂又继续随 Ettore Campogalliani 学习了四年。

虽然他所受的技巧训练比较正规,但在音乐技能方面却没什么长进。所有的报道都说他没有能力读懂乐谱,常常要依靠指导和指挥的帮助。在这一点上,他与他的竞争对手多明戈完全相反。多明戈是一个令人敬畏的音乐家,他竟然能在航班上自学管弦乐总谱。

帕瓦罗蒂还从同僚身上学到不少东西。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帕瓦罗蒂就与萨瑟兰成为固定的合作伙伴,他对萨瑟兰的技巧非常钦佩。每当萨瑟兰的丈夫、指挥家理查德·波宁吉回忆起排练时的情景,他总是会说,帕瓦罗蒂把手放在萨瑟兰的肚子上,以体会她是怎样从横隔膜中托起声音的。

如果说帕瓦罗蒂在音乐技能方面有所缺乏,那在他的音乐中就充满了他敏锐的音乐直觉、极优秀的听觉和与生俱来的亲切感。在他1981年的自传里有一个鲜活的事例。他们是家十年间第一个出生的男孩,他写到:“这令我像一个小明星,所有人都很关心我。”

在帕瓦罗蒂诚挚的舞台生涯中还有许多故事。虽然还未成名,但他与听众广泛交往,极其希望赢得他们的喜爱。1972年,他在大都会歌剧院与萨瑟兰合作演出董尼采第的《军中女郎》,之后一夜成名。这部歌剧里有一首男高音咏叹调出了名的难唱,竟然一连九个高音C。帕瓦罗蒂对此非常有自信,他用一种轻松而又迷人的方式将

这九个高音 C 唱得丝丝入扣。观众沸腾了！他的唱片公司就此称他为“高音 C 之王”。随后这个名号就成了帕瓦罗蒂的代名词。

在他六十岁的时候，帕瓦罗蒂放弃了这顶王冠。他草率地决定唱一个在大都会的二十多年里从未唱过的角色。这简直是一场灾难。他窘迫地承认自己把咏叹调的音高降低了半度。但就算是高音 B，对他来说也是个残酷的考验。

其他一些缺乏音乐训练的伟大歌唱家也有辉煌的职业生涯的，卡鲁索就在此列。但欠缺判断力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更不用说怠惰了。在 1997 年大都会的一场独唱音乐会中，他竟然准备不足：演唱 Tosti 的意大利歌曲时，他的钢琴伴奏者不得不在每一行歌词的开头为他做提醒，坐在左排的观众都能听见。观众会对这样一个胸怀大志的歌唱家，对于他的职业道德和名望做出怎样的评价呢

像帕瓦罗蒂这样伟大的艺术家，如果不是被自己开的公司的运作占去太多时间的话，他本该更加令人敬重的

虽然到目前为止帕瓦罗蒂的日程安排上没有歌剧，他还是会开更多的露天音乐会，其中包括 9 月下旬在 Hartford Civic Center 的那场。没有人对一个古典音乐艺术家能有机会像一个机灵的摇滚乐巨星一样从自由市场中谋取利益而不满。我们还要感激他，因为帕瓦罗蒂已经为慈善事业筹集了好几百万美元。

在帕瓦罗蒂的职业生涯中，他曾在艺术上数次向自己发起挑

战，比如像莫扎特的伊多梅纽和董尼采第的费尔南多这样的角色。不过像他这样伟大的艺术家，如果不是被自己开的公司的运作占去太多时间的话，他本该更加令人敬重的。

就在帕瓦罗蒂即将告别舞台的时候，DECCA 公司适时地推出了十张一套的《帕瓦罗蒂专辑》纪念唱片，其中收录的都是他在歌剧、咏叹调和歌曲录音中的杰作。能够再一次聆听帕瓦罗蒂的辉煌的确令人兴奋不已。与此同时，受到指责的托斯卡和 Scarpia，星期三晚上登台演唱的女高音 Maria Guleghina 和男低音 James Morris，指挥家詹姆斯·列文，以及歌剧院内外的几千歌迷，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明天晚上帕瓦罗蒂的表演，虽然演出有可能被取消。

陈雍业 编译

007 之父伊恩·弗莱明

007 詹姆士·邦德 的创造者伊恩·弗莱明的个人经历也很具有传奇性。最近出版的《弗莱明传》的作者约翰·皮尔逊，在这部传记中描述了弗莱明是如何创造了 007 这一广受欢迎的人物形象的。

弗莱明先勾引上了罗德莫勋爵的夫人安妮。安妮怀上了他的孩子后，就逼弗莱明同她结婚。

弗莱明别无他法，只好答应。在对自己的处境一百个不满意的种种煎熬之下，007 詹姆士·邦德 产生了。

我初次遇到伊恩·弗莱明是在 1955 年。那时他已创造了 007 詹姆士·邦德 形象，已经是一个成名作家。但是他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他的名声已在走下坡路。当时我绝对没有料到他在死后竟然会成为一个历史上不朽的人物。

那天他穿着一套略带闪光的藏青色西装，配上一个蓝底白点的

领结，嘴上叼着一支雪茄烟，脸上露出一丝讥讽式的微笑。

尽管他不是一个人和善可亲的人，但对我倒相当友好，他给我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介绍了一个职位，对之我十分感激。

他是一个性格孤独的人。他的爱好是收藏书籍和打高尔夫球。每逢周末，他一停下写作，就立即驾着跑车驶向桑德威茨，那里有个大庄园，其中有一个他称之为“世界上最好的高尔夫球场”。庄园的主人是他的好朋友凯史利勋爵。他们也常一起打桥牌。那时，经常陪伴他的是他的情妇、罗德莫勋爵的夫人。弗莱明是个情场老手，善于勾引女人，其中包括他朋友的老婆。

不过他最好的朋友乃是詹姆士·邦德——007。他怎么会写出第一部007——《皇家赌场》的呢

那时他正在拉丁美洲的岛国牙买加休假。他自己的解释是，“那时我已经四十三岁了，尚是单身。我不想结婚，因为单身自由。可是罗德莫勋爵夫人逼着要我跟她结婚。我感到十分痛苦，就用写小说来求解脱。”

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弗莱明打算写一部充满惊险内容的小说已经策划了好几年了。可他从不告诉别人，而是一直在悄悄地进行。在《皇家赌场》的初稿完成后，他花了好几个月很认真地反复修改了几遍，直到完全满意后才予以付印。至于邦德这个人物的形成则是比他自己所说的原因复杂得多。

他之所以创造出邦德这个人物，不是用来解脱即将来临的婚姻的痛苦，而是为了减轻中年危机。他的内心一直存在着很沉重的压

抑感。他的父亲是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英雄。父亲死时他才九岁。他的母亲很有钱，对他的管教很严。他的哥哥彼得·弗莱明是一位很成功的大作家。跟他的母亲和哥哥相比，他感到自己永远赶不上。因此他就想创造出一个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大英雄，要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强。

二战时期，他曾在英军情报部门服役过，并且还立过功。但是他对这些并不满意，因为他从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战斗。他是海军情报部主任的助手，只是坐在办公室里派年轻人出去执行任务，其中有的人胜利完成任务而归，也有的牺牲在敌后。他觉得这些人跟他的父亲一样全是英雄，可是他自己却没有直接参加战斗的经历，因此自感脸上无光。

二战结束时，他三十七岁。那时他是一个英俊的单身汉，跟上层社会和新闻界均有来往，与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机关都有关系。他很受人羡慕，特别是女人的羡慕。他还在牙买加购买了一所房子，作为他度假之处。

但是他的积蓄不能满足他过奢华的上层社会生活。他十分需要钱，而他又愿回去干他的老本行——股票经纪人。他设法为路透社建立海外分社，可是赚不了多少钱，所以他就当上了《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海外经理。

就在这个时候，他勾上了罗德莫勋爵的夫人安妮。安妮怀上了他的孩子后，就逼弗莱明同她结婚。弗莱明别无他法，只好答应安妮在她跟勋爵离婚之后就结婚。

在这个时期，弗莱明对他自己的处境是一百个不满意。也正是在种种煎熬之下，007 产生了。

1960 年弗莱明去华盛顿，他被介绍给尚在做参议员的约翰·肯尼迪。“你是詹姆士·邦德的作者”肯尼迪说，“很高兴见到你。我请你参加今天在我家里举办的晚宴。”

弗莱明在儿童时期就很不合群，很少跟别人来往，他爱独自躲在房间里阅读惊险小说。如今他成了作家，他可以充分发挥他的想像力自由地虚构他的故事、制造他的英雄、征服他的美人、闯过最险的绝境、杀死最可怕的恶棍。

92

在现实生活中，他作为一名情报军官，没有参加过战斗，没有亲自出马去抓俘虏、杀敌人、取得情报。这一直是他极大的遗憾。而在小说中，他把自己变成了邦德，他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大英雄。他可以单枪匹马地深入敌后，作出惊天动地的伟业。007 这个人物让他在心理上得到极大的满足。

效果马上就显出来了。虽然《皇家赌场》才卖了三千本，出版商便急于要求他写续集。他随口地答应了，但那时他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后来他心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写第二部 007 的时候，把邦德的活动场所放到充满刺激的海外去！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暂时摆脱枯燥乏味的婚后日子，可以到加勒比海和美国去了，那里有他喜爱的美女和灯红酒绿的享受。后来他书中一些人物和背景的原型都是取

材于这些地方。当然，在创作过程中，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像力。例如，他在牙买加一条街上见到的几个眼盲的乞丐成了《诺博士》里的死亡小分队。英俊的布鲁斯是他在中学里的一个老同学，娶了一位十分有钱的美国女人。他们住在佛蒙特州的一个豪宅里。这豪宅便成了《金手指》的背景。

使他最为得意的是《来自俄罗斯的爱情》的产生。1960年他去华盛顿，他被介绍给尚在做参议员的约翰·肯尼迪。“你是詹姆士·邦德的作者”肯尼迪说，“很高兴见到你。我请你参加今天在我家里举办的晚宴。”

在宴会开始时，看到来宾中这么多的显要，弗莱明感到有些不知所措。不久，未来的总统约翰·肯尼迪上来开玩笑问他：“詹姆士·邦德怎么来对付古巴的卡斯特罗”那时，美国对于在自己后院里出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很头痛，必欲除之而后快。弗莱明回答道：“丑化他嘛。”接着他就说了一些邦德式的丑化方法，可以让卡斯特罗显得十分可笑。

客人们听得都笑了起来。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肯尼迪在第二天上午就把这些话告诉了中央情报局的局长。这些，促成了《来自俄罗斯的爱情》的问世。

在第一部007小说《皇家赌场》出版后的六年间，是弗莱明一生中最快活的时期。这个阶段中他过着双重生活：第一重生活是每天不得不跟令他头疼的妻子敷衍一下；第二重生活则是愉快地漫游在创作007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他自己变成了詹姆士·邦德，不

断地出生入死创造奇迹。

当年,我曾经建议他找一个制片人将他的 007 系列拍成电影。可是他懒洋洋地回答道:“这些小说太高雅,是阳春白雪,不适合广大观众的口味。”其实他已经暗暗地找愿意购买版权的制片人。

他整整花了八年时间才找到一个合适的制片人。第一部关于 007 的电影《诺博士》出现于 1962 年。但是他的心里却十分矛盾:一方面他为邦德能出现在无数观众面前而高兴;另一方面他也感到很伤心,因为邦德不再是他的化身,而被那个演邦德的演员夺走了。

第一个演 007 的是肖恩·康纳利。康纳利演得十分出色,他英俊、机智、幽默、风流,使广大观众倾倒,007 系列电影风靡全球。可是弗莱明却说:“康纳利像一个开卡车的司机。”他的心在隐隐作痛,他的 007 被人抢走了。

007 电影系列给弗莱明带来了他一直向往的巨大财富。但这些来得太晚了,他得了严重的心脏病。《诺博士》问世后两年,也就是 1964 年,伊恩·弗莱明去世,终年五十六岁。

在弗莱明死后,他的名声愈来愈响。他成了一名不朽的人物。这是他生前无法料到的。尽管弗莱明自以为失去了邦德,实际上正是邦德,使他永垂不朽。

钱绍昌 编译

海上文坛丛书

西洋景

2 事件

“死亡医生”和他的可怕尸体巡展

“死亡医生”和他的可怕尸体巡展

根特·冯·海根斯是德国的一位医学教授。他的朋友们称他为“门格尔医生”，即在纳粹统治时期用活的犹太人和战俘做实验的“死亡医生”。如今冯·海根斯用尸体做成的各种标本作为艺术品在世界各地公开展出。记者杰拉德对他进行了专访——

97

我被关在死亡医生的一个房间里。在我的身边就是二十五具尸体和一百七十五件人体各部的标本。已经是深夜。别人都已离开。灯也熄灭了。

根特·冯·海根斯教授在德国的朋友们称他为当年希特勒的“门格尔医生”，也就是“死亡医生”。他的眼神冷酷无情。我看到他的双眼就害怕得发抖。可是他却一点表情也没有。一想起他可以泰然自若地解剖一具怀着胎儿的女尸，我就禁不住要吓得大叫。

如今无论多么暴露的裸体画或雕塑大家都已司空见惯，一点也不会引起观众的兴奋。但是人们对于死亡还是相当害怕的。这次在

伦敦的展览是冯·海根斯教授以艺术品的名义展出他精心设计和制作的人的尸体和人体各部件的标本。他用一种特殊的塑化技术使他的尸体能保持得栩栩如生，因而看上去也就特别刺激。全世界已有八百万人看过他奇特的展品，他也因此净赚得五千万英镑。

在这里我得解释一下什么叫塑化技术。那就是把人体的体液、血液以及组织液全部抽出，而以塑料取代。这样尸体的组织和细胞就不会变形或腐烂，其外观跟生前一模一样。

冯·海根斯把他那可以装满十七辆卡车的人肉叫做“教育性娱乐展品”。我问他，这既然是教育性的，又何必弄得这样吓人。他回答说：“这就像幼儿园里的玩具一样，应该设计得有趣，再涂上五颜六色，才能吸引幼儿。”他又说：“这是我毕生努力的成果。那是人体的美学展示。有很大的教育意义。但它们不是艺术品，我自己也不是艺术家。所以，杰拉德，你不要搞错，否则你的采访就会走上歧途。”

我接着又冒昧地问他：“这些东西既然不是艺术品，你为什么还要举行展览呢？”“这就像女人涂上了眼影就更美丽了。可这个女人并不是艺术品。”

“你感兴趣的是人体还是尸体？”“尸体！”他的那双大眼直瞪着我，看得我汗毛凛凛。“我发明了用塑化的方法保存尸体。我要让大家享受到这个成果，所以就想出这个点子。我当然不怕尸体，也不怕死亡。”

“你为什么对尸体如此感兴趣呢？这兴趣是怎样培养出来的？”
“那是在我幼时养成的。我在六岁的时候头部得了严重的撕裂伤。在

接受治疗时我听到医生对我父母说：“他可能活不成。”这时我就开始思索死亡是怎么回事。我九岁时，我的叔叔宰一头小牛，把它的心脏挖出来给我，我喜欢得不得了。十七岁的时候我看到了尸体解剖，这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解剖是十分神圣而有趣的工作。”

“从十八岁开始我就在病房里工作，在那里我看到过许多病人死去。”他接着说，“所以我很早就接触死亡了。有一天晚上我独自送一个死人到太平间去。护士都吓得不敢去。到了太平间，我揭开死人脸上的白布看着他的脸，一点也不感到害怕。我仰望着天空，自言自语地说：‘我不是很好吗？瞧，我从小就是这样锻炼出来的。’”

他认为他关心的并不是死亡，而是生命。“我解剖尸体标本不像木工雕刻一段木材，因为尸体是灵魂的代表。我对尸体怀有极大的尊敬。尸体本身是没有尊严的，得靠活人来维护它的尊严，只有法西斯分子才不顾尸体的尊严，也不顾活人的尊严。”

他愿不愿意让他自己的尸体也受这样的宰割？“我愿意。我的妻子、儿子都已经签字同意在死后接受解剖，为科学而献出一切。”但是我怀疑他有没有勇气割开他妻子的头颅。

他强调说，所有的死者在生前都同意接受解剖，不过据我所知他们并没有同意把身体各部都拿出来展览，更别说是胎儿。在这方面他显然是做得过头了。可是他却批评另一个展览做得很不对，竟然把一个人脑夹在两个睾丸之间。“那绝对是对人体尊严的亵渎！”

我问他那个怀孕的尸体是怎么得到的。他说：“那是我一个朋友

妻子。她婚后多年不孕。后来她居然怀孕了。夫妻俩十分高兴。可是妻子被发现得了动脉瘤。医生劝她做人工流产。她坚决拒绝。结果在产前她因动脉破裂而死。”他叙述时口气十分平静，一点也没有表现出同情心。我深深感到他是个十足的铁石心肠的人。

我问他，有人将他比作纳粹的死亡医生门格尔。他不屑地置之一笑。

我总觉得他的做法太残忍了，太缺乏同情心。但是他辩解道，他的展览之所以能吸引大量观众是由于它的刺激性，由于它能满足人们对死亡的好奇心。“你看，凡是汽车撞死了人的时候，四周总是围着许多人，尽管受害者是如何惨不忍睹，大家还是争着要看。你能说他们全是缺乏同情心吗？何况我的展品有着很大的教育意义，能用很生动的方法让人们了解人体的解剖结构。”他就是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赚了大钱。

绑架：不为政治，只为钱

如今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绑匪最爱绑架美国大公司派往那里的员工。他们绑架的目的绝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完全是为了钱。绑匪们已从美国大公司出大价钱赎回自己的员工中尝到了“甜头”。

南美洲的厄瓜多尔是一个小国，盛产石油。美国的一些石油公司常来此开采石油。2000年10月12日，地处亚马孙河盆地一个荒无人烟的石油勘探基地有十名工作人员被绑架了。十八天以后，从无线电里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他自称为佩特罗，说话时带着哥伦比亚口音。哥伦比亚是厄瓜多尔的邻国。他向石油公司勒索八千万美元的赎金。实际上这十名员工分别属于三家公司：石油公司、石油设备公司、设备运输公司。

美国的这三家公司立即会同保险公司派人前来跟绑匪谈判。谈判在厄瓜多尔首都的一所租来的房子里通过无线电进行。双方的肚子里都清楚赎金的大致数目是多少。就在此前一年，一家美国石油公司花了三百五十万赎出了八名石油钻井工人。可是这次美国人只

肯出五十万。

结果他们吃了大亏。绑匪立即杀了一名人质，把他的尸体丢在野外。这一下美国公司慌了，他们被迫不断地增加赎金，可绑匪却狮子大开口，一直不肯释放人质，直到公司同意交出一千三百万美元才放人。这时人质已被绑架了一百四十一天。

2001年6月23日，哥伦比亚政府宣布他们已抓住了五十二名犯罪嫌疑人。这些人参加了这次以及前几次的绑架。此前一天，美国国务院宣称，他们想把其中的几名引渡到美国来。

这就是21世纪绑架大公司工作人员的特点。绑匪决不是为了政治或意识形态。他们只是为了钱，为了大笔的金钱。他们知道大公司愿意出钱赎人。而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业务的美国大公司也把大量的钱用于为员工买保险，并将之计入成本。专家估计，这些美国公司每年在这上面大约得花五亿美元。

在这起绑架案刚发生的时候，这几家公司对记者守口如瓶，一点消息也不肯透露，因为他们怕危及人质的性命。如今人质已被释放，事过境迁，他们才逐渐把事实公布出来。

2000年10月12日清晨4时，正睡在厄瓜多尔丛林的一个帐篷里的阿尔福特被由远而近的喧哗声吵醒了。阿尔福特是美国爱立信直升飞机公司的雇员。这家公司是专门往世界各地运送各种重设备的。阿尔福特是这样回忆的：“一会儿，一帮带着来复枪的匪徒闯了进来。所有的人全被喊了起来。当地人和外国人被分开。五个美国人、两个法国人、一个新西兰人、一个阿根廷人、一个智利籍德国人

被选了出来。绑匪抢了工地的几辆卡车，把人质送到一个直升飞机升降场地。那儿有一架直升飞机。大家就一起上了飞机。绑匪一定有内线，因为他们知道这两个法国人 弗劳杜罗和马塞林 能开直升飞机。绑匪勒令他们把飞机贴近树顶上飞行，这样可以避开雷达的监视。”坐上驾驶位置后，马塞林和弗劳杜罗问绑匪：“我们往哪儿开”绑匪的头儿也不知道。后来有一个绑匪看着一幅粗糙的地图让他朝北往哥伦比亚飞。不久他们飞到了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边界上的圣米谷河。飞机在圣米谷河的厄瓜多尔一侧降落。然后绑匪的头儿把全体人员一分为二，大部分的绑匪和人质下了飞机进入丛林，留下三个绑匪押着两个法国驾驶员继续飞行。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迷惑追踪者的视线。这两个法国人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其余的人质。

几分钟后，直升飞机降落在圣米谷河中的一个小岛上。三个绑匪和两个法国人质下了直升飞机，涉水进入哥伦比亚的丛林里。绑匪对丛林的情况十分熟悉，在其中如鱼得水，看来他们原来是哥伦比亚游击队员。他们依靠一副指南针就能在丛林中自由穿行。他们带着的背包上有一段短绳，只要把绳一拉，背包就成了吊床。沿途的农民热情地给他们供应食物和咖啡。为了掩盖行踪，他们烧毁余下的垃圾，有时他们还在浅水的河床上走。这样连续三天跋涉以后，这两个法国人打起逃跑的主意来。他们想，再这么走下去可能会送命的。在丛林中，晚上一片漆黑，没有火什么也看不见。下大雨时，雨打在宽阔的树叶上响声很大。这就能掩盖他们逃跑时发出的声音。第三天晚上，打着雷，下着大雨。两人就悄悄地开溜了。才不过几分钟，

绑匪就发现他们逃跑，连忙拿着手电来找。可是漆黑的丛林里找人犹如大海捞针，哪儿去找呢？两人在丛林里和高低不平的泥泞地里逃了整整两天，筋疲力尽，饥寒交迫。也不知道摔了多少跤，浑身是伤，有些伤是摔伤的，有些是虫子咬的或毒蚊子叮的。总算最后沿着一条小路找到了一个小村，脱离了虎口。

与此同时，在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谈判通过无线电在进行着。美国公司在墙上贴满了人质的照片。一个参加谈判的人后来说：“这能不断提醒大家我们来这儿的任务是什么。我们是来救人的。我们的人在丛林里受难。所以在谈判陷入僵局时我们首先得想到他们的处境。”绑匪最初开出八千万美元的天价。“高得不可思议。太信口开河了。”谈判者评论说。公司的代表和参加谈判的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在基多连续讨论了两个星期。绑匪从无线电里传来的话口气越来越强硬。公司虽然希望员工尽早回来，可是他们又怕给了太高的赎金会促使绑匪的胃口越来越大，今后绑架事件将日益频繁。有人认为至少也得给三百五十万，跟1999年那次一样，否则人质的性命堪忧。经过反复争论，最后，到了11月15日，谈判者表示愿意出五十万。这时人质被押已经一个多月了。

可是绑匪的头儿佩特罗的反应是令人害怕的：“你们太不现实了。这样下去，很快就会有严重后果。”五天以后，他发出残酷无情的威胁：“你们是在把你们的人置于死地。我们将把一具尸体丢在路上。”多数谈判者认为这是在吓唬人。在拉丁美洲的几十次绑架事件中，每一次都是以大大地压低了赎金而告终，并且从未发生过杀人

质的事。

就这样僵持了两个多月，双方谁也不肯作丝毫让步。联邦调查局的特工骗绑匪说，这几家公司钱不多。绑匪说那是骗人。为了证明他们的能量，绑匪炸断了在厄瓜多尔的一段油管。

到了圣诞节前夕，有的谈判专家担心人质的生命可能有危险，但是大家的结论还是坚持只能给五十万。

第二年的1月4日，佩特罗大发雷霆，把对手骂了一通，接着中断了跟他们的无线电联系。过了十一天，绑匪的声音又传来了。这时候谈判代表已换了人。他们对绑匪说，公司正在研究增加赎金。这时候佩特罗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在十五天内，也就是1月30日之前，你们不大大提高赎金，我们就处死一个人质。”

1月30日，公司将赎金提到一百万。但是佩特罗说：“这太低了。你们等着瞧吧。”

再说在丛林里的情况。人质们仍在黑暗的丛林里被绑匪押着沿着安第斯山脉山脚下的泥泞地和沼泽地跋涉。晓行夜宿。他们没有受到虐待，但时刻有枪对着他们，晚上则被拷在一起。绑匪威胁他们说：“你们有谁胆敢逃跑，就一枪毙了他！”因此人质们苦不堪言。他们吃的跟绑匪一样，是每天早晚各一杯米饭。有时如能抓到蛇、食蚁兽、树懒、猴子之类的动物，大家就能吃到肉。绑匪似乎特别恨美国人。不过他们并不是游击队，也没有什么政治目的，他们只是为了钱。

1月23日，绑匪的头儿奥斯卡宣布，第二天将释放一个人质。人

质们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因而当晚谁也没有睡着。

第二天一早,五十四岁的石油公司的山德被选中了。奥斯卡没有做任何解释。他给其余人质发了笔和纸,让他们写家信,交给山德带出去。山德跟六十岁的德国顾问许尔茨是好朋友。他在临别时对许尔茨说:“德国佬,我倒希望他们释放你。你年龄比我大,你的腿又不好。”他俩拥抱后山德与大家握手告别。

1月31日,厄瓜多尔警方在丛林里发现了山德的尸体。他的背部中了五枪。他的身上包着一块布,上面用喷漆写着:“我是美国佬。公司不肯付赎金。”

这一下人质的家属大闹起来。他们组织起来在石油公司总部的门口游行。他们举着大幅标语:“快付赎金!”“把我们的亲人送回来!”“我要我的儿子!”……

他们上电视,激动地控诉公司的老板欺骗他们。山德的遗孀痛心地说:“公司快付钱吧。不要让别人步我丈夫的后尘。”

在尸体被发现的当天,绑匪发出警告,他们在十五天后将杀第二个人质。公司开始认真对待了。在八天中他们把赎金从一百万提高到七百七十万。绑匪也降低了要价,最后双方以一千三百万达成协议。然后公司用直升飞机在绑匪指定的地点投下了七袋百元大钞。

十名人质中的两个法国人已成功地逃脱,一个被绑匪所杀。余下的七名人质终于在今年3月1日被释放了。

至今,人质和他们的家属还是心有余悸。往事不堪回首。当然,

最痛苦的是山德的遗孀希拉 - 山德。她已不再工作，只在家里做做家务，看看电视。她说：“我的神经已经麻木了。我看着空荡荡的屋子，不断地哭泣。我每天倚窗而望，看不到他从汽车间出来或是从钓鱼的地方回来。我的日子好苦呀。”如今绑匪已被逮捕。希拉要亲眼看到他们受到应得的惩罚。

钱绍昌 编译

克林顿特赦的幕后交易

2001年1月20日，是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任期的最后一天。就在那天，克林顿签署了给以一百七十七名罪犯特赦或减刑的命令。特赦令的公布，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期间夹杂着模糊不清的金钱与权力的交易，更使波中有浪。

108

金钱似乎买不到自由，美国官员真的那么廉洁

2001年1月20日凌晨，八十四岁的前女招待阿尔波特·林赛克姆在弗吉尼亚州洛亚若克市南奥克街的家中凑近电视机，紧张地看着特赦的新闻，充满信心地等待她大儿子的名字出现在特赦名单中。她的大儿子加兰德三年前因涉及数百万美元的诈骗案被判刑七年，但她坚信她的大儿子是清白的，她要想尽一切办法来使他获得自由。

林赛克姆是一位民主党的支持者，在总统竞选时，尽管她的养老金十分微薄，她还是挤出了二十五美元捐给了民主党。她不是富

人，在政界更没有关系，因此，她想使大儿子重获自由真是比登天还难。

天无绝人之路。一天，她的小儿子加爱的朋友告诉他说，有一个办法说服总统予以特赦的方法，可以使加兰德立即出狱。这事由设在阿肯色州小石城的 CLM 公司来办，因为克林顿总统的弟弟罗杰·克林顿与这家公司关系相当密切，但要付一笔钱给 CLM 公司。林赛克姆一分钟也没有犹豫，立即从她的养老基金中提出十万美元，加爱也拿出了十万美元，总共二十万美元就进了 CLM 公司的账户。

这家公司先是对林赛克姆说特赦之事正在进行，然后告诉她加兰德的名字肯定会出在 2000 年 12 月的特赦名单中。林赛克姆欣喜万分，在圣诞树下堆满了给大儿子的礼物，等待着他回家过节。但事与愿违。2001 年 1 月 19 日晚上，林赛克姆既激动又兴奋，因为据说今天晚上，也就是总统离任前签署的特赦名单会更长，她肯定大儿子的名字一定会出现。于是她让电视机一直开着，生怕漏听了什么。她又一次失望了。这次是彻底地失望了。

类似的事件还发生在豪莱提·维格赖力身上。他的儿子卡洛斯是一名歌手，因参与贩卖价值五百万美元的毒品，于 1994 年被判刑十五年。为使儿子获特赦，维格赖力前后向两位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和两位洛杉矶市市长的竞选捐款十六万美元，他们也为他向总统写了请求特赦的信，但都被拒绝了。在克林顿时代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卡洛斯告诉父亲：狱中都在传，总统夫人希拉里的弟弟休夫·劳德哈姆——佛罗里达的律师——与克林顿总统是高尔夫球场上的好搭

档,可以把特赦申请书直接送到总统的办公桌上。于是,维格赖力又把二十万美元送了过去,结果是卡洛斯还得继续服刑。

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的是,在克林顿特赦的一百七十七名人员中,有几名是全美国闻名的特大罪犯。

最有争议的是三名罪犯:哈维·维宁、道格斯·里夫、米尔维·里奥兹。维宁曾是一位律师,但他知法犯法,把一亿美元的毒资黑钱洗白。里夫曾是政府的工作人员,可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挪用了一亿二千万美元,而这笔钱是政府用来资助穷人的。里奥兹是前国会议员,不但挪用竞选基金,还道德败坏与未成年的竞选工作人员发生性关系。

最使人想不到的罪犯是格力·巴拉斯维尔。他因制造治疗秃顶、肥胖和美胸的假药被判刑。在美国这样一个人人关心健康胜于关心一切的国度内,他的被特赦确实使人想不到。但当你知道他为此向休夫·劳德哈姆送了二十三万美元后,你就不会惊奇了。

最让人觉得奇怪的罪犯团伙是卡尔曼·斯塔、戴维·格德斯泰、杰考·爱尔保姆、本杰明·帕杰。他们四个人结成团伙,以一个假冒的学校的名义共同诈骗政府四千万美元。诈骗政府的巨款,却被政府减刑,是不是有些奇怪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罪犯是麦克·里奇。麦克·里奇和他的同伙平克斯·格林因涉嫌偷税四千八百万美元和与敌对国贸易被美国五十一个法院起诉。1983年,这两人不得不逃离美国并宣布放弃美国国籍,最后在瑞士定居,创办了一个很大的贸易公司。他们在克林

顿的最后一晚被宣布特赦。

在这起特赦案中，里奇的前妻戴妮斯·里奇立下了汗马功劳。里奇到了瑞士后，与一位迷人的瑞士寡妇好上了。久劝未果的戴妮斯愤而与里奇离婚并于1996年返回美国。

晚年的里奇想获得美国政府的特赦，于是请戴妮斯帮忙。此时的戴妮斯不但是民主党坚定的支持者和慷慨的捐款者，而且是总统克林顿的好友。起先，戴妮斯拒绝了里奇，因为她不想麻烦克林顿。后来，里奇的女儿因白血病去世了，戴妮斯便答应帮可怜的里奇的忙。

在2000年的白宫圣诞节宴会上，戴妮斯与克林顿同桌。她瞅空把总统拉到一边，向他讲述了里奇的请求。为了壮声势以保一次成功，戴妮斯还力邀富婆、民主党基金会最著名的捐款人贝丝·桃滋莱斯一起说情。

作为报答，戴妮斯向民主党捐了一百万美元，向克林顿图书馆工程捐了四十五万美元，送给克林顿安保基金一万美元，给克林顿夫人希拉里的参议员竞选捐了七万美元；贝丝答应向克林顿图书馆工程捐款一百万美元。

在克林顿签署特赦命令前，与总统最后一次呆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讨论此事的是白宫法律顾问波德斯塔、贝丝·诺兰、布鲁斯·林德塞。

在所有被特赦的人员中，他们最反对的就是麦克·里奇，三人异口同声地长时间地劝克林顿取消对此人特赦，诺兰还提醒克林

顿,里奇涉嫌武器买卖,但总统对他们的建议不予考虑。

“已经是凌晨2时30分了,我睡得连上下眼皮都快搭在一起了。坦率地说,这份名单给我们给得太晚了,我们根本没时间去考虑哪些罪犯够特赦条件,哪些罪犯不该特赦,而这恰恰应该是我们的工作。”诺兰说。

最后,每个人都精疲力竭了。克林顿总统自己作了决定,在特赦命令上签下了名字。

克林顿也为自己鸣冤叫屈,他回忆说,在白宫的最后一晚,他接到了以色列总理巴拉克的电话。巴拉克向克林顿对巴以和平进程的努力表示感谢,还请克林顿对麦克·里奇等人的特赦给予关照。在这之前,克林顿收到过十几位以色列的高官显贵写来的为里奇求情的信,包括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甚至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也请克林顿为里奇特赦,因为里奇为西班牙的慈善事业捐过大笔款项。克林顿能不买这么多国际名人的面子吗

所有事实只说明一个问题,取悦克林顿是要有代价的。

围绕着因克林顿特赦令而起的轩然大波,各种指责、说法、评论纷纷而来,充斥大小报刊,令报刊老板们喜上眉梢。

首先是当事人的说法。林赛克姆说:“我是一个乡下女人,我无依无靠,我相信他们对我说的话。他们说,克林顿会全力帮助他的弟弟的,因此你的大儿子肯定会被特赦。”这位八十九岁的老妇人也不

管什么证据不证据，心直口快地说：“我猜想，我的二十万美元的一部分就进了克林顿的口袋。”

CLM公司的一位合伙人承认公司收到了林赛克姆的钱，但他说，这是林赛克姆接受理财顾问的建议向公司投资的钱。对此，一位名叫爱德·哈易斯的律师驳斥说：“理财顾问会对一位住在价值仅五万美元的房子里、靠社会养老金生活、年龄已是八十九岁的老人提什么投资建议呢？我想像不出，这笔钱除了和特赦有关还会与其他什么事情有关。”

其次是前白宫人员的观点。贝丝·诺兰说她清楚罗杰·克林顿为了几个罪犯的特赦曾向克林顿游说，但她不提供任何细节，她还说她不知道休夫·劳德哈姆的游说之事。布鲁斯·林德塞承认他知道休夫·劳德哈姆的游说之事，但他不清楚罗杰·克林顿的事。

第三是当事人亲属的表态。克林顿夫人希拉里说她是从新闻中知道此事的。“我非常震惊，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我爱我的弟弟，但我对他可怕的错误非常失望。我已要求他立即退回这笔钱。”但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休夫·劳德哈姆已听从他姐姐的建议。

第四是克林顿密友的评价。亨利·威克斯曼是民主党内少数党领袖，他说：“这是事实，即金钱和有能够接近总统的权力的人围绕着总统。”他承认，克林顿最后的特赦是“不体面的”。他说：“特赦是人们赋予总统的最慷慨的权力之一。对总统特赦的最低要求就是必须要仔细，不要让后人指责。显然，克林顿的这次特赦是失败的，会

使每一个民主党人和每一个美国人羞愧。”

克林顿的忠心耿耿的朋友爱尔·格尔说他被“震惊、震怒”。克林顿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泰略·麦克考立夫认为里奇的特赦是“一次错误”。

第五是对克林顿这种行为的各种分析。

在两届总统任期即将结束之时，克林顿决心改变他特赦权使用最少的记录，他希望作为一个雅量的总统而流芳百世。

他处在一种危险的情感之中，他被因与莱温斯基性丑闻而起的弹劾案搞得焦头烂额，他被那位过于认真的检察官激怒了，他觉得是司法部给了他一些颜色看看，于是，他要跳过司法部的调查程序自行其是地对特赦犯人进行审批。

与克林顿最后的特赦相伴而行的是腐败，这是许多美国人逐渐相信的。白水门事件、档案门事件、在与莱温斯基性丑闻中对全美国人民说谎，所有这一切都使美国人相信，要取悦克林顿是要有代价的。

目前，因克林顿的特赦而在美国引起的轩然大波并没有平静下来。人们在等待着司法调查的结果，人们好像在思考着总统的权力……

刘红丽 编译

天使也会杀人

人们生病,请求医生诊治请护士看护,这似乎天经地义,几乎没人想到,被称作拯救生命的白衣天使会暗藏杀机。但国外的事实却告诉我们,不良护士的杀人案件比一般意义上的谋杀更加凶险隐蔽 过去有之 现在有之 将来也许还会发生。

115

用砒霜毒杀村民的黑衣天使与颁发“天国通行证”的白衣天使

在离匈牙利布达佩斯西南六十英里的地方有一个称为蒂扎卡特的小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该村的大多数男人都已参战,女人主宰着一切。由于附近没有医院,这个社区曾自发地出现过诸多助产士,人们称其为“精灵妇”。

在镇外不远是战俘集中营。有许多守寡的女人与战俘有了性关系并怀上了孩子。怀孕的女人开始想法堕胎。一名叫朱利耶·法泽卡的女巫负责当地所有的医疗工作。她们买来捕蝇纸,放在锅里用

水煮,将浓缩后的砒霜 三氧化二砷 分发给要堕胎的孕妇。以法泽卡为首的女巫因身穿黑色外衣被称作黑衣天使。

由于大多数服药者都因中毒身亡,这里成了“谋杀区”。女人们发现了砒霜的毒效后开始相互报复,其中一名叫马里耶·卡多斯的妇女用砒霜毒害了丈夫和战俘情人后又杀害了自己的儿子,马里耶一共害死七名家庭成员。随后,法泽卡向受害者的亲属颁发死亡证明书。战时政府派来官员,法泽卡向他们谎称道:这个是投河,那个是生病……由于没有法医鉴定,谁也找不到杀人证据,大量的谋杀案竟不了了之,而谋杀仍在继续着;直到1929年,一名医学院学生从被冲上岸的一具尸体中检验出高含量的三氧化二砷后才报了案。随之,当地政府从公墓挖出大量尸体一一检验,才发现他们均为砒霜中毒致死。

警官开始询问女巫法泽卡,警官要她指出谁是投毒者,结果,法泽卡从一家走到另一家向警方逐一告发了投毒的黑衣天使。警察一天内就抓获三十八名女性罪犯,其中二十六名被判刑,八名被判死刑,七名无期。当晚,法泽卡就服毒自杀。据统计,该地的黑衣天使一共谋杀了三百多人,成为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天使谋杀案,也是最大的一起砒霜投毒案。

前往维也纳林兹总医院诊病的大多数是老年人。1983年,该医院的非正常死亡剧增。六年后,上报非正常死亡案达四十二桩,而非官方的统计数字却高达两百人。维也纳警方开始介入此案。

该医院二十三岁的护士维格娜在1983年接收一位七十七岁

的老太太患者。有一天,该患者请求这位护士结束她的生命。维格娜最初很踌躇,但她在老妇的再三劝说下给她服用了过量的吗啡,老人如愿以偿。维格娜突然发现,向人提供自杀工具是一种神奇的权利。当晚,她就招来上夜班的其他三位护士商量,要她们一起干。于是,她们纠集在一起,维格娜成为首犯。她教会其他人如何向回生无望的患者注射致命药物,还教会她们捏住患者鼻子,让药物灌入其肺部,达到死无痕迹的效果。最初,她们只零星地作案,偶尔用此法害死一名患者。不久她们开始变本加厉地干开了。这些护士开始向尿床或弄脏床单的患者发放“天国通行证”。她们工作的地方成为“死亡病区”,各种传闻不胫而走,该区的死亡数字呈直线上升。

不久,一名值班医生察觉了她们的罪恶行径。她们给一名老患者过量服用一种药物,一边折磨他一边谈笑。值班医生立即赶往警察局报案。侦破小组成立。1989年4月7日,这四名护士被捕。她们供认,一共谋杀了四十九名患者,其中三十九名的死亡与维格娜有关。更多的人则认为,维格娜在两年时间内谋害的患者实际上已超过两百人,但她本人却只承认出于怜悯,用药物害死十名患者。然而经警方反复调查之后宣布,维格娜至少犯有十五桩谋杀罪、十七桩未续谋杀罪、两桩虐待罪,她被判处终生监禁。另一犯罪护士因犯有五桩谋杀案被判终生监禁,其余两名分别被判十五年监禁。让人吃惊的是,这四名罪犯都是从减缓患者的痛苦开始,发展到主动谋害患者,并美其名曰,向患者发放“天国通行证”。

维犯有二十四桩谋杀罪，四桩未续谋杀罪，被判处巨额罚款和终生监禁。就在这时，侦探再次查出他还犯有其他三桩谋杀罪和三桩谋杀未续罪。据官方统计，他一共谋杀了三十七名受害者。他被确认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最严重的连环杀人犯。

理查德·安杰罗是美国长岛萨马丽亚慈善医院的男护士。二十六岁那年他从美国空军服役，退役后当了业余消防员。不像哈维，安杰罗完全出于救人动机，并且当英雄心切。他退役后创办了自己的医疗急救有偿护理组织。紧急之中，他将药品注入患者体内，致使其很快死亡。但安杰罗仍不死心，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尝试，结果有十名患者死于他手。经法医鉴定，这些受害者是被注射了有毒药物而死亡。

在一次护理病人过程中，患者库希奇突然发现，安杰罗给患者配的药物不是他需要的，于是他马上按响了警铃。经医院检测，安杰罗的药品确有误。安杰罗被捕后供认，已有数人死于他手。他不久被冠以“死亡天使”。1989年，他抗辩道，每次杀人都是因为精神错乱症发作所致。经两名心理学专家反复测试，他的确间断性复发多重人格紊乱症，即精神错乱，另外两名心理健康专家也承认，安杰罗患有人格障碍紊乱症。法官宣判他犯有两桩一级谋杀罪、两桩二级杀人罪、一桩过失杀人罪、六桩攻击罪。安杰罗被判处六十一年监禁。

1993年，奥维尔·梅杰斯进入印第安娜州维密林县医院的加护病房前，这里每年的死亡人数仅为二十六人；他在一个有五十六张病床的病区工作，其患者死亡人数剧增。截至1994年底止，该病房的

年死亡人数增至一百零一人，其中六十三人都是在梅杰斯当班时去世的。在梅杰斯工作的二十二个月里，共有一百四十七人属于非正常死亡。1995年，梅杰斯被逮捕后，该医院的死亡比例再次归于正常。法医从墓中挖出的十五具尸体中均化验出肾上腺素和氯化钾，多数受害者都在去世前血压突然升高，然后心脏停止跳动。1997年12月，侦探发现，梅杰斯与一百三十名受害者有直接关系。梅杰斯被捕后，被控谋杀了至少六名患者，被判终生监禁。

为谋财害命与为取乐而杀人的白衣天使

在1901年的美国康涅狄克州，一名叫阿切·齐里根的女子开办了一家家庭疗养院。客户都叫她艾米姐。六年后，艾米姐又在另一处开办家庭疗养院，专门为老弱病残者服务。艾米姐称，只要向她的疗养院缴纳一千美元就可在这里获得终生护理和疗养。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实在是太诱人了。所以老者趋之若鹜，纷纷把钱交给了她。巨额资金到手不久，她就开始了谋杀行动。她要么用窒息的方法，要么用毒药将老者致死，然后想方设法欺骗当地医生以获得死亡证书。从1911年至1916年间，艾米姐害死了四十八名疗养患者。艾米姐甚至毒死了她的丈夫。1914年，当局对艾米姐疗养院越来越高的死亡人数开始注意，派侦探假装患者进入她的疗养院。该侦探默默地监视着艾米姐的一举一动，不断地收集证据。不久，他们悄悄挖出艾米姐的第二任丈夫和其他受害者的尸体化验，化验结果证明，许多受害者是被砒霜毒死，但每一位受害者都有合法医生签发

的死亡证书。

调查人员发现，当地没有任何人告发她，并且都认为她是虔诚的基督徒，不可能干坏事。但是法院却发现，在数年时间内，艾米姐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金钱。最后法院宣判，她犯有六桩谋杀案，被判处终生监禁。

在艾米姐之后的1929年，从德国移居美国辛辛那提的安娜·玛丽·海恩开办了养老院。她接收的大多数患者都是美国殷实的富人。截至1930年底止，海恩接连害死了许多老人。警察从她家中地下室收查出整整一大箱砒霜。随之，法医从坟墓中挖出受害者遗体均化验出砒霜。海恩甚至开始打丈夫的主意。她劝说丈夫到保险公司投巨额保险。有一天，丈夫吃饭后感觉肚子剧痛。东窗事发后，海恩被控犯有三起谋杀罪，成为俄亥俄州第一位被送上电椅的女性。

1996年，三十三岁的克里斯丁·吉尔伯特进入美国麻省的老战士事务医疗中心担任护士。在她工作期间，许多患者不明不白地死于心脏衰竭。

不久，法医从坟墓中挖出受害者遗体化验后发现，他们都是被注入肾上腺素后致死的。而医生从未给这些受害者开过这种致命药物。最后发现，这些受害者与护士克里斯丁有关。

另一护士曾发现遗失三瓶肾上腺素针剂。不久，医院里就出现了心脏病患者病危的紧急情况。当这位护士回转身来找那三瓶肾上腺素时，却发现了丢在垃圾桶内的三支肾上腺素空瓶。该护士曾听到一名患者在房间内痛苦地喊叫，“停下！停下！你要杀害我！”这时，

这名护士知道病房内是克里斯丁在给患者注射药物。随后，病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

克里斯丁与医院保安詹姆斯·帕劳特有了私情。言谈中帕劳特发现她曾用药物杀害过患者。最后，帕劳特将她告上了法庭。克里斯丁犯有三桩一级谋杀罪、一桩二级谋杀罪和两桩未续谋杀罪，被判死刑。

1987年，美国密治安州沃克县，二十三岁的女同性恋威杜林·格雷汉姆与二十四岁的卡特林·伍德一起在阿尔宾曼诺私立疗养院担任护士。两人成为女同性恋密友。格雷汉姆向伍德提及，若窒息几位患者将更加刺激，伍德还以为她在开玩笑，但很快发现她与同事进行的性游戏其实很残酷。

格雷汉姆赤裸裸地称其为“谋杀游戏”。她让伍德放哨，然后开始猖狂地用枕头将一女患者闷死。与此同时，格雷汉姆将死去的患者身上的珠宝甚至假牙都取下据为己有，然后再兴奋地与伍德“做爱”。为了证明她对伍德的“爱”，格雷汉姆决定再杀一名患者。但伍德害怕起来，于是她与人换了班。格雷汉姆杀死另一女患者后离开了这家医院并在另一医院找到了工作。一年后，伍德将此事告诉了丈夫，丈夫向警方报案。人们发现，在三个月时间内，她俩一共谋杀四十名患者。两人均被判终生监禁。

“小儿的杀手”的白衣天使

1982年，医生凯瑟琳·赫兰在美国德州克威尔市开办一家小儿

科诊所，聘用了一名职业护士金伦·安·琼斯。琼斯刚从德州巴斯特县医疗中心医院辞职。在诊所开办的两个月里就先后有七个孩子在这里出了问题并先后送往大医院抢救。经医院专家检查发现，这些孩子在赫兰的诊所里均被注射了不应有的药品。虽然孩子被抢救过来，但一名叫切尔西·麦克勒兰的十五岁小孩却在去医院的途中死亡。

为此，赫兰医生十分惊吓。最初她发现，诊所里的一瓶丁二酰胆碱神秘地失踪，随后又神秘地出现在实验室里。这说明有人曾用过这瓶药，并且被加进了一些其他药物，这种药足以使人失去知觉，瘫痪和丧命。赫兰医生辞退了琼斯。

那一年，当地法院开始调查巴斯特县医疗中心医院四年内发生的四十七桩小儿患者非正常死亡案例。在这四年中，琼斯小姐曾在该医院工作。与此同时，另一司法机构开始调查赫兰诊所。法医把切尔西的尸体从墓中挖出检验，发现患者是被注入丁二酰胆碱后致死的。法院宣判琼斯犯有两桩杀人罪、六桩伤害罪。

在巴斯特医疗中心医院的同事很快发现，琼斯和其他人不一样。患者需要不断地观察和护理，但琼斯却坐在那儿用欣赏的眼光看着他们，不给予任何关照。患者家属向医院告发琼斯时，护士长却袒护她。有护士长的保护，琼斯感到她不可战胜，随之大胆地为病人胡乱配药。不久，她被调到幼儿重病区担任护理工作。在这里，她把抢救患者性命看作游戏，最紧张时往往成为她最兴奋的时刻。

进入她护理范围的患者一般很少处于病危状态，但琼斯却不愿

见他们一个个好起来。她工作时,小患者的病情往往会加重,死亡事件多数是在她当班时发生。琼斯却还讥讽地问医生:“有人说我是死亡护士,是这样吗?”另有一些护士把她的班看作“死亡班”。

不久,另一名六个月的婴儿在琼斯当班期间心脏神秘地停止了跳动。其父伤心地要抱起孩子,琼斯却一把夺过去,抱着往外奔跑,并且哭喊着。谁也无法解释她的行为。经医院检验后才发现,孩子是因过量服用肝磷脂而死,这是一种抗凝血剂。没有哪一个医生会给患者开这种药!另一肺炎患者被送到医院后不久突然大出血,随之心脏停止跳动。这一切都发生在琼斯当班的时候。

一名医生终于发现了琼斯的异常。她很快向医院报告了琼斯的可疑行为。琼斯正在杀害患者!需要对她做彻底调查。但护士长却不同意,而医院院长却依然对这位护士长深信不疑。不久,另一患者被送入小儿科重病区,该患者刚刚做过心脏外科手术。术后一切正常,但不久该患者开始整天打瞌睡,随之病情恶化,不久便死去。三个月后,一个专案组开始调查这一事件。此时,琼斯已辞职离去。

在收审期间,琼斯总是对人说:“每死一个孩子,我总要痛哭一场。孩子去世比成人更凄惨,因为他们来世不久。”琼斯在护理患者期间,乐意扮演救星的角色。当患者好转时,她就千方百计地给他们胡乱用药,然后又千方百计地装扮成要挽救他们的救星。琼斯的一位同僚声称,她曾千方百计地把重病患者往自己的加护病房里送。而她希望看到的却是更多的“激动人心”的场面:病人死去活来,她能“救人”,她希望以此获得人们的关注。

由于巴斯特医疗中心医院已销毁大量的前期诊断记录，许多证据已无从查找。许多人认为，琼斯杀害的病人远远不止记录在案的受害者。2001年2月15日，巴斯特县法院宣布，金伦·琼斯犯有十五桩杀人罪和四十五桩未遂杀人罪，被判一百五十九年徒刑。

牟汝佳 编译

为了拯救白宫

——9·11 事件中撞向地面的飞机上……

9·11 事件后最初几天，利萨·比默尔睡不到一个小时就会醒来嚎啕大哭。她担忧她的几个孩子，三岁的戴维，十九个月的德鲁，还有明年 1 月出生的孩子。戴维老想知道，父亲深爱着他们，为什么去了耶稣那里，而且，还有一个令她不安的问题：她丈夫从来不离手机的，为什么不从飞机上打电话给她。其他乘客都从 93 航班上打电话到家里和自己的亲人告别。为什么托德没有

然后，9 月 14 日，星期五晚上，她接到了联合航空公司她的危机顾问打来的电话。原来托德·比默尔打过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打给了芝加哥一个 airfone 民航乘客空中通讯系统话务员。这位顾问说，她有一封给利萨的短信，但是她担心利萨承受不了。“现在就读给我听，”利萨说。她没有问联邦调查局为什么过了三天才让她知道丈夫的遗言。这封信简短扼要，叙述了托德和一名 airfone 管理员利

萨·杰斐逊之间的通话内容。最后几句利萨永世不会忘记。第二天早晨,两个利萨流着泪水通了电话。杰斐逊告诉比默尔,她丈夫非常镇静,没有惊慌。利萨·比默尔舒了一口气,她不愿意丈夫在惊恐中死去。

事实上托德害怕过。他们都怕得要命。他不止一次祈祷他的救星快出现。但是,和93航班上其他许多乘客和机组人员一样,比默尔克服了恐惧。他们没有等死,而是奋起反抗了,他们因此可能拯救了无以计数的生命,使美国的象征避免了一次毁灭性的攻击。

过去两个月里,《新闻周刊》采访了93航班乘客的亲友,以了解他们的故事。许多细节无法找到,留下了许多疑问。但是,消息人士向《新闻周刊》描述了93航班黑匣子录下来的话和声音,这都是以前从未披露过的信息。这些录音带赫然揭示了一个关键的疑团:它们有力地证明了劫机者是在乘客的攻击下才把飞机撞向地面的。这是一个震惊、搏斗和恐惧的场面,但是最终留存于人们心中的是勇气,这是一种普通人显示出来的超常的勇敢。

四名中东人头上都扎了一条大红手帕

四名劫持93航班的歹徒决不是什么超人。他们这个劫机小组缺少了一个人,其他三架飞机都有五名劫机者。基地组织发动的9·11恐怖袭击显示出了惊人的效率。但是93航班是一个例外。从一开始时间就出错了。调查人员认为这架被劫持的波音757飞机是要和其他三架飞机一起攻击位于纽约和华盛顿之间相距几分钟的目标。但是,在这个晴空万里的早晨,93航班和其他三架不一样,在繁忙拥塞

的纽瓦克国际机场延迟了四十五分钟,直到8点45分,11航班撞击世贸中心北楼之前六分钟才起飞。其他飞机上的劫机者控制了飞机的时候,93航班上的劫机者还在等待机上供应早餐。

这一组的头目是扎伊德·沙弥尔·贾拉,他坐在过道左边第一个座位:B1。假如他遵守上司穆罕默德·阿塔的指导,他一定仔细沐浴过,把身体上的多余体毛刮净。他大概按照指示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被要求表现出“高兴、乐观和平静”,因为他要去“建立真主喜欢和欣赏的功业”。或许他在思念远在德国的女友,他已经写信给她说不回家了。“我已经做了我必须做的,”他在信中说。“你应该感到骄傲,因为这是一种荣誉,你最终会看到人人兴高采烈。”

大约上午9时20分,空荡的客舱里,乘客坐在各自的座位上,有的打瞌睡,有的打开手提电脑,还有的阅读手上的小说。这是一趟从海岸到海岸的长途飞行。机翼反射着阳光;引擎轻哼着嗡嗡声。但是,坐在头等舱前排的几名乘客可能看到了令人不安的异常情况:四名中东人,贾拉和他身后3C、3D和6B座位上的三个年轻人,都在头上扎了一条大红的大手帕。

在驾驶舱里,驾驶员贾森·戴尔和他的副手莱劳伊·霍默尔已经接到了提防劫机的告警。二十分钟前,上午9时刚过,一条信息闪现在驾驶舱的电脑屏幕上,这是联合航空公司总部发给每个驾驶员的信息。美洲航空公司的11航班已经撞击了世贸中心的第一幢大楼,联合航空公司的175航班也刚刚撞击第二幢大楼。美洲航空公司的77航班已经被劫持,正在向华盛顿特区飞去。戴尔和霍默尔没被

告知这些细节，他们只得到了一个笼统的警告：“务必提防驾驶舱被闯。”其中一个驾驶员在电脑上输入了一句“知道了”。

大约9时25分，两名驾驶员联系上克利夫兰的空中交通管制员，说了一句充满自信的“早上好”。几分钟后，这名交通管制员听到了从打开的麦克风上传来的尖叫和混战声。“有人在呼叫克利夫兰吗？”这名管制员询问。

没有回答。只有沉闷的搏斗声。接着没有声音了。

“我们被劫持了”

客舱里发生了什么，如今没人清楚。这些劫机者在接受指导时被告知：“吼叫‘安拉阿克巴’，会使异教徒感到恐惧。在冲突中，要像一个不想再回这个世界的冠军一样发起攻击。”9·11事件之前，民航飞机的驾驶员按照惯例都被要求，在遇到劫机之时不要进行反抗，而要满足劫机者的要求。看来93航班上没有进行谈判。在沉寂了四十秒钟之后，其中一个驾驶员又打开了麦克风，克利夫兰的空中交通管制员听到了沉闷的吵闹声，有一个，可能是一名驾驶员，在狂吼：“从这里出去！从这里出去！”接着麦克风又没有了声音。

每架商用飞机，驾驶舱里都有一台自动录音机。这台录音机循环往复不断录音，一边录一边把前三十分钟的声音擦掉。目的是要让安全调查员听到飞机坠毁前三十分钟驾驶舱里所说的每一句话。93航班上的录音开始于9时30分刚过一会儿。录下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有人在哭泣呻吟，恳求不要伤害、杀他。调查人说不准是怎

么回事,劫机者可能抓住了一名乘务员,把刀架在她的喉咙口,逼迫机长从驾驶舱出来。或者他们可能撞进了驾驶舱,舱门是锁着的,但是按照设计,只能承受一百五十公斤的冲击力。有些调查人员猜测,可能两名驾驶员坐在座位上,身上扣着保险带的时候,这些劫机者已经割开了他们的喉咙。录音机录下了有人窒息的声息。当一名劫机者夺取了飞机的驾驶杆之后,关闭了飞机上的自动驾驶仪。从异频雷达的信号看,这架飞机在上下跳跃。接着是劫机者的声音,他们在说阿拉伯语,相互告慰:“一切正常。”

在加利福尼亚圣拉蒙一个与旧金山隔着东湾的山上高档住宅区,迪娜·伯纳特正在为她的三个女儿准备早餐。忽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是她丈夫汤姆打来电话,他的声音听上去很不正常。“你好吗?”迪娜问。“出事了,”他说得很急,声音很轻。“我在飞机上,这是联合航空公司的93航班。我们被劫持了。他们用刀刺了一个人。机上有一枚炸弹。快报警,迪娜!”然后就挂断了。

在纽约州北部,利兹·格里克带着出生才十二个星期的婴儿来探望父母家。电话铃响了起来。她的丈夫杰里米从93航班打来电话,说“三个头上扎了红手帕的中东人声称他们有炸弹”。利兹听到“炸弹”两字,心里一时恐慌了起来。杰里米叫她镇静。以后几分钟,丈夫和妻子一遍又一遍地说“我爱你”。杰里米告诉利兹,重要的是她和他们的幼小女儿埃默森能够过上幸福生活,他会尊重将来她所做的任何决定。拉着他又问了一些更加紧迫的问题。其他乘客在说有飞机撞击了世贸中心,这是不是真的。利兹说真的。“我们也会去那里

吗”他大声问，“或者他们只是想把飞机炸掉”利兹说她认为他们的目标可不是世贸中心；那里已经没什么东西可撞了。利兹问劫机者是否有枪。“没有枪，只有刀子，”杰里米回答。

杰里米身高将近两米，体重二百二十磅，以前在大学里是一名柔道冠军。他告诉妻子飞机上还有几个大个子男人。乘客被劫持者赶到了飞机尾部，他们开始小声嘀咕了。他们在讨论如何“袭击劫机者”。杰里米问他的妻子：“你认为这个主意好不好”

“去跟他们干！”妻子鼓励丈夫

联合航空公司的乘务员桑迪·布雷德肖给在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的丈夫菲尔打了电话。“你听说出事了吗”桑迪问，“你听说了吗，我们已经被劫持了。”菲尔惊呆了，一句话也说不出。她是在飞机尾部厨房里打电话。她说人们在讨论要采取行动。她和其他几名服务员正在把滚烫的开水灌进咖啡壶里，准备向劫机者投过去。

在三十至三十四排座位，乘客大多被赶在那里，人们正在筹划进行反抗。似乎没人怎么看重这个看守。调查人员认为，这个看守是二十岁的沙特人艾曼德·阿尔伯兹纳维，他腰里绑了一只红盒子，说是炸弹，但是他的话似乎没有引起乘客的恐惧。如果说劫机者希望遇到一群胆怯虚弱的乘客，那他们挑错了飞机。这架飞机上除了有柔道专家格里克和前大学橄榄球队的前卫汤姆·伯纳特外，还有托德·比默尔，他读大学时曾是球队的防守队员。马克·宾厄姆，身高六英尺五，读大学时在一支全国冠军队里打橄榄球。乘务员西

西·赖利斯曾是佛罗里达的一名警官。威廉姆·凯希曼曾是 101 空降师的空降兵，这位前铁匠六十岁了，但是依然强壮。林达·格朗纳特是一名律师，但他是一名褐色腰带级的柔道运动员。这些劫机者已经训练了两年，而这些乘客走到一起不过几分钟。但是他们并非毫无希望。他们当中还有一名飞机驾驶员，唐·格里尼是一家为民航飞机制造安全设备公司的副总裁，曾经驾驶过单引擎飞机。假如得到航管员的正确指导，他或许能够将这架高度自动化的波音 757 飞机降落到地面。

大约上午 9 时 45 分，汤姆·伯纳特又给迪娜打电话了。她刚听到一架飞机撞击了五角大楼。她知道是汤姆的电话。“汤姆，你没事吧。”她说完，抽泣了起来。“不，我不好，”他回答。迪娜把刚发生在五角大楼的事情告诉了他。“哦，我的天，”汤姆说。迪娜说：“他们似乎要劫持飞机撞击东海岸的预定目标。好像事情失控了。”

汤姆告诉她劫机者声称有一枚炸弹，但他不信。“我想他们是虚张声势。”汤姆说，“我们准备做些什么。我必须去做。”

托德·比默尔可能是信用卡有问题，所以他可能在 airfone 航空乘客通讯服务系统上按了一个“0”。不管哪一种情况，9 时 45 分的这个电话打到了伊利诺斯奥克布鲁克 airfone 的客户中心。一个话务员告诉管理员利萨·杰斐逊，她收到了一个男子打来电话，说他乘坐的飞机遭到了劫持。这个电话不像是恶作剧。“我是杰斐逊女士，”这位管理人用非常平静非常职业化的语气说，“你的情况如何。”她一边问一边在求救日志里记录。“机上有多少人，有没有儿童，几个

人受伤 有几个劫机者 是否有武器 ”比默尔以同样平静的语气叙述了具体的细节：三个劫机者，两把刀子，一等舱有十名乘客，二十七人在二等舱，五名乘务员；他看不到任何儿童；有一名乘务员转告他，有两个人，她认为是驾驶员和副驾驶员，躺在头等舱的地板上死了，或者受了重伤。比默尔问利萨：“是否有人知道他们想要什么钱 赎金 或者其他东西 ”

驾驶舱里的劫机者一定意识到了乘客正在酝酿反抗。他们显然决定放弃客舱退缩到驾驶舱里。从驾驶舱的录音机上可以听到，其中一个劫机者吩咐另一个人“去把那些伙计叫进来”，他可能是指另两个劫持者，也可能是指把“驾驶员”叫进来。但是，调查者把握不准究竟什么意思。他们需要其中一个躺在一等舱地板上正在流血的联合航空公司的驾驶员驾驶这架飞机。其中一个劫机者开始祈祷了。另一个建议使用斧头威胁乘客，迫使他们屈服。驾驶舱后面挂着一把消防斧头。

飞机尾部，一堆堆的乘客在移动。他们相互说着话，在争论如何袭击。有一会，杰里米·格里克告诉利兹一些乘客在投票。“你想我们应该怎么办”杰里米问。

“去跟他们干！”利兹回答。她不再惊恐了。她知道丈夫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假如他注定要去死，至少要死在争取回家，回到她和埃默森身边的路上。“去干你该做的事情。”利兹说。杰里米受到了鼓舞。他说一些乘客正在讨论他们用什么当武器。“我吃早饭时留下了一把黄油刀。”杰里米开玩笑说。

向 亲 人 告 别

在他们为保存自己的尊严、荣誉和性命而去搏斗之前的几分钟,93航班的乘客显示出了他们为人的仁慈和对亲人的眷恋。他们向自己的亲人和周围的乘客告别。劳兰·格朗德柯勒斯在录音电话上给她的丈夫杰克留了言。飞机上发生了一个“小问题”,但她现在“很好”,也“很舒适”。她的声音听上去坚定有力。她停顿了一下,而后一遍又一遍地说:“我会打电话的,我会的……”最后她告诉杰克她多么爱他和她的家庭。琳达·格朗伦达用沙哑的声音告诉她的妹妹埃尔萨她爱她后,又想着把她保险箱的密码告诉她。二十八岁的伊莉沙白·韦纳尼奥给在马里兰州的继母埃塞力打了电话,说她吓坏了,但她旁边的一名妇女安慰了她,叫她给家里打电话。韦纳尼奥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道歉说,她应该利用这段时间和继母说说话。“我不要道歉,伊莉沙白,”她继母说,“我用胳膊拥抱你。”

在这架波音757飞机上,从尾部到驾驶舱有一百十步。不清楚谁领了头,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跟去。当《新闻周刊》采访93航班乘客的亲友时,他们都想像着自己的亲人是英雄,譬如,一个年老的祖母把手中的钱袋砸向一个劫机者,或者一个残疾的妹妹用她的拐杖去绊一个劫机者。某种程度上,他们都说对了:反抗——不屈的反抗,正是93航班乘客的精神。

从上午9时45分开始,驾驶舱的语音录音机开始录下了一场殊死搏斗的声音。乒乒乓乓抛掷碗碟和托盘的声音。一个男子大嗓门

尖叫的声音。劫机者催促把舱门顶住的声音。还有一个乘客大叫：“抓住他们！”还有更多的尖叫和扔东西的声音。为了压制反抗，一个劫机者在绝望中说要关掉氧气。另一个叫他的同伙“不要慌张”，目的地就要到了。几个劫机者在说要毁掉飞机，飞机开始俯冲了。几名劫机者大叫：“伟大的真主！”录音机录下了一名男乘客的尖叫声。不清楚乘客是否已经闯进驾驶舱还是仍在舱门外面。劫机者之间显然开始争抢飞机的操纵杆，有人大叫“把操纵杆给我”。

在宾夕法尼亚州索默塞特县丘陵连绵的农村，目击者看到一架飞机摇摇晃晃地直插地面。飞机在田野里撞出了一个二十英尺深的大坑，但是，假如这架飞机继续飞行二十分钟，国会或者白宫遭到了袭击，那个后果就更不可设想了。

比默尔在悲伤之余终于能够露出了一丝宽慰的笑容。比默尔仍然一次又一次地走进托德的小书房。她知道在她的孩子降临这个世界之前，她应该把一些东西清除出去。但是她不想触动丈夫的物品。在他的书桌上，在一个收文篮的底部，她看到了一段罗斯福的话：荣誉属于真正置身于角斗场的人……他英勇奋斗，他懂得热情、忠诚，把一生交给崇高的事业。

尹林标 编译

为选美皇冠 ,我葬送了自己

“妒忌对别人是麻烦 ,对自己却是折磨。倘若把我的内心世界翻开看看 ,你一定会惊叹不已 :为了名誉和皇冠 ,友谊、亲情 ,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与周围所有人都格格不入 ,我甚至连男朋友都不要了!”

... 136 ...

唯我独尊的“小天使”

我曾想到女孩应相互粘合 ,但我总是把她们当敌人。我在六岁时就察觉其他女孩要与我竞争一切。由于这种心理 ,我成天想着皇冠、名誉或一本身穿泳衣、长裙的相册。我进入父母生活姗姗来迟 ,我是四姐妹中的老幺 ,这意味着我最受宠爱 ,我把最大的姐姐当书虫 ,一个永远的 A 级学生 ,两个小姐姐是一对儿 ,几乎人人都称她俩“顽皮姑娘” ,上树、打仗成为她俩的专利。妈妈叫我“小天使” ,由于我不喜欢她们 ,妈妈也时常附和我吼叫她们。我发现只有乖巧和可爱才能得到更多的关注。

母亲曾是著名的模特儿。母亲长年累月外出巡游，在外结识了父亲，他们闪电般结婚并生了孩子，在拉斯维加斯安了家。我和母亲一样：苗条身材、金黄头发，俏丽俊美，妈妈又让我从小上台锻炼，频繁出现在展示会上聚光灯下。我从小就喜欢翻看她的相册，看见她在那展示会上金光闪闪的模特形象、她的装束、她的化妆，我时常偷偷地打开她的衣橱摸她的时装，看看新颖的款式，这些都给我留下深深的记忆。妈妈每天都用心纠正自己的一言一行，直到今天，我也把母亲看做世界上最美的女性。我走路不自觉地模仿她的一举一动，我六岁时就下决心要像母亲那样。

母亲常常对我说，女人的魅力是上帝给的但稍纵即逝，必须细心呵护并加以利用。天长日久，我学会了迷人的微笑，如何敏捷地顺应外界的需求，怎样发挥自己的才能。一旦有女孩展示会，母亲就无一例外带我参观，并教会我如何评判。由此，我眼界大开，参加选美竞赛成为我终生的追求。我曾在电视上仔细观察女角色的一举一动，我发觉只要穿上合适的服装，她们的一言一行我都能做到，但母亲却说，真要做到这一步还须花大钱。母亲为我舍得一切，她知道才能第一。但我说，完全按照她的模式做就可以了，母亲听见这话很愉快，但说我至少得有“一块敲门砖”。我马上说，“你从来不为双双姐姐的足球训练着急，对吗？”妈妈赞许地笑了。她虽然有很多担忧，但总是给予我更多的关注，一天我发现她把自己心爱的款式也裁掉为我做新衣，我当时很难过，可她的微笑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

那年我还小，妈妈就要我上台学习舞蹈。后来，我在大街上第一

次表演就很出色，为随后的成百上千次成功表演打下了基础。我学习了芭蕾舞、现代舞等，我和母亲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父亲看到我的成长也很兴奋。

同行生嫉妒，我虽然尚未进入青春期，却已十分厌恶身边的同行。这促使我拼命地装扮自身，与她们展开竞赛。我向自己下了死命令，不成功则成仁。从当地的选美竞赛到全国选美大赛，不知要经历多少次角逐，竞争的白热化程度让人惊心动魄。参赛选美成为我的生命。为当上“蜜蜂州小姐”我几乎不惜一切，夺皇冠成为我的一切，妈妈在金钱上再所不惜。无论是电视脱口秀还是大庭广众，我都不失时机抛头露面。我成为记者闪光灯下的角色，我的形象在媒体报刊上满天飞，我被经纪商、广告商围着团团转。为夺奖为名誉，我心目中只有母亲和选美竞赛。同学对我的气质和美丽都十分羡慕，纷纷向我看齐，以我的穿着和打扮为标准。

这期间，母亲突然去世。她临别前死死拉住我的手，她要我任何时候都不放弃希望。母亲其实很早就知道自己已身患绝症，但她却没有停止对我的训导。母亲的去世十分令人伤心，她的教导好像一夜间全都失灵，成为久远的回忆。母亲给我的最后教诲是：“一定要自立自强，不要轻信别人！你一定要做最好，第一！”这些话就像水晶一样印刻在我心里。

她原来的友人们以及教练瑞贝卡·摩根纷纷前来帮助我。妈妈在世时并不孤独，之后我却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无助。母亲曾给我聘请一大堆教练，但当时除了妈妈我谁也不要，可现在我不得不依靠

他们了。更让人吃惊的是，母亲临别前竟自己安排了自己的葬礼并写下遗嘱。

我有时又十分恨她。在我最需要时，她竟撒手人寰，离我而去。母亲的去世使我更加专注于选美竞赛。我甚至考了驾照以便在选美竞赛夺冠后能自己把获奖小车开回家。有了车我就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独立。

我需要赢，一切为了赢！

面对如此众多的竞争女孩，我表面上青睐她们，但内心却诅咒她们不得好死，我表面上很欣赏她们，内心却想着：我不是来交朋友的，我是来击败你们的！这也许因为职业的缘故，她们可能也这样。无论如何，我将自己的标准照片满世界乱寄。我成了公认的“美国小姐”，我赢了，我又赢了！我开着小轿车满世界乱转，我成堆成堆地购买化妆品、珠宝、指甲油，无论何种新产品，只要一听说我就不假思索购买。这时，我和姐姐们更加疏远，爸爸请了一位朋友照看我们，父亲期望她替代母亲的角色，但他错了，这个人只能为我们做饭和做卫生，最多督促我们做作业。与她相比，我才发现我的母亲原是多么的能干。

在学校，我没有朋友，更没有男朋友，但我无所谓，因为我一心只想参赛，如何在下一次选美竞赛中比谁都受人关注，这种扭曲的心灵已使我很难潜心读书。在选学课程上，我找最容易的挑选，一切都服从于竞赛需要。有时候，上课铃响了，我却不像同学们那样进教

室而是与竞赛教练约时间，当有人说安杰拉的成绩直线下降，我连眼皮都不抬一下，若不是为了竞美，我连学业都可能抛弃。为了使简历更加亮丽，我还到一家食品厂参加劳动，体验生活，我甚至自愿到医院“体验生活”。多数时候，我都要潜心研究如何符合选美竞赛条款，如何比别人具有更优先的条件。但我知道，条件也是灵活的，竞赛裁判唯美至上，绝不排挤其他参赛者，任何人只要具备基本条件缴纳一定费用都可参赛。

获得决赛权的女孩几乎都把我当作竞争对手，既羡慕也嫉妒，一上场就不停地看我。而我更是坚定信心一定要赢。我发觉母亲是正确的，我只能相信自己，任何成功都不能靠别人。母亲为我请的教练瑞贝卡·摩根语重心长地教导我：“孩子，外表要美，心灵也要美才行！”可她的话我一句也听不进。在竞赛美国南方小姐时，我已顾不得她了，因为这是全美最大最高荣誉的比赛之一，也是进入全国名次的阶梯，只有在决赛中获胜者才能进入南方小姐竞赛者之列。

看见其他落选者痛哭流涕，我却心花怒放，而我表面上只安慰她们说：“你至少还有妈妈，这已很好了！”其中两个不哭的反而更让我着急，其一是麦丽莎，她拥有黑黑的肤色，特别性感，身材十分匀称苗条；而凯特林拥有亮丽的红发，秀丽俊美且性感，几乎吸引了全美国女孩的关注。

随后，她俩真的成为我的竞争对手。每一场竞赛下来我都暗暗使劲赌咒她俩，而她俩好像对我没有任何反应，直到一天，麦丽莎在走廊上与我打照面时公然说：“安杰拉，你的游戏完了，回家吧！”与

她相伴的凯特林也附和道：“对，你最好别再与我们争了！”她俩的话使我从头凉到脚，我的肺都快气炸了。我这才知道，其他女孩的感受是什么。我真的这么可怕吗？我不是为交朋友而来，我是来赢她们的！这已成为我多年的座右铭，但我知道要战胜对手已越来越困难。母亲去世后，竞美获胜已成为我唯一的东西，我不能输给她们！我得战斗！美国小姐的皇冠应该戴在我的头上！我明天或许能够当竞美教练，但现在必须竭尽全力夺得皇冠。无尽的预演、无数的采访，我的一切行为目的都是要粉碎麻烦女孩的美梦。自那以后，我与麦丽莎和凯特林一见面就相互责骂，言语十分粗鲁，我只把她俩当敌人，蔑视她俩为业余水平，无法取胜。

她俩最初是模仿我，我认为这很好，但每一次我的新动作都十分有效。于是，我与毫无竞争力的对手结盟，吆喝她们与麦丽莎和凯特林打仗，我甚至用钱收买她们，让她们暗地为我捧场，对她俩使坏。我的行为已远远超出了竞赛的规则，但我没把这当一回事，她俩比我更出格。可就这么巧，我与她俩冤家路窄，经常碰面，她俩一边嘲笑我，分数一边步步逼近我。麦丽莎竟得意洋洋地说：“安杰拉，我们的分数可与你相差无几啦！你不怕败在我们手下吗？”我微微地笑了笑：“这没什么！”但我心里却想到，这两人实在可恨，章法太差，得想法治治她们。于是，我也顾不得做人的起码准则了。

我暗害别人，却毁掉了自己

我发觉麦丽莎成为我最大的挑战者，我要对她做手脚。那天，我

们全被邀请进入一家饭店吃饭，我就坐在麦丽莎一旁。当她转过身去与人谈话时，我发现机会来了，趁人不注意我将一小包超过成人剂量三倍的药粉撒入她的餐碟中。她果真吃了下去！按推算，她上台前肚子就应疼痛或痉挛，然后就不能上台了，接着会有人以为是食物中毒，五十个人中只有十人才能进入第二回合。随之当晚观众和裁判就会从这十名人选中挑选出最佳者，一个个拍照。最后，我进入决赛榜第八位，我以为麦丽莎和凯特林已无法进入决赛，但我错了。结果简直难以置信，麦丽莎假惺惺走上前要拥抱并祝贺我，我面带笑容心里却想着她肚里的“定时炸弹”随时会爆炸，我再也不愿见到她，包括她的泳衣和外套。

轮到下一次回合之前将是最后的机会。我必须把她逐出去，否则我可能失去夺冠机会！届时只有凯特林了，她一人好对付。凯特林的穿着也相当耀眼，其胸围线条十分匀称，红、白、蓝三星线条紧身衣表现了她的爱国心，丰满的胸围和宽肩十分令人羡慕，其深入型蓝泳装和绿翡翠长裙也很灿烂。我知道这种游戏规则是最大限度地突出自身美，最大限度地缩小不足。而我没有足够时间，我记着暗藏的小剪刀在最后一次回合前应发生作用。之后，她们纷纷下台又开始重新化妆，为下一次回合做准备。当大家纷纷进入大化妆厅时，我感觉另一个机会来了。我手里拿着剪刀悄悄进入女孩们的个人更衣间，我找到了凯特林金光闪闪的绿翡翠裙装，我小心地开始用剪刀沿上面的线条剪，然后还要剪她的泳装和裤装，这时，我听见了脚步声，我暗暗赌咒运气不佳。这时，所有女孩都换上了呼啦裙，一种夏

威夷的超短裙，准备上场。“你怎么还没回家，安杰拉”凯特林突然大大咧咧地对我说，“你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啊！”

我表面说：“皇冠又有什么”心里却在骂她，看你还能逞多久！这时，一位助理进来请大家上场。我想到了被剪刀剪过的那件裙子很快就会穿在凯特林身上，那会像什么 我脸上露出了笑容。这一场是小姐们的知识竞答赛。突然我听见有人在喊麦丽莎。她一手按肚子一手按前额。凯特林连忙跑上前去搀扶她。我想，凯特林的上装很快就会漏馅。麦丽莎突然抓住凯特林的肩膀，跑入休息室。我暗暗高兴，我投的毒产生作用了！我的心充满了胜利和愉快感。她在我心目中只是一块绊脚石。我突然想嫁祸于人：“凯特林，你对她干了什么”

但凯特林却相当沉着：“我没对她做任何事。这下你可好啦，安杰拉，你可以替代麦丽莎的位置了！”凯特林讥讽我。我已没有工夫与她纠缠因为已轮到我上场了。我穿着镶有人造钻石的白色紧身衣迅速上场，引发台下一阵阵异乎寻常的爆裂掌声，后台却在进行着紧急抢救。我下台后听见人们在后台一边把麦丽莎送往医院一边争吵着。这时，轮到凯特林了。数名助理在帮助她用别针别裙装，她不停地骂她们白痴。这时，一根别针刺在她的肩膀上，血点染在了裙子上，她更是恼羞成怒。我暗暗地在胸前划十字架，希望裁判看见被剪掉的地方，但她好像很自信。这时另一竞赛者拍我的肩膀说：“你真棒！”

我耸耸肩说：“别碰我！”我必须看看凯特林的效果怎样。凯特林

上台的表演也不差，台下赞美声越来越高，结果她的分数几乎与我一样。这简直让人毛骨悚然！妈妈去世以来，我的心情就没有这么糟糕过。我看着她得胜回朝般下场来很不是滋味，心里就像被人捅了一刀。我真恨不得把凯特林撕成两半。被人击败比什么都糟糕。这时，我往客厅里走去，这时有人说：“她在这儿！我的天哪，你干了什么，安杰拉！”几位安全人员进来抓住我的肩膀。我故作镇静地大笑，我赢了！我被拉着经过凯特林时，她流着泪双手叉在胸前愤怒地看着我。另一女人走上来抓住我的肩说：“麦丽莎差点死在你手里！”而我却装模作样问她说什么。“我是说麦丽莎！你给她下了药！”

我狂吼起来，你怎么胡言乱语！她却拿出一小纸带和我房间的钥匙说：“这是你忘在饭厅里的。我们还在你的房间里发现了轻泻药。我们还在更衣间发现你在凯特林的裙装上做手脚。”这时，两名女警官进来，我忙问：“就因这我被捕啦 我并不想害她！”这时，警官开始询问我做手脚的前前后后，我说：“我不认识她，她没什么了不起的。”

“那你为什么要谋害她”女警官进一步问。

“我并不想害她，只是想教训教训她。她受之应得！”

“南方小姐竞选赛决不容忍你这种做法！”

“但麦丽莎也是这样对待我和其他女孩的！”我继续狡辩。这女人无可奈何，摇着头说：“真遗憾，安杰拉，你太缺乏参加南方小姐选拔赛的素质了！”这时，凯特林正穿着她的翡翠绿裙装骄傲地站在那儿生气地对我说：“没想到你会这么使坏！我还没愚蠢到这种地步！”

“麦丽莎现在怎么样了”我开始意识到严重性。

“麦丽莎吗 我并不为她着急。她有获皇冠的条件。只因你暗害她才没能上台,不是吗 现在好了,你既害了麦丽莎,也害了自己,拱手把皇冠让给了我。”她大声讥笑我。

此后,南方小姐竞选委员会决定在下一轮大赛来临时让麦丽莎免费参赛。麦丽莎没有起诉我,但法院罚我到社区劳教,南方小姐竞选委员会取消了我的参赛资格;我还期望着未来东山再起,但美国小姐竞选委员会也相继宣布永远取消我的参赛资格。我想起母亲曾为了四个孩子一度要放弃竞美生涯,但她坚定地说,上帝给了她才能的礼物,她要用心呵护和利用;心理医生也曾不停地告诫我,欲速不达,但我却不顾一切,把自己毁掉了。瑞贝卡获知我犯罪后直摇头说:“嘿,多好的孩子,只因没听一句话!”如今,她还用那句话不停地教诲其他参赛女孩,因为她也曾是首屈一指的美国小姐,一个永远的美后。

牟汝佳 编译

目击死刑 给予受害者亲属的复仇权

1995年，在刑事案件受害者家属团体的强烈要求下，美国得克萨斯州司法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受害者家属可以申请现场目击凶手的死刑执行全过程，以使他们重创的心灵得到一点安慰。现如今，这一规则在别的州里也得到了响应，如2001年6月11日俄克拉荷马市爆炸案元凶蒂莫西·麦克维的死刑执行，就让美国联邦监狱总局动用监狱闭路电视，使多达二百五十名受害者家属得以目击死刑全过程。

然而，亲眼目睹杀害自己亲人的凶手被处死，能否完全弥补受害者家属的丧亲之痛，能否彻底驱散多年来笼罩在心头的阴影，给予他们哪怕是一时、一丝的快慰，这是一个在得克萨斯州目击死刑的受害者家庭的心路历程：一刹那间，多年来刻骨仇恨的对象灰飞烟灭，许久久，受害者家属的悲哀无法宣泄……

将要下地狱的丹尼斯·道西特被绑在刑床上，距离他脚跟三米

远，是两道厚重的玻璃，隔开了观看室与行刑室，也隔绝了生与死。当遇害者家属们步入这间陈设简单的观看室，他费力地从刑床上抬起头来，注视着每一个进来的人。家属们立刻扑到玻璃窗前，狠狠地回瞪着他。这一刻，他们等了整整十一年。

父亲节：两个如花少女变成两具冰冷的女尸

1981年，纽约长岛的汽车修理商阿特·普那根和琳达夫妇带着他们的五个孩子：斯泰西、格雷西、阿蒂、特德和蒂法尼，经过一千四百英里的长途驱车，来到得克萨斯州郁郁葱葱的休斯顿市郊安家落户，欲开始一段新的生活。普那根夫妇至今仍保存着当年在新家门口照的一张全家福，相片上的格雷西，披着一头长长的黑发，脸上带着两个甜甜的酒窝，九岁的蒂法尼露齿而笑，一派天真无邪。

然而惨剧就发生在1990年6月13日。在此之前，阿特·普那根的生意一直不太景气，于是他们卖掉了所有的股份，准备于两天后动身搬到赛车业火爆的北卡罗来纳州定居，寻求新的发展机会。在那个星期三的晚上，普那根夫妇想带孩子们一起去参加附近举行的一个赛马会。不料九岁的蒂法尼对赛马丝毫不感兴趣，吵着要呆在家里。由于十七岁的大女儿斯泰西已离家结婚生子，十六岁的二女儿格雷西便自愿留下来照顾妹妹。普那根夫妇留给她们吃晚餐和看电影的钱，就带着阿蒂和特德两兄弟上路了。晚上10点，赛马场中的琳达突然感到浑身不舒服。当普那根夫妇于午夜时分匆匆赶回家里时，惊讶地发现家门竟然敞开着。小儿子阿蒂率先冲进屋子，叫

道：“妈妈，格雷西姐姐不在房间里！”蒂法尼也不见了。普根夫妇的心沉入了茫茫黑夜。

警察连夜赶来和普那根夫妇面谈，初步结论是：两个女孩离家出走了。但一个十六岁的姑娘拖着九岁的妹妹又能走多远。搜索行动迅速开展起来。有关两姐妹外形特征的传单被散发至休斯顿市郊方圆八百英里外。亲朋好友也全被动员起来，河边、垃圾箱里，到处都留下了寻找者的足迹。琳达回忆说：“在整个寻找过程中，我心里一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搜索持续了整整一个月。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普那根家接到了警察打来的电话，那天恰好是父亲节。接电话的是琳达，电话那头犹豫道：“你最好叫你的丈夫来听电话。”警方在离普根家有五分钟车程的一片森林里发现了两具年轻女尸。他们打电话来要求普那根夫妇提供格雷西和蒂法尼的体检记录以及牙科病历，以便进一步确认死者的身份。过不多时，结果出来，那确定无疑就是失踪两姐妹的遗体。葬礼上，在场的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两个如花少女就此变作两具冰冷的女尸。

在失踪的几天，姐妹俩经历了怎样的悲惨遭遇：格雷西的喉管被割开，阴道和肛门被撕裂，蒂法尼的脖子几乎被勒断。警方怀疑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暴行。不久，十六岁的德尔顿·道西特被捕，被控参与对两姐妹的奸杀。他和格雷西曾有过一次短暂的恋情，但最后格雷西主动向他提出分手。接着，德尔顿的父亲丹斯·道西特也被捕了。

丹·诺里斯和大卫·莫尔是十一年前的侦破此案的警探。至今，他们仍对案件侦查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记忆犹新。德尔顿最初招供自己杀了那两个女孩。“在审问中，他看上去并不感到害怕，”诺里斯说：“年仅十六岁的他显得少年老成。”莫尔接手对丹尼斯的审问工作。“审讯伊始，我就开门见山地对他说：‘你一定与那两个女孩被谋杀的事有关。’他的脸立刻变得煞白，两只膝盖簌簌发抖。在接下来的审讯中，他甚至不敢看警方出示的遇害者照片。”警方故意安排他到少年拘留所去探望他的儿子。回来后，他供认了一切罪行：案发当晚，他和儿子一起喝得醉熏熏地开车兜风。路遇看罢电影准备回家的格雷西姐妹，就邀请她们搭便车。车子驶到一处偏僻的新房产开发地，丹尼斯借故换座位，邀蒂法尼一起下车，让德尔顿和格雷西呆在汽车后座。九岁的蒂法尼一下车，丹尼斯就像头野兽似地扑了上去……妹妹尖叫声惊动了格雷西，她马上挣扎着下车，威胁父子俩说要报警。道西特父子交换了一个冷酷的眼神，决意杀人灭口。格雷西首先遭受厄运，丹尼斯用一只空酒瓶对她实施了性虐杀。接着命令儿子将蒂法尼勒死，德尔顿照办了。

德尔顿也终于如实招认了杀害蒂法尼的经过。他说当他的父亲将格雷西按倒在地用酒瓶实施性虐待时，他着实被吓呆了，迫于父亲的命令才杀了人。种种证据显示德尔顿说的是实话。诺里斯说：“你问他当时是不是想尽量减轻些罪名，他当然想。然而只有说实话，才是争取减刑的唯一途径。”两年后，德尔顿·道西特因犯罪时未满十七周岁，被从轻判处入狱四十五年。丹尼斯·道西特则被判

2001年4月22日,就在处死丹尼斯·道西特的前一天,得克萨斯州监狱典狱官拉里·菲茨杰拉德负责行刑室里的一切准备工作:捆绑带是否到位,注射器有没有故障,房间里可藏着什么违禁品。与此同时,格拉将普那根一家召集到附近旅馆里,向他们介绍死刑执行流程以及中间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死囚的临终遗言是非常重要的,”格拉对普那根一家预告说:“将死之人往往会作惊人之语。当死囚开始他的临刑演说时,你们会听到隔壁房间里传出来一阵痛哭、尖叫和歇斯底里的咆哮,那里是死囚的家属。”格拉特别提醒他们:“死囚家属所经历痛苦悲伤和你们是一样的。”他还向他们反复强调:站在死刑犯面前不要悲伤示弱,“我们是来感受正义的伸张,而不是来乞求道歉的。”

在丹尼斯被处死的前夜,琳达在家中一遍又一遍地翻看已保存了十一年的有关姐妹奸杀惨案的所有媒体资料,并把她们生前的相片拿出来,和遇害后的尸体照片放在一起。她的眼神充溢着狂怒与伤心,“我要让他感受死亡的恐惧!我要让他尝遍我女儿临死前所身受的全部痛苦!我要看着他走进地狱!我要在他的坟墓前载歌载舞!”琳达说,她早已许下过心愿,要亲眼目睹杀害她女儿的凶手被正法,并在丹尼斯被判死刑那一刻欣喜若狂。“听起来太残忍了,是吗?当时很多人觉得我不可理喻。他们不懂,被杀的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蒂法尼当年只有九岁大,如果她活到现在,该有二十多岁了吧。我怎么能忍受她们已经死了,而那个凶手还活着。”琳达否认她目击死刑的目的是为了报仇。“我没有手刃仇人的勇气,就算将他摆

在我面前任我杀戮 ,我也下不了手。这就是人和魔鬼的区别。我很明白 ,他就是死上一百次 ,我的女儿们也不会再活过来了。我只求他的死能给我这世上别的孩子和他人的家庭带来幸福安宁。”

琳达的丈夫阿特对目击死刑本身丝毫不感兴趣。但是,“为了死去的女儿,为了心碎的妻子,为了一个父亲的责任”,他还是决定来到现场。夫妇俩很担心丹尼斯·道西特的临终遗言会让他们感到尴尬和难过。因为在整个庭审过程中,道西特父子态度极其恶劣,他们朝着琳达肆无忌惮地大笑,甚至向他们的小儿子做出下流动作。

恶魔的“绝唱”:如果上天能给我一次赎罪的机会,我一定会选择自裁

4月23日早晨,琳达对家门口蜂拥而至的媒体记者说:“我信仰上帝,我信奉仁慈,但我决不宽恕杀害我女儿的凶手,决不!”一位热心的神父特地赶来为他们祝福:“罪恶的人将在今天被神圣的法律送往地狱,伤心的人还要继续他们与命运斗争的一生,愿上帝保佑你们,阿门。”阿特在沉重的十字架前泣不成声。来自世界各地的慰问贴子塞满了普那根夫妇的电子邮箱。一位母亲祝福说:“当那个家伙走向地狱之后,愿久违的安宁重回你们身边。”还有人鼓励道:“斗争,而非消沉,是战胜绝望的唯一出路。”

死刑定于晚上6点整执行。得克萨斯州监狱行刑室的隔壁就是死囚监区,由一排无窗的、约七平方米的牢房组成。午饭过后,典狱长菲茨杰拉德带领由五名警官所组成的“捆绑队”出现在丹尼斯的

牢房前,对他说:“是到隔壁房间报到的时候了。”

下午3点,普那根夫妇驱车赶到监狱。监狱大门已被围了个水泄不通,有看热闹的,有前来支持普那根夫妇的刑事案件遇害者家属,也有举着横幅反对死刑的示威者。大卫·莫尔来了,他说:“我要做这次死刑执行的见证人,我要亲眼目睹正义得到伸张。”丹·诺里斯也来了:“今天,当年参加破案的警探们的心情都显得异常轻松,我们和遇害者家属一起感受这值得快慰的一刻。”面对当年惨案现场的照片,诺里斯的脸立刻被悲伤所笼罩。“警察也是人,”他说,“在工作中,我们都曾试过不要显得太冷酷无情、铁石心肠。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我们非如此不可。尤其是在面对那些貌似忠良、心如蛇蝎的罪犯的时候。我热切地盼望着他们一个个地被送上刑床处死,就像今天那样。”

步入行刑室后,在场的警官命令丹尼斯躺倒在刑床上。“捆绑队”用皮带将他的身体固定后,牧师、典狱官和“注射队”走了进来。“注射队”负责将针头插入他的手臂静脉。在行刑室里的七个警官谈起这一案件时纷纷说道:“他不仅害死了两个女孩,还把自己的儿子也搭进了监狱,他整整毁了两个完美的家庭。”然而菲茨杰拉德却觉得:“在监狱里住了十年多的丹尼斯·道西特如今已变得十分温驯和善。只有那些陈年案卷,才会引起我对他的强烈憎恨。”

6点整,目击者们被领进观看室,首先是受害者家属,再是死囚的家属,其余亲友则被安排在隔壁的一间客厅里,通过闭路电视观看死刑执行。当普那根一家步入观看室,现年五十五岁的丹尼

斯·道西特显得蓬头垢面，盖在身上的被单遮住了捆绑带。他的臂弯插针处敷着酒精棉花。狱警将一只小枕头垫在丹尼斯的脑后，不是为了让他躺得舒服点，而是垫高他的头，以便他看清楚那些目击者们。

三名“注射队”队员分别拿出三支针筒，一支是催眠剂，一支是麻痹肺叶和横隔膜，致使呼吸中止的肌肉弛缓剂，还有一支使心脏停止跳动的氰化钾毒剂，逐一套上插在丹尼斯胳膊上的针头。典狱官监视着注射全过程，一边的医师则等三分钟后上前对死亡进行确认。除典狱官外，其他行刑人员都是狱警中的志愿者，他们必须接受一些心理辅导课程。得克萨斯州采用人工注射，但三名注射队员并不知道是谁注射了致命药物。

在注射开始时，丹尼斯被告知可以作临终遗言。“有的死囚说到后来开始破口大骂，也有的以平静的祈祷作结尾，”菲茨杰拉德介绍说：“最令我难忘的是一个名叫吉姆·比萨德的死囚，当‘注射队’往他静脉里注射致命的混合药剂时，他唱起了‘平安夜’歌直至咽气。”丹尼斯的表现又是怎样的呢？他奋力地抬起头，扫视着玻璃窗后的每一个人，最后把目光停留在琳达身上。接下来，目击者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如此冷血的刽子手竟摇晃着脑袋大声号哭起来，哭声异常痛苦凄厉。隔壁房间里同时传来隐隐的哭泣声和一阵骚乱，在那里有丹尼斯的姐姐、两位朋友和一名牧师。

在号哭声中，丹尼斯开始了他那出人意料的临终遗言：“我为我过去所做的一切感到抱歉。我忏悔……我不敢想像那两个孩子就这

样死在我的手上。如果上天能给我一次赎罪的机会，我一定会选择自裁。我对所有这一切感到万分的抱歉，我实在是……”

普那根夫妇紧紧地依偎在一起，脸上挂着揪心的痛楚。如果没有阿特肩膀的支撑，琳达早已瘫软在地上。她喃喃地说道：“我是不会杀你的，但有人会。”小儿子阿蒂的面孔紧贴着玻璃，咬唇出血：“你罪该万死！你还我的姐姐！”

丹尼斯哽咽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进观看室：“亲爱的姐姐，我要走了，你自己保重，愿上帝保佑你。对了，还有我的侄女们，她们是多么美丽啊，就像……就像当年的格雷西和蒂法尼一样。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开始吧，典狱官。”

接下来，是短暂而永久的沉寂。

6点18分，一名医师走到刑床前，宣布丹尼斯·道西特死亡。

心理专家：治愈心理创伤，需要比现场目击死刑更大的勇气

行刑完毕，普那根夫妇一起出席了一个新闻发布会。琳达在会上说：“如我所愿，他恶有恶报。但这丝毫不能弥补我的丧女之痛。我的女儿们死前遭受了怎样的摧残和凌辱，而他，他躺在那儿流几滴鳄鱼的眼泪就算完了！”“你觉得这体现出法律的公正了吗？”台下的记者问道。琳达回答：“是的，那当然。”谈起丹尼斯的临终遗言，阿特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真是太吃惊了！”琳达却对此感到极其不屑。普那根夫妇在某些问题上保持一致。他们异口同声

地说道：“我们决不希望再有第二次目击死刑的经历。尽管我恨透了那个家伙，但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自己眼前被处决，这种滋味实在是糟糕透顶。”随后，一家人驱车来到附近饭店用晚餐。五个人一口气吃掉一打熟鸡蛋、一根长面包、三纸盒牛奶、一大盆色拉和一盆法国煎饼。“一切都结束了，”他们如释重负。

当有记者问起琳达：“你准备怎样度过余生”琳达说：“往后还有许多日子在等待着我们，往后还有许多痛苦等着我们去承受。我多么希望，所有这一切从来没有发生过。他做下了恶行，也得到了报应。但我所受到的创伤，是一辈子也无法愈合的了。”德尔顿·道西特现已成为笼罩在琳达心头的另一个阴影，这个杀人帮凶仍在监狱里服刑，最早要到2005年才有假释的资格。

“我想我们是没有勇气去探望他的。就让这一切都成为过去吧。”阿特边说边用力地摇头，好像要把什么东西从头脑中甩出去似的。4月23日，就是丹尼斯被处死的那一天，正好也是阿特的生日。十一年前，阿特度过了一个地狱般的父亲节；十一年后，他又度过了一个没有欢愉、没有快慰，唯有黯然神伤的生日。

沈 清 编译

美国战地女记者劫后余生的自述

美国妇女玛丽·科尔文选择的职业总是使她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作为一名战地记者，四十五岁的科尔文是世界上为数甚少的几名战地女记者之一。她不畏艰险，曾经踏足于世界上最危险的几个“热点”地区，其中包括两伊战争、海湾战争、车臣战争以及津巴布韦内战。

157

2001年4月16日，在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控制区执行采访任务返回途中，这位3月份获颁“英国最佳外籍记者奖”的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女记者，不幸遭到斯里兰卡政府军的枪击和误伤。由于被误认为是反政府的泰米尔猛虎组织的巡逻队，科尔文及其一行人陷于政府军火力包围之中，她的头部被手榴弹弹片击中。4月下旬，在美国纽约一家医院的病床上，死里逃生的科尔文讲述了她和死神擦肩而过的奇迹般经历……

事件：
死亡医生和他的可怕尸体巡展

禁区采访难归去

当时是晚上 10 点钟，地点在 parayanlankulam 斯里兰卡政府军控制线一带，距离马得户公路交叉点大约三点五英里。

我躺在一片开阔地里，能够掩护我的只是一蓬蓬长得高高的野草。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大约每隔五分钟左右，附近斯里兰卡政府军的一个营地就会发射一枚照明弹，此时，原本蛰伏在黑暗中的每一片草叶都被照亮，呈现怪异的透明状。而士兵们也间或用自动武器向开阔地扫射一番。

此时，我不仅想到了自己是如何来到这么一个是非之地的。

一个星期之前，我悄悄进入了瓦尼——斯里兰卡北部一个面积达两千平方英里的地区。自 1995 年起，这个地区就成为反政府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根据地。斯里兰卡政府禁止记者前往该处采访。

政府的禁令，使得五十万泰米尔平民的悲惨命运不为外界知晓。要知道，其中的三十四万人是蛰居在瓦尼的难民，他们的经济遭到全面封锁，而政府对此却矢口否认。

我在瓦尼地区走访了不少村庄，发现了当地正在经历着一场外界根本无从知晓的人道危机——饿殍遍野，然而国际援助机构却被禁止分发食品；没有电力、没有电话，药品匮乏，车辆、水泵和照明所用的燃料也无处可觅。

4 月中旬，我的采访已经结束，掌握了写作报道的全部材料，准备离开瓦尼步行前往政府军控制的南部地区。孰料，前两次出发都

半途而废。

星期日 15 日晚 ,我在几个当地泰米尔村民陪伴下已经抵达政府军和泰米尔武装对峙边界仅五十码的地方。然而 ,村民中的一个头儿在这个关键时刻用手势示意我们退回 ,他认为政府军有防备 ,贸然穿越封锁线会十分危险。

走了几次都无功而返 ,重新睡在同一条草席、同一间房屋肮脏的地面 ,似乎连叮人的臭虫都是熟悉的面孔了。

星期一 16 日晚上 ,是我试图离开的第三夜。

“今天晚上 ,你就等着在我父亲家里喝奶茶吧。”村民头儿对我说。按照他们计划 ,我们将在当天晚上抵达其父亲位于政府军控制区域的住处。送我抵达目的地后 ,村民们在黎明前返回 ,而我则乘早班巴士前往瓦乌尼亚。

在太阳落山之前 ,我坐在一棵榕树下贪婪地吸下最后一支香烟 ,在罕见的宁静中等待天黑。我知道 ,在夜幕降临后 ,我们步行七英里前往目的地的途中 ,不但无法吸烟 ,而且不能说话 ,甚至连咳嗽声都不能发出。

沿着一条狭窄的丛林小道 ,我们前进了大约一英里。然后 ,我们蹚着齐腰深的湖水顺着湖边行进 ,时刻心惊肉跳地注视着湖对岸一个政府军基地的灯光。

大约晚上 8 点钟 ,我们在公路黑暗的灌木丛中连滚带爬 ,行进了大约半英里路程。然后 ,我们蹲在一片沼泽地里等候时机 ,任由蚊虫叮咬而不敢拍打 ,以免惊动政府军士兵。为了让走路声音降到最低 ,

我甚至还脱掉了鞋子。

遭遇政府军袭击

这时，村民头儿做了一个手势，一行人悄悄跟他上了公路。很快，我们弯着腰穿越了公路两旁的铁丝网，看上去一切顺利。就在我们即将穿过最后一片开阔地、进入前面的安全丛林之时，黑暗的沉寂被自动武器的枪声所打破。我们被右前方一百码左右的政府军士兵发现了。我立即弯下腰，开始匍匐前进寻找掩体。在其后的几分钟，一直有人在在我身上趴着，我不知道对方是为了保护我呢，还是被吓得六神无主。之后，我发现只剩下自己孤零零地躲在一蓬草丛之后。

我环顾四周，看到十码之外有一棵树，但似乎距离我太远了些，因为枪声反反复复，一直没有停止过。我断定，枪击来自一个我们没有发现的政府军岗哨。

枪声终于停顿下来。我听不到周围的任何声响，也不知道其他人在什么地方。

我曾经一度狂喜地感觉到，一切都结束了，我毫发无伤，万事大吉！不过，我很快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已经被发现，而政府军会认为这是泰米尔武装的巡逻队，绝对不会轻易放过。

我在草丛中躺了半个小时，无可奈何地看着穿透力极强的照明弹闪闪烁烁。我担心，自己的白皮肤会把藏身之地暴露。

我心里唯一的愿望就是静静地躺着，等待一切风平浪静。

当时 种种可能性在我脑海中如同放电影般一幕幕闪现——

爬行离开草地 到丛林里去。不过 如果士兵佩戴了红外线夜视镜的话 我就会是开阔地里唯一移动的目标 成为无数子弹的靶子。

如果不被发现，我将孤零零地进入丛林里，而且赤着双脚。然而，如果我躺在这里不动，等巡查的士兵走过来绊在我的身上，他们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开枪。即使我大声喊叫、说明自己的记者身份，他们仍然可能开枪。

蓦然，公路另一侧半英里处枪声大起。我知道，政府军士兵开始了地毯式的搜捕和处决行动。如果现在还不开口表明身份，等他们绊到我身上、开枪的时候，一切就会太迟。想到这里，我不由大声喊叫起来。

“记者！记者！我是美国人！美国！”

一名士兵听到了声音，不由分说就朝着声源处开枪射击。我知道，斯里兰卡政府军是一支不喜欢捉俘虏的军队……

我被击中了！感觉十分复杂：疼痛难忍，噪声在耳廓轰鸣，还有一种被彻底击垮的感受。血，从我的眼睛和口腔中流淌出来，滴在草地上。我感到心在下坠，一种深深的悲哀油然而生——我就要死了……

不过，我很快感到，如果我被子弹击中头部，事实上是一块弹片的话，不会这么久还不死！于是，我再次开始大叫起来：“谁说英语 有人说英语吗？”

结果，我的喊叫引来更多的子弹和士兵歇斯底里的吼叫声。我

知道,这些士兵和我一样恐惧。想到在劫难逃,我反倒没了顾虑,继续叫喊起来。

不说英语的人最容易听懂的是什么词呢?我终于想到“医生”一词,于是不断高喊自己需要医生。终于,我听到一个人用英语喊道:“站起来!站起来!”为了强调,他还接着开了几枪。

俘虏的滋味不好受

我慢慢站起来,双手举向头顶,嘴里还不忘叫道:“别开枪,我是美国人。”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让士兵们不停地听到一个外国人的声音。

“脱掉夹克衫。”对方的声音命令说。于是,我甩掉蓝色的夹克衫,直直地站立着,双手高举着。

粘稠的鲜血从我脸上奔流下来,我几乎看不清楚跟前的东西。这时,有人大叫着说:“走到公路上来。”我没有迟疑,踉跄着向前走去。中途,我头脑发晕,跌倒过几次,每次都引来士兵歇斯底里的吼叫声,因为他们生怕我会玩什么诡计。

我刚刚走到公路中间,就被推倒,仰天躺在地上。咆哮的士兵还用脚猛踢我的身体。我知道,他们非常害怕充当“人肉炸弹”的泰米尔妇女,她们通常把炸弹藏在衣服下面。

我记不清楚这样仰天躺了多长时间。我被搜身、没有检查出武器之后,继续在枪口押送下步行向前。

我一度以为士兵是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处决。我记得自己当时

曾想到，既然他们都很害怕，那我也应该表现得胆战心惊、弱不禁风。

终于，我的体力损耗到了极限，再也迈不开脚步，跌倒在地，呻吟着让他们去给我找医生。士兵们终于良心发现，两个人开始架着我行进。

然而，梦魇远未结束。在抵达一处灯火通明的户外地点后，我又被仰天摔在地上。无奈之下，我只有不停地咕哝着：“我是记者，我需要医生。”

这时，一名军官，或是一个管事的人，来到现场，问题很快成为审问犯人一般：“你在什么地方接受的训练，和你在一起的有多少人，你的汽车在什么地方，你说你是美国人，怎么会没有汽车呢？”

此时，我的心情略感平静，重新有了滑稽感——如果我有汽车的话，干嘛还在漆黑的夜晚躺在野地里呢

接下去，又是无穷无尽的行程。我被押上一辆卡车后部，一路上颠簸不已，我感觉呼吸相当困难。

我本来以为是受惊吓过度。后来，才发现是我的肺部被一枚手榴弹震伤。里面充满了体液。好在卡车中有个十分和蔼的人，他不停地用英语对我说：“我们带你去医院治疗，你就会没有事的。”他还用手抬起我的头部，让我呼吸顺畅一些。

抵达第一所医院，即瓦乌尼亚野战医院后，我头部、肩部和胸部的弹片被取了出来。此时，我发现左眼已经看不见东西。随后，我继续坐了一个小时的汽车，来到阿努拉德普勒的军人胜利医院，X光检

查发现我的眼部还有弹片。

之后，一辆卡车把我送至第三家医院——阿努拉德普勒总医院。自始至终，我的周围一直有士兵监护。

阿努拉德普勒总医院的医生似乎觉得我的情况比较棘手，一名医生要求我立即接受手术，以保住眼睛。不过，我则坚持请求一位医生代我给美国大使馆打电话。一番争执之后，他们终于打了电话，好像我的请求被转达给首都科伦坡方面，由更高层的人士定夺。

在医院里，我曾听到一段英语对话。一名士兵说：“不行，她不能接听电话。你想对她说些什么。”

我听到士兵嘴中提到斯蒂夫·霍尔格特的名字，他是美国大使馆负责公共关系的官员，一个风度翩翩的先生。我当即大喊道：“把电话给我！”得知已经有人知道了我的下落，我不由大为宽慰，仿佛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黎明时分，斯里兰卡军方高层似乎动了恻隐之心。我被送上了一架军用直升机，飞往首都科伦坡。在科伦坡一家眼科医院，我被按倒在急诊室靠墙的一个担架上，周围布满流露着敌意眼光的士兵。

令人称奇的是，不一会，霍尔格特就来到医院。手中拿着一个带夹子写字板的霍尔格特，开门见山地对士兵们表示，他已经把我置于美国使馆的保护之下。此情此景，让我想起经典美国西部电影里的情节：温文尔雅的男主角不费一枪一弹，就在气势上压倒了枪匪……我，终于安全了！

当一名战争见证人

我为什么要报道战争呢 这是在我受伤的一个星期以来，人们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要回答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并非是刻意想当一个战地记者的。我要做的，只是当一名战争见证人。至于究竟是什么型号的飞机刚刚轰炸了某个村庄，或者是轰击这个村庄的炮弹口径是 120mm 还是 155mm，我从来都不感兴趣。

我一向认为，战地记者最重要的任务是把战争中真正发生的一切告诉人们。

有战争，就有牺牲者，就有缺胳膊少腿的幸存者。战争是一种恐怖。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是战争的家常便饭，战争带给生者无穷无尽的悲哀，留给下一代挥之不去的阴霾。

有战争，就有宣传。在斯里兰卡，交战双方都试图掩盖事实真相。抵达斯里兰卡采访的外国记者被政府当局告之，反政府武装控制区域的父母们不让孩子们上学，是因为泰米尔猛虎组织要强征他们入伍。然而，一些父母却当面告诉我，他们把孩子留在家里，是因为他们无钱为子女支付学费，而饥肠辘辘的孩子也常常饿昏在课堂上……

对于我深入泰米尔武装控制区采访，斯里兰卡政府是颇为不悦的。他们说我没有得到允许进入禁区，一定是拥有“秘密使命”。

事实上，我没有任何秘密使命，我只有记者的使命。我要把鲜为

人知的人道危机写出来告诉世人 ,这就是最重要的使命。

尽管发生这么一场意外 ,我是不会轻易放弃战地记者这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的。

我现在乘飞机返回纽约 ,医生将在一周内为我受伤的右眼进行手术。医生告诉我 ,由于弹片直插我眼球的中心 ,今后我完全恢复视力的可能性不大。我所希望的 ,是能保留部分边缘视力。

朋友们得知我的情况后 ,打电话来安慰我 ,说许多著名人物都是“独具慧眼”。确实如此 ,这些名人好像凭着一只眼睛也干得不错 ,因此 ,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如果问我现在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我可以坦白地说 :只要一出院 ,我就会倒上一杯伏特加马提尼酒 ,再点上一支烟……

牛疯 ,人疯 ,到底谁疯 ?

现在可以这么说 ,是人把牛逼疯的。

上帝总会给为所欲为的人一个惩罚 ,先是艾滋病 ,又是疯牛病。下一个惩罚该轮到谁

小牛肉、奶牛肉、猪肉、家禽肉、鱼肉……哪个肉最安全 如今大家有点儿谈“牛”色变。虽然还不是每只盘子里都有疯牛病毒 ,但是闭了眼睛上菜场也不是个好办法。随着疯牛病的危机 ,需要谴责的是一种生产方式 ,还有一种饮食方式。

现在可以下结论了 :是人把牛逼疯的

2000年11月10日,《纽约时报》似乎有点幸灾乐祸地在头版头条登出 :疯牛病现在轮到了法国。世界又颠倒过来了。才几年前 ,法国人对英国牛的态度非常坚决 ,似乎它得的病是英国特色产品! 今天他们在问自己 ,真的不是在英国而是在自己家门内 ,有一百万头

牛得了病，其中四分之三已经进入了市场么！那些得了克雅氏变性病感染的青年样子非常可怕，叫法国人看了大惊失色。

1986年，在英国首先发现疯牛病的流行，还发现疯牛病会传染给人得克雅氏病——皮质基底节脊髓变性综合症。同一时期有十七万六千头牛死于疯牛病，尚有几十万头牛出于预防措施被送进屠宰场。那时法国人认为自己有严格的预防原则措施，坚决抵制英国牛肉，使得约翰牛 英国人绰号 不但疯，还要气。现在突然发现自己家里也出了问题，这叫人如何是好。

这几年食品市场接连不断发出警报。远的有1981年掺苯胺的西班牙食用油，造成一千人死亡，五千多人残疾。1986年英国发现疯牛病，十二年间死亡四十一人；1987年沾染利斯特氏菌的瑞士奶酪，造成二十五人死亡。1992年沾染利斯特氏菌的法国肉，造成六十三人死亡。1995年注射非法荷尔蒙的小牛肉，长期效果还无法断定。1996年沾染大肠杆菌的苏格兰肉，造成二十人死亡。1998年，法国三家牛奶公司关闭。

当牛肉因疯牛病销量一蹶不振，消费者马上转向家禽肉和猪肉。然而大家时常看到超市有些货架一下子撤得一空，就知道情况不妙，禁售的货单愈来愈长：牛肉、鸡蛋、面粉、饼干……直到不久以前可口可乐也从比利时市场上取走，怀疑是什么的污染源。同时消费者获悉现代工业饲养方法使用的饲料有一种骨头与肉磨成的肉骨粉，产量百分之八十用于喂家畜与家禽。顿时这些肉骨粉在群众的心目中是疯牛病的同义词。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可疑

这样,信任的堤岸一下子崩溃了,引起集体精神病。一切合情合理的说法都没有人听。有人徒然大声宣称:家禽肉和鱼肉是不会染上牛震颤因子的;红肌肉是不会转移震颤因子的;病牛的下水已从市场收回;具有最大危害性的牛一般是在1996年前得病的,言外之意,1996年采取了措施,情况得到了很好控制。……这些意见即使来自专家,谁听了还是不放心。是不是应该立即禁用肉骨粉 进屠宰场的动物都接受检验 把牛肉逐出餐厅、食堂、酒店 花一百五十亿法郎把五百万养在栏里的牛全部宰掉

仓促宣布任何倡议不但于事无补,还只会添乱。公共机构一度似乎对事情失去了控制,就是国家元首希拉克在1996年认为疯牛病对人体的危害还没有“可信赖的科学依据”,与其说“牛疯”不如说“媒体疯”。这次他完全改变腔调,要政府采取必要措施,完全禁止使用肉粉饲料。

法国人对疯牛病无比激动,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烹饪在这个国家的重要性,二是饮食文化出现深层断裂。如果法国人不知道应该吃什么好,这不单是害怕蛋白质震颤因子,还因为20世纪中叶经过一番重要的农业改革,失去了许多生活标志。

1940年农民家庭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四十,而今天大多数法国人跟农村的制度和世代相传的食品种植知识完全切断了,消费者已经不知道他们吃到肚子里的东西是如何生产的,也就是食品追踪性

已经很不明显。还有现代生活方式使用在做饭的时间愈来愈短，1950年做一顿饭平均时间为两小时三十分鐘，今天只要二十分钟。我们盘子里的食品从此是在大集团公司根据大生产经济规律安排的，而不是以人为本的生活规律安排的。

当初大家关心的是让每个人都吃得起肉。抗生素动物肉骨粉证明是优良的催生剂。法国在短短几年内一跃成为欧洲第一养鸡大国，鸡的生长周期缩短三分之一。长得快，杀得快，禽房占用率高，资金流转也快。母鸡价格降到十五法郎一公斤。肉骨粉是利用动物下水、骨头、甚至尸体加工磨成粉制成的。在饲料中使用抗生素，欧洲医药业的抗生素产品百分之十五用于饲养业的催肥工作。动物的新陈代谢加强了，体内毒素也减少了，抵抗力也好了。但是，欧洲科学委员会负责人乔治·鲍里斯说：“一旦取消抗生素，这些动物变得很脆弱。”消费者长期吃这样处理的肉类后，也会对抗生素产生抵抗作用。肉骨粉内含磷、钙、蛋白质，加热至133℃，历时二十分钟，这些肉骨粉本身是无害的。可是根据目前的看法，肉骨粉是引起疯牛病的罪魁祸首，疯牛病又把克雅氏病传染给人。不能因为发展畜牧业，就用疯牛来代替瘦牛！让那些食草的奶牛变成食肉类动物，这也使动物保护协会义愤填膺。

没有了精饲料，也许牛吃的就要定量供应了

事实上，法国始终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饲养方式，一种是传统方式，主要在利穆、夏洛莱、康塔尔、阿基坦等地区。养母牛主要是食

用它的肉，喂养用的是夏天的草，冬天的麦杆和杂粮加工做成的饲料。这些地区的畜牧业逃过了这次危机。另一种是加强方式，主要饲养奶牛，用催养方法使每一头奶牛成为一座真正的产奶机。为了面对激烈的竞争，采用了许多违反自然的措施，要动物做到它们没法做到的事情，比如上面说的不让奶牛食草而要食肉！目的只是增加产奶量，而不问这符不符合生物发展规律。蒙彼利埃全国农艺研究所让·比埃尔·布多内说：“实际上，达到一定的产量以后，再喂以粗饲料，食草动物已经没法再多生产奶了。于是大家想出使用浓缩饲料来突破关口。这样使动物永远处在生理不平衡状态。”道尔蒙教授说：“如果反刍动物是食草的，它们需要的蛋白质一般是在反刍过程中由微生物发酵供应的。基因改进只可能达到有限的目的。生产尽量多的牛奶，尽量快达到预期重量，但是你不可能相应提高牛的自然反刍效率。”

这些服用兴奋剂的奶牛约占法国红肉消费的一半。长期以来，这些奶牛没有什么异常情况，除了提供的肉不及传统喂养的肉牛好吃。到了今天，这类喂养的牛成了高病危牛了。法国下水饲料加工业每年约生产五十万吨肉粉，此外还要加上十六万吨用牛羊肉渣、骨粉、血粉、家禽内脏、羽毛等混杂制成的饲料，约占浓缩动物饲料百分之二，份额不算大，百分之八十肉骨粉还掺在其他饲料中喂养家禽。

肉骨粉已经臭名昭著，在法国已被禁止使用于喂牛，但是不是所有欧洲国家如此做的，以后是否会完全被赶出市场？如果停止肉

骨粉生产,就会产生两个问题:首先作为肉骨粉原料的屠宰场下水和动物尸体如何处理。1996年英国疯牛病危机后,法国把用动物尸体和高病毒性下水生产的肉骨粉焚毁。肉骨粉禁止后,可以放在热电厂焚烧,代替燃料,热量相当于煤,但是二恶英和大量的硫进入到空气中。其次是用什么代替肉骨粉。当然可用植物蛋白质,可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中限制欧洲高蛋白油料作物如大豆、菜花籽、葵花籽等的产量。那就必须从欧洲以外的市场进口,这样使美国大豆生产商有一笔好买卖。

上帝总会给为所欲为的人一个惩罚;先是艾滋病,又是疯牛病,下一个惩罚轮到谁?

法国每年直接因食物中毒而死亡的人数为七百人,二十年来这个数字是稳定的。酗酒而死的人数为两万至二万五千人;但是轻度食物中毒常有发现,对于健康的成年人影响不大,肚痛、腹泻或呕吐,几天内症状就会消失。但是对于老年人、营养不良者、免疫抑制的人、孩子和孕妇,会引起复杂并发症,有时甚至是致命的。

尽管再三强调卫生保健习惯:接触食品前后要洗手;勤洗抹布与海绵,检查冰箱温度,保持在4℃;严格注意食品保质期。但是这些忠告往往受忽视。去年法国食品中毒事件,百分之四十五是集体中毒,百分之三十四是制冷设备出故障。然而更严重的是使用农药,既不知道其暂时现象,也不知道对人体的长期危害性。由污染引起的重金属 氯、镉、铬 这些毒性物质会长期留在人体内不易排出。更不

用说什么克隆兔、转基因动植物 ,到底怎么样 ,谁也说不清。

法国对超市上架的食品有两道检查 ,农业部检查食品有效保质期和冷藏柜温度控制 ,经济部防伪局检查包装上的标志。在食品卫生检查方面 ,法国是以严格著称的。全国有八千人到现场检查 ,政府有三个部参加工作 ,卫生部监督主要有饮用水 ;农业部监督动物性食品加工 ,从饲养到最终消费 ,其中包括运输 ;经济部监督植物性食品加工。此外经济部防伪局可以在任何阶段进行干预 :加工业、销售业、餐饮业。这三个部之间还有协调机构 ,一年多前新设立了食品卫生安全局。对食品加工的来源地、加工方法若有疑问 ,可以要求到生产现场检查 ,生产现场不论在国内或在国外 ,一切费用皆由公司厂家负担。

对于生产厂商来说 ,食品包装标志必须严格按照规定建立 :产地、产品成分、厂家名称、酒精度、保质期、使用方法.....这些都是标志上罗列的常规信息。对于动物性或食物性食品 ,更有一个追踪性问题。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欠缺 ,比如产品加工中间若经过罐装或半制品加工 ,标志上往往只有最后加工地点 ,这样追踪的线索就会中断。成分的标志也不一定是完整的 ,如果其中一个成分低于最终产品的百分之二十五 ,生产商没有义务一定要标出 ,除非是添加剂。还有植物油 ,经常不提是花生油还是大豆油。

隶属农业部的一个委员会还给禽蛋产品颁发一种红标牌 ,表示该产品符合一份标准手册内的各项条款 ,质量要超过一般标准产品 ,内容包括产地、成长期 ,饲料 ,比如 “各各来 ”牌禽蛋 ,下蛋的母鸡

必须放养在多草和至少十平方米有遮棚的空间；每只蛋在下窝后不久用手工收的；红标牌母鸡的饲料内至少百分之七十五是粮食，不含肉骨粉，不含动物脂肪；鸡在未满八十一天前不得宰杀。这些规格都有授权、独立的机构进行监督。这样的食品价格也就不菲。

有一名专家说，疯牛病危机至少有一个好处，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该吃什么，该怎么吃。尊重自然规律，研究动物习性，食物生产上不是多多益善，而要让大家吃得科学，吃得安全，吃得有味。

马振骋 编译

复仇的火焰

如今已是九十三岁的犹太学者西门·魏森泰在二战时期被德国纳粹关在集中营里长达四年之久。他从一个死亡集中营转移到另一个死亡集中营，共计十三次。其间他两次企图自杀，都失败了。三次被枪决，都与死神擦肩而过，侥幸地活了下来。二战后，他放弃了原来的建筑师专业，以惊人的毅力一心追查纳粹的残余分子，五十六年如一日。今天他以九十余岁的高龄，依然马不停蹄孜孜不倦于他的崇高事业，受到全世界的景仰。英国《卫报》的记者哈登斯东从伦敦专程飞往老人所在的维也纳，对他进行了独家采访。

维也纳被浓雾所笼罩着，魏森泰的办事处门口的小门牌因而不易看清。这栋建筑上有十几块门牌，魏森泰的不过是其中之一。门牌上的字是“历史证据采集中心”。这位一心追踪纳粹的犹太老人在维也纳已居住了四十年。

我按了门铃，魏森泰的一名秘书露丝玛丽给我开了门，让我进去。在左侧，有一名保安悄悄地坐在楼梯边，不引起来访者的注意。很令人费解的是魏森泰竟然会定居在奥地利。二战中被处决的六百万犹太人中有三百万是死在这个国家里的。我想这定是为了采集证据方便之故。

“你迟到了，”露丝玛丽对我说。露丝玛丽已替魏森泰工作了二十六年。我向她表示了歉意，她对我怒目而视，显然没有接受我的道歉。办事处一共才三个房间，里面塞满了关于大屠杀的材料，使人回忆起当年恐怖的岁月。墙上挂着许多荣誉博士证书和受迫害致死者的照片，还有一幅电影海报，那是一部以他为原型的电影，主演者是本·金斯利。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巨大的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地图。

“你迟到了，”魏森泰责备我，“你应该在十点半到这里的。”他的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我向他道了歉，我不是有意迟到，是因为飞机误了点。他说他在半小时后就离开。我说我是不远千里从英国专程赶来采访他的，问他是否能给我宽限几分钟。“不，”他断然拒绝。

魏森泰看上去跟我三十年前见到的差不多。只是肚子略微大了一些，裤子系得比从前高了。不过他仍然衣冠楚楚，身子挺直。他穿着深灰色的套装和淡灰色的袜子，打着深红色的领带，跟他那灰白的头发和小胡子很相配。他的双眼有一些黏液，他毕竟是老了。我听到在他的办公室外连续不断的鞋跟击地声，那是他的两个秘书正在来来往往忙碌地整理他的材料。

不久以前，一家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说魏森泰已决定完全洗手不干了。所以我就问他是否打算退休。他一口否认：“啊，我还没有决定退休哩。这是对我说的话错误的解释。我只是说我的命比那些纳粹分子的命长。我搜索他们已搜了五十多年了。我现在不再寻找新的对象了。”我觉得这句话听上去很像退休。他说不是，他要把搜集到的材料整理成文字出版，所以有许多工作要做。这需要三年时间，他决心要把这件任务完成。

他说，他基本上不再去寻找尚未发现的纳粹了，不过这并不等于对于偶然自己跳出来的置之不理。“有时我不专门去找，碰巧也会遇上一个自己跳出来的。”他着重指出，他的另一部分任务愈来愈重要了。那就是批判新纳粹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即对历史上已定的结论作修正，例如：美化希特勒或为日本侵略辩护。——译者。“如今在德国和奥地利有一伙人说纳粹并不是完全错误的。一旦气候适宜，时机成熟，这一小撮家伙就会变成一大帮新纳粹分子，兴风作浪。所以必须及早提防，不可大意，否则后患无穷。”

魏森泰出生在前奥匈帝国的一个大家庭里。他的全家都受到纳粹的迫害。他记得在他三十岁时，他的母亲被塞进了一列运货的列车，送往集中营。他哭喊着沿着铁路追赶那列车，直至精疲力竭。到了1941年，他和妻子希拉也被送进了集中营。他被从一个死亡集中营转移到另一个死亡集中营，共达十三次之多，结果却没有死。他曾两次自杀，都没有成功。他曾三次排着队等待枪决，可是却总是跟死神擦肩而过。有一次正挨到他要被枪决的时候，教堂的钟声响了，信

教的刽子手就放下了枪。在二战后期 ,德国人开始从奥地利撤退 ,有一名党卫军在很近的距离对他开了一枪 ,可是却没有打中。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1944年 ,一个党卫军军官问魏森泰 ,如果他侥幸地逃出了集中营 ,党卫军军官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他将如何描写集中营。魏森泰回答说 ,他将如实地描写。这名德国军官说 ,没有人会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残暴的事。在这时候 ,魏森泰暗下决心 ,他有责任把大屠杀的事实真相公布于众 ,使人类永志不忘 ,从根本上铲除纳粹主义。

当他被从集中营里释放出来的时候 ,这个原来很壮健的男子汉瘦得像个骷髅 ,体重只有四十五公斤。他还是很幸运的 ,因为他的大家庭里有八十几个成员被消灭了 ,包括他母亲。人家告诉他他的妻子已死了 ,他的妻子则听说他已经自杀了。

魏森泰的脑子就像一架照相机 ,看到过的人都会印在脑子里 ,一个也不会忘记。打从集中营里出来以后 ,他提供了九十一名应该绳之以法的纳粹战犯的名单 ,其中七十五名全是通过他的努力抓获的。迄今为止 ,他已经抓获或协助抓获一千余名纳粹分子。他组织了一张“特工”网 ,这些特工全是过去在集中营里受过迫害的犹太人。他们不遗余力地协助他追踪纳粹 ,追踪纳粹很不容易 ,大多数证人已经死了 ,全是从一些零星材料里得到线索的 ,往往追踪一个就花上几年。

最有戏剧性的是追捕大屠夫阿道夫·艾克曼。魏森泰请一位“特工”去勾引艾克曼以前的女友 ,设法搞到艾克曼的一张照片。这

照片就作为给艾克曼定罪最有力的罪证。

我问魏森泰他认为最重大的成就是什么。“啊，有很多重大的案例。有一例我一直追踪了九年，终于成功了。那家伙是个女的，叫海明·勃劳斯坦。她把集中营里几百个儿童全杀死了。”这个女杀手最后还是被魏森泰在美国找到。经过审判后，她被处以终生监禁。

“六七个月以前，判她的法官告诉我她病得很厉害，只能给她保外就医。你知道她怎么了？”魏森泰得意地笑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笑。“她的两条腿全锯掉了。当她关在杜塞尔道夫 德国城市 监狱里的时候，她的美国丈夫每星期来探望她两次。为了探监方便，她丈夫在监狱附近买了一套公寓，住在里面。如今女杀手就跟丈夫一起住在这公寓里。可是她却已不能走路了。你瞧！”我问魏森泰，他是否觉得她的双腿被截是一种应得的报应，他没有回答。

有些人批评魏森泰夸大了自己在追踪战犯中的作用，也有人责问他为什么不到巴西去抓最臭名昭著的纳粹死亡医生门格尔，因为有迹象表明门格尔常出没在那儿。“等我有钱的时候，我会派人到巴西和阿根廷去的，”他说，“在那两个国家里有我们要抓的人。要办这类事我需要一两百个工作人员，可是我只有两个秘书，我能做什么。”

我听到在他的办公室外皮鞋不断来去的声音。他的两个秘书依然在忙碌着。我说：“好奇怪。我原来想像魏森泰中心准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组织，在世界各地都有分支机构。”“不不，”他失望地摇摇头。他说在美国也有一个所谓魏森泰中心，用他的名义，实际上只是一

个博物馆,并不做他要求的工作。

他有没有考虑过不再去研究大屠杀所造成的可怕后果?他不是觉得他所受的折磨已经够多的了。“不错,我理解。现实的确是这样。在战前我做了十二年的建筑师,而在战后我从集中营里出来以后却改行做这个工作。那时我对如何追踪纳粹完全是一窍不通。但是我终于作出了成绩。如今我不再建造房子,而是建造正义。再过两三年正义将得到完全的胜利。”他说有些纳粹追踪者原来跟他干一样的工作,可是后来却半途而废,因为他们感到工作太艰苦而漫长了。魏森泰有点看不起他们。

“几年前世界各国有些团体给我们捐款,帮助我们追踪纳粹。没有钱我们是无法开展工作的。如今我们钱是够了,可是对象却没有多少了。”

他被解放以后八个月在波兰找到了他的妻子希拉,希拉跟他同年,目前也是九十三岁。当他们重逢的时候,希拉劝他一起过平静的正常生活。她对他说:“你在大学里念了七年建筑学,又当了十二年的建筑师,为什么不回去干本行。受过纳粹迫害的又不止你一个人。”她竭力劝他放弃追踪纳粹,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她一个劲儿说:“我们换一个生活环境吧。我们一起到以色列去,在那儿过新生活。”“可是我做不到。”魏森泰遗憾地回忆道。

魏森泰惊人得固执,他觉得自己无法把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去。他认为,不论是南斯拉夫或是卢旺达的大屠杀都无法跟纳粹的大屠杀相提并论。纳粹对犹太人迫害的残酷程度在历史上是绝无仅

有的。我问他有无兴趣去追踪本·拉登，或许本·拉登会引起他的注意吧。可是他却一笑置之，又把话题回到纳粹大屠杀。“我说，今天我知道有一个人杀死了十三万个犹太人。这人目前住在叙利亚，他叫勃伦纳。”他讲话的含义是很清楚的：本·拉登才杀死三千个美国人，而勃伦纳却杀死了十三万个犹太人。我问他，有的受迫害者后来成了迫害者，犹太人会不会也这样。他对这个问题也是答非所问。他说：“我坚信以色列能永远存在下去。当我年轻的时候，以色列尚未复国，我住在那时的巴勒斯坦地区。那就是我的家园。”他的女儿和三个外孙儿女现在住在那儿。谁给他最大的幸福“我的女婿。”他毫不迟疑地回答。

魏森泰指着他的表说：“亲爱的朋友，我跟你说过我在11点45分得离家外出。现在已经是11点55分，我必须走了。”他的语气中毫无商量的余地，他看上去并不累，只是急于要走。

我问他，他长期从事这项工作是否使他变成铁石心肠。“这不相干。我是为正义而斗争。”他感到遗憾的是，有很多人的正义感已经受到慈悲心肠的影响。“这一点你必须写下来。我已经九十三岁了。当我们在法庭上审判一个年龄大于八十的纳粹分子的时候，公众都会同情他。年轻人会来对我说：‘让这个老人平安地去世吧。’”“你对这种说法反感吗？”“当然。我告诉这些年轻人，这些老家伙杀死了无数的老人。纳粹对于犹太人是格杀勿论，不管那是老人还是婴儿。”他的语调变得有点杀气。

在十五分钟前魏森泰已经告诉我他必须走了。现在他站了起来

来 ,他的秘书露丝玛丽给他披上了大衣 ,戴上了帽子。我感到站在我面前的的是一个坚强的年轻战士。当他们进入电梯的时候 ,我跟了进去。他们似乎有点不高兴。到了底层 ,露丝玛丽对我说 :“好吧 ,我们去大楼的停车场 ,你就走前门吧。”

他们不再说一句话 ,就这样消失了。

钱绍昌 编译

海上文坛丛书

西洋景

3 调查

是谁制造了美国愚笨的一代

查对东京的印象时，有这样一个回答：“那是浮在海面上的一层油，随着波浪的起伏在变幻着色彩。新宿的夜特别使我联想到这样的情景。”

初秋某日凌晨一点。著名的新宿“歌舞伎町”剧场门前，微风吹在脸上有着一丝的凉意，但地面上的暑热还未退尽。这里过去是个水池，现在已成为水泥广场。路灯下有二十几个男子铺着瓦楞纸和报纸躺在地上。

“那些人挺和气的。”某女子大学的一年级学生真树小姐说，她每夜路过这里已有三个星期了。十八岁的真树留着像日本古代男子发髻一样的发型，穿着眼下日本街头最时髦的吊带衫，时不时地向喝得烂醉的白领男人搭话：“想不想打人出气”

原来真树在附近的一家“打人出气店”打工。三年前，日本拳击手晴留屋明在背了一亿五千万日元的债务后，想出了开一家供人击拳出气的“打人店”，顾客花上一千日元就可肆无忌惮地拳击一分钟。一时间晴留屋明又是上报纸，又是出书，又是演讲，倒也风光了一阵子。但三年下来，他不但债没有还清，还新欠了五千万日元债务。真树每天课余来这里既帮着拉客，又当裁判员。

真树是日本爱知县人，读高中起就只身在东京生活，还去过美国短期留学，她说她的学习成绩在年级中曾一度名列前茅，但在精神上时常感到很空虚。

“因为羡慕椎名林檎的《歌舞伎町女王》中的主人公，我高三时在新宿做过女招待。不过我这个人有忧郁症，从中学的时候起，一直

到大学都不太愿意去上学,那时甚至想到死,看见老年人就会想,那人可真了不起,竟能活那么久。直到来了这里,我才变得坚强起来。我对将来也有自己的目标,比如要像邓丽君那样吧。不过目前我还是在新宿奋斗,家里也有妈妈在为我操心。”

一个离家出走的少年说,我想加入海上自卫队

这时又出现了一名瘦瘦的少年。孤单单一个人,没有伙伴。一问,是个十五岁的中学生。

“我讨厌学校。大家都只为自己着想。我没有什么朋友,学习成绩也不好。我想加入海上自卫队,但我这样子大概是不行的,一定不行的。”他是从草加市来这里玩的,正等着头班车回去。

少年一屁股坐在广场上,拿着手机入神地看着上面的荧屏。他说上小学的时候就有这个手机了。“我是偷偷跑出来的,家里爸在着急,但他也没打一个电话给我啊。”

这时,一群看上去像是广场的常客的人围了上来,其中一个女招待打扮的女孩子对少年说:“不行啊,明天晚上你不能再来了啊。”

在“女招待”的说服下,少年脸上好像露出了高兴的样子。天蒙蒙亮的时候,他终于踏上了归程。

因写了《朽能插座》、《矢线》而获得许多人支持的作家田口说:“我觉得,在电视上露脸的田中真纪子啊、小泉啊都是在炫耀自我,就像是有才气的节目主持人在演艺节目中卖弄自己的本事似的没完没了。总之,现在是个‘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在这个叔叔婶

婢都在忙着为自己打理的时代，年轻人便有气无力地睁着惺松的睡眼。不过，我想，这也只能是他们获取平衡的一种方式。”

“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已是神话

这些年来，日本人的生活环境正在日趋恶化。刑事犯罪案子的数量在不断刷新战后的纪录，特别是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从90年代后期起急剧上升，而检举率却在不断下降。1995年为90.5%，到去年上半年已降到了54.5%。电车内暴力行为、少年犯罪、外国人犯罪已是司空见惯，而警察频频曝出丑闻也难以用监督不力来搪塞了。“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已成了一个久远的“神话”。

一名盘踞在新宿地区的暴力组织头目在嗤笑警察的无能之后说：“不过，干我们这一行确实是没有前途，五六年以后或许都已散伙了。虽然眼下还是不断有人加入进来，但五人中只有不到一个人留下来。因为干我们这行的规矩，自己的粮饷要自己去找。把这个规矩向刚入道的新手一讲，立刻就有许多人走了。无奈每个头目为了留住手下人，不得不在开始时帮着点，就像工厂里师傅带徒弟，而缴给上级的会费也不能含糊，有点像自民党。”

外国人犯罪的愈演愈烈也令日本黑社会组织十分头疼。那人接着说：“暴对法实施以后，一些外国人就趁我们力量薄弱的空隙活跃起来，用伪造的信用卡偷取钞票。更可气的是还有不少日本人帮着做下手，销赃后换取一点可怜的好处费。在十五年以前干我们这一行或许还有点意思，但现在连丁点的魅力都没有啦。”

日本面临道德退化的危机

许多在日本的外国人都在感叹现今日本的道德退化，“再找不到像日本这样反道德的国家了。”

日本的性产业范围之广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而宗教上的约束又很少。色情信息甚至泛滥到马路边，谁谈道德谁就会被人嗤笑。

在一家著名证券公司任职的 S 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享乐主义者，这个原先生性腼腆的年轻人现在已成了一个被女中学生唾骂为“色鬼”的精神障碍者，他整天挂在一家名为“援助交际”的色情网站上，在聊天室里寻找他的“猎物”，他可以在一个月里同时与六名女网友进行交往，其中五人还是有夫之妇，他分别以两万至三万日元与她们达成“交易”。余下的一人是家住神户的女大学生，她说，她原来有一个二十五岁的男友，后来又认识了一个三十二岁的“爱人”，现在她想同这个“爱人”分手，但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他们说好在日本参议院选举的那一天在东京见面。

“在聊天室认识的女孩子，你不能对她们的容貌抱太大的期望，但她却有点例外。”S 先生经验老到地说。

一米六五高的个子，从照片上也可以看出该是个回头率很高的姑娘。由于是初来东京，S 先生便成了她的游览向导。浅草寺、隅田川、新宿二丁目，姑娘玩得很尽兴。当天晚上她就很自然地睡在了 S 先生的房间里了。第二天一早，姑娘留下了一张纸条后便不辞而别。

“我为之献出身体的只有三个人。我还会来东京。”

一直奉行不同单身女性有深入交往信条的 S 先生这会儿也动摇了，他赶紧发了一封“伊妹儿”给姑娘，但没有回音，电话也一直打不通。直到第三天，凌晨 5 点左右，S 先生意外地接到了姑娘的电话：“同你交往的事被我‘爱人’知道了，此后我就一直在他的监视下生活，他逼迫我把同你交往的一切都告诉他，就连这个电话他也要过问，请你原谅了。”

“其实，她是十分乐意受她‘爱人’的管束的。这从她说话的声音渐渐变得兴奋起来就可以感觉到。我终于听出来她原来是受虐狂 SM 世界的一员，而我只是她和她‘爱人’游戏中‘调味品’而已。电话里我的心情渐渐变坏，当时的感觉是，还是那些已婚的主妇来得强。”

最后 S 先生对姑娘说：“那不好像又是一出‘仲夏夜之梦’吗？你可是个小精灵 PUCK 啊。”

她听了很高兴地说：“我也十分喜欢莎士比亚，我是念英文专业的呀，我的梦想是有一天去英国留学。”

大学教授批评外相举止粗俗遭“围攻”

有的人怀疑这样的年轻人是否患有智能低下的毛病。原东京大学校长，并就任过日本文部大臣的现参议院议员有马朗人说：“从世界范围来看，日本年轻人的智力水平并不低。但是，高中生、大学生和普通人的智力低下问题正日益严重，特别是高学历的人。”

美国一家科学调查机构稍前进行过一次欧美和日本普通市民科学素养的测试，测试内容都是一些诸如“地球中心是不是很热”，“DNA是什么”之类的科普常识，结果日本在十四个国家中排名第十三位。

有马先生说：“京都大学做过一项调查，一道简单的二次函数数学题，某名牌大学来自不考数学的私立学校的学生只有30%的人做得出。像 $X^2 + 2X - 4 = 0$ 这样的题目，照理高中生就会轻易地做出来的吧，但这些大学生却只会对着它干瞪眼。现在日本十八岁以下的人口正在减少，但大学每年的招生名额没有变，水平下降也在情理之中，今后大学要回炉高中的东西，连东京大学都是这样。”

知识能力的失衡，必然带来精神的倾斜。京都大学教授中西辉政在一个电视谈话节目中公开批评当时还是日本外相的田中真纪子，他说：“如果以一百分为满分的话，再怎样手下留情她也只能得三十分。在日本，许多人缘不错的总理大臣政绩上留有不足，如细川、角荣、还有战前的近卫文麻吕。国民有必要注意那些有人缘的政治家。”

节目播出的时候，该教授所在大学的电话铃声不断响起。“把我当作社会公敌了。”中西教授苦笑着说。来电的大多是学部主任、校长。“有这样的教授，日本哪搞得好，立刻辞退他！”其中40%是女性，而且差不多都是匿名电话。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甚至威胁说要放火烧教授的家和研究室。

中西教授因常在媒体上发表评论，在社会上有一点知名度，也

常常会听到一些过激的反对意见。比如先前他曾就核电问题说了赞成的意见，立即招来反对派的一片抗议声，但那毕竟还留有各抒己见的余地。

“而这次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不给你任何一点发言权，没有什么公共的规则，那也真是田中真纪子的作风。真纪子一开口便会反复吐出失礼的言论，比如称森喜朗为‘胖子’等。如果是战前的欧洲政治家，简直就要提出决斗了。说了不该在公共场合说的话，是会招来口舌之灾的。平成时代的日本是个高度信息化的社会，同时也是个极端情绪化的社会，再没有像今天这样毫无约束的轻浮的国家了。这是一种社会性的劣化现象。”中西教授说，走向成熟的发达国家，出现暂时的劣化现象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一个经济停滞、政治混乱、道德退化的时期。因为人的本性决定受不了长期稳定的生活，他们总要设法使得自己生活的社会失去平衡。眼下的日本，物质和精神的平衡、进步和传统的平衡、个人和社会的平衡等，都在遭到破坏。民主主义失去发展的土壤，个人主义正在变质成为孤立主义。而至今谁也无法拿出一张有效的治疗处方来。”

有识之士感叹“一代不如一代”

日本著名人士关川夏央也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确实处身于一个丧失自信的时期。说起来，其实日本人是个敢于从零做起的倔强的民族。”在江户时期，江户（今东京）城多次遭受火灾，但都立即恢

复繁荣。明治时期的动乱、震灾、战祸也没有把日本民族压垮。“日本人是属于跌倒了马上爬起来类型，而不是那种眼看着快到无法收拾的地步才想起振作的民族。所以日本人最怕的是眼看着自己在慢慢地走向衰退。”现在许多成人都十分怀念当年日本走向复兴的时期。“每次播放《项目 X》，五十多岁的人都要急急地赶回家，那个节目的主人公们都有明确的奋斗目标。东京塔就应该比埃菲尔铁塔高。那个节目准确地抓住了日本人的本质弱点。那些对现状深感绝望的人看了这个节目就会掉眼泪，原来过去我们是这样的啊，日本人没有目标是不行的啊。东京奥运会就是这样的嘛。为了使那次象征着日本回归世界的奥运会取得成功，全社会都动员起来了。那时候，也许再没有比下个月就要举行东京奥运会更让人快乐的事情了。”

关川认为，日本社会开始出现“叛逆化倾向”大概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初期。他说：“世上的弊病总是先从薄弱环节中发生。青少年中毒品泛滥始于 70 年代；‘班级学生流失’也出现在 70 年代。当时《朝日新闻》有一篇短评曾提到有个孩子用剪刀剪死养在教室里的金鱼，对日本的教育提出了疑问。但那时却认为是学校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其实根子在于日本已出生了一代难以教育的孩子。社会到处出现了道德滑坡的迹象。由于当时什么都处于上升时期，人们根本没有心思去认真想一想法国大预言家诺斯特拉达姆的《1999 年 7 月》所预言的一切正在到来，如今则得到了验证。”

现在在日本，“失去的十年”已成为一句流行语，但日本的有识之士认为，其实倒退并不始于 90 年代，确切地说应该是 80 年代。当

谈到治疗社会弊病有什么处方时,关川说,这是个迫在眉睫的任务。他提出,年轻人二十岁以前不要进大学,先到自卫队去训练一年,或者参加两年志愿者活动。学会过严谨的生活,学习团队协调本领,由此来先改善年轻一代的素质。但问题是,仅仅依靠这些能解决日趋严重的道德滑坡这一社会问题吗

杜海清 编译

对猴子讲信仰论阶级

道德的起源

把五只猴子关在一个笼子里，上面有一串香蕉。实验人员装了一个自动装置，一旦侦测到有猴子要去拿香蕉，马上就会有水喷向笼子，而这五只猴子都会一身湿。首先有只猴子想去拿香蕉，当然，结果就是每只猴子都淋湿了，之后每只猴子在几次的尝试后，发现莫不如此。于是猴子们达到一个共识：不要去拿香蕉，以避免被水喷到。后来实验人员把其中的一只猴子释放，换进去一只新猴子 A，这只猴子 A 看到香蕉，马上想要去拿。结果，被其他四只猴子痛打了一顿，因为其他四只猴子认为猴子 A 会害它们被水淋到，所以制止它去拿香蕉。A 尝试了几次，虽被打得满头包，依然没有拿到香蕉。当然，这五只猴子就没有被水喷到。后来实验人员再把一只旧猴子释放，换上另外一只新猴子 B。这猴子 B 看到香蕉，也是迫不及待要去拿。当然，一如刚才所发生的情形，其他四只猴子痛打了 B 一顿。特

别的是,那只 A 猴子打得特别用力。这叫老兵欺负新兵,或是媳妇熬成婆) B 猴子试了几次总是被打得很惨,只好作罢。后来慢慢地一只一只,所有的旧猴子都换成新猴子了,大家都不敢去动那香蕉,它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只知道去动香蕉会被海扁。这就是道德的起源。

阶级的起源

实验人员继续他们的实验,不过这一次他们改变了喷水装置。一旦侦测到有猴子要去拿香蕉,马上就会有水喷向拿香蕉的猴子,而不是全体。然后实验人员又把其中的一只猴子释放,换进去一只新猴子 C。不同以往的是,猴子 C 特别孔武有力。当然猴子 C 看到香蕉,也马上想要去拿。一如以前所发生的情形,其他四只猴子也想痛打猴子 C 一顿。不过他们错误估计了 C 的实力,所以结果是反被 C 痛打了一顿。于是猴子 C 拿到了香蕉,当然还被淋了个透湿。C 一边打着喷嚏一边吃着香蕉,美味但是也美中不足。A、B、D、E 没有香蕉吃却也比较快乐,毕竟没有被淋到嘛。后来 C 发现只有拿香蕉的那个才会被淋到,它就要最弱小的 A 替它去拿。A 不想被打,只好每天拿香蕉然后被水淋。B、D、E 越发快乐起来,这就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

于是五只猴子有了三个阶级。这下子阶级也随着道德的起源产生了。

道德的沦丧

天变热了，笼子里的猴子们想冲凉却找不到地方。终于出现了一位反潮流英雄，猴子 HERO。HERO 在无意中碰到了香蕉，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一顿饱打。但在挨打的过程中，猴子们享受到了冲凉的乐趣。等身上的水干了之后，猴子 A 在无意中碰撞了 HERO，使 HERO 又一次接触到了香蕉，于是，猴子们享受了第二次冲凉，HERO 遭到了第二次痛殴。在此之后，只要大家有冲凉的需要，就会有一只猴子 X 挺身而出，对 HERO 进行合理冲撞。大家对 HERO 的态度也有了明显的不同，在平时大家会对 HERO 异常温和，以弥补在冲凉时为维护规则而不得不对它进行的暴力举动。一天，在大家冲凉时，饱受折磨的 HERO 闻到了香蕉的清香，生物本能使它在别的猴子心有旁骛时将香蕉吃了。而且此后没有了新的香蕉来填补空缺。猴子们陷入了另一个尴尬境地：没有冲凉的水，也没有香蕉，只有 HERO。于是，另一个规则形成了。猴子在烦躁的时候会痛打 HERO 出气，HERO 不得反抗。当笼子里的旧猴子被新猴子换掉时，新猴子会在最快的时间内学会殴打 HERO。终于有一天，老天有眼，历经沧桑的 HERO 被另一只猴子代替了。猴子们失去了发泄的对象，只能任意选取一个目标进行攻击。从此以后，笼子里的猴子们不吃不喝不冲凉，唯一的举动就是打架。这就是道德的沦丧。

道德的重建

实验人员对猴子们的争斗不休感到不安，为了重建道德秩序，他们决定继续供应香蕉。一天，正在混战的猴子们发现头顶多了一串香蕉，它们其中的一个 A 不顾身上的剧痛，把香蕉摘了下来。于是久违的甘露出现了，未曾尝过甜头的猴子们先是茫然失措，继而争先恐后地加入冲凉的行列，香蕉反而被遗忘了。当猴子 B、C、D、E 发现 A 在享受淋浴的同时还吃着美味的香蕉，嫉妒心使它们暂时团结起来，共同打了 A 一顿，将 A 吃剩的香蕉夺过来。但是，此刻的香蕉成了匹夫怀里的宝玉，得到它的猴子虽然可以享受美味，但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实验人员不断放入香蕉，却发现战斗比以前更激烈了。分析清楚原因后，实验人员用木头做了一个假香蕉扔进了笼子。此时猴子们已经学聪明了，它们知道触摸香蕉可以享受淋浴，而试图独占香蕉则会遭到痛打。于是，一个新的现象出现了，当猴子们有冲凉的需要时，会有一只猴子将香蕉拿起来，而当它发现有遭到攻击的可能时，它会马上放下香蕉逃到一边去。这样，猴子们都能冲凉，但是又不至于再像以前那样 N 败俱伤。没有猴子发现那个香蕉是假的。

信仰的起源

五只猴子 A、B、C、D、E 三个阶级快乐地生活了很久。它们精确地给出了三个阶级的定义，即吃香阶级、拿香阶级和干看着阶级。可

惜猴子 A 由于长期的水中作业无可避免地引发了它肺部功能的衰竭。一天它在例行的拿香蕉作业中跌倒了就再也没有爬起来。于是实验人员又送进了一只同样孔武有力的猴 F，当然它还是对屋顶的香蕉很有兴趣。不幸的是他最终以微弱的劣势被以 C 为首的群猴再次痛打。第二天，又到了拿香蕉的时候，猴子 C 很无所谓，反正它还要吃香蕉，反正它不会被淋到。真正恐慌的是 B、D、E 三猴，F 是那么健壮，它们这些媳妇是熬不成婆了。它们将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谁该去步 A 的后尘。猴子 B、D、E 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讨论谁最应该做下一个拿香蕉阶级。猴子 F 很奇怪也很好奇，什么叫“拿香蕉阶级”呢？猴子 B、D、E 解释道：所谓“拿香蕉阶级”就是猴子界勇敢者的阶级，需具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方能得此殊荣。猴子 F 闻听不禁有些神往，有些跃跃欲试。当然他最终达到了目的，作了唯一的拿香蕉阶级。再后来，B、D、E 三猴陆续被换出局，换来的猴子个个健壮如 F。它们继续大打出手，不过目标不是香蕉，而是那个唯一的拿香蕉阶级。于是信仰也出现了。

迷信的起源

后来 A 终于被好心的实验人员拉出了苦海，新来了猴子 F，C 觉得有必要维护自己的阶级地位，B、D、E 则生怕自己顶了 A 的差……在各种复杂心情的作用下，B、D、E 在 C 的带领下痛打了 F 一顿，然后强令 F 做拿香蕉阶级。F 开始不乐意，后来慢慢在 B 等的劝说下等待“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这一宿命。慢慢地老资格的 B、D、E 猴子渐渐

被淘汰，C 发现自己在体力上不再占有优势，很难再通过武力让这一游戏规则继续下去，觉得十分苦恼。这时，一只最有希望升级为吃香蕉阶级，即 C 的理所当然接班人，也是 C 谋臣的 H 向 C 进言，于是君臣定计。H 开始依靠自己多懂几种猴语而在其他若干猴面前树立的权威形象向其他猴鼓吹：“每一只新来笼子的猴子都是有罪的，这种罪责来自血统……只有摘香蕉的猴子才能被实验人员送到天堂。”事实上，因为被水冲很容易得肺炎病倒而被实验人员淘汰掉，猴子们不知道反而以为被淘汰的猴子真的进了天堂。渐渐，猴子都相信了这套理论，并且讲给每一只新猴子听，然后就这么流传下去，越传越神奇。以至于后来摘香蕉阶级的猴子都为了能摘香蕉而大打出手……这些都是 C 没有想到、H 没有看到的，那时它们都已经死了。然而迷信就这么诞生了。

天下第一假古董——拉斯维加斯

当飞机越过沟深壁峭的大峡谷、与科罗拉多河连接的米德湖,再进入拉斯维加斯的上空,你不得不赞叹美国商人的勇气与魄力——虽然这勇气与魄力带点儿邪——他们硬是在茫茫一片黄沙中拉出了一个花花世界。特别在晚上抵达,机身下的大地简直是一只巨大的聚宝盆,珠光宝气,流彩溢金,尽管隔开几千公尺,也闪得你眼睛灼热。

走出机场,门口就是排成一字长蛇阵的大巴士,高大舒适,等待游客上车,只要你报出酒店的店名,一声不响把你送到那儿,不收一分钱,除非你乐意给点儿小费。这是拉斯维加斯留给你的第一个好印象。在以后的几天,良好服务的印象会一个接着一个而来,从酒店、赌场、剧院、餐饮业,一切的一切都是超值消费,比美国其他城市便宜得多。他们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让你在拉斯维加斯多待几天。你多留几天,从每条街角、每家店铺都可以任意得到诱你去赌的几十元免费赌券;你走入赌场,就会下注;你下注后,不用庄家做手脚,

赌场的赢率是赌客的赢率的好几倍，从这点上你已经输定了。拉斯维加斯的赌博企业家决不在小地方苟苟蝇营，什么多收点门票啦，限定最低消费啦，强制搭卖啦，骗得你明明白白感到上了当，赶快想离开，从此不再回来。因而拉斯维加斯愈做愈红火。

为了吸引全世界的赌客、游客都往这里跑，拉斯维加斯把自己这块蛋糕愈做愈大，简直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全城除了几座牧师穿得像猫王为你主持快餐式婚礼的小教堂外，满街都是赌场以及为赌场配套服务的酒店、餐馆、咖啡馆、游艺场、影剧院。大赌场正面像城墙那样高耸入云，上面密密麻麻的霓虹灯一天二十四小时闪烁不停，阳光与灯光交相辉映。

拉斯维加斯，原意是“草原”，在内华达州南部沙漠地区，19世纪摩门教徒循着小河到了这里居住下来。后来有了铁路，才有了博尔德水坝，才逐渐热闹起来。1931年内华达州再次投票，使赌博合法化，拉斯维加斯开始欣欣向荣。

开赌场的目的当然是通过刺激人的赌博神经，让你往里面送钱。

作家莱尼·勃鲁斯就把拉斯维加斯 Las Vegas 称为“拿走你工资” Lost Wages。附设赌场的酒店或者附设酒店的赌场，向赌客提供几乎是免费的住宿餐饮。在赌场留下名号的豪客，每年可以收到赌场的贵宾邀请信，在城里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一切全包——就算输得精光，赌场还会退回一部分输去的赌金，让他体体面面搭乘飞

机回家。

那些大酒店大赌场，有的占上几个街区，像一艘陆上航空母舰似的。整个底层都是赌博机器，五花八门，要走到接待处或吧台，必须在它们面前走上好几百米，满耳都是滋滋的电气声、咔嚓的扳手声、叮当的铃声或者哗啦啦从老虎角子里落下硬币的悦耳响声。美国人讲究高效率，机器转动要快，股票上涨要快，汉堡包供应要快，发财也要快，这种疯狂的速富心态在拉斯维加斯比哪儿都明显。从早到晚，有男人也有女人，幽灵似地贴在老虎角子机前面，不停地往洞里塞钢板儿，长时间没有人开一声口，让人想起但丁《神曲》中的地狱情景。《第一口啤酒》作者菲列普·德莱尔在另一部小品集《被谋杀的午睡》中特别提到赌场里的老妇人，她们坐在吃角子机前面，目光怔怔的，眼神茫茫的。动作像个机器人，从塑料桶里取出一枚一枚硬币往里塞……她们的周围有些较年轻的人——一个人塞硬币，其他人在他背后评议，“喔！”“啊！”地叫个不停！但是老妇人无暇他顾，连眼皮也不眨一眨。她们化石似地坐在小转椅上，永无休止地盯着樱桃、杏子、梨、香蕉转动……突然所有的转牌都停在樱桃上；“唰”的一声非常低沉非常清脆，立刻硬币像瀑布似地泻在槽沟里……但是老妇人并不收拾硬币，她们要赌大的，她们有的是时间。然而她们脸上没有一点喜悦……很久以来，她们已经不再知道杏子或樱桃的味道。她们不需要什么，也不渴望什么，但是她们带着一种机械的欲望要钱。她们脸上不显一点表情；输了，赢了，心是不是跳得更快一点，没有人知道；她们今天来，明天来，天天都会来。赌徒就是

死心塌地的。

当初 ,拉斯维加斯成为赌城时 ,街景模仿的是纽约百老汇 ,这在那时是很时尚的。

百老汇风格从时尚变成古典之后 ,拉斯维加斯来了一次整容 ,移植了迪斯尼世界。新酒店纷纷取个有异国情调的名字 :桑兹 Sands ,黄沙、特罗比加那 Tropicana ,热带、弗拉明戈 Flamingo ,一种西班牙舞蹈。借此说明周围的自然人文景观 ,他们的想像力要比只会取“环球”“国际”“世界”这类名字的人丰富。

今天 ,酒店又采用了主题公园的做法 ,名字有 Mirage 海市蜃楼、Luxor 代表埃及风格、Desert Inn 沙漠客栈、MGM Grand 大米高美、Treasure Island 金银岛 ;还有最大最离谱的 Bellagio 舒乐。这原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下面一幢别墅的名称 ,坐落在科姆湖畔 ,每年邀请知识界和艺术界人士在里面完成个人研究创作项目。Bellagio 的建筑费用高达几亿美元 ,有三千间客房 ,里面布置的名画完全是真迹 ,估计价值二亿四千万美元。酒店这样做的道理正如广告上说的“因为您不可能在卢浮宫过夜” ,进了这家酒店 ,旅客可以享受在卢浮宫过夜的滋味。天天晚上看到墙上挂着毕加索、莫奈、凡高的杰作!

每家酒店晚上都有娱乐演出 ,不是红极一时的大歌星 ,就是场面壮丽的歌舞剧。如《进入黑夜》 ,一边是裸体美女跳跳蹦蹦 ,一边是杂技舞蹈演员在水上献艺 ,两边的人在睁大眼睛的观众面前斗艳争

妍。有一出戏名叫《神秘》,从1993年起就在金银岛大酒店里专为该戏设计的一座剧场内演出。Bellagio的新剧是《O》,这不是数字上的“零”,而是OPQ的“O”,取自法文谐音字eau水,顾名思义演出都是在水上水下进行的,舞台上特意造了一个巨大的游泳池,深达八米,容量为六百万立方米。计划演出到2008年。剧院有一千八百张座位,每张票价介于九十至一百美元,估计票房收入一年有七千五百万美元。演出最初投资为一千八百万美元,制作人不用等待多久就可以收回成本。

《O》剧一开始是迎客戏,打打闹闹,寻寻开心。出来一个小丑,红鼻子,愁眉苦脸,拿了锅、漏斗、纱网,舀水向观众身上泼;一个女人骑在自行车上拉大提琴;一个瘦高个儿主持人,戴了可笑的大假发,在翻转的雨伞上划船。真正的水上芭蕾拉开序幕,就是露出在水面上的二十双金莲。视觉与耳膜受到的冲击都是非常强烈。演员个个身材苗条矫健,服饰简单明白,技艺高超娴熟,至于舞剧主题思想是没有的,本来演出让人兴奋而已。演技与内容完全成了特殊的附属物,叫人看了不禁为演员的才华叫屈。

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酒店、剧院三位一体,极尽声色犬马之能事。

整座城市本身也是一座大舞台,每天二十四小时在演出。人口约三十万左右,来自四面八方。城市历史短,人员流动多,没有一个人的身份,于是剽窃世界各大城市的特点,弄成一个四不像的大

杂烩。你可以看到帝国大厦、克里斯特大厦、世界贸易中心、自由女神像，并排矗立在内华达州一望无际的沙漠前，叫人看了透不过气来，其实这只是纽约大酒店的正立面。Luxor 大酒店则仿造埃及第四王朝第二代国王基奥普斯的吉萨大金字塔。开工后才想到金字塔这类建筑是埋葬死人用的，不是给活人寻欢作乐的；为了在设计上再增添通风口而煞费苦心，延迟了好久才开张。

金银岛酒店的灵感完全来自史蒂文生的小说。在一座人工小岛附近每半小时有一场海战，海盜船与皇家海军三桅船对撞交火，杀气腾腾的海盜在英国人的威胁下大叫：“往上冲啊！”英国人则高吼：“你们这些贼还不快快投降！”然后一阵连珠炮响，把英国船只打沉到了海底。在海市蜃楼酒店则有壮观的火山，每隔一刻钟喷发一次，熔岩从火山口惊天动地滚落到下面的游泳池里。除此以外，还有数不清的瀑布、一个海豚池、一座秘密花园和一座富丽堂皇的影院，专演齐格菲式的马戏魔术。不可思议的还有威尼斯大酒店，把意大利水城的圣马可广场照样造了出来，连上面的大钟楼也度身定制，不缺少一枚钉子。广场旁边也有水，水上也有刚朵拉 gondola，也称凤尾船，客人乘了可以进入自己的房间。

威尼斯酒店的出现必然跟原先独占鳌头的凯撒宫展开激烈竞争。凯撒宫也是一座罗马式建筑，里面矗立大部分真人大小的罗马皇帝雕像；还有一个商业中心，栉比鳞次，全是时髦商品的专卖店。天顶上是用高科技设计的天空云彩，每隔二十四分钟从白天过渡到黑夜，又从黑夜过渡到白天，周而复始，循环不已。

这种阴阳错位、乾坤颠倒，在拉斯维加斯则是天经地义的。在赌场里也确实很少看到时钟报时，人到了里面昏天黑地，也很难知道应该是吃中饭、吃晚饭还是吃早饭的时间，即使到了外面，还要定下神来，才明白这是白天还是黑夜。

马振骋 编译

揭开神秘面纱的王室生活

德高望重的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国王在成功地统治了自己的国家——阿富汗四十年之后，被其堂兄弟穆罕默德·达乌德·沙阿赶下台，被迫流亡意大利。

9·11事件之后，美国出兵阿富汗。于是查希尔在2001年10月向阿富汗人民发布紧急号召建立新的政权，取代激进的塔利班，以填补国内目前的权力真空。这一宣传传到阿富汗后，立即引起人民的强烈反响，据联合国对新近抵达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查希尔国王受到相当大的支持。

2001年11月27日，在波恩举行的阿富汗问题会议上，与会的阿富汗四个派系都希望查希尔将在过渡政府中担当名义领袖，这位八十六岁高龄的被黜国王被推向了世界政治的前台。

老国王本人也渴望有朝一日重归故里，去担任一个“事件的调整人”。2002年春天，流亡数十载的查希尔国王将名正言顺地返回阔别已久的祖国。

阿富汗人民等待着查希尔的归来，期盼尽快结束战乱，实现和平之梦。

不穿长袍的国王

阿富汗人外表闭锁，但查希尔国王的穿着却相当开放和现代。据当年和查希尔有过交往的外交人士回忆，国王举止优雅、风流倜傥、魅力十足。他的帝王服饰由军帽、马裤和弗伦奇式军上衣组成。

由于王室成员常遭来自家族内部阴谋与背叛的暗算，查希尔国王身边总有保镖相随。但在外交场合，他总让保镖们退居不显眼的位置，以免影响贵宾情绪。查希尔热情好客，经常宴请国内外高层人士，并允许贵宾偕夫人赴宴。国王本人则每次与风姿绰约的王后乌依玛拉一同出席。

查希尔国王也热衷于狩猎，他喜欢亲眼目睹猎物被射杀的全过程。很难想像，这位受人民爱戴的仁慈国王为何有此嗜好。

受过良好教育

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 1914 年 10 月出生于喀布尔。青少年时代他曾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巴黎贵族学校完成学业后，又求学于法国巴斯德学院和蒙彼利埃大学，十六岁回国，就读于阿富汗陆军军官学校。

1963 年，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纳奇尔·沙阿遇刺身亡，纳奇尔之子查希尔继承王位，成为阿富汗的国王。

查希尔十九岁继承王位，但国家各部门重要职位均由家族成员担当。譬如，他的堂兄弟穆罕默德·达乌德·沙阿一度 1953 年起成为政府的领导。

达乌德是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他并不满足于首相的职位，处心积虑搞阴谋诡计。查希尔察觉了达乌德觊觎王位的野心，于 1963 年将其罢免。达乌德则不露声色，深藏屈辱，以等待报仇雪恨的日子。

查希尔在位期间，尤其是 1963 ~ 1973 年间，以“十年民主”著称。查希尔时代，喀布尔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积极参与国际政治和经济交流，阿富汗出现和保持了相对的和平与繁荣。这一时期，阿富汗北部建设了凝析气企业；在白沙瓦地兴建了水力发电站和高水平的水利灌溉工程系统；修建了贯通阿富汗境内的两条重要公路，公路建设为外国人了解阿富汗带来了便利。

查希尔本人对两条公路大感兴趣，因为他是一个超级车迷。他的车库里有数十辆性能卓越的豪华跑车。

阿富汗国内和平与建设的平稳进程于 1973 年被国内的武装政变所阻断，政变的发起者就是当年被查希尔革职的达乌德。趁查希尔在国内治病的间隙，达乌德伺机谋反，宣布沙阿王朝被推翻，阿富汗共和国诞生。

查希尔面临的抉择是：必须退位，国王一家方可无障碍地离开阿富汗，查希尔被迫接受了达乌德政权的最后通牒。达乌德于 1977 年成为阿富汗总统，并开始自己的施政计划。但达乌德政府遭到来

自阿富汗国内左右两派势力的强烈反对。1978年起,阿富汗局势剧烈动荡。而被达乌德驱逐出境的废黜国王查希尔及其家人一直客居罗马。在意大利数十年的流亡生涯中,查希尔默默无闻,直至波恩会议前,世人似已将他遗忘。而查希尔确实与世无争,在漫长的岁月中,他潜心钻研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波斯语;他满怀慈爱地关注着他的孩子——五女二男的成长。

日本今后是否会有女天皇

日本的菊花王朝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王室之一,其起源一直弥漫着神秘色彩,但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日本王室拥有至少一千五百年的历史。

1989年昭和天皇去世,明仁天皇于1990年登基。明仁天皇2001年12月23日六十八岁生日时说起了自己的先祖,说他知晓日本王室与古代朝鲜的一个王国有血缘关系。“就我而言,我感觉自己与朝鲜半岛有某种亲切感。据日本编年史记载,桓武天皇的母亲是古代朝鲜百济王国一位国王家族中心的人。”“那些从古代朝鲜迁移或受邀前往日本的人带来了文化和科技。通过日本人的热情和朝鲜人的友好态度,这些文化和科技得以传播到日本,实在是件幸事。”

据史书记载,百济王国是古代朝鲜的三个王国之一,曾统治朝鲜半岛西南部地区。

日本史学界教授指出,普通日本国民几乎不知日本和朝鲜古代王室有血缘关系。自明治天皇时代起,天皇就成为国家的象征,而日

本一直推行的神话是：日本皇族血统纯正。

日本人更关心的是，日本是否应该允许女性继承皇位。

日本王室 2001 年 12 月 1 日喜得千金。1993 年皇太子德仁与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小和田雅子结婚，婚后九年生下第一个孩子。引典于《孟子》，日本皇太子长女取名为“敬宫爱子”。敬宫爱子也是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的第三个孙女。

随着小公主的降临人世，再度引发日本国民有关王室继承人性别问题的争论。一项民意调查结果表明：55.2% 的日本人同意女性继承皇位，7.9% 的人反对，71% 的人支持日本有一位女天皇。

1968 年，日本开始执行男性天皇统治制度。此前，日本历史上曾有八位女天皇。

瑞典王室的平民生活

瑞典王国的国家元首是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 1973 年继承祖父的王位，三年后娶德国平民之女希尔维亚为妻，婚后育有子女三人。

1977 年，希尔维亚生下一名女婴，这位公主取名维多利亚。瑞典历史上一直遵循长子继承王位的制度，而维多利亚的降生，使瑞典修改了《王位继承法》。1980 年 1 月 1 日，两岁多的维多利亚公主正式成为瑞典女王储。

1996 年，国王夫妇将不满二十岁的维多利亚公主送往法国学习法语和文学。维多利亚就读于法国昂热的天主教西方大学，并寄宿

在法国普通百姓家里，她只有一个房间和一套卫浴设备，每天早上8时准时起床到校上课。她总是尊重房东家人的生活习惯，从不要求特殊待遇。维多利亚除了逛街、看电影外，其余时间都呆在房东家里，这位来自北国的公主还酷爱骑马和滑雪。

维多利亚还到德国和美国等地去学习当地的语言，而且总是隐姓埋名。1998年春天，她在美国大学期间，和其他大学生一样，穿T恤衫、牛仔裤和旅游鞋，就同学好友也不知道她是王室成员。

作为未来的瑞典女王，维多利亚公主需要学习一些必备的知识。她先是当国家文物馆实习生，接着又到瑞典王家收藏学会了解家传的宝藏。她还参加一个专门为她开设的“学习班”，以了解瑞典议会和政府的运作方式。

近来，维多利亚与一位瑞典著名银行家之子的恋情被媒体公开。

瑞典王室深受国人爱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虽然他们位居王国之尊，却以平民作风著称。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天天晚上自己驾车打道回府，几十年如一日。他不搞特殊，同国人一样照章纳税，在家里，他经常下厨烧菜。国王和王后平时注重培养孩子良好的道德情操，不使他们产生帝王贵胄的优越感，让孩子到普通幼儿园、普通学校接受教育，放学后让孩子到同学家玩，也让同学来自己家里做客。王子公主的穿着也和普通孩子一样。每年国王生日、国庆或其他庆典时，国王一家与民同乐。

龙 洋 编译

美国人心中的英雄

说英雄谁是英雄

英雄 是历史长空中不灭的恒星；

英雄 是人类社会里永生的偶像。

.....214.....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每个国家评判英雄的标准也各有不同。在人种庞杂、族裔繁多的美国社会里，说英雄谁是英雄 在美国人的心中，什么样的人才配称作英雄

今年，美国一家名为“哈里斯互动”的市场咨询公司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合作，举行了一场以“谁是你心中的英雄”为题的民意调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首先列出五条英雄的评选标准：

1. 职责有限，贡献无涯；
2. 压力之下，毫无惧色；
3. 敢拿自己的财富、荣誉乃至生命去冒险；
4. 在美好的目标面前永不居于人后；

5. 挑战自我 超越自我。

根据这五条标准，共有一千零二十二名来自社会各阶层的美国人选出了二十位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排在前十位的是：

1. 耶稣基督
2. 马丁·路德·金
3. 科林·鲍威尔
4. 约翰·肯尼迪
5. 特蕾莎修女
6. 罗尔德·里根
7. 亚伯拉罕·林肯
8. 约翰·韦恩 影星
9. 迈克尔·乔丹
10. 比尔·克林顿

英雄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扶危济困、拨乱反正、开拓探索等一系列有益于俗世的积极举动，它更是一种精神感召。

这是一个众神狂欢、“英雄”泛滥的时代。无孔不入的媒体在不断制造偶像的同时亦在不断地击碎偶像，而世人愈渐迷乱的眼神中也已不复有对英雄的倾情崇拜。在物欲横流的西方社会里，只有宗教仍在孜孜不倦地教导人们忘我的精神，企盼人类心灵的纯净。于是，在深受基督教文化传统影响的美国人的心目中，还有谁会比为

拯救万民而受苦受难、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更符合这五条英雄标准呢。他荣登“英雄榜”榜首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美国人的英雄观：最完美的英雄形象必定不属于尘世，也不属于人类——他可能是人类美德的集大成者，也可能是具有自我毁灭意识的非理性的人类叛逆者。总之，他永远只能存在于理想世界之中。基于这种观念，还有人认为，人们对英雄的需要和对三明治的需要是一样的，它带给人们的仅仅是满足，而非自我提升。然而，如果仅靠三明治活着已逐渐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那实在是太可怕了。

根据英语词典上的解释，能被称之为英雄的人之所以能和普通人有所区别，在于他们“具有极其英勇的表现与显赫荣耀的功绩”。然而，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人间英雄的要求比这要高得多。他们认为英雄应该既是藐视厄运的理想主义者，又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实干家；他既能在危机中保持一份独有的冷静，又会在推动社会前进的过程中充满永不熄灭的热情。在如此苛刻的高标准严要求下，不难想见一些公众人物虽然具备许多让人崇拜的素质，如歌星玛当娜，却注定无缘此类英雄榜。而另一些在美国各历史阶段如雷贯耳的姓名：马丁·路德·金、科林·鲍威尔、约翰·肯尼迪和特蕾莎修女则能名列英雄榜前五位，他们当之无愧。

一些学者对历史人物在英雄榜上占据相当比例的现象表示忧虑。他们或许忽视了：英雄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扶危济困、拨乱反正、开拓探索等一系列有益于俗世的积极举动，同时它更是一种精

神感召，它照亮了世人的心灵，指引着社会前进的方向。可以说，英雄情结是深藏在每个人心底的火种，它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燎原之势，从而改变着人类历史的进程。

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位居英雄榜第二，似乎有点出人意料。这位年仅三十七岁就遇刺身亡的黑人牧师为了反对种族隔离政策、争取有色人种与白人平等的权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他的著名讲演《我有一个梦想》更是感动了几代美国人。同时代的美国众议员约翰·刘易斯是金的忠实追随者，四十次被当局逮捕、三次遭白人暴徒围殴的经历，依然改变不了他为黑人选民登记、为黑人的政治权利奔走呼号的决心。刘易斯是英雄的崇拜者，他说：“没有马丁·路德·金，今天的我不会站在这里。”同时他也用自己的一生来实践怎样成为一个英雄。如今，在美国时时风起云涌的种族抗议浪潮中，马丁·路德·金和约翰·刘易斯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的梦想也终有实现的那一天。

值得注意的是，紧随耶稣、马丁·路德·金之后的第三位英雄不是总统，也不是宗教人物，而是美国现任国务卿科林·鲍威尔。这位牙买加移民的后裔曾在越战期间冒死把他的上司和两名士兵拖出飞机残骸，并因此获得了紫心勋章，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英雄”。1989年，老布什总统任命他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使他成为历史上担任美国最高军职的第一位黑人。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鲍威尔与前线总司令、美军上将斯瓦茨科普夫密切合作，组织了“沙漠

风暴”行动,从此更是声名大振。2001年,他又成为小布什组阁推出的第一张王牌,上任国务卿至今,鲍威尔一步一个脚印,颇受国人赞许。能够位居英雄榜第三,六十四岁的鲍威尔应当心满意足了。

人们需要英雄,但绝不希望他们给自己的舒适生活带来压力和挑战。

“1961年5月20日,总统约翰·F·肯尼迪调动联邦防暴部队前去镇压南方的暴动,那里的白人因对新公布的主张种族平等的公民自由权利修正案表示不满而发生骚乱。五天后,他又不顾国会的反对将第一名美国人送上月球。然而,这只是官方记录中的肯尼迪。许多年后,民间盛传当年的他还曾将一位芳龄二十七、芳名朱迪思·坎贝尔的小姐带进私宅进行非法同居,可怜当时的FBI特工们还为白宫机密会否因此泄露而大感寝食难安……”

以上这段摘自某部肯尼迪传记的文字,也许可以部分反映出近代美国人英雄崇拜的转变过程。古希腊人在创造出“英雄”这个词的同时也将英雄崇拜灌注到了西方文化中。然而就在水门事件发生以后,美国人对英雄的崇拜已被怀疑所代替,进而人们也不再苛求完美的英雄形象。比如乔治·华盛顿,这位功勋卓著的开国总统现在最广为流传的轶事,未必是那些遗惠三百年的著名战役,也不会是那些引起史学界争论的国策方略与经济措施,而是调皮的小华盛顿砍倒了父亲花园里的樱桃树的故事,且这个故事还极有可能是子虚乌有的。

许多人把英雄形象的倒掉归咎于当今无孔不入的大众传媒，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媒体绝不会对没有卖点的“英雄”轶事感兴趣。人们对名人丑闻的津津乐道和对英雄形象的倾情崇拜，这两种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心态，或许正源于同一种心理动机。美国犹太法学女博士马尔卡·德鲁克因此认为：人们或许并不愿意看到世间存在着完美的英雄形象，他会使每一个普通人自惭形秽。现在，人们既不把英雄奉为天神，也没有把他们贬为骗子。因为，人们需要与众不同的英雄人物，但也绝不希望他们给自己的舒适生活带来压力和挑战，这种社会心理是可以被利用的。纵观这次调查，政治人物，特别是总统还是美国人关注的中心。在英雄榜的前二十名中，总统就占了九位。约翰·肯尼迪排名最为靠前，位居第四。罗纳德·里根和亚伯拉罕·林肯分列六七名。同样是总统，绯闻缠身的比尔·克林顿能名列英雄榜第十位，而现任总统小布什只能排在第十七位，有志于仕途的人们或许可以从中受点儿启发。

这次民意调查或许只能反映社会现实的某个侧面，却也实实在在地暴露出当今美国社会所存在的信仰危机。一半以上的受调查者认为在当今社会里，没有什么公众人物可以称得上是“英雄”。还有六分之一的人则认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英雄，他们中有三分之二的人认为自己之所以会失去对英雄的崇拜，是因为现实中理想的破灭和这个社会对个人主义的过分强调。该“英雄榜”被公布后，竟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对某些榜上人物表示唾弃，认为他们“道德败坏，行止不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由此不无挖苦地写道：“比尔·克

林顿 ,你听到了吗 ”

也许 ,他们的头顶上没有神圣的光环 ,他们淹没
在人海里毫不起眼 ,但人们仍会对他们说 :“你
是我的英雄 !”

大约在公元 2800 年前 ,小亚细亚古国美索不达米亚城的城主吉
尔格麦胥——人类有文字记载的最古老的勇士之一 ,曾经踏遍千山
万水以寻求英雄人生的真谛。最后 ,他为后人留下了这样的答案 :

‘那些苦苦追寻的辉煌人生啊 ,
永远遥不可及 ;
深情凝望 ,牵着你手的孩子 ;
忘情拥抱 ,深爱着你的妻子 ;
他们的幸福与欢笑 ,才是你 ,
一个想成为英雄的男子汉 ,
真正的使命 !”

调查显示 ,共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把他们的朋友、亲戚 ,特别是
父母作为他们心目中的英雄。美国卫斯理教派大学教授理查德·斯
洛特金认为不必因为公众英雄的匮乏而忧虑。时势造英雄 ,那个造
就了亚伯拉罕·林肯的社会矛盾尖锐、改革狂飙突进的时代已一去
不复返 ,如今的美国人能在身边寻找英雄 ,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然
而 ,在战争、贫穷、疾病、犯罪等这些人类社会的顽症面前 ,总有人能
从人群当中挺身而出 ,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社会、超越自我。也

许,他们的头顶上没有神圣的光环,他们淹没在人海里毫不起眼,但人们仍会对他们说:“你是我的英雄!”

此次民意调查还选出了二十位“生活中的英雄”。排在前十位的有:

1. 罗恩达·康纳姆——“耻辱地活着,比死亡更可怕。”

1954年10月31日生。1991年2月27日,空军少校康纳姆在海湾战争中被俘。八天后,双臂骨折、一膝粉碎、右肩中弹的康纳姆奇迹般地生还,震动美国三军,被授予“杰出飞行员十字勋章”、“铜星勋章”和“紫心勋章”。

2. 休·汤普森——“作为军人,我奉命参加战斗,但我拒绝参与屠杀!”

1943年4月15日生。1967年参军赴越南战场。为了使美军包围圈里的九个越南平民,其中包括五个儿童免遭屠杀,他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战友:“你们开枪,我也开枪!”在经历了无数调查审讯、非难后,1998年3月6日,五角大楼迫于外界压力,授予他越战纪念奖章。

3. 玛瑞恩·普里查德——“小时候,当法官的父亲告诉我,这世上,正义高于一切。”

1920年11月7日生。1942年春天,普里查德在荷兰。为了搭救三个犹太孩子的性命,年仅二十二岁的她英勇地击毙了一个纳粹军官。整个二战期间,她利用自己在荷兰的房产,从纳粹的屠刀下救出一百五十多名犹太人。

4. 达纳·克里斯马斯——“丢下别人独自逃生 我做不到！”

1978年5月25日生。2000年1月19日深夜,克里斯马斯就读的学校宿舍底楼发生火灾。最早发现火警的她将楼里所有的同学全都唤醒,将生的希望留给别人后,自己却倒在了滚滚浓烟里,全身高度烧伤。

5. 鲁道夫·达维拉——“我只是尽了一个士兵应尽的义务。”

1916年4月27日生。1944年5月28日,二战意大利战场,二十五岁的年轻士兵达维拉孤身一人与一个全副武装的德军班周旋二十分钟,终于将之成功击退,保全了身后重要的武器装备和战友的生命。2000年6月,达维拉和其余二十二名亚裔二战老兵一起被授予二战奖章。

6. 约翰·麦凯恩——“我反对!因为这项政策只对富人有利。”

1936年8月29日生。自1967年起在越南度过了生不如死的六年战俘生涯,回国后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从此步入政坛。他的心直口快在共和党参议员中是出了名的,他曾是小布什的忠实追随者,现在又是布什政府减税政策最激烈的反对者。

7. 阿兰·蒂贝尔——“底层同胞的梦想,就是我的梦想。”

1955年3月18日生。二十六岁时在一场篮球比赛中意外受伤,导致胸部以下终身瘫痪。此后,坐在轮椅上的他一直致力于改善社会底层的生活,经过多年努力建起一座收容一万二千名在社会上走投无路的黑人的慈善机构——沙城。

8. 吉姆·麦克洛斯基——为“被遗忘的和被侮辱的”生命辩护

1942年5月21日生。作为一个辩护律师,二十多年来,他在法庭上救下二十五个面临着终身监禁甚至死刑的无辜者。

9. 罗莎·帕克斯——“我不让座!我绝不向种族歧视让步!”

1913年2月4日生。1955年12月1日,帕克斯乘坐拥挤的公共汽车下班,疲惫已极的她坐在白人专座上并拒绝为一个粗暴的白人男子让座,因此被送上法庭,从而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黑人民权运动。

10. 穆罕默德·尤努斯——“我的工作,就是想前人之未想,为权贵之所不为。”

1940年6月28日生于孟加拉。六十年代求学美国,1972年以经济学教授的身份回到刚独立不久的祖国,毕生致力于经济与社会改革,如主持让穷人受益的官方银行、领导下层妇女反抗陈规陋习等,使本国人民受惠无穷。

所有的英雄都是凡人,所有的凡人都是可以成为英雄。

三十年来,亚利桑那州大学的一位心理学教授试图用实验证明:人身上存在着一种“自私基因”,而那些舍己为人、舍身报国的英雄及英雄行为的存在则是源于基因突变。基因突变当然是偶发的,所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评选耶稣等“我心目中的英雄”时无奈地写道:英雄“太难找了”,而“生活中的英雄”则带给我们更多的感动。

“1999年12月5日凌晨1点22分，下班后的拉斯维加斯警官丹尼斯·德维特正在酒吧间里和朋友聚会，突然，三名持枪男子闯进门来，对准人丛射击，现场顿时乱作一团。四十一岁的德维特不愧是有过二十年军龄的老兵，他立刻拔枪朝天射击，吸引住匪徒的注意力，先保证无辜群众的迅速撤离，再伺机灭敌。不料，德维特手枪的射程太短，无法进行有效还击。于是，他平举手枪，迎弹而上，一颗子弹打废了他的左手，两颗子弹飞进他的大腿骨……德维特的脚步没有停，在给了其中一名匪徒以致命一击后，另两名匪徒被身中八弹仍屹立不倒的他吓得仓皇出逃。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自以为命不久长的德维特喃喃道：“告诉我的妻子，我永远爱她；我已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我只希望我没有射伤无辜。”

224

这是一则普普通通的新闻报道，报道中的主角、一个普普通通的警官丹尼斯·德维特在两张英雄榜上都寂寂无名。然而，你能说他不是一个英雄吗？在那血肉横飞的枪林弹雨中，他的“自私基因”在哪里

“心目中的英雄”有如头顶上的灿烂星空，永远让世人仰望、赞叹；而那些“生活中的英雄”，包括丹尼斯·德维特，却告诉我们：所有的英雄都是凡人，所有的凡人都是可以成为英雄。

沈 清 编译

巴黎会不会塌陷

地下巴黎

0—10米 :下水道、水、电线、煤气管、城市供暖系统

10—20米 :地下室、停车场、1900~1990年间地铁线、旧采石场和石膏场、新地铁线。

30米以下 :含水层

.....225.....

巴黎的地底下 ,已像是一块多孔的奶酪

巴黎在断裂。1998年1月22日 ,巴黎14区奥德赛路6号地下室楼梯下突然开裂了一个大洞。6月9日 ,19区普拉迪埃路18~20号之间出现一道裂缝 ,后又逐渐扩大。7月31日15区鱼市街夯土时 ,16号一面承重墙断裂 ,12月24日.....这类事不时会发生。

巴黎在塌方。1999年1月 ,穿越市区的圣马丁运河停止航运。运河的一段水路地基沉降 ,水流入附近地下道 ,淹没了码头。潜水员发现水下有一个八米长的切口。

调查 :
是谁制造了美国愚笨的一代

巴黎也在滑动。在 16 区对原有房屋进行五年加固后，挖土机还是开进了塞纳河畔的帕西公园。早在 1995 年圣诞节，这块位于黏土结核上的土地，就像在滚珠盘上那样滚动。莱努阿尔路 21 号、23 号、25 号居民相信自己早晚会陷入帕西丘陵下的那个洞窟。每个人都知道脚下这块土疙瘩不安稳，但是没有办法。在这以前，1978 年 2 月 17 日，另一头的山坡移动，引起煤气管断裂，煤气吹向街区里的三幢大楼，造成十二人死亡。

巴黎的地底下，经过两千年的挖、填、掏、造，早已像一块多孔的奶酪。全市约有十万幢大楼，其中四分之一是盖在从前的采石场上。从上一世纪开始，为了使巴黎现代化，建筑了一切现代化城市必不可少的设施，于是在巴黎人的脚下，有二百五十公里地铁和市区快速铁路网，有一百公里步行隧道，有两千公里下水道，有三千公里引水管。还不要忘记，在这些肠子与人行道的夹层中间还埋有三千二百公里高压中压电线，2400 公里煤气管道，一百五十公里城市供暖管道，二百八十万公里低压电线。

每年有一万六千幢建筑威胁着巴黎人的安全

从 1777 年以来，巴黎这块奶酪是采石场总检察处的禁区。总检察处日夜观察地底下的动静，搜集数据，监视工程，寻找裂缝；仔细审查开发商、建筑公司送来审批的要求发展许可证报告，拿了放大镜核实高危地区的每个敏感点。总之，建筑上若有什么变化改动，公证人必须向这个机构咨询。

副检察长米歇尔·洛奇的办公楼就建在巴黎著名景点地下坟场上面。总检察处不但管巴黎市区，也管巴黎大区，办公室墙上贴着五世纪以来的地下开采图。这张图还必须与地质学家提供的地质分布图对照着看，才能正确看到哪里是潜在危险地区。

巴黎南区地下，是粗质石灰石，这是用于建筑的石材，这一片形成一个梯形，主要分布在第13、14、15区，如果没有遭到长年累月的开采的话，这是优质的土质，四平八稳。这些地下采石场不是原样保存，就是露天填实。在五米二三的深土层里，八百三十五公顷面积上有二百八十五公里公家或私人的地道。对那些真正的地道迷来说，这是他们的乐园，说起来就要动感情。这座肃静森严的地下城里，有广场似的大厅，走不完的平巷，阴险可怕的迷宫，谁贸然闯入几小时也钻不出来，最后不得不拨SOS，由消防人员来把他们领出来。

真正的爱好者则不用担心，他们一般都可以得到专业人员使用的精确地下图。总检察处把巴黎分割成一百三十七幅，比例为一比一千的详图，精确可靠，是一件真正的杰作，这是几十年实地勘察，抄录、检查、搜集的成果。一切房屋买卖、土地交易都必须附有这里面有关的图纸资料。哪个人花费一百零二法郎，也可以知道他的楼房底下究竟有些什么。

根据法国的有关法律，一幢楼房的业主不但拥有楼房的产权，还拥有楼房下面土地的产权，可以延伸到地球中心；如果新西兰那边的法律也是如此，那么法国人跟新西兰人做地下邻居，在理论上也是说得通的。但是也有例外，若在地下发现获利丰富的财物，如石

油、钻石或金矿，则归国家所有。所以法国人挖苦说，国家让你负责好好保管泥土和灰沙。

但是地下图不是什么都能标出来的，各处也有不少空白，有的大有的小。总检察处毕竟有二百二十多年的经验，对于采石场的情况很了解，可是对于到处发生的由于挖掘引起的破坏情况，还不能说了如指掌。还有地道塌方、特殊地质变化，加固措施贯彻等，也很难事事一清二楚。20世纪80年代就有过一件丑闻，某些营造商在灌注水泥的吨数上做手脚，捞取外快，坑害大家。

由于不能在每幢楼房、每条路、每座公园下面去察看，怎么谨慎小心都难免有疏漏。巴黎矿业大学地质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雅克·菲纳就是一个疑虑重重的人。采石场的情况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可以叫人安心的。他罗列了几桩潜在危险：土方自然沉陷，土地重量下压，车辆行驶震动引起旧矿支架断裂。“这可以在一千年间太平无事，然后在一周内全部崩溃。”

巴黎西北区地下是石膏组成的，从18区延伸至20区。这下面的采石场有三层，有的地方深达十八米，在蒙马特地区，虽然都已拆毁后填满，但是危险依然存在。地质专家今天还在问，位于深层地底下含水层平面的矿囊是不是经得住压，它像个又长又软的大香蕉。

水与石膏总是一对欢喜冤家。我们在初一化学课做实验时就知道，这些外表坚硬的石膏放在水里就像奶油似地溶解。一升水溶解2.5克。当然到目前为止，巴黎远没有发生像1991年桑特鲁普·维纳这样的灾难，那次地下出现深十六米、宽六十米的大洞。但是当法

国国营铁路公司决定改造北区火车站时，在脚下发现一座像教堂大殿似的大厅。这是以前列车员抽地下水来给蒸汽火车灌水时留下的遗迹。有时地下的空穴虽然填满，还要看是什么填的，经常是些碎石头、建筑垃圾和形形色色的废料，什么东西一发酵，就会形成一个大孔，这何尝不是“千里之堤，毁于一穴”

有人埋怨没有预防措施可以采取，建议要经常检查楼房地下室。可是地下室堆满废弃不用的什物，很少人愿意响应号召。有关部门又不能钻到楼房底下去检查。

巴黎建筑物中大灾小祸，每天都有发生。每年有一万六千幢楼房威胁到巴黎人的安全，但是巴黎市危房办公厅主任勒斯特拉说，他们的人手只够对其中八百幢进行三种情况的检查：老建筑、火情和建筑工地造成的损坏。最近十年来，房屋开发商要造新楼，必须在楼下建造停车场，这使地下情况更加复杂。

两派理论各不相让

从现代技术来说，向地下愈挖愈深已不成问题，但是它必然给周围建筑造成影响。在地下打桩时，引起震动，使四周摇晃。尤其巴黎大多数老建筑地基都打得不深。

大大小小建筑工场都要对施工引起的裂缝负责。打桩都会打乱地下土壤的平衡。此外还有公家建设工程对土地的强迫征用，如巴黎独立运输公司开辟一条新地铁线，在市中心区夏特莱地下竟有十二条隧道！

在建筑规划中产生两大学派，今天还在争论不休。一个是重型市政建设派，一个是轻型市政建设派。重型派主张向土地纵深发展，说这样反而可以巩固土层结构；轻型派拒绝触动地下土层。这两派都有理论根据，也在当局有支持者。采石场总检察处支持轻型派，态度坚决，说一不二，却遭到巴黎西区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布莱公翁的挖苦，他说：“今天在某些敏感地区，一个商人要换一块玻璃橱窗，他们也要他打上深到地球中央的大桩子！”

蒙马特区是石膏王国，轻型市政建设派在全区居民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这里地下原是采石场，如今把这个区比喻为高一百二十六米的蛀牙，摇摇晃晃，一点也不夸张。巴黎市政府通过决议，要求这个区停止修建地下停车场。这场胜利具有公司法权威意义。但是那些重型市政建设派并不甘心。在他们的设计室里，已经在考虑地下高速公路，地下商业区，甚至地下煤气贮藏仓库、石油贮藏仓库。对于他们，征服地下空间仅仅是个开头。

是谁制造了美国愚笨的一代

对美国新一代来说,麦当娜、戴安娜、杰克逊、乔丹、泰森都已耳熟能详。他们的偶像多半来自于 MTV、ESPN 电视台和一些时尚杂志的封面人物。

一项统计表明,百分之百的年轻人能够随便说出三个著名喜剧演员的名字,只有百分之一的人能说出最高法院里的三个大法官的名字。

231

计算器时代的科学

几十年来,考试成绩一直是衡量大学期间学习成绩的主要手段,但近来的研究成果表明,这种衡量手段的可靠性和先进性实在令人堪忧。许多以优异成绩进入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学生,在入学后,还得参加一些英语和数学的基础补习班。同样,进入纽约社会大学百分之八十七的学生不仅在规定的学期考试中不及格,甚至在补考中也会全军覆没。

调查：是谁制造了美国愚笨的一代

与此同时，其他的国立和州立大学的入学考试质量也在稳步下滑，尽管他们承诺要在不断改革中前进。可是，仍然有很多高中毕业生的成绩都维持在四分 相当于 A 的水平。

这是为什么 答案很简单，分数膨胀！而且这种趋势十分凶猛。现在分数贬值达百分之二十以上，甚至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我的女儿莎拉就是一个眼前的例子，她从三年级开始就一直在公立的学校读书，总是能够在考试获得很多好分数而不是实用的教育成果。

八年级当她进入一个数学班学习的时候，我给她补课。在书桌旁，她让我大开眼界。第一道题：470 的 10% 是多少 当发现如果离开计算器，莎拉就束手无策的时候，我承认我有些困惑。这就是多年来的教育成果吗 第二道题是求一个数值的 25% 是多少。莎拉不仅不知道答案，更要命的是她居然不知道 25% 就是四分之一！

这就是一个 A 级学生，我忍不住问：“你的同学都像你这么笨吗？”莎拉这次倒是没有任何迟疑，很痛快地说：“他们比我还笨。”也许这次她的答案也是对的。不久以前在来自四十二个国家学生参加的国际数学和科学竞赛中，三分之一的美国高中学生计算不出来一千二百五十美元的录音机打了百分之二十的折扣后应该是多少钱！

H₂O 是什么东西？

知识更新的速度是惊人的，而现代的教育使得学生们成为信息和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当我在校读书的时候，学到的是“全球变冷”，我的老师告诉我地球将会在新的冰川纪被冻住。在今天我的孩子们

接受的则是“全球变暖”的理论，他们的老师不断地用关于环境污染、资源缺乏、天灾的警告等语句来向学生灌输有关环境的思想。这是有意义的。

但更多的时候，作为教育活动驯良的参与者，许多公立学校的学生失去了独立的思想——失去了应有的逻辑思维和批判性思考的技巧，他们无法判断自己说话和做出的决定是否正确。

我们举个例子吧。爱达荷州高校的一个新生，Nathan Zohmer，在科学课上做的试验，对于发掘教育体制下深层的东西很有帮助。他呼吁同学们注意到一种危险的物质：“一氧化二氢”，这种物质可能导致过分的呕吐和出汗。他告诉他们，一氧化二氢是酸雨的一个组成成分。在它的气体状态，它能够引起严重的燃烧，大量的吸入是致命的。它的破坏力还远不止此，它能够侵蚀土壤，降低汽车刹车性能，而且存在于许多晚期的癌症、肿瘤之中。

令人惊诧不已的是，五十个学生中竟有四十七个学生签署了他的这份呼吁书而没有任何疑问，“一氧化二氢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果他们仔细想一想就应该明白，这是 H_2O ，是水！

学习的道路太漫长了吗？

在另一项调查中，百分之八十的新一代被访者声称他们不需要一个积极的社会生活，只有百分之十七的人想到了工作成功才是最重要的。更多的成年男性愿意和父母一起住在家里，因为父母提供了舒适的房间和饮食，而自己的工资则主要用于挥霍，独立自主的

愿望显然早已迷失在了心灵深处。

进入社会福利名单或拒绝履行财政义务不再被视为耻辱。个人的破产率越来越高，与过去意义上的破产不同的是，当今的大多数情况并不是因为失去工作或健康原因而破产，而是由于他们喜欢过度超前消费。

得到一个学士学位平均时间是五年半，因此许多学生感觉这条路太漫长了，他们也在此其间染上了不少坏习惯。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牢骚。只要他们没有毕业，牢骚是不会停止的。牢骚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现在又出现了一种定期牢骚。每到学期开学前，每到试卷收上来后，许多学生就拥入老师的办公室，带着一大堆事先准备好的抱怨。去年，三分之一的学生对我给的分数不满，而在我前二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没有一个学生会对我的判卷存有疑问。

根据一项研究表明，初中学生平均花在家作业上的时间仅仅是十分钟。更为糟糕的是，越来越多的学校奉行“不留作业，减轻学生负担”的政策。

在一次期末考试结束后，一个学生跑到我的办公室说：“老师，你使得我累到了极点，但这种感觉并不坏。”可许多学生并没有感受到这种克服困难后的喜悦与自豪的感觉。新一代中更多的在乎自我，但丧失了知识。

在前文提及过的数学竞赛中，美国学生的分数是在所有参赛国中排列倒数第三，这是对他们一向具有良好自我感觉的绝妙讽刺。而名列前茅的是来自日本和新加坡的学生，他们恰恰以谦逊著称。

莎拉，很喜欢篮球和其他运动，她常拿来一本名为《运动图片》的杂志给我看。其中有一个民意测验的问题是这样的：“有一种保证能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取得胜利的药，但它的副作用也很大，服用者在五年之后会死去。你会使用这种药吗”我注意到，在被访问的一千名奥运会运动员中，有百分之五十四的人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路德兄弟公司进行了另一个调查，“在遇到事情时，你在思想和行为上有绝对的道德规范还是根据当时的感觉和情形而随机应变”十八至三十四岁的答卷者中有百分之七十九说他们心中没有这个道德和行为标准，做事从来都是靠当时的情形和感觉而定。而百分之三的人则无法确定。不难发现，高达百分之八十二的人认为是与非只是相对的，而道德规范在他们来说更是一个可笑的概念。

每到一门课程结束时，我总是要求学生留下对我的评价意见。他们中的许多人这样写道：“这门商业道德课程很让我们着迷，这是我们以前所未听说过的。”是的，我讲的不是像量子物理学那样高深的东西，我所教给学生的只是在市场行为中最基本、最简单的原则和规范，那就是：诚实。如果想别人怎么对待你，你要先这样对待别人。努力工作，生活在责任感之中。

是谁？是什么？制造了美国愚笨的一代

我们生活在一个创造奇迹的时代，生活方式进行着日新月异的革命。在读法律学校的时候，用的是老式的电子英文打字机，现在有了电脑、传真机和电子信箱。高科技手段可以提高我们的受教育

程度，拓宽我们的知识领域，但同时也对掌握这些科技手段的人提出了更多的个人责任和素质的要求。

新一代准备好了吗 我不知道。还记得 1986 年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吧，那场灾难就是由于几个自大的年轻工程师造成的。他们在例行检查中忽略了几个安全参数，直接结果就是大量放射性的核物质泄露到空气中，乌克兰、俄罗斯等国的许多无辜居民成为了这种疏忽和自大的牺牲品。

再看看巴林银行是怎么垮掉的。这家曾经资助过拿破仑战争的古老的银行于 1995 年倒闭，二十八岁的 Nick Ledson 一夜成名。坐在电脑台前的他，违反了银行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你不能拿别人的钱去赌博！在神户地震后，他想当然地认定日本股市会重振，但事实却相反。巴林银行因此损失十三亿美元！

高科技要求更高的个人判断水准和道德约束力，这正是新一代目前所缺少的。

当历史、文学、自然科学、宗教等学科被扭曲、攻击或在混乱中逐渐迷失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拯救它们，剥去它们虚伪或被神化的外衣，还事物以本原。从正经历着的茫然和无助中，把新一代唤回并非毫无可能。

这个时候，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谁 是什么 制造了美国愚笨的一代

雪 生 编译

调查聊天

最近,英国科学家进行了一次有关“聊天”的发展过程和效果与科技关系的调查,调查报告读来颇有意思。它指出,聊天是人类天生的代代相传的本能需要,对社会的和谐发展,对个人的身心健康都事关紧要。而到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科技发展已为聊天提供了空前优越的条件。

.....237.....

聊天 VS 手机

该调查是由牛津大学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持的,它有趣地揭示,大多数移动电话使用者把手机作为同朋友、同事聊天的工具,把手机聊天作为发展维系亲友友谊与感情的主要手段之一,甚至同密友交换隐私与秘密信息的重要方式之一。

被调查对象反馈数据显示,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人们每周至少一次通过手机长时间聊天。三分之一的人甚至每天起码手机聊天一次。一位妇女很认真地指着你的手机说,有了它,我就有一种安全

调查：是谁制造了美国愚笨的一代

感,我的所有朋友都在里面了。

调查还表明,对不少人尤其妇女来说,手机聊天甚至变成了一种“象征性保镖”。过去,妇女尤其年轻女子在乘坐火车或公共汽车时,常喜欢手拿一张报纸或一份刊物用心看着,以抵挡不怀好意的男人的斜视或死盯。如今,她们常常在这种场合,为同一目的而对着手机一本正经与亲友聊天。当然,反过来,也有些通话者故意把声音讲得很响,以炫耀自己粗鲁不好欺。

凯特·福克斯最后指出,在21世纪,手机留言就像过去人们互相称“哈罗”那么普通。不少手机用户甚至故意保存留言,或录下手机聊天内容,以便从中找到有趣话题或生动细节,作为今后继续闲聊之用。

手机聊天的日益广泛,已催生了大量商机,不少新科技新手机产品应运而生,一种名字叫“谈笑与聊天”的移动电话便是成功一例。它是用纸做的“一次性使用商品”,用完即可随手扔掉,当然也可以不扔,而是等到你预先支付的数量很小的通话费消费满额,一般可供你打十几次至几十次电话,以后再丢,反正丢了不可惜,因为价格低廉。

有趣的是,它的发明者竟是美国新泽西州一位名叫兰迪·阿尔西特舒尔的玩具制造家。她指出,这种电话小巧玲珑,只有两张信用卡那么厚,设计这种新型手机的原则是价廉物美,尽量方便大众到处都可使用,持有者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与任何人通话,功能与家里的普通电话和汽车里的普通手机完全一模一样。当然,缺点

是还不够漂亮，还有待改进。

这种去年上半年刚上市并立即在美国英国与欧洲市场大显身手的新产品可分为普通型与豪华型两种。前者为了方便顾客大众，在各种杂货店、服装店、快餐店、小酒吧、咖啡室里均有出售，每具售价约十英镑，其中已经包含了大约可以打一个小时电话的“预先支付通话费”。豪华高档型的则主要放在飞机场、大旅馆与名胜古迹旅游景点出售。

极有意思的是，这种新产品的问世虽属偶然，却与聊天本身绝对有关。四年前的一天，兰迪正驾着汽车回家，遇到交通堵塞，便取出手机想和朋友聊聊天，却突然发现它坏了，什么讯号也没有了；她对自己说：我真想把这该死的东西立刻扔到窗外去，最好能当场立马换一个……于是灵感顿生，一个好主意从脑中跳出——如果能像一次性使用杯子那样，生产出一种用完就可随时处置更换的电话该有多好，显然它应相当便宜，是大众化产品，才能保证销路。

经过了足足四年研究试验，以及后来五次申请专利，这位女强人成功了。她找到了一种方法：使用一种特殊的金属墨水，它能把手机所需的各种基本电子原件立即直接“印写”在制造它的纸原料上，使它极轻巧又极便宜。

获得了合法产品注册后，这种产品很快被美国一家手机巨商OVU公司看中，并开始大量生产上市，目前每月生产两亿个。当然，如同OVU公司老板所说，由于那么多产品相对需要大量电话号码，因此还要进一步作些技术处理。

聊天 VS 电脑

随着信息时代高科技的迅猛发展，除了移动电话，电脑也成了聊天好工具，网上聊天者也越来越多了。上个月底，美国科学家对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统计表明，目前使用互联网者仍以美国人为最多，约有八千四百五十万人，他们中有百分之四十五喜欢网上聊天。其次是德国人，约有一千四百六十三万人，他们中有百分之四十喜欢网上聊天。第三名是英国人，约有一千三百九十二万人，内含百分之四十二热衷网上聊天。以下依次为韩国约一千三百五十八万人。法国约九百六十七万人。中国台湾约五百四十一万人。西班牙约三百六十四万人。丹麦约二百二十六万人。中国香港约一百三十八万人。新加坡约九十五万人。他们利用上网聊天的人数百分比为百分之三十八到百分之四十。

调查还表明，亚洲家庭上网聊天者增加最快，尤其是香港地区，比上一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八，增幅居第一位。韩国次之，增加百分之十五。但是，由于韩国在 2006 年将基本实现“人人有电脑，人人有网站”。因此，该国网上聊天者的比率很可能超过一些西欧国家。西欧用户中，西班牙网上聊天者增加最多，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

美国人依仗着自己的科技优势，各种人群的网络聊天活动都十分活跃。比如，最新调查显示该国有百分之六十以上大学生喜欢网上与同学甚至老师聊天，讨论作业，交流恋爱经验，评论精彩的 NBA 或橄榄球赛。有一千四百万中小学生在家里上网，百分之七十

爱好网上与小朋友聊天，有时也偶然和老师开一点恶作剧或善意的玩笑。有些小网虫承认自己每天平均网上聊天两个小时。美国 IM 网站向一千六百万成员提供免费服务，其中有百分之十二是少年儿童利用着进行网上聊天。就连五十五岁以上美国人也有百分之九爱好网上聊天。最近，有个名叫塞维妮的六十岁妇女，通过网上聊天，与二十二岁摩纳哥男青年结为夫妇，创造了一个网上婚恋老妻少夫新记录。

高科技即时信息交流已经日益成为一种普遍的网络应用，好多网站都有了自己开发的即时聊天系统，而且拥有了日益增多的用户。而且，即时信息交流已不再限于在电脑与电脑之间仅通过互联网来实现。

比如，一种摩托罗拉新手机产品，已实现了手机与电脑，手机与手机间的信息即时沟通。这种被称为“掌上 e 会”的信息传递方式与短信息和电子邮件不同，它能做到多人同时在线进行即时信息交流，而且不影响语音通话，因此即使在办公室里，也能同时与好多人进行聊天，或举行真正意义上的电话会议。因此，国际专家们一致认为，21 世纪，网上聊天将逐渐成为各地区越来越多人们的主流聊天方式。

聊天 VS 性别

有意思的是，同人们平时想像中女子比男子喜欢聊天不同；最新调查表明，在移动电话与网上聊天方面，男子与女子在相同话题

聊天时所花费的时间,至少是一样长,甚至往往更长,尽管在聊天技巧方面稍逊色。此外,英国科学家的调查还表明,相比之下,女子聊别人的事常常超过了谈自己的,而且比男子更善于把聊天变成一种娱乐消遣,而且聊起来更有劲、更有活力。反过来,男子聊天时则往往更偏重自己,关注信息本身。或者说,更注意表现膨胀了的自我或夸耀各类私欲,比如交流私通经验,介绍自己隐秘情人,夸口本人如何赢得雇主信任或背后耍了什么人,泄露超额圣诞节奖金数目以及私房钱等。

对美国大学学生的最新调查显示,男大学生喜欢通过手机或网上聊各种男人话题来增强自信心,而女大学生则倾向于通过这类聊天与知心朋友说悄悄话,或与小姐妹们建立更亲密关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哲学系主持的最新调查表明,主持人要求一群接受调查的男女大学生写一个星期日记,注明同别人聊天时的感受,结果所有人都喜欢这种交友方式,喜欢谈论别的人,喜欢传递有关别人的调皮消息。而从总体上说,男大学生比女的更为热衷。该报告主持人在不久前于多伦多举行的北美心理学理事会学术年会上,宣读了调查结论后,与会者对此表示了极大兴趣,好多人指出,不少相类似调查证明了一个相同观点:与长期来人们一种流行看法不一样,男性对聊天的兴趣决不比女性差,而且从中得到的收获也绝对比后者大。而从聊天内容来看,则男性往往自我感觉比较好,他们习惯于在聊天中比女性更多批评别人夸张自己。他们常常会在聊天时,有意无意地显示一种优越感,显示自己判断问题的正确。

聊天 VS 公司

美国工业研究理事会的最新调查表明，工作单位聊天利大于弊。它有时也会引起是非，但更大作用则是缓解艰苦工作带来的紧张与疲劳。尤其对长期在电脑屏幕前工作的人们来说，它更是一种轻松剂、润滑剂。因此报告认为，各大公司理应在工作地点，为工作人员提供更多交谈的公共场所。

尼格尔·尼科尔森教授是伦敦商业学校心理学专家，《论人类行为，管理好人》一书作者。他指出，办公室里其实男女都爱聊天，男甚于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大家都有好处。

《劳动的情感领域》一书作者，英国劳资关系问题专家朱逊思·多伊尔博士指出，工作单位聊天的内容，好多是有关经理作风、年终奖金、同事的麻烦与尴尬等，这些都应受到鼓励。因为它有利于增进公司效率，改进工作，促使职员更和谐相处，加强整体凝聚力。因此，聪明的企业主和经理们很重视培养健康的工作单位聊天，并尽量为之多多创造条件，如扩大食堂、咖啡室等，使雇员们有更多机会交流有价值信息与知识。他们认为这种聊天非但不会妨碍工作、损害劳动生产率，相反会使公司、雇主、雇员都得利，因为良好的人际关系与社交气氛能促成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更理想的效率。

英国公司雇主理事会上星期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也指出，对全国四百名职工的随机抽样问卷调查表明，尽管英国职工每周平均劳动四十小时，为欧洲之最，因此素有“工资奴隶”之称。然而，在单位

聊天气氛较和谐的公司里，再加上工资逐渐上升等因素，有百分之五十以上职工表示，工作再辛苦一点也愿意继续干下去。而在那些年薪超过七万英镑的岗位上，更是百分之七十以上职工如是说。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典型例子是：一位三十三岁的公司职员星期六从国家彩券赢得了一千万英镑二等奖，结果下星期一一大早就去上班去了。同事问他为何不趁机花点钱带老婆孩子到外面去多玩几天，他回答说，上班不仅是为钱，而且还是为了与同事聊聊，享受工作与交际的乐趣，而这是长期的，是家里和旅游地点无法取代的。

多伊尔博士指出，当上班变得更有劲，变成更多知识、服务与乐趣的源泉时，单位与家的距离会越来越缩短。职工们会从工作单位里找到更多的友谊和团队感情，得到更多满足。而诸多因素中，单位聊天功不可没。当然，经理要有引导的艺术，不能让不健康的聊天泛滥。

手术刀下的美丽 ——东南亚年轻人钟情于整形美容

十八岁的山口本村是一个眼皮搭拉、非常害羞的大学生，直到她发现了一个秘密：她在眼脸上贴条胶带，眼睛就会变大、变圆，变得好看。“男人们开始注意我了，”本村说，“我变得外向开朗了。我突然有了丰富的生活，因为有了美丽的容貌。”她在一个高档酒吧做了招待，并且拿到了最高的工资，这是由美丽决定的。

但是，本村过得很不踏实。她害怕被人发现，每天都要急匆匆去盥洗室几次，重新粘上胶带，而且从来不敢去海滩游泳。这样，二十一岁的时候，她到了东京一个诊所，躺在手术台上，紧张地捏着拳头。给她做手术的医生叫高津，他手里拿着一根长针，轻轻地走进了手术室。“会有点儿痛的。”高津微笑着说。麻药上好了，高津用另一根弯针，将线穿进本村的一双眼睑，做成一条永久性的皱折。接着，他把一种叫透明质酸的充填液体注射进她的鼻子和下巴，并且用手捏出所要的形状。“过几天红肿会消失的。”高津审视了一下他的作品满意地说：“即使你今天去涩谷，你也是靓丽出众的美人。”

一名护士递给本村一面镜子。虽然又红又肿，但她现在有了一张梦寐以求的脸蛋：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一只高挺的鼻子，一个很有特色的下巴。整个整容手术不超过十分钟。但是，本村瘫倒了，一只冰袋镇在脸部，她轻声呻吟起来：“噢，痛。”

为了美丽我们还有什么不愿意做？

为了美丽我们还有什么不愿意做 在亚洲各地，女人，甚至还有越来越多的男人，切皮缝褶，吸脂瘦身，注射移植，为了容貌秀丽、身材苗条，无所不用其极。过去囿于文化问题、落后的医学技术以及比较穷的消费基础，亚洲一直落后于西方，没有赶上外科整形的浪潮。但是，如今整形手术在亚洲各地正以前所未有的势头迅猛发展。2001年台湾做了一百万例整形手术，是过去五年的两倍。在韩国，一些外科医生估计，至少二分之一的成人接受过某种外科美容，甚至一些小孩也做了眼睑手术。泰国政府已经开始叫卖整形美容旅游。在日本，被称为“娇妇手术”的整形美容已经引发了一种潮流，以致一些高档诊所日进斗金，每年能赚一亿美元。

亚洲人总在为了美丽而受难。譬如，中国过去的妇女缠脚，吉仁妇女套铜圈把颈项拔长。事实上，一些最早的整形记载来自16世纪的印度：印度的医学编年史《Sustuta Samhita》记载了如何重造因为通奸而被削去的鼻子。

如今这个满载文化的问题是许多亚洲人要使自己看上去像白种人。这是许多人否认的说法，但是很少有人反驳，在铺天盖地的好

莱坞、卫星电视和麦迪逊广告的狂轰乱炸之下，亚洲的审美理想发生了巨大变化。“美丽毕竟是演进的。”越来越多的亚洲人要求医生使他们的眼睛更大一些，鼻梁更挺拔一些，胸脯更丰满一些。为了迎合这些要求，这个地区的医生发明了一种独特的技术。在亚洲，处于第一位的整形手术显然是眼睑整形术，用小刀或者针和线在眼脸上做出一条折缝。西方人使用肉杆菌毒素来消除皱纹，而在韩国、日本和台湾，肉杆菌毒素是注射进宽阔的脸颊，促使肌肉萎缩，脸颊瘦削下来。

就如亚洲的脸要求特别手术一样，为了得到越来越普遍的西方式理想身材：双腿修长匀称，身体瘦削苗条，胸部丰满健硕，她们的身体也要大动干戈。汉城一位外科医生苏英西博士一直在寻找一种最佳方法来修理萝卜腿。一开始是切割肌肉，这非常痛，还会引起走路困难。“最后，我发现切断膝盖后的一根神经，肌肉会萎缩，靠这个办法可以把腿的体积缩小百分之四十。”自从1996年以来，苏英西已经做了六百多个手术。他出去了一会，回来时带来了一只瓶子，里面的液体是浸泡着碎面条一样的东西。他把从病人身上切下来的神经浸泡在酒精里，“这些是从11月以来切下的神经。”他自豪地说。

亚洲的古怪整形手术还延伸到了性。在东南亚，女子的贞操最受珍视，为了新婚花烛之夜，她们迫切重造破损的处女膜。在日本、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男了为了不在澡堂里被人嘲笑，要求做阴茎增大的手术。泰国有相当数量的人妖，这里到处都有做变性手术的地方。

只要花钱就能买到美丽

传统上亚洲做整形手术的大多是妇女。但是，男人整形美容也已流行起来。“男人对于被人轻视特别紧张。”当高津给本村做好手术后说，“但是，事实上，你显老了，你就会被别人轻视。”他“嘀嗒、嘀嗒”地揪着鼠标，一个脸部松弛、表情忧郁的男人特写镜头出现在一台安装于墙壁上的平面荧屏上。“这是四年前的我，”高津笑容可掬地说，“我做了吊皮，”他说话的时候，眨眼睛，拍拍下颏。“化学外皮，”他一边说一边捋了一下脸蛋。“这是植皮，”他说着头往前倾了倾。“为了防止下颏塌陷，我的同事把一根铜丝穿在我的下颏里。”高津五十七岁了，但是看上去要年轻十岁。高津把自己的脸当作了广告。他的脸色红通通的，像一只大桃子。

248

如今只要花钱就能够买到美丽。亚洲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把钱扔在整形手术上。紧张的劳动力市场迫使工人为了增强竞争力而改善自己的面貌。在日本的工薪阶层，为了找一个好工作而做美容手术的故事比比皆是。“试想一下，你的老板看到两个具有相同能力的人，他肯定会挑选一个面相好看的人。”台湾一家美容院老板说。

20世纪70年代，台湾只有十个整形医生，所以当地人都到日本或者新加坡做手术。今天情况反过来了，台湾成了整形手术的中心，吸引力很大优势在于价格。汉城吸引外国顾客的优势也是价格，主要顾客是日本、台湾和香港人。汉城有四百多家整形诊所。朴成浩在汉城一条有“整形街”之称的繁华大街上停妥汽车，然后领着三个女

顾客走进一个灯光柔和、摆放着黑色皮沙发的厅堂。几年前，这位三十八岁的工程学博士辞掉了一个研究工作，开设了一家专门向日本人提供整形旅游的旅行社。一次付清的整形旅游费用包括机票、住宿、观光和美乳手术。

朴成浩用日语和日本游客竹村开玩笑，竹村到汉城来购物和做吸脂手术。这位来自广岛的三十四岁家庭主妇拿出一张照片，上面一个靓丽的年轻女子，穿着一件红色和服。“这是我十年前的照片。”竹村说，她曾经只有四十公斤。如今，她生了两个孩子，变成七十五公斤了。“我丈夫说他并不介意，”竹村快人快语地说，一边吸着香烟。“但是，有时孩子淘气，他们会大叫：‘猪猡’。”多年来，竹村尝试过许多减肥药物、温泉疗法、特殊设计的瘦身内衣，每一种都非常昂贵，但是都没有效果。手术似乎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尤其是费用不高。“我们对孩子们说‘妈妈去韩国把身上的脂肪抽掉。’”竹村说。

过时的法律无法有效防止骗子和庸医

卡维纳·苏万普拉迪普在泰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女演员。她并不怕，整形在她这一行里并不是什么大事情。而且，三十二岁的卡维纳并不担心医疗危险，她担心因为大腿太粗而把工作丢掉。当一家曼谷整形手术中心杨基医院为了换取她做广告，提出免费为她做整形时，她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我想这些医生受过国外的培训，许多明星都到这里来做手术。我没有听到出过事故。”卡维纳说。

她被告知手术当天就能回家，但是“我被迫在手术中心呆了三

天。”卡维纳说。绷带除掉后，她看到了一个个斑斑点点的疤痕，医生告诉她过几个月后疤痕会自然消退。但是，一年后，疤痕仍没有消失，她就要求医生给一个说法。“接着，医生的口气变了，说疤痕不会好了，我必须再做一次手术。”

卡维纳直接上了法院：“我不能穿游泳衣了，我不能拍摄时装照了，我不能在电视上扮演性感的角色了，因为拍电视有时需要露出大腿。”这家医院拒绝承担责任。因为对她的法庭经历感到气愤，卡维纳正在读一个法律学位。“现在我是一个象征整形灾难的招贴女郎。”卡维纳说。

这种招贴画应该粘贴于提供削价美容的无数小街僻巷里，尤其在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那里过时的法律无法有效防止骗子和庸医。在印度尼西亚，生意兴隆的美容厅和挨门兜售的推销员依靠亚洲最流行最危险的手术大把捞钱：注射硅胶在美国是受到严格规定的。在亚洲，硅胶仍被用来充填鼻子、乳房，甚至性器官，如阴唇或者阴茎。硅胶一开始效果不错，但是液体硅胶无法避免重力的作用，最终产生不可避免的非常难看的下垂。硅胶也可能引起肿胀，肌肉坏死，假如硅胶进入血管，可能引起死亡。

部分问题在于：在亚洲寻找法律帮助远难于欧洲。医疗失当在欧洲常常会产生巨大的损害赔偿。大多数亚洲律师躲避医疗失当的案件，因为这类案件胜诉并且得到赔偿的可能性很小。“现在政府必须作出一个决定：只准专家做这种手术。这是一枚随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新加坡卡姆登医疗中心一名整形医生沃尔夫·吴说。

做这种医学上没有必要的手术可能是草率的，它可能会损害你的形体，甚至可能要了你的性命。但是，谁说获得一张姣好的脸蛋不值得冒险。“日本人有一种说法：‘这不是脸。这是心。’”电视制片人金田说，“我问了周围的人，人人都说容貌顶重要。”金田因此开设了一个节目，叫做《美容大剧场》，2001年秋天开播。每个星期都有女人在这个节目里倾吐她们的悲痛故事，一个美容专家小组提供重做建议。

“能够一辈子幸福，总是那些美貌的姑娘。”

该节目最令人难忘的来宾之一是大阪的二十六岁姑娘由美坂口。直至今日，每当她回忆过去的生活之时，嘴唇总还颤抖不已。坂口天生眼睛低垂，下颏后倾，牙齿龅出。她小时候老被人讪笑，同学们甚至在黑板上画她的漫画。“我走在路上老低垂着头。”坂口说。中学毕业后，患糖尿病的父亲欠下了巨额医疗账单。为了还债，坂口想找一份酒吧服务员的工作。“他们断然拒绝了我，说：‘你会使顾客感到恶心的。’”坂口回忆说，“我当时就意识到我只有出卖自己的身体了。”坂口在一个妓院找了一份工作，但是，她长得丑陋，许多顾客拒绝她。“我处于石头底下。”她怯生生地说。

2001年10月，坂口在“美容大剧场”露面，结果获得了免费的牙齿、眼睛和下颏的美容手术，这些美容手术需要三万美元。坂口放弃了皮肉生意，做了一个女招待，收入颇丰，她还打算学心理学。坂口做整形手术将近一年了，但她说话时非常谨慎。她仍然不掩饰

她的手术和过去的生活,但是,一个最近结识的男朋友对她说,假如在她整形之前,他肯定不会和她约会,这使她大为伤心。“我总是认为一个人究竟如何,最终是要以他 她 的内在素质来判断的。”坂口轻声地说,眼睛里显出一种渴望又沮丧的神态。“但是,根据我的经历,我知道这并不现实。能够一辈子得到幸福的,总是那些美貌的姑娘。”

有些人在整容诊所里遭遇了悲剧。有些人,像坂口,获得了重生。大多数人指望达到最难达到的目标:阻止时间的进程。“亚洲的一切都是由一种年轻文化来判断的。”东京一个美容美发师弘山室说。弘山室曾经写到整形手术:“我们可能尊重老年人,但是扮演主角的是年轻人。这并不奇怪,年纪大的想年轻,年纪轻的就想美貌。”

252

在东京赤坂娱乐区一个豪华夜总会,一个身材苗条的女人,穿着一件紧身的红上衣,正在低声吟唱一支歌曲。尽管她的音色很美,舞台形象迷人,但是三十六岁的平川正在努力延长她的舞台生涯。她花了六个月时间,把宽松下垂的眼睑吊起来,把鼻子和下颏修整一下,把鱼尾纹抚平。现在经常光顾这个夜总会的政客和商人不断邀请她唱歌。“就是我要她整容的,”这家夜总会六十多岁的老板松尾吹嘘说,“我不要其貌不扬的姑娘。你知道现在是困难时期,我要做生意。”

不管是为了虚荣、自我形象,还是金钱,我们都想更好看、更年轻、更完美。想一想关于美的各种说法:观者眼中出美色,美色杀野

兽，美色浅如肤。平川和这一地区其他数以百万计的人似乎相信最后一种说法，她们躺倒在手术刀下面，为了美丽，柔顺得就如医生手里的硅胶一般。

尹林标 编译

海上文坛丛书

西洋景

4情话

二十年后重见初恋情人

二十年后重见初恋情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初恋，每个人的初恋都是刻骨铭心的。每个人的初恋故事不同，留下的“初恋味道”也不同，有的是温柔，有的是苦涩。但“盼望有一天能和初恋人再次相遇”，对每个有过初恋的人来说，或多或少是个埋在心底的梦，哪怕伫立在眼前的昔日恋人带着岁月吹皱的一脸风霜。

这四对男女就是这样“好过一场”的人。二十年后，他们在人生最难忘的地方重新见了面。尽管过去的恩怨使他们未免有些尴尬，尽管这样的会面或许还会招来误解和麻烦，但他们还是微笑着走近了有缘相恋、无缘相守的他或她，还是圆了这场挥之不去的梦。

丝黛拉和让·马利

“整整二十年，他没有任何变化，这意味我也没有什么变化。确实，时光并不像想象中那样残忍……”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城。那时我十八岁。他名叫让·马利。”直至今日,丝黛拉对他的姓名、对在卡萨布兰卡举办的生日舞会和他俩在沙滩海边漫步依旧记忆犹新。十八岁的丝黛拉是个窈窕女孩,但她对爱情的看法却与她的年龄格格不入:她不再相信爱情。多少年来,她耳闻目睹着在她家的小店里打工的诸多女售货员在爱情上屡屡遭挫,这深深地挫伤了她那颗青春的心,她对每个男性都抱有猜疑和戒意。对那些真心走近她的男性,她不理睬他们;对于那些尾随身后、试图和她调情的男性,她更是不屑一顾。

然而,一天晚上,她姐姐约她一同去参加一个家庭生日舞会。从老远处,她瞥见一个孤独的男人,坐在一旁,出神地望着远方。对她的到来,他丝毫没注意。“我走近他身旁,我清楚地看到,他长得很帅。不知为何,我立刻喜欢上了他,但我怀疑,他喜欢我吗”第二天,他俩再次相见了。摩洛哥沿海的温煦海风轻轻掠拂着他俩的脸,他们漫步在海滨沙滩上。整整三个月,他俩形影相随,寸步不离。

“这真是令人陶醉的时光:摩托、太阳、二十来岁的青春年华。我们俩性格腼腆,从来不说爱情。一个手势、一个眼神,我们便能心领神会。这是段神圣的时光,充满了单纯和美好的情感。我们从未做过爱,这是我真正的初恋。他给我生活带来了勃勃生机,使我对男性恢复了信任。”但在1978年的夏末,丝黛拉和让·马利分了手。此后,他俩再也没有见过面。

当丝黛拉获悉有人愿意安排她和让·马利再次见面,她似乎颇

为激动，她赶紧将让·马利的家庭电话号码要了去。晚上8点，让·马利接到了丝黛拉的电话，她问他是否还记得她。是的，他还清楚地记得。随即，他扭响了音响，因他妻子和孩子就在一旁吃晚饭。“我之所以打开音响，这完全是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当我挂上电话后，我将这一切告诉给我的妻子。然后对她说，如果你同意我去见她的话，我就去。”“为什么不同意？”她的回答显得通情达理。

在相会的那一天，让·马利问他的妻子究竟穿什么衣服为好，她要他不要穿得太漂亮，朴实些好，还要他带上一束紫罗兰。他没买到紫罗兰，结果他捧了束紫色的玫瑰。他脱下手表，因为他不想看时间，结果他提早半个小时到达了约会地点。他默默地盯着清真寺的入口处，这是约好的相会地点。他说他也记得他俩曾乘坐摩托兜风的日子，记得丝黛拉坐在他背后的那种梦幻般的感觉，记得丝黛拉的飘逸秀发，记得卡萨布兰卡城四处弥漫的芳香。“再次见到她，我并不感到害怕，我们相见不会给家庭带来麻烦。如果我们曾做过爱的话，我或许就不会来见她了，因为故事就可能不一样了。这毕竟是段铭刻在心灵深处的历史。”

半小时后，戴着副墨镜的丝黛拉准时到达了。让·马利一下子还认不出她，他掉转头问道，这果真是她吗？他站立起来，手捧玫瑰，如同迎接公主般地朝她迎去。他俩仔细地端详着、辨认着，彼此异口同声地说：“你没有变！”丝黛拉很激动，她说个没完：“你的头发更短了，你笑起来还是那样腼腆。”她继续说：“那时，我就知道你会当消防员的。你就想干这一行业，那时你慷慨、正直……这职业对你极为

适合。”让·马利偷偷地看着丝黛拉，他颇为局促。“感动，羞怯，我实在太激动了……看，你的下巴，对，有变化。你比过去瘦了。”

让·马利说：“她过去的理想是当个药剂师，如今她成了牙科医生。那时我就知道她肯定会成功的。她有钢铁般的意志，她想做的事，她总会做到。她是个热情的女人，如今她依旧热情不减。”他们并没有谈过去的往事，他们谈的是今天的生活，谈的是各自的孩子和他们各自的妻子或丈夫，谈的是每天琐碎的生活。当夜幕垂落时，满脸幸福的丝黛拉无限感叹：“整整二十年，他没有任何变化，这意味着我也没有什么变化。确实，时光并不像想象中那样残忍……”

娜塔丽与皮埃

260

娜塔丽听说有人要安排她和二十年前的初恋情人皮埃见面，她极为惊讶，甚至她感到这是开玩笑，尤其听说皮埃很想见到她。若干天后，她给要给她安排相见的那人去了电话，她忿忿地说：“这段历史始终在我心中，这是个令人痛苦的回忆。为此我头痛了整整三天，今天我总算平息下来了。”她终于答应和皮埃见面。

那年，娜塔丽十八岁，而皮埃十六岁，他俩一见钟情。娜塔丽第一次见到皮埃时，她眼睛一亮，他长得很帅，身材高大，但动作似乎不太灵活。娜塔丽信心不足，她觉得自己是个平平常常的女孩，胸部也平平，既无魅力，又无趣味。倒是她的姐姐容貌漂亮，身材颀长，丰满性感，男孩们对她姐姐如众星捧月般地围着直转。

但娜塔丽的茫然目光还是引起了皮埃的注意，他说：“她和巴黎

16区的美丽的女孩完全不一样,她是个不一般的女孩。”他俩坠入爱河几乎有三年左右。娜塔丽默默地祈祷着:“我爱他,我不会再爱上别人。”她和皮埃在一起,热情有余,甚至丧失了理智。“我经历了热情、心碎、羡慕、妒忌、痛苦、危机和背叛……他使我离开了姑娘的世界,使我懂得了什么是男人。”一天,不幸的是,娜塔丽对皮埃撒了谎。这纯粹是个误会,但皮埃将此看作当头一棒。他们从此不再讲话。皮埃至今还记得:“我们谁也不让谁。即使我们让步,也往往是为了更好地制服对方。当她让我知道爱情时,我们已走到了尽头,一切必须结束了。”

三年前,他们或许错过了一次重逢的机会。当时,他们正在汽车加油站加油,尽管彼此相隔不远,但他们并没有看到。直到他们在收银处插卡时,他们才认出了对方,他们匆匆交换了电话号码,并约好去喝杯咖啡,谈谈当前的生活,决不谈过去的日子。当时皮埃对此感到慰藉,因她生活得不错。今天,还是在这个汽车加油站旁,娜塔丽显得有些紧张。面带笑容的皮埃请她注意她一直穿着的那条长裤。娜塔丽始终保持沉默,她太拘束了,连半句嘟哝都没有。“在二十年前,他希望我更加有些女人味,要我穿裙子。或许我一直希望自己像个男孩一样,也正因为如此,我总感到自己很不习惯当个女人。”娜塔丽唯一的期待,就是和他谈谈过去的往事,将那些误会讲讲清楚。

皮埃满脸微笑,显得十分客气,但是他始终回避着:“没什么问题,没什么误会,我不明白你想说什么。”娜塔丽的眼睛湿润了,她又默不作声了。但她还是试图作最后的突破:“你忘了我们那段充满危

机的时光 你忘了坐在摩托上的那个女孩 你忘了你曾对待我的那副模样 你以为我们之间一切都讲清楚了 真的没有误会了 ”气氛有些尴尬。随后 娜塔丽说：“这样的相会根本不会改变我对男人的看法 ,我对他们实在是太失望了。丝毫没有相互尊重 ,连谈谈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也显得胆怯……他们毫无改变。皮埃没有改变 ,其他人也没有改变……我将怀着满腹疑问离开这里 ,对如此简单的问题 ,我没有得到任何回答。我要问自己是否有理由答应这样的相会。”娜塔丽又沉默了好长时间：“不管怎样 ,可以说皮埃教会了我什么是独立……我或许应该感谢他。”她下了这样的结论 ,口气略带讥讽。

至于皮埃 ,他倒并没什么遗憾 ,他似乎是个不会因某事遗憾或后悔的男人。但是他久久的沉默或许表达了他的几分内疚……

艾勒玛和让·比埃

“他没有变化 ,这是最重要的。他总像‘巨岩’一样……难道我能因他爱我的美貌而怨恨他吗 ”

1982年 ,在巴黎的拉丁夜总会的舞台上 ,艾勒玛舞步轻盈、神采飞扬。她是巴黎最美的姑娘之一。在观众席上 ,让·比埃目不转睛地看着宛如天仙般的她 ,他似乎被电击中一样如痴如醉。“当我见了她后 ,我即刻去找了她的门房 ,我向他打听了有关她的情况。他的回答使我感到有点气馁 ,他告诉我不会有任何运气 ,因为每天晚上她的猫和她的出租车在等她演出结束。”

艾勒玛当时并没有看到他。他俩共同认识的一个朋友为他俩牵了线。“她当时长得确实漂亮,许多人追求她,但我感到她并不幸福,尽管有许多男人团团围着她,为她的表演捧场。她很孤独,我深深爱上了她。”

艾勒玛独自一人离开荷兰故乡,伴她舞蹈的男演员个个长得英俊,他们肤色略黑,肌体健美。让·比埃比他们逊色得多了,然而,让·比埃并不甘心认输:“我用我的长处和他们竞争:亲切、殷勤、寸步不离和善解人意。当她忧愁时,我对自己说:我应该千方百计地让她幸福。我找到了切入口。”艾勒玛至今还想起让·比埃对她无微不至的关怀,还会想起他含情脉脉的目光。“当时我觉得他长得实在难看,但是他始终随我左右,我当时感到,他对我的追求是真心实意,并非贪图我的美貌,他不像那些围着我转的人在装腔作势。一天,我极其疲惫,他要我去多威尔镇,去他的表兄家度周末。我们相拥睡在同一张床上,当然并不能说我们什么事都没发生。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们始终保持了柏拉图式的方式。在他的帮助下,我渐渐长大了。他小心翼翼地照顾我,渐渐地我真的爱上他了。让·比埃像坚实的岩石,我习惯靠在他的身上。”他陪她走遍了巴黎,在整整五个月里,他对她的追求真可谓“锲而不舍”。

一天夜晚,让·比埃和艾勒玛去了蓬梯也大街的一家夜总会,当让·比埃在跳舞时,在一旁看着他跳舞的艾勒玛和她女友却“噗哧”地笑了起来。他以为她在嘲笑他。他走上前忿忿地说:“我讨厌你。”她却回答:“我不讨厌你。”这天夜晚,他们一同回了家。“我知

道，她最后还是会让步的，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就可以了。”当有人问比埃，“你这样的态度是预先考虑过吗？”让·比埃眼都不眨：“当然，我喜欢她，我没有选择。”他们的恋爱持续了约三年，后来他们便分手了。

二十年后，在多努大街他们喜欢出入的这家餐厅里，让·比埃看到了艾勒玛，他不免有些伤感：“她还是那样美丽，但她已不再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我很高兴二十年后我们能再次相会，因她承认，我没有错，是她犯了个错误。”二十年前，由于第三者的闯入，艾勒玛离开了这个真正爱她的人。今天是艾勒玛率先提出了这次新的约会。让·比埃在悲伤的同时，似乎还是有点自豪。他挂着微笑，不停唠叨：“还说这些，你要我干什么呢！”站在艾勒玛前，他故意摆出了矜持的样子。

264

头脑清醒的艾勒玛继续说道：“我知道，他曾经使我感到精疲力竭，但当我看到他今天的目光，这是男人的目光，我顿时懂得了他对我的爱。在这次相会前，我多么希望他能看到我在二十年里走过的道路，从一个二十六岁的漂亮姑娘到今天已成为四十四岁的妇女所经历过的人生道路。在二十年里，我一直在想这问题。今天我感到自己是个女人了，为生活做好了准备的女性。”艾勒玛沉默了一阵，她轻轻地问自己，是否所有在她这年龄的女人会感到幸福。“我为我这一决定感到骄傲，让·比埃重新出现在我生活中，我感到高兴。当我在舞台上唱起歌曲《玫瑰生活》时，我眼前浮起的就是他。”让·比埃只是谈过去的时光：“毫无疑问，我过去或许会娶艾勒玛为妻，和她

生男育女,但她作了其他决定。现在我没有任何苦涩。我和艾勒玛恋情证明了:疯狂的爱是难以持续的;同时也证明了:在二十六岁,人们太年轻而无法懂得真正的爱。”

在相会时,当看到艾勒玛二十六岁的照片时,让·比埃无限感慨地对安排这次约会的人说:“你应该明白为什么我想娶她。”事后,艾勒玛说:“事实上,我一直在询问自己,他是否不同其他人那样……看中我仅仅是因为我漂亮!看来,金发女郎是得不到认真对待的……我希望我弄错了。但事实上,我不得不承认。”随后她陷入一阵深思,她看着让·比埃,目光流露出宽容:“他没有变化,这是最重要的。他总像‘巨岩’一样……难道我能因他爱我的美貌而怨恨他吗?”

娜迪纳和米歇尔

265

“我没有和娜迪纳结婚,因我感到她太年轻,感情不稳定,没有主见。我没什么后悔,我爱我的妻子。但我还是很高兴能再见到娜迪纳,我要告诉她,我曾经爱过她。”

娜迪纳和米歇尔是邻居,他们从小生活在法国菲尼斯太尔省北部的加让特镇。他们一同玩耍,一同上咖啡馆,一同去夜总会。米歇尔是个“孩子王”,他喜欢率领孩子们驾着摩托在舞池横冲直撞;而娜迪纳是这伙孩子中的唯一的女孩。她一直偷偷地喜欢着米歇尔,“喜欢他的笑声,喜欢他的快乐,喜欢他在这伙孩子中的领袖地位。”但她对自己似乎并无信心:在她三岁那年,一次偶然事故在她脸

上留下了疤痕。她自惭形秽，脾性也有些古怪。但米歇尔喜欢娜迪纳父亲的汽车库，喜欢晚上在她们家里厨房用餐，融洽的气氛使他感到亲切。“我自幼随祖父母长大，对于父母的爱，我毫无感受。在娜迪纳的家里，我感到很温暖。”

他们已忘记了初吻的情景，相反他们第一次同居的夜晚却深深地烙在他们脑海里。那是在他们家乡的若雷斯旅馆的18号房，这天是他们小伙伴中的尼古拉和艾勒维的婚礼。米歇尔向娜迪纳的父亲提出要求，米歇尔希望得到他的允许，让他的女儿和他在同一间房里过夜。对娜迪纳来说，这是个充满疯狂爱情的第一次夜晚。第二天清晨，娜迪纳满脸羞赧，她既兴奋又害羞，当小伙伴拥进房间时，她躲在被子里不好意思露面。“我从来不敢对他说我爱他，因为我不敢想像他会爱上我。我当时以为，我们只是要好的小伙伴而已。”

米歇尔后来离开家乡去服兵役了，临走时，他将娜迪纳托付给瑞米，要他好好照顾娜迪纳。米歇尔在自己左臂上刻上了“心”的图案，而这位瑞米却是个花花公子，他居然去“教导”娜迪纳如何穿裙子。“他到处吹嘘我的身体如何如何。当我获悉米歇尔回来的消息后，我走进了若雷旅馆，我顿时寒意阵阵。他独自一人坐在酒吧前，一脸悲哀。他已经知道了我和瑞米的丑事。”

他俩的故事从此结束。米歇尔在他手臂上的文身添上了一个“N”字母，这是距他家乡不远城镇上的另外一个姑娘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没过多久，他们结了婚，婚礼很热闹。米歇尔坦言道：“我没有和娜迪纳结婚，因我感到她太年轻，感情不稳定，没有主见。我没什

么后悔 我爱我的妻子。但我还是很高兴能再见到娜迪纳 我要告诉她，我曾经爱过她。”娜迪纳对这段历史始终感到苦涩，她说：“我永远不会欺骗一个男人 我曾多么害怕被他们欺骗。”

二十年后，一想到这过去的往事又将突然再现在眼前，娜迪纳不由无限茫然。当她鼓起勇气踏进若雷斯旅馆时，她装出是一个极其忙碌的女人。两小时后，套在脸上的面具慢慢地卸下了，旧日的感情渐渐涌上了心头。“我现在才真正地知道，米歇尔是真心爱过我的，我对此深感震惊。”

娜迪纳顿时一脸灿烂：“他一点没变，就像我们分手时那样。他不爱说大话。我那时就知道 他要当名厨师。我那时也知道 他要离开加让特镇，到别处生活。”米歇尔说得极为简单：“我曾经以为她的生活将面临艰难曲折，但事实上，她却很成功。而且她的样子也没什么变化，她的日子显然还是不错。”这天晚上，他们围着堆满龙虾的餐桌，往日情景逐渐浮现眼前。随后，在一家夜总会里，娜迪纳将她的丈夫万桑介绍给米歇尔：“这是我现在的爱。”而她又将米歇尔介绍给万桑：“这是我过去的爱。”她独自走到窗前，面对着遥远处的黑夜笼罩的岛屿，她静静地伫立在那里，思绪再一次地回到了那往日时光。

赵念国 编译

中世纪夫妻的“吵架公告”

英、法等国在历史上有着同样的论调：妇女是弱者，是软弱的，因此不如男人，这也合情合理，女人生来就是侍候丈夫和孩子的。在18世纪的英国，人们开始抗争宗教对人类历史的解释，自然被认为是大于上帝的最终权威，但是妇女的附属地位没有任何改变。

如果妻子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服从或公开表示反抗，“适度体罚”在大英法律里是被允许的，为确保丈夫行使夫权，这条法律允许丈夫打妻子或把妻子锁在屋子里，但不允许长时间打骂或打骂至死。法律不赞成残暴，因此在亲人或邻居的帮助下，有些受虐待的妻子把丈夫告上法庭，以此来摆脱这种虐待关系，但大多数受伤害的妻子都保持了沉默。

“女人天生比男人差，男人应控制女人”这种大众化的观点，以及法律上的支持，使得女人也如此看待自己。历史学家玛丽·本·诺顿通过探究大量的妇女的日记及信件，得出结论：大多数妇女也

的确认为自己比男人差，也就是我们今天通常说的缺乏自信心。诺顿文件中关于妇女的记载，其言词是令人深思和骇人听闻的：“可怜的无望的女人”、“没脑子”、“蠢货”、“没判断力的”、“乏味的”、“愚蠢的”、“古怪的”、“不一致的”、“哀伤的”、“痛苦的”、“愚笨的”和“易于犯错的”，这些言词是妇女们在为她们自己或其他同性别人祈祷时的惯用语。

需要妇女闪光的地方只能是在她的家里，人们认为那里是她“天然的”领地。在这里，妻子可以为自己对家事的有效打理而自豪，这些家务事大部分体现在自制物品上。那些有一两个仆人的中产阶级妇女，仍在邻近的农场、菜地、牛奶场从事劳动，并获得所需的大部分食品；城市里的妇女虽然很容易购买到成品布，但她们仍然坚持自己织布。大多数妻子不仅为家人织布，甚至连同他们的仆人也包括在内，尽管这其中的一些富裕妇女完全雇得起纺织工。如果不需做这些家务，一些特权妇女就会做一些有艺术创造性的事务：在床毯和窗帘上刺上精美复杂的图案，或为帽子和袖子做花边。上天不允许她们的手指空闲，正如一些伦理学家指出的，“空闲的下午……使妻子变得糟糕”。当我们在博物馆或特殊物品收藏馆内看到这些精美的手工制品时，不禁想到只有少数妇女才能有空闲来发挥她们的天性爱好。

中等或贫困人家的妻子永远有做不完的家务。她们雇不起仆人，在城里处于很低的地位，有些在没结婚前就是女仆、厨子或洗衣妇，婚后也只能是艰苦度日。很多妇女帮助丈夫打理商铺和手工作

坊，甚至在他们死后要独立支撑。农村妇女因为不像城里妇女那样可以在就近的市场或商店里购物，一切用品都需自己生产，生活更加劳苦。

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机会，一些妻子伴随丈夫定居在人烟稀少的地方，会发现自己更加与世隔绝和孤独。1778年北卡罗来纳的一个巡回法官在给妻子的信中提到，他住在一对夫妇家里，他们住得这么偏僻，以致那个年轻的妻子只能到十八英里之外才能找到伙伴。很多住在偏远地区的妇女在给家人的信中透露出她们的不满，为她们必须忍受的苦难发出悲叹。尽管其他人在相反的情况下繁荣壮大，就像一些早期移民的先辈在他们之前所做的那样。

直到最近，许多历史学家倾向于将殖民地妇女的生活与她们20世纪的后代相比，并加以理想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与过去最普遍的一个主妇哺养六七个孩子的情况相比，如今的主妇只需要哺养两三个孩子。她们怎么还会抱怨生孩子和养孩子的痛苦？她们的先辈凡事从头做起，包括自制肥皂，而使用着电烤炉和洗衣机的她们，还居然埋怨家务繁重！那些“从不埋怨”的妇女们，以其勤劳和虔诚著称，被“衰落”的现代女性视为楷模，就好像帝国时代推崇共和时期的罗马女性一般。

但是，无论是帝国时代的罗马人抑或那些被圣徒们崇拜的美国历史学家都不曾询问过，那些妇女“楷模”是如何看待她们自己的处境的，他们从未问过这些妇女是否快乐。以其公众形象，即那些寺庙的装饰横条或政府文件的页面等这些由男性创造的事物来判断一

个社会是一回事,而通过探寻女性的诗歌、信件、日记、回忆录或其他地方所表达的主观的体验来判断一个社会又是另一回事。

从一些报纸上丈夫们张贴的公告,声称妻子“私奔,离开住所”或“自家中神秘失踪”,可以看出18世纪的美国妇女并非全是楷模。在这些公告旁边还有关于丢失马匹、逃亡奴隶、逃跑的仆人的通知,这些公告,印证了社会各个阶层的矛盾。为什么一个丈夫会张贴这样的告示,表面上,他是为了使自己免于妻子可能带来的一切债务,然而,常常更明显的是他主要是想陷其妻子于公众的羞辱之中。张贴公告的人往往指责逃跑的妻子带走了不属于她的财宝,如银盘、钱财或珠宝,或者指责她是臭名昭著的不忠实,如以下所示:

凯瑟琳·特洛琳,本人的妻子,违背其庄严的誓言,做出可耻的行为,离开住所,和某个泥水匠威廉·科林斯一同非法生活,昨晚她被发现与这个男人同床,还企图掩饰一切。因此,她受到巨大伤害的丈夫为讨个公道,认为绝对有必要警告所有人,本人将不同意她使用本人的财产,并在发现了她无耻行为的确凿证据后决心不为她负担任何费用。

偶尔,妻子会予以还击,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如下面莎拉·康特威尔所张贴的公告:

约翰·康特威尔厚颜无耻地在报纸上张贴广告,警告所有人不要信任我。在娶我之前,他就已经没有任何信誉可言。他所谓的床和住所,在他娶我之时并不存在。我并非偷逃,而是当他殴打我时当着

他的面离开的。

在这众多的公告中，任何一个背后不为人知故事均可能成为一个极具想像力的小说的开端。

撰文·[美]玛丽莲·亚隆

钱是夫妻关系的第三者吗？

今天，确实有更多的法国人不再为利益，而是为了爱情步入婚姻殿堂；也确实有越来越多的法国女性在经济上获取了独立自主，但“钱”还是不会一直让家庭太平的。

结婚时，会碰到“钱”；继承遗产时，离不开谈“钱”；离婚时，大家争的还是“钱”；甚至在咽气时，依旧无法避免“钱”。

一天早上，贝耐蒂克在拾掇房间时，在丈夫托马斯的西装口袋里，她发现了一本个人支票簿，她颇为惊讶。贝耐蒂克今年三十五岁，她是法官，丈夫托马斯是个警署署长，他们共同生活已十年之久。在新婚时，他们曾决定，共同开一个帐户。当天夜里，贝耐蒂克对托马斯问起了此事，托马斯不禁脸色陡变，结结巴巴地找了一些理由企图搪塞。最终他不得不承认，这本支票簿确实是他的。

其实，这并没有什么秘密，这支票簿既不用来养情妇，也不用来买

他一贯热衷的赛马彩券。简单地说,他常被一些钱所烦恼,这“小金库”使他放心。托马斯将些小钱放在这里:一笔并不丰厚的父亲遗产,还有每月在共同帐户上取出的一百五十欧元。并没什么大问题,但自此后,夫妻关系开始貌合神离了,尽管他俩还沉浸在刚刚购买一套住房的喜悦中。从猜测到怀疑,从怀疑到痛苦,十年之久“秘密”引起的夫妻间的裂痕随着时间推移而日益扩大。这天晚上,贝耐蒂克断然拒绝了丈夫的做爱要求,在以后的好几个夜晚,丈夫的殷勤都遭到了妻子冰冷的回绝。数日之后,她告诉他,她同女友一起外出,既然他弄虚作假。原订的度假也取消了。数月后,最后的结局不可避免地来临了,他们分手了。

其实,在这场风波中,钱只是个转移注意力的道具,只是个遮掩的屏障,为了避免谈及更重要的事。心理疗法专家玛丽·克洛德女士认为:“如果夫妻还有感情的话,钱的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在夫妻中,钱往往是个借口,大家可以在钱的问题上吵个天翻地覆,至于背后问题,还是沉默为好。”

自巴尔扎克时代后,在丈夫与妻子之间,一切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除了“钱”。确实,如今法国人的婚姻不再是寻求利益的婚姻,不再在父母的包办下,为双方财产的合并或谋取对方“田地”而结婚,个别除外。他们因相互爱慕,而终成眷属。但是“钱”还在,它是个无法看到、但始终存在的因素,透过它给人带来担忧、压抑和伤痛。许多事与它有关,但往往是无法说出口的事。结婚时,会碰到“钱”;继承遗产时,离不开谈“钱”;离婚时,大家争的还是“钱”;甚至

在咽气时,依旧无法避免“钱”。几乎每天都会感到“钱”的存在,即使它暂时被掩盖。今天将近百分之四十五的夫妻承认:他们吵架的主要原因还是围绕着“钱”。据法国民意测验调查所的报告,在2000年,百分之八十八共同生活的法国男女认为,钱是主要的话题,而1999年则是百分之七十八。

面对这“颠倒的秩序”,丈夫们并没为之欣喜,反而有些狼狈,甚至还有点被阉割的感觉,甚至连那些在经济上独立的女性对此也似乎有些不自在

近几十年来,“钱”已不再专门呆在丈夫的口袋里了。直至1965年,在法国的家庭中,丈夫还是绝对主人。女性是弱势群体中的一种,由于性格上的易变,她们不能参与理性的决定。于是,她们无权到银行开帐户,除非得到其丈夫的允许。连其未成年孩子的银行存单,女性也不能帮着管理。巴黎公证人雅克·本哈姆女士指出,只有丈夫才能掌管夫妇双方的财产,只有他才能支配与管理妻子的所有个人财产。直至1970年,即使妻子出售个人财物,只是在多年前归属这家庭,也必须征得丈夫的同意。一直等到1983年,妻子才能在夫妻共同收入的申报单上署名。

今天,法国女性的就业有了很大的改变。在60年代,百分之六十七女性留在家当家庭主妇,完全依赖丈夫过日子。今天,二十五岁至四十九岁的女性中,约百分之八十有了自己的工作,她们收入占

家庭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之多。按律师朱莉·波瓦埃女士的说法，至少有百分之四十二的女性承担了家里的一半开销，即使她们的收入并不比丈夫多。

刚踏上工作岗位的女性，即使她们的工作与男性一样，但她们的薪水还是比男性平均少百分之二十二。据法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的调查，1997年，她们平均工资为一千零六十一欧元，而男性的平均工资为一千三百四十欧元。虽然在薪水上尚未平等，但还是有了进步：今天，约有百分之五的女性带回家的工资比其丈夫多，而1960年，这样的女性仅百分之一，这样的女性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面对这“颠倒的秩序”，丈夫们并没为之欣喜，反而有些狼狈，甚至还有点被阉割的感觉，甚至连那些在经济上独立的女性对此也似乎有些不自在。心理学家雅克·安托瓦纳认为：“丈夫挣得更多，往往给家里带来了和谐的氛围。许多女性对我诉说，她们无法接受自己比丈夫挣得更多的这一事实。”专门给夫妇作咨询的妇科医生西勒万也指出：“许多女性对我坦白，她们在理性上确实有怪怪的感觉。既然她能挣更多的钱，她对丈夫不再崇拜，这是很自然的。”为了保持夫妻间的和睦，有些女性甚至故意不谈自己的收入。然而，与此相反的是，有些妻子看到丈夫工资比她少一大截时，她们会有“上当”的感觉。婚姻顾问弗朗索娃·德丝丹谈到：“曾经有位要和丈夫离婚的女性来找我，她口口声声称自己上了当。结婚后，她丈夫放弃了自己的律师专业，十多年来他一直打小工混日子。因此他的妻子感到自己受了骗。”

今天的法国 ,如何解决夫妻间的管钱问题 在消费上 ,究竟谁拿主意呢 在瓦莱丽与托马斯的餐厅大橱里有本蓝色小本子 ,这是本帐簿。夫妻俩每天虔诚地记下了日常开销 :汽油 ,四十一.九五欧元 ;药费 ,十七.五欧元 ;信用卡费 ,三十欧元。自他们结婚后 ,也就是在 2001 年 4 月后 ,他们取消了各自在银行里的个人帐户 ,将全部的月收入三千八百十欧元统统转入了共同帐户上。如同绝大多数的法国人一样 :百分之六十夫妇合伙开支 ;百分之七十八拥有共同帐户 ,但只是百分之三十八的同居男女在经济上各自独立。然而人们注意到 ,在经济管理上 ,个人主义正在抬头。除了用来支付家庭开支的共同帐户外 ,约有百分之二十七的在同居男女都有自己的帐户 ;而 1972 年 ,这样的比例仅为百分之七。按法国民意测验调查所的调查 ,对那些 “准稳定 ”的夫妇 过于年青的夫妇、生活在一起不到六年的夫妇、或是同居的男女 ,他们尤其喜欢这样。而月薪在三千欧元以上的 “惬意 ”的夫妻 ,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家务劳动的增加或减少 ,取决于女性对家庭经济的贡献。工资越高 ,在家务劳动中越可能得到平等。一位女权主义尖刻地说 :“拿不到钱 ,只有拿抹布。”

性别不同 ,对 “钱 ”的价值观也不同。社会学家让克洛德指出 ,对男性来说 ,这仅仅是个人的行为方式而已 ,而对于女性来说 ,这意味着获得了她们不曾有过的独立与自主。有趣的是 ,男性比女性更喜

欢有自己的秘密“小金库”。心理学家雅克·安托瓦纳认为,从广义上讲,男性更需要“欺骗”其妻子。与女性相比,男性更不习惯“透明度”。现在的二十五岁至三十五岁这一代女性也受到了这一影响,她们开始采取这一行为模式。在呼救中心担任监管的桑德利纳女士说得很明白:“我不会放弃个人帐户。母亲一直教育我,在经济上千万不要成为男人的附庸。”这是她执行得最好的、来自母亲的人生原则。她说:“当我领取一千三百欧元的薪水时,我知道该留下多少钱为家庭开支。至于其他的钱,我就去买些衣服。如果我不能挣钱,或许我就会感到在用丈夫的钱。”

278

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只要是夫妻,总要用他或她的钱。法国经济与统计研究所对此有这样的调查:“两人生活可以节省不少钱,共同生活的两人只要花一个单身者的一点五倍的钱,就能保证过上与单身贵族一样惬意的生活。”按社会学家马丁的划分,对于钱,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夫妻。首先是个人主义的类型:双方有个主要建筑在爱情和良好关系的合同的基础上。社会学家马丁指出:“对他们来说,‘钱’不应玷污爱情:每个人用自己的钱,这是一种希望自己得到平等的类型。”同样还有种“传统”类型:男人外出工作,妻子在家料理家务,或者花很少精力在工作上。马丁认为:“对于这类夫妻来说,‘夫妻’的功能之一是在于聚集财产。在这阶层中,离婚特别多,对钱的争夺也最为激烈。”

如何处理好家庭的账目,对两人世界和平极为重要。一般来说,在结婚之初双方可以谈及到这一话题,随后就不要再谈它了。心理

疗法专家玛丽·克洛德女士对此有自己的体会：“在开始时，应该谈钱的问题，但决不能每天谈它。我觉得最合适的是每年谈一次。有些人动不动就谈到钱，这实在令人难受。”心理学家雅克·安托瓦纳指出：“这完全禁忌的。对于夫妇来说，更容易的是谈‘性’，今天它已变得很平常。”

尽管今天女性有了工作，但是她们在家庭里的作用还是与过去一样。家务劳动的增加或减少，取决于女性对家庭经济的贡献。工资越高，在家务劳动中越可能得到平等。一位女权主义尖刻地说：“拿不到钱，只有拿抹布。”尽管三十五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不管怎么样，正如社会学家让克洛德指出的，这还是占有主导地位的类型，虽然令人束手无策。当然，这观念也正在变化，但十分缓慢。

一旦涉及到某项开支由谁承担时，争执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谁来支付房租、孩子学费、电话费、电费和汽车维修费。一般来说，男性负责重大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开支，例如房子、汽车和电脑；女性则承担日常开销：食堂伙食费、婴儿托费、日常购物。这样的方式或许会带来意料不到的后果：夫妻的平均财产由一幢价值三万一千五百欧元的住房与四千六百欧元至七千六百欧元的存折所组成，谁在这些重大物件上掏了钱，在离婚划分财产时，谁就有利。

尽管有些小盘算，或与现实无关的担忧，百分之九十五的丈夫与百分之九十二的妻子对他们家庭的财务管理还是表示满意。

再婚已经成了今天的普遍现象。当人们再次组建家庭时,都会带来各自的财产。与第一次婚姻相比,彼此会更谨慎地对待。

近年来,准备进入两人世界的年青男女,似乎可以在契约婚姻、同居和婚姻间作出选择。主持遗产税的公证协会的克里斯蒂娜·雷杜埃勒证实,一些三十岁的人常主动来找他咨询。在这些青年人身上,犹太基督教义的禁忌已不再存在,婚姻上的宗教痕迹也淡化了。他们毫不胆怯地提出一些“出格的问题”。“重组”家庭激起了法国人的极大好奇。公证人雅克·孔佩特女士认为:“再婚已经成了今天的普遍现象。当人们再次组建家庭时,都会带来各自的财产。与第一次婚姻相比,彼此会更谨慎地对待。”

280

在结婚登记大厅里,每年要求作公证的人将公证人的桌子围得水泄不通。但目前来说,他们签署的并不是那种将每人的权力与义务规定得清清楚楚的“美国式”的婚前协议。美国作家戴娜·若翰森曾经发表了两本《婚姻与离异》畅销书,她在书中仔细而有趣地描绘了法国的种种有关婚姻的习俗。她的一个女儿嫁给了法国人,她在书中写道:她的女儿“极为不快地发现,必须签个婚前合同。她未来的公婆要她准确列出每人带来的财物。与人们以为的恰恰相反,美国人倒是大大咧咧,不太多疑。除了那些豪富,譬如比尔·盖茨,才会签署这样的文件。”

近来在法国出现的 Pacs 协议同居 与美国的婚前协议最为相

近。自法国议会立法通过后，共有四万三千五百二十人签了同居协议，其中一万九千八百零二人是在2001年签定的。其好处在于，在同居三年后，他们填写共同收入申报单，它明显地帮同居双方减去了他们应交纳的纳款。在继承伙伴遗产时，这Pacs协议规定对同居伙伴可减税五万八千欧元。雅克·孔帕雷女士认为：“同其他一样，它也是一种工具。但对异性伴侣来说，很少有人对此感兴趣。要么两人接受婚姻的好处和束缚，就正式举行婚礼。要么他们希望自由自在，依旧保持同居。”

公证人普遍反映，来咨询最多的是女性。公证人雅克·本哈姆女士指出：“女性担心未来，性格谨慎。她们比男人更脚踏实地。此外，当男女双方来这里时，女性更喜欢开口讲话。”这是正常的，因离婚时，女性往往遭受更大损失。法国的离婚率为百分之四十五，巴黎的离婚率更为高些。婚姻的解体对双方的经济状况都是个沉重的打击，法国离婚协会负责人米歇尔·米兰忠告道：“不管夫妇生活如何富裕，一旦分手后，每人的生活水平至少下降百分之三十。”去年申请离婚的人共有三万四千个，对从事离婚诉讼的律师们来说，这无疑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他们从那些闹离婚的男女中得到了不少于五十亿法郎的酬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离婚显然也是个要对方“掏钱”的手段。为了让对方赔上部分财产，其办法不择手段。社会层次越高，经济上的争夺越激烈。巴黎法院的律师马尔克·波尔特沃指出：“甚至有人用起了洗钱的手段。那些有钱人在清理共同财产时往往转移掉部分钱

财,无人知道这些手段,无论是税务官、法院,还是原来的配偶都一无所知。”按法国家庭保险银行的统计,百分之四十的离婚女性很难得到孩子的津贴。但孩子费用极为昂贵,儿童研究学会估算,孩子的伙食费年均为五千七百九十三欧元,四岁至十岁的孩子为六千八百六十欧元,十八岁至二十四岁的孩子为一万二千一百九十五欧元。总之,从孩子出生直至长大成人,父母要花十三万七千欧元:这是笔神圣的投资!

自从原始的洞穴人类开始,男女的结合方式就是一个实验室,社会在这实验室里做了众多试验。但是一旦金钱问世后,夫妻关系与钱便有了难解之缘。

赵念国 编译

东京黑洞——女人的另一面

日本一家新闻媒体的记者日前在深夜探访了东京那些神秘的角落,写出了题为“东京黑洞——女人们的另一面”的报告,让人看到了这个繁华都市不为人注意的另一面,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在经济衰退的重压下日本女性的无奈和麻醉心态。

夜幕降临之后,东京这个五光十色的国际大都市便披上了一层让人觉得深奥莫测的神秘黑纱。在都市的各个角落,在那些白天让人无法想像的空间,一些在白天看来都是很普通的家庭主妇、年轻女职员,还有女高中生,这会儿却借着夜幕的掩护尽情地放开自己,以她们特殊的方式诠释着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观念。

涉谷中心街深处：

魔镜房间里的女高中生 唾液可卖一万一千日圆

撩开用来间隔的布帘,呈现在你面前的是一面很大的魔镜 Magic Mirror,你可以透过魔镜看见一切,而对方却无法看见你。在

大约十个平方米的房间里，穿着水兵服的女高中生正在很有兴致地玩着卡拉 OK。在这家名为“最后的幻想曲”的夜总会，只要客人挑选了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就被带到另外一个小房间里，隔着魔镜与女高中生“见面”。女学生胸前挂着牌号，手里拿着“价目表”。上面列出的 P、B、L、D、S 分别是裤衩、乳罩、短袜、唾液和尿液的缩写字母，边上数字则是千元钞票的张数。她们可以根据客人的要求，出卖自己的内裤，甚至体液。她们不用让客人接触自己的身体，客人也不被允许碰她们，所以她们只是一具“玩偶”而已。

“也许有人会觉得出卖自己的裤衩这种事情实在无聊，但对我来说却是个来钱快的赚钱手段，不过也有一整个晚上吃‘白板’的时候。”正念高三的美吉口气平淡地说。她介绍说，她的父亲是一家著名企业的高级职员，母亲也是一位职业妇女，家住东京某高级住宅区，有着一个很体面的家庭。让人意外的是，在这种地方打工的女孩子中，出身不错娇生惯养的“公主小姐”格外多。

“在管教严厉的家庭，孩子一提打工的事就要受斥责，晚上还要规定最晚回家的时间，一迟到就要遭恶骂，一点自由都没有。而这里却可以让你随便什么时候来，随便什么时候走。”采访的时候，美吉正在紧张地准备大学考试，看她笔记本上记着的志愿学校，有圣心、立教、青山学院等，都是名校。尽管考试很紧张，但她还是抽出时间来这里打工。她说在这里很愉快，每个月还可以有近二十万日圆的进账，而在麦当劳拼命地死做，时薪也只有八百五十日圆，在这里一条裤衩就可以换来一万日圆。

这里也有许多父母离婚、对自己的双亲抱有嫌恶感的女学生。其中对父亲不满的更多。“啰嗦”、“过于严厉”、“随心所欲”是她们对自己父亲的评价。有一位名叫至芳的高一女孩子，还在念小学时就失去了母亲，姐姐有了男友也常常不回家了。“母亲死了以后，我就同父亲约法三章，只有在星期天我什么地方也不去玩，聚在一起吃饭。”平时的家务事她同父亲一起做。“我做菜，爸爸打扫房间，夜里9点他回家后进浴室洗澡，我就进厨房做饭，等他出来了就一起吃饭，说说学校的事情什么的。”说着，她还报出了上个星期的菜单：萝卜炖肉、蟹肉炒鸡蛋、烧茄子……“呀，看我把这些都告诉你了。”看得出这是一个心地无邪的姑娘。

“外面的至芳和镜子里的至芳，就像你旋着开关从 on 旋到 off。”她居然想出了这么一个比喻。

新宿二丁目：

一个另类世界，女“同志”正在这里等她的网恋对象

“真奇怪，虽然我们在交友网站上认识了好久，想不到还是到这儿见面。早知道的话一开始就来这里多好。”

在新宿二丁目街尽头，一幢颇有来历的旧建筑，二楼便是一家女同性恋酒吧。秋子在等着与她的网友见面。十九岁的她是私立大学的一年级学生，第一次从网上走下来，体验与网恋“女友”约会的滋味。前卫的打扮加上前卫的说话风格，让人止不住要发出世风不

古的感叹。吧柜上一台小型电脑连接着手机，屏幕上映出的是女同性恋网站的网页画面。

新宿二丁目是同性恋聚集的“圣地”，这里的二十多家女同性恋酒吧按成年女子、新人类以及年龄和趣味的不同分得很清楚，圈内人决不会走错地方。环视秋子约会的这家酒吧，随处可见稚气未脱的二十岁左右的女孩。

背靠着一面涂满各种插画和意思不明的词语的墙壁，二十六岁的女老板说：“女同性恋的潜在人数绝对是个大数目。不管社会上说她们是精神缺陷还是什么，总之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是无法否认的。”

十多年前的女同性恋者给人留下的印象还是用理论武装来与社会抗争的，但今天的新人类女同性恋者却一点也没有她们前辈身上的一丁点儿拘谨的感觉。

在与秋子的交谈中，一旁的樱子插话说：“我是因父母容不下我。”樱子曾偷偷地将自己的性取向告诉母亲后，到东京一边打工，一边寻找伙伴。“我让父母伤心透顶，但我也豁出去了。毕竟他们一代人的观念中我是变态。”

正当这时秋子收到了她在网上认识的女友给她发来的电子邮件，原来约会的地点改了。

“加油，下次再来。”在女老板的勉励声中，秋子离开了酒吧。

浅草摇滚乐剧团：

从女职员到脱衣舞女郎，选择它只是为了摆脱
纷繁的世俗

在 Hip—Hop 强节奏音乐的冲击下，空气似乎也在震动。巨大的五面镜子，堆积如山的各种服装，壁橱里满满的用于背景音乐的 CD。这里是东京脱衣舞殿堂“浅草 ROCK 座”。七楼的练功房里，若菜正在不停地跳着。二十三岁的若菜是福岛县人，跳舞的动作还显得不太灵活。她刚刚从四年的公司职员的生活里摆脱出来，学跳脱衣舞还只有一个月。

若菜学舞的动机实在很单纯。“看了《Show Girl》这部电影之后，我就想，自己也无论如何要成为一个舞娘。”就这样，她辞了工作，单身匹马来到仙台的“ROCK 座”接受面试。

“那场面真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我也没有在生人面前跳舞的经验。后来听说学跳舞浅草的‘ROCK 座’最好，当天我就请人把我带到浅草来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就出场表演了。连思考一下的时间都没有。”今天是她单独学舞，老师是十八岁起就活跃在日本演艺界的舞蹈创作和辅导者，六十四岁的小山雄二郎。

“你不是机器人，要掌握节奏！”背后传来了小山的呵斥声。

“一天六个小时，连续三天，二十小时左右就要学会五首曲子，然后上台。当然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并不能跳出什么来，但舞蹈可以在舞台上学会的。”

公司女职员也会加入脱衣舞女郎的行列，这是过去想像不到的事情。不是为了还债，也不是为了养活男人，仅仅是为了告别沉重的过去。

“那时，我忽然觉得长时间地在公司里呆下去，连性格都会变怪，我生来是个好动者，好奇心特别旺盛，为了摆脱世间的束缚，便选择了这条路。”若菜在公司任职时考取了秘书资格证书，但工作的内容丝毫没有改变。“就是倒茶和复印文件。所以索性来个‘急转直下’，去当脱衣舞女。那天只对父母说了一句‘我去旅行’，便离家了，一晃已经一个月了。”

在一旁照料的阿姨便轻轻地叮嘱道：“在这之前你得学会舞蹈啊。”这些照料的阿姨原先也是 ROCK 座的舞娘，到了一定年龄就“下岗”了，有能耐的当起了老板，差劲点的就做照料舞娘的服侍活儿。她们同舞女年龄之差，大的可以以祖孙相称。

“现在干的可是做女职员时无法想像的工作。毕竟要在大庭广众面前赤身裸体啊。”说话间，曲子遽然换成了节奏强烈的迪斯科音乐。

巢鸭约会俱乐部：

无聊妇人的渲泄场所，但也有为孩子能进入私立学校而赚钱的

从巢鸭车站往大冢方向步行约五分钟，就可看见一幢公寓别墅似的旧建筑，那里有一间房是“白玫瑰”约会俱乐部的“见面室”。屋

子中间有一个暖炉，除此以外没有多余的装饰，倒也显得干净。电话铃声在不断地响起。

大家是主妇约会俱乐部的密集地，已有很长的历史。最近改称“成熟女性俱乐部”的多了起来。“白玫瑰俱乐部”的会员都是三十至五十岁的所谓“成熟女性”。在暖炉边斜躺着看漫画的女人们同普通的家庭主妇没有什么两样。

“我是为了生活才来这里的，是所有的生活费哦。”穿着普通，没上什么妆，今年三十五岁的绫子毫无掩饰地说。她结婚已有十九年，但一方面由于与丈夫年龄相差较大，另一方面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很少，所以彼此几乎没有什么交流。

“我那口子常常夜班做到很晚，别说讲话，连见面的时间都少得可怜。”来这里，她只对丈夫说是去饭馆做钟点工了。“他不会知道的。如果换上平时不穿的套装什么的倒有可能被他发觉。”说着，绫子大口嚼起饼干来。

“觉得知道了也无所谓的人现在不是多起来了。”四十一岁的树子在一边插嘴说。她是一个离婚的女人，孩子跟父亲了，现在一个人生活。“我有一个朋友，为了让孩子进私立学校念书，踏进了这个世界。你想想，孩子的学费、补课费、钢琴学费，哪样不需要钱啊。她男人公司经营不景气，连工资都发不出。上下班时间不正常了，终于有一天什么都知道了。她倒也不慌不忙，说：‘那钱怎么办’老公无言以对。现在也就相安无事。”

为了孩子外出赚钱的女人实在不少。顺子就是其中的一个。今

年已四十一岁的顺子看上去很清秀，就像学校家长联谊会里学生母亲的模样。

“我是在公司做 OL 公司办公室女职员 时同丈夫相识并结婚的。他是个高级白领。怀孕的时候，有一天我发现他同年轻的男人睡在一起，方知他是个同性恋。离婚以后，我就来到了这里。为了有钱让孩子进私立学校念书，我暂时同他复婚了，孩子读书后我们便断了关系。后来孩子要进中学了，为了让他继续上私立学校，我们又恢复了婚姻，现在也只是留个名义罢了。”

由于交谈很顺利，便把话题转到了更深层次上。“打电话来的男人中间是不是很多人有恋母情结”

“五十岁左右的人和二十岁左右的人分别很清楚。五十岁左右的男人自以为很坚强，或装出一副见过世面的样子，其实内心里很脆弱。二十岁左右的小青年可能有恋母情结的较多，这可能是在无法向父母撒娇时出现的一种叛逆情绪。不过他们的变化也很快，才刚刚结束，就立刻变得冷漠起来。”

下北泽的成人商店：

既有祖母级的常客，也有二十岁不到的好奇者

走进位于下北泽的成人用品商店，陈列的商品可谓琳琅满目。从催情的裤衩、药品到各种说不清名堂的工具，应有尽有。这是一家专为女性服务的成人商店，所以男人被拒之门外。

“来这里的顾客真是各种各样都有。”店长山田英子说。她既是

一个常常在日本新闻媒介上露脸的名人，还兼做顾客的咨询指导。她说现在她最关心的是老年人的性问题。给她印象最深的是与一个八十三岁老奶奶的交往。这是一个举止优雅、态度谦和的退休教师，当山田英子见到她一个人走进商店时立刻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一打听，她是听了一个老中医的介绍，想来买一个可以激活荷尔蒙的用具。“丈夫故世了，孙子也不在身边，所以想过上有质量的生活……不过，我不懂使用方法，竟弄坏了三台。”

在日本，老人家庭中涉及性生活的烦恼已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过去的那种掩盖老人 SEX 的时代已经过去。

“虽然开张至今才七年，但在这期间，我已深切地感受到，不仅是老年人的问题，妇女的性观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山田英子率直地说。求购催情药和润滑液的二十岁不到的少女、要求用品升级换代的家庭主妇、性生活不和谐寻求指导的年轻夫妇等，几乎每个星期都有。“过去是‘希望过上愉快的性生活’，现在是‘非得有愉快的性生活不可’，这是一个‘疾走’级的变化。人们开始重视从精神上寻求快乐了。从我们销售的一方来说，应对也要随之变化了。”

正在交谈之际，走进来一位身材苗条，年约三十多岁的女顾客。“她是老主顾了，”山田英子介绍说，“现在仍然同已离婚的男人住在一起，替他做饭洗衣服打扫房间。”

本八幡车站附近的公寓房间：

刺在女孩身上的龙在飞舞，那是用来纪念她与男友的分手

静静的房间里，只有“唧——”的一阵阵像虫鸣的机器声在回响，纹身师手上的德国造刺青器正在姑娘柔软的肌肤上来回移动着，在已刺就的牡丹花边上，一条龙已见雏形。名叫达磨的纹身师才二十九岁，在这里开设“纹身所”却已有近两年的时间了。

“不管怎样我还是要纹身，而且要快。”躺在床上接受纹身的姑娘名叫惠美，十九岁。她不时因疼痛而扭曲着脸，但这丝毫动摇不了她纹身的决心。不一会儿，在纤弱的臂膀上，一条龙已在张牙舞爪了。

“我被相处了三年的男友甩了，所以到这里纹身，算作一次转折吧。”惠美说。中学毕业后，她在别人的介绍下，干了几天的女招待，她说那时候是她“最低落的时期”，后来才进了她父亲的建筑公司谋职，算有了比较稳定的工作。

在一边跟着学习纹身技术的也是一个女孩子，身上有三处显眼的刺青，手腕上是四叶苜蓿，肩上是鸽子和十字架。这个名叫由理的姑娘白天在一家不动产公司上班，晚上便到这里学习纹身技术。“我最早是在二十二岁的那年纹身的，纹了一个以后，就有了瘾。”她说她独居，这儿离上班的公司不远，骑自行车才二十分钟。“我工作很轻松的，下班以后就和朋友一起吃饭聊天，生活很愉快。”二十六岁

的由理有过一次婚姻。二十二岁那年结束了维持两年的婚姻生活后便有了第一次纹身的体验。“不知怎的，当时就有一种舒口气的感觉，大概是感到从此是个自由身了吧。”

转眼间，纹身师已在脱橡皮手套了。“今天就做到这儿吧。这次要上色，所以有点疼。”达磨笑着说。“比我想像的要好多了。”话虽这么说，红肿的肌肤还是说明她受的皮肉之苦并不轻。

龙和牡丹，惠美花了八万日圆。

杜海清 编译

男性也是家庭暴力受害者

男性：家庭暴力中被遗忘的受害者

大多数人听到“家庭暴力”这个词的时候，总会想到一个穷凶极恶的男性对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女性大打出手。然而，对于艾琳·皮泽而言，她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现在六十二岁的艾琳，曾经在1971年创立世界第一个妇女庇护所，专门为受到家庭暴力影响的女性及其子女提供住处和其他方面帮助，被誉为英国现代妇女庇护运动的开创者。她现在却认为，男性在家庭中已经开始受到女性的威胁。

艾琳指出，女性受到男性伤害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事情，但事实是，目前也有不少男性受到配偶或情人的暴力袭击，但很多人对此却熟视无睹，实在很不应该。

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一个原本致力于帮助家庭暴力受害妇女的女性，大声疾呼男性才是目前家庭暴力中真正的、却被遗忘的受

受害者呢

在艾琳写作的一本引起争议的新书《家庭内的恐怖分子》中，她提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女性和男性一样具有暴力倾向。

艾琳希望，自己的新书能够使男性保持警惕，避免陷入家庭暴力的旋涡之中。同时，她也希望社会和当局认识到，男性在家中和女性一样，也存在着遭受暴力的可能性。

不过，艾琳的新书却很可能激起妇女组织和深受家庭暴力威胁女性的不满和愤怒。

据报道，艾琳的新书是以三百名男性的真实经历为基础的。这些男性都受到过伴侣的暴力袭击，既有指甲抓，又有拳头打，也有刀子戳。

毫不夸张地说，近年来，以前很少听说的女性暴力事件越来越多地浮出了水面。甚至一些上层社会的女性也身在其中。

比如，2001年5月，约克公爵夫人莎拉以前的女助手简·安德鲁斯，因用刀子捅死亿万富翁男友汤姆·克雷斯曼而被判终身监禁。而1996年在狂怒中持刀杀死男朋友李·哈维后又伪造车祸现场的特雷茜·安德鲁斯，目前也在监狱服终身监禁。

目前单身住在英国英格兰米德尔塞克斯郡特威肯海姆的艾琳指出，女权主义运动一向声称，所有女性都是男性的无辜受害者，但这实际上是一个谎言。

艾琳回忆说，她开办世界上第一个妇女庇护所“奇斯威克妇女援助中心”时，帮助的对象是逃离家庭暴力的妇女及其子女。她当时

意识到，大多数女性确实是其配偶暴力的受害者。新闻媒体把这些妇女称为“受虐女性”，她们的悲惨遭遇赢得了英国举国上下的同情和关心。

不过，她表示，自己很快就意识到还有另外一种女性存在，她们只能被称为“有暴力倾向的妇女”。她们中多半曾经在儿童时代受到过暴力虐待或性骚扰，需要人们的帮助。当然，艾琳与此同时也认为，那些不幸和“有暴力倾向的妇女”产生纠葛的男性，同样也需要帮助。

家庭暴力并非单一性别问题

然而，多年来，无论是社会当局还是权威人士，当然还有妇女团体，都拒绝接受并承认这么一个事实：每天都有男性受到“有暴力倾向的妇女”的虐待。

艾琳指出，由于过去三十年来人们对“受虐男性”所受到的痛苦三缄其口，仿佛他们的问题就根本没有存在过似的。究其原因，她认为，家庭暴力问题是由女权主义者一手操持的，因此不少事实都被掩盖了。直到现在，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家庭暴力并非是单一性别的问题。

她补充说，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有暴力的倾向，只有正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在帮助受害者的同时，也帮助施暴者。

有人指责说，是男性没有向有关当局报告家庭暴力问题。然而，有一名男子曾对艾琳表示，他向警方报案却自讨无趣，还被对方嘲

笑了一通，因为他身高一米八九，而他的妻子身高仅一米七五，没有人相信这样一个娇小玲珑的女人会凶悍到什么程度，也没有人相信人高马大的男方竟然无招架之力！

艾琳认为，男性确实要比女性脾气更大，他们触犯法律的可能性也更大一些，不过，事实上在紧闭的家门之后，女性的暴力倾向和男人是一样的，而且她们对待子女的态度也十分恶劣，这种暴力倾向和官能障碍行为还对下一代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艾琳指出，家庭暴力是一种怪圈，只有我们不偏不倚地去保护所有受到伤害的人，无论他们是男性、女性还是儿童，作为社会一分子的家庭才能得到和平和安宁。

英国全国防止虐待儿童协会 NSPCC 截止 2001 年 3 月份的一项统计表明，受母亲虐待的男孩比例为百分之四十九，而受父亲虐待的男孩只有百分之四十。艾琳的结论也是如此：母亲比父亲虐待孩子的可能性更大。

英国内政部 1999 年对家庭暴力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平均 1.17 秒有一个女性遭到袭击，而男性则平均是 1.31 秒遭到一次袭击。这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研究报告透露，相同数量的男女——4.2% 表示，2000 年他们曾受到现在或过去的伴侣殴打。

除此之外，其他一些研究也印证了艾琳的观点。

2000 年，英国兰开夏郡中心大学心理学教授、国际敌对行为心理研究会理事长约翰·阿彻透露，他对三万四千名男女的分析证明，女性勃然发怒的几率几乎和她们的男朋友、丈夫一样多。对于上

述结论，伦敦大学神经病学讲师马尔孔·乔治博士颇有同感。他认为，男性自伊莉莎白一世 1558—1603 时代起，就已经开始受到妻子的暴力虐待。

在现实中，即便是好莱坞电影中扮演硬汉子的男演员，也无法逃脱家庭暴力的怪圈。如好莱坞经典影片《卡萨布兰卡》又译《北非谍影》的男主角亨弗莱·鲍嘉，就被同样是演员的妻子梅约·梅斯特殴打；而素有“公爵”之称的西部牛仔明星、第四十二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约翰·韦恩，也曾被太太康奇塔·马丁内斯饱以老拳。

目前，乔治博士正在对过去二十年来有关家庭暴力问题的一百多份报告进行认真研究。他表示，通过这些报告可以看出，在婚姻或同居关系中，女性伴侣的攻击性和男性相差无几。

乔治博士指出：“这个问题说起来十分复杂，我们确实发现，女性攻击男性伴侣的情况比男性攻击女性要多。”他表示，有人说什么女性付诸暴力是为了自卫，事实并非如此，在实际生活中，挑起家庭暴力的百分之五十是女性。

什么样的女性会有暴力倾向？

艾琳指出，具有暴力倾向的女性会有显而易见的特征。她要求男性对具有下列迹象的女性格外警惕。

1. 情绪波动很大，常常无缘无故就心烦意乱的女性。她们起初会声称是荷尔蒙失调造成脾气不好，但很快就会把责任推到男性身上。

2. 总是希望成为关注焦点的女人。男性要当心,这种女性很可能是只爱自己、自恋成性、好出风头的个人主义者。

3. 占有欲非常强的女性。男性千万不能把这种占有欲误认为是爱。一个嫉妒成性的女人会把爱人和他认识的所有人隔绝开来,一旦她幻想到对方和其他女性见面或偷情,她就会变得暴戾成性。

什么样的男性容易成为家庭暴力受害者？

那么,什么样的男性容易成为家庭暴力受害者呢?是不是有章可循,让男性事先有所警惕呢?答案是肯定的。

1. 敏感、温和的男性,常常是从事有爱心职业的人,往往会坠入有暴力倾向女性的温柔陷阱。艾琳称之为“断翅综合征”:一个好心的男性看到一个他认为没有安全保障、受到过伤害的女性,总会油然而起保护对方的念头。他竭尽全力企图抚平对方所受的伤害,但到头来却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2. 一个曾经被母亲虐待的男子,常常会下意识地寻找一个具有暴力倾向的伴侣,目的是想使儿童时代所受的创伤得到愈合。

3. 具有暴力倾向的男性同样非常敏感,他们多半非常容易受惊。他们结识具有暴力倾向的女性时,往往看不到对方身上危险的迹象,这是因为他们对自己身上的暴力迹象也同样麻木不仁。

对艾琳观点的异议

艾琳·皮泽一手创立的英国家庭暴力慈善庇护所的现任负责

人桑德拉·霍利，对男性经常成为女性暴力受害者的指控予以强烈否认。

她表示，从百分之九十的家庭暴力而言，还都是女性受到男性伴侣的毒打，这一点，无论是询问医院护士、警察还是查询法庭记录，都可以找到根据。

她认为，无论是说女性在家庭暴力问题上说谎，还是声称男性同样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都是要转移问题的实质。因为事实上，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女性和儿童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中，而造成这一切的就是那个人人都认为该去爱她们的男人！

桑德拉指出，在英国，平均每六秒钟就有一个女性受到家庭暴力的伤害，而每周更有两名女性死于非命！毫无疑问，这种问题影响到社会上所有的人，人们应该把关心的重点放在找到解决这种问题的答案上。

桑德拉的观点，得到英国其他一些研究家庭暴力问题权威的赞同。伯明翰大学法庭和家庭心理学教授凯文·布朗尼认为，女性首先挑起暴力的情况极为罕见。在他看来，家庭暴力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男女双方互相殴打；二是男人打女人，女人反过来打孩子；三是男人既打女人，也打孩子。

布朗尼表示，他理解身为英国现代妇女庇护运动的开创者艾琳的想法，她是希望公平对待男性，给他们提供同样的帮助。但他认为，在目前尚未解决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之前，她说什么男性受到家庭暴力危害程度和女性相差无几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在一些女性

尚没有受到保护的国家里，男性会以此为最好的借口，在肉体上虐待他们的妻子。

布朗尼指出，虽然从英国内政部 1999 年的报告上看，受到家庭暴力虐待的男性和女性的比例相同，但仅仅从数字上看问题，这份报告有误导的嫌疑，因为家庭暴力的结果是大不一样的。

他举例说，如果一个女人推了男人一下，对方可能只会一笑了之；而一个女人被男人推了之后，则可能摔倒在地，甚至折断手臂。他质问道，这两种推搡都被视为暴力行为，但究竟是哪一个损害性更大呢？他认为，数字绝对不能孤立地看待，否则，就会以偏概全，造成错误的结论。因此，目前人们所应该关心的家庭暴力受害者仍然应该是女性而不是男性。

我用刀子捅了未婚夫

简·布赖森脾气非常暴躁，她曾经对这个世界上她最关爱的人——未婚夫彼得大发雷霆并动手伤害了对方，不仅造成对方失去一只眼睛，还几乎使他失去了生命。

布赖森今年四十岁，家住英格兰东北部的桑德兰市，她回忆说，自记事以来，她的脾气就非常暴躁。

二十四岁的时候，她在自己家附近的一个迪厅和彼得结识。相识四个月后，两个人就订了婚，但他们直到 1995 年才攒到钱买了房子。“住在一起，的确让我俩的关系更为亲近，但这也意味着彼得必须忍受我所有的坏脾气。”布赖森回忆说。

1999年8月,即两人准备结婚前六个星期,彼得和布赖森发生了剧烈的争吵,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场口角目前已不得而知。不过,据布赖森自己叙述,当时她勃然大怒地冲进厨房,抓起墙上刀架上的一把菜刀,甩向身后。她没有料到的是,彼得正跟在她后面进了厨房,只听得一声惨叫,他双手捂住眼睛,殷红的鲜血随即从指缝间汩汩流了出来,沾满了血迹的菜刀则落在厨房地板之上。

布赖森不由大惊失色,立即拨打了999急救电话,解释说发生了一起刀伤事故。急救人员很快赶到,接着,警察也来到现场,把布赖森带到警察局问话。第二天,她才得知,彼得为保住视力而接受了长达五个小时的手术。医生表示,菜刀戳进彼得的头部7.35厘米,如果再深入0.6厘米的话,刀子就会触及他的大脑,使他死于非命。

布赖森表示,她听了之后,后怕到了极点。她爱彼得胜过其他一切,但她却因为无法控制自己的火爆脾气,而几乎要了对方的性命!

几个星期之后,布赖森被送上法庭,她看到彼得坐在自己对面。戴着墨镜的彼得用口型对她说:“我爱你,你会没有事的!”

布赖森不由又惊又喜!她是愿意接受任何惩罚来换取彼得的原谅的,但没有想到对方会如此宽宏大量。彼得的律师在法庭表示,他的当事人无意提出指控,结果,法官宣布撤消这个伤害案。

布赖森真不知道如何再去面对彼得,但彼得却在法庭外等候她一起回家。

幸运的是,朋友和家人都对他们格外支持。在两人的婚礼上,彼得站在一百二十位嘉宾面前公开宣布,能够作为布赖森的丈夫,他

感到无比骄傲。布赖森听了,不禁心潮澎湃,她由衷地感到自己是多么幸运,下决心好好把握这失而复得的好机会、好运气!

布赖森透露,她认识四个曾对丈夫大打出手的女性,但奇怪的是,并非是女方而是男方对她讲述了事情的真相。说起个中原因,她非常坦率地表示:“我脾气很坏,常常口出恶言,哪怕被虐待的男人从身边走过,我也能看出其中的端倪!”

她表示,受虐男性通常会有如下特征:在妻子面前局促紧张;在看到妻子脸色之前通常不敢自作主张或发表意见;在妻子的突然动作前,总是畏缩或退缩。

布赖森坦言,在伤害事故发生之后,她再也没有对彼得动过粗。她终于发现自己的坏脾气是多么危险,不过,这一切是彼得用一只眼睛换来的,代价不可谓不高。“我今生今世永远不会原谅自己对彼得所做的事情,”她表示,“与此同时,我知道自己是最幸运的人,因为彼得原谅了我,一直站在我的一边。”对于脾气不好的女性,布赖森的建议是——感到要发怒的时候,心里默默数十下,然后离开房间。

身为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彼得指出,他自结识布赖森以来,两人至少干过三十架,而他仅仅出于自卫而还过一次手。

彼得表示,目前他和布赖森的关系确实比以前亲密了很多,尤其是他失去一只眼睛之后,妻子就再没有动过他一个指头,这使他感到十分幸福。

吴心海 编译

英国版爱情 悲剧？喜剧！

英国的约克郡万人空巷，人们匆匆赶回家，啃着刚刚做好的约克郡布丁和烤牛肉，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视屏幕，因为电视里正转播着小郡一年一度的知识竞赛决赛。今年竞赛决赛的主题是了解世界，也就是说要考一考参赛者对世界各国的了解。

304

乔治亚把答案清楚地告诉了邦弗雷。电视机里奏响了凯旋乐曲，邦弗雷获得了比赛的巨奖五十万美元。

像以往一样，主持人闪亮登场，宣布竞赛开始。第一轮是必答题，主持人要求每一位参赛者说出世界主要的五大洲所包括的国家，每一洲至少要说五个国家。五大洲对于每个参赛者来说，道来不费吹灰之力。而亚洲、欧洲、美洲、非洲的国家，相对说来比较容易，看看世界杯足球赛你就能找到了不少答案。最难的是大洋洲，人们熟的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很少知道还有其他国家。但这并不

意味着没人知道，有三名选手很顺利地给出了答案。三人中一个叫麦克·邦弗雷，是一位出色的桥牌手，还代表英国参加过世界大赛。一个叫罗斯，是当地一家报纸的专栏作家，常常为当地的一些名人撰写文章。还有一个是在军营里呆过的比尔，到过不少地方，自然是沾光不少。三人凭借着高人一筹的智慧，杀入第二轮。第二轮不是大家预料的抢答题，主持人亮出许多国家的旗帜，让三人按照五大洲来进行区分。强中自有强中手，这道题目多少有些难度，没有一个人会去过那么多的国家，看到过那么多的旗帜，要做出正确的选择非常困难。但是，还是有人做出了正确的选择——邦弗雷和罗斯。观众惊讶极了，罗斯在当地小有名气，都说他是问不倒，学识渊博，答出来应该是情理之中。而邦弗雷又是何方神圣，主持人代表观众询问他，邦弗雷说，我得感谢我的妻子，她是一位从事地理教学的老师。虽然我们离婚了，但是二十七年的共同生活让我从妻子那里不自觉地学到了很多地理方面的知识，这也许是我能半路杀出的原因吧。

紧张的决赛开始了，主持人要求两人以洲为单位，从每一洲的众多旗帜中选出他们第一轮写的五个国家。电视机前的现场观众都屏住了呼吸，等待着这最后的一战。邦弗雷和罗斯先选了欧洲、美洲，都对了，然后是非洲，以及连国家都很难说得准的大洋洲，又都对了，真是不可思议。难道他们真的不分伯仲？两人开始了最后的亚洲之选。亚洲的国家对他们来说，陌生而遥远，真的很难指出国旗归哪个国家。凭着一些印象、一些感觉，两人都选出了四个。最后的一个把谁都难住了，罗斯的最后一个阿富汗，邦弗雷的是印度。两人

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场外求助。罗斯选择了在地理杂志工作的好友，但是他没能给罗斯带来企盼的结果。轮到邦弗雷了，主持人问邦弗雷，你会选择谁，邦弗雷的语气出人意料的坚定，我的前妻乔治亚。邦弗雷说，我不会考虑别人，我知道她一定会知道正确答案，她是正确的同义词。电话接通了，那头接电话的正是乔治亚，她也毫不例外地坐在了电视机前，当然她没有想到她的前夫会在竞赛中亮相。看见邦弗雷遇到困难，乔治亚不禁想帮他一把，而这时电话响了，乔治亚把答案清楚地告诉了邦弗雷。电视机里奏响了凯旋乐曲，邦弗雷获得了比赛的巨奖五十万美元。邦弗雷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对手罗斯庆贺他说：“你有这样一位得力的助手，真是幸运，我得好好写一写你们的故事。”

306

确实，邦弗雷的获奖有一半功劳得归功于乔治亚，多年的生活让他潜移默化中得到了很多地理方面的知识，使他在大赛中获益匪浅。而在最后关头，一票决胜负的关头，又是乔治亚的场外及时援助帮他战胜强劲对手。人们在看到结局的同时，不禁会去猜想两人的关系，会不会因为比赛，两人的关系再次融洽呢

看得出，邦弗雷对于乔治亚仍然有幻想，企盼着有一天能和她重修旧好。

邦弗雷和乔治亚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末南安普顿大学的校友。但是，两人真正的相识是在 1971 年之后，他们在一个单位工作，很快有了共同语言，乔治亚说：“他给我的印象是很幽默、很机智。这或许是

我喜欢他的最大原因。”1973年,两人结婚。婚后的生活起初非常幸福,乔治亚放弃了工作,在家照看孩子。乔治亚说:“那时我很乐意过这样的生活,他是个高尔夫球手,我有时会陪着他比赛,但不会干预,然后回家看看孩子。”但是,长期的生活使两人世界有了裂痕。邦弗雷说,我们的女儿都读了大学,房子空了很多,只有我们两人相伴。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感到了彼此生活有些问题。我们有各自的兴趣,她喜欢地理,我喜欢电脑,但我们从来没有试着去喜欢对方的爱好,这就使我们的生活缺少共同乐趣。而且,邦弗雷从桥牌队退出后,一直生活不稳定,家庭经济不理想。这些原因导致两人最终分手。

而如今,邦弗雷赢得了丰厚的奖金,经济问题迎刃而解,人们纷纷猜测他们会复合。就在邦弗雷得到奖金的第二天,记者蜂拥而入邦弗雷那有些零乱的家,巧的是,乔治亚正好带着女儿赶来庆贺。

记者的第一个问题开门见山:“邦弗雷先生,你参加比赛的目的 是为了挽回关系吗?”邦弗雷说:“我的经济问题有些拮据,这是我的参赛动机。”乔治亚在旁解释说:“我不是希望借此和他重修旧好,我不想看着他如此地为经济问题而日渐憔悴,我想这算是一种友情相助吧。”记者挖不到材料,更是不依不饶,接着发难:“乔治亚小姐,赛前你没想法,赛后可能会有想法了吧。”乔治亚说:“不要这样说,我一个人过得很快乐,我不希望有任何我们复合的故事出现。”乔治亚不失幽默地补充说道:“我想这么多钱会让他成为一个快乐的单身汉。如果理想一点说的话,我想他会找到比我更好的人。”说到这里,乔治亚看看邦弗雷说:“你认为我说得对吗?”邦弗雷尴尬地笑了笑。

邦弗雷在记者采访的最后，谈了自己如何处置奖金的计划，他打算把一部分奖金给乔治亚，以表示自己对她帮助的感激，同时自己重新添置一所更大的房子。当记者试图进一步询问乔治亚会获得多少奖金时，两人显得十分统一，都不愿透露具体数目，只是表示这笔数目将会十分丰厚。

邦弗雷在记者采访中，看似十分从容，实则内心十分痛苦，回答乔治亚时的尴尬一笑已经很好地说明了问题。记者出生的罗斯事后单独采访了他们两个人。乔治亚显得很坦然，她说她喜欢现在的生活，她可以做她想做的事，不用成天想着怎样去照顾丈夫。“我的生活已经没有压力，比起以前，生活要轻松得多。”乔治亚显然不愿意回到原来的生活。但是邦弗雷则不是那样想，他对罗斯说：“我不喜欢一个人住，我希望有个伴儿，当然要我选择的话，还是乔治亚。”

看得出，邦弗雷对乔治亚仍然有幻想，企盼着有一天能和她重修旧好。这次参赛邦弗雷表面说得轻巧，为钱而来，但真正的良苦用心恐怕不仅仅于此。罗斯鼓励他说，既然乔治亚在关键时刻帮助你，说明她还喜欢你，只要你努力，她会回到你的身边。

邦弗雷试着重新以情人的角色来接近乔治亚。乔治亚打算重新装饰家里狭小的厨房，邦弗雷主动承担了这项任务。他花了很大心思，参考了很多流行装饰图案，把小厨房打扮得大方、精致，让乔治亚颇为感激。

首战成功让邦弗雷备受鼓舞。他又开始精心营造着一个又一个计划，想逐步唤回前妻对美好生活的回忆。情人节那天，邦弗雷把乔

乔治亚请到了他们第一次约会的餐馆。邦弗雷对乔治亚说：“你还记得这里吗 我们就是在这里开始爱情之旅的。”“还记得那首我们非常熟悉的《月亮河》吗 你说那是你最喜欢的歌。”乔治亚略带羞涩地点了点头。接着，邦弗雷又在餐馆里当场唱起了乔治亚那首歌《离别的姑娘》——“我翻过山丘，向前走去，又越过荒野和草原，我心里孤独而又沉重。自从我离开了心爱的姑娘……我破碎的心儿渴望能见到我的姑娘，一旦回到她的身边，她会发现我一如从前的忠诚。那时候，我就永远不再离开我的心上人。”

那一晚，两人像一对初恋的情人，谈了很多两人共同生活时的事。邦弗雷发现乔治亚更美丽了，乔治亚觉得邦弗雷更会体贴人了……

邦弗雷和乔治亚平时没有联系，很少交往。他们唯一见面的机会是女儿从大学回来看望父母的时候。那段时间，邦弗雷会如约和女儿、乔治亚一起到公园游玩，也就是那段时间，邦弗雷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原来的家。女儿明白父亲的想法，看到父亲不懈的努力，女儿颇为感动，她也渴望有一个完整的家，像以前那样幸福地生活。她自觉地帮助父亲做起了母亲的工作。邦弗雷的努力，女儿的支持，使乔治亚有点心动，但是她还在犹豫，不知是否应该再续前缘

邦弗雷早已在电脑的另一端知道了乔治亚的困难，邦弗雷给出了有正确答案的回信。乔治亚获胜了。

时间过得很快，一眨眼间，一年一度的知识竞赛又开始了。这次

轮到乔治亚参赛了,她先参加了初赛,主题是克隆问题。乔治亚得到了读生物的女儿的帮助,很顺利地过了前三轮,进入初赛的最后选拔。主持人宣布了规则,能够先抢答出两题的就可以出线。乔治亚轻松地抢答出两题,进入总决赛。决赛的主题是关于电子邮件方面的问题。乔治亚犯难了,女儿是学习生物的,无法帮她准备。女儿说:“父亲是电脑迷,也许他会给你很大帮助。”乔治亚答应了,拨通了邦弗雷的电话……

邦弗雷自然是非常乐意,也许这是一次绝佳的再获芳心机会。邦弗雷比平时更加努力地阅读电脑方面的书籍,他把看到的、知道的都告诉了乔治亚。一向对电脑冷冰冰的乔治亚喜欢上了电脑,两人有时开始通过电子邮件来交流问题、解决问题。乔治亚说,有邦弗雷的帮助,我一定会得胜。

310

决赛的夜晚到了。乔治亚充满信心地走进决赛场,而邦弗雷则紧张地呆在家里看现场直播。第一轮仍然是必答题。主持人如发炮般地提问,谁是第一个发电子邮件的人,谁是第一个制作电子邮件软件的人,哪个网站第一次在网上刊登征婚广告。乔治亚一字不差地作了回答,第一个发电子邮件的是美国的列昂纳德·克莱恩罗,第一次制作电子邮件软件的是富·托密尔逊,第一个在网上刊登征婚广告的是 Cosmo 网站。她的精彩回答博得了观众满堂喝彩。第二轮开始了,主持人要求参赛者当场制作电子邮件,乔治亚赛前跟邦弗雷学过很多技巧,当然是做得精彩而又好看,她和另外两名参赛者进入了最后的第三轮。第三轮是抢答题,乔治亚和还有两位在前

三题各抢对了一题。最后一题是“谁是第一个使用电子邮件的国家元首”三位选手,包括乔治亚都无法答出。按照以往规矩,主持人要求他们场外求助,看谁能第一个得到答案。当然,求助的方式与以往不同,必须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求助。乔治亚抢在第一时间发出了电子邮件,当然对象是邦弗雷。乔治亚在赛后被采访中说:“我相信他知道正确答案,我不会考虑选择别人。”邦弗雷早已在电脑的另一端知道了乔治亚的困难,在收到求援信的一瞬间,邦弗雷给出正确答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第一位用电子邮件的元首。乔治亚获胜了!所有的观众都欢呼起来,因为这实在是个奇迹,一对离了婚的夫妻在两年内各自拿到了一个冠军。

乔治亚被邦弗雷的真诚感动了,在现场比赛结束后,她给邦弗雷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谢谢你,现在我才觉得我们不应该分开。”

邦弗雷如今已经同乔治亚重新生活在一起,以前两人都不喜欢对方的爱好,而现在已完全不一样了。邦弗雷说:“我喜欢上了地理,喜欢看介绍世界各地风貌的书籍、杂志。我和乔治亚决定环游全球,真正领略世界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乔治亚也对电脑爱不释手,她说:“在环游全球时,我会不断地发E-mail给我的女儿,告诉她我们看到的,也告诉她我们是如此地相爱着……”

冯家哲 编译

美国正经历着的一场“男孩危机”

桑迪·德斯库鲁兹是美国伊利诺斯州奥罗拉的一名房产经纪人，她很为自己的几个儿子担忧。十八岁的老大格雷格天生就不是那种活泼健谈的孩子，十年前父母离婚后，他变得更加内向，彻底沉默寡言了。2000年，格雷格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而且公开化：他因偷窃高尔夫手拉车和涉嫌吸食大麻而被捕。十三岁的戴维还算可爱，但邋遢而没有条理，学习成绩不好，总是在及格线上下波动，而且还有注意力集中障碍症。桑迪的小儿子鲁克才两岁半，精力旺盛，明显有了多动症。不过，桑迪担心的主要倒不是鲁克的多动症，而是他的语言能力。小家伙虽然对声音的反应还算正常，但至今也不会说一句话。

桑迪起初以为格雷格的沉默只是男孩子的拘谨，直到有一天她偶然看到了他的日记。格雷格的日记里充满了沮丧和痛苦。格雷格甚至还在日记里给父亲写永远不可能收到的信，向他求助。“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些事情，”他写道，“我想，可能你也不知道，所以，或许

我们可以相互帮助。”

桑迪在“孩子总是孩子嘛”的感叹以后，更多感觉是困惑和痛苦。她意识到，三个儿子的问题和她女儿的问题截然不同，她必须要注意这些问题。

事实上，德斯库鲁兹家里的男孩问题也正是美国有儿子家庭的共同问题。美国哈佛大学的临床心理学家、《真正男孩》一书的作者威廉·波拉克认为，眼下美国正经历着一场男孩危机。举国上下，男孩们的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多过：学校里老师给的成绩中，D级和F级的百分之七十是男生；在被称为“学习能力有问题”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二是男生；涉嫌酗酒和吸毒少年犯当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男生；少年法庭审结的罪案中，犯罪嫌疑人有五分之四是男生；中学生当中逃学的有百分之八十是男生。与过去相比，男生们上大学的可能和比率都在下降。专家预计到2007年，美国各大学录取的女生将达九百二十万，而男生却只有六百九十万。

男孩是弱势性别群体

然而，所有这一切却不是人们对男孩们的期望。“也许是因为社会上男人们拥有了太多的权力和威望，由此形成了一种定势，把男孩们看成是理所当然的成功者。”儿童心理学家迈克尔·汤普森说，“所以，人们只希望在男孩身上看到也许并不一定存在的力量象征，而忽略了表明他们存在问题和麻烦的种种迹象和证据。”

但是，这样的迹象和证据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容忽视了。目前，一

些科学家发现男女在生物学上的差异，而正是这些差异可能使得男孩子们更加冲动、更加脆弱、学习成绩更差——总之一句话，男孩是处于相对弱勢的性别群体。塞巴斯蒂安·克雷默是英国伦敦的一名儿童精神病学家，最近，他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专文论述了男性脆弱的问题。他认为，男人的脆弱性虽然是个新概念，但确实有生物学事实支持。人们直到现在才开始真正懂得男人潜在的脆弱性，而千百年来人们对弱者的同情和关注似乎都集中在女性身上了。

而且，社会的压力通常又加重了男性生物学上的脆弱性。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的儿科专家伊莱·纽伯格说，男孩子们背负着人们的极大期望长大，但是他们却缺乏适当的情感支持和良好的成长氛围。眼下，学校里无论是学生干部、荣誉团体、校报校刊编辑记者还是辩论俱乐部，女生成员在数量上都超过男生成员。最新的一项研究显示，女孩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超过了男孩：她们跟家人更亲密，志向更为远大，甚至自信心也更强。美国马里兰州普尔斯维尔的心理学家伦纳德·萨克斯说，人们通常可以见到某个女生既是足球队长又是毕业典礼上致告别辞的学生代表，常常是班级里学习最优秀的学生，但几乎看不到这样的男生。

学校也注意到了男生差于女生的情况，并开始采取行动。鉴于眼下学校课程要求越来越高，一些儿童早期教育专家建议推迟男孩进幼儿园的年龄，让他们有时间在发育上赶上女孩，有一些地区则试验在男女同样的学校里开设男生班，以望全是男生的班级能让男孩子们提高阅读和写作的成绩，正像女生班期望缩小她们和男生在数

学和理科成绩上差距一样。据研究，十一年级男生的平均写作水平大约只相当于八年级女生的平均水平。对于一些诸如教室里的“女性化”倾向的指责，包括一些批评者提出的一些女性教师缺乏对男孩行为的宽容等，许多学校开始重新审核他们对待男生行为的态度，甚至修订学校的一些纪律规章。

当然，对这些措施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不是没有。美洲大学教授戴维·萨德克是学校里女生问题的研究先锋，他觉得很可笑很荒唐：过去几十年是只考虑让女生在学校里得到公正的待遇，而现在，一下子觉得过去过于注重女孩子，要回过头来关注男孩子。

男孩更需要情感抚慰

最新的研究揭示的不仅仅是男孩出人意料的脆弱性，而且还指出这种脆弱性可以追溯到娘胎的子宫里。尽管受孕的时候是男孩多于女孩，因为X染色体较大，所以携带男性Y染色体的精子游得快一些，但这一生物学上的优势维持不了多久。也许是为了抵消速度上的优势，当母亲遭受压力时，男性胎儿更可能夭折。分娩并发症也更容易危及男性胎儿，包括脑损伤、大脑性麻痹、早产。到了男孩降临人世的时候，他已经在发育上落后于正常女孩六个星期了。

尽管文化陈规认为是女性新生儿在情感上更外露，但实验结果却表明了相反的结论：情感上，男性新生儿比女性新生儿更为外露。如果要求把一组新生儿的照片按脸部表情排列，不知道孩子性别的成年人更多地是把男孩称为是“表情更明显”。当研究者有意把一些

男孩错标为女孩的时候，受试的成年人也会给错标为女孩的那些男孩最高的表情分。换句话说，他们的实际感知打败了文化陈规。

特别有意思的还是，尽管有证据表明在一些情感场合男孩明明承受了更多的压力，但通常他们更少表露出来。在听力可及的范围内播放婴儿的哭声，跟女孩相比，男孩的心跳更快，手掌心出汗的更多。但是，他们的行为却是掩饰自己的生理反应：典型的反应就是关了播放婴儿哭声的喇叭。

尼奥贝·韦回忆说，有一个名叫马尔科姆的男孩，体育运动特别棒，别的男孩都挺崇拜他的。一天，马尔科姆得知他的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在背后说他，他竟哭了起来。通常人们都认为，男孩们对一些闲言碎语或者置之不理，或者以打架来解决，然后就抛之脑后，不太会影响自己的情绪。可是，那只是人们的误解。马尔科姆的事例当中，他宣称自己对朋友很失望很失望：“既然他们没有保守你的秘密，说不定哪天他们就会在背后捅你一刀。”而且，他在整个中学阶段也都坚持这一态度。

每当男孩们变得激动，趋于情绪化的时候，父母和别的大人们都通常只是鼓励孩子要冷静，要平和。儿童心理学家迈克尔·汤普森说，父母们来向他咨询，总是说自己的孩子太敏感。其实，他们没有意识到，那是很正常的，绝不是什么特殊的例外情形。因此，父母们的不同反应会同时让男孩女孩都伤心。女孩哭了，父母除了问问怎么回事外往往还会格外小心地劝慰几句，而对男孩则可能是拍拍他的头，仅仅说一声“你没事的，到那边去玩吧！”结果是，男孩从童

年起就可能染上情感孤独症，给他的心理甚至生理上都留下不良影响，严重的还可能困扰他一生。“以前，我总会时不时地对儿子说一些不会对女儿说的话——如‘别哭，男孩要坚强一点！’”德斯库鲁兹说，“不过，我现在尽量努力做到，不对女儿说的话也就不对儿子说。他们觉得什么时候想哭就哭吧。”

男性的大脑“更加原始”

尽管有充分的证据显示男孩在情感上的敏感性，但过去的一些文化陈规也并不是全无道理。马西·施雷格是新泽西州劳伦斯维尔一间家庭日托中心的保育员，虽然她很鼓励男孩们充分表露自己的情绪，同时她也注意到他们其实更渴望的还是行动。她照顾着五名四岁以下的男孩。施雷格经常把五个孩子放在她的汽车里，带他们去兜风。每逢碰到人行横道，她总是把车停下来，让老人先过马路，以此来给孩子们树立行为榜样，她还时不时地带他们到树林里去远足。但是，这位曾是空手道高手的保育员也承认，最让孩子们激动的还是她教他们练武术。而且，尽管她不允许孩子们在屋里玩武器玩具，但很多时间他们会把三明治咬成枪的模样，然后相互玩起对射的游戏。

男孩身上这种情感上的脆弱性和身体上的攻击性之出人意料的结合，引起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大脑行为实验室科学家们的兴趣。他们希望从脑部神经细胞中寻求解释。据该实验中心主任鲁宾·格尔透露，他们已经在男女大脑结构上发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差

异——解剖结构上的不同使得男孩们在处理信息和解读别人表情方面逊色于女孩,而在把物体三维形象化方面强于女孩。

格尔说,女性的大脑平均要比男性的大脑小百分之十一。尽管大脑的大小和智商之间似乎有一些微妙的联系,但实际上男女在智商上并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人们不禁要问:女性何以能在相对小的大脑里跟男性有相同的智商?答案是,女性的大脑并不是男性大脑的相对缩小版。格尔说,从严格的进化论观点来看,女性的大脑进化发育得更加精细。大脑是由灰物质(处理信息的)、白物质(淹没在脂肪里的长长的神经纤维,类似于橡胶包皮电线,把大脑的电脉冲传往身体的各部位)和髓液组成的。据最新的研究显示,男性大脑跟女性大脑相比,灰物质少一些,而白物质却多一些。人的左半脑和右半脑又是由一束神经相连的,以便于两半脑的沟通和协调。女性大脑的这一神经束要比男性大脑的厚。研究者解释说,这也正是差别的关键所在,就像是密林里的小径和双通道高速路之间的区别。

鲁宾·格尔说,上述差别的结果就是,女性的大脑在语言文字和口头表达上显得更加敏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女孩子比男孩子先开口说话,说出完整的句子也早一些,口头表达也多半比男孩子流利。《男孩女孩在学习上的差异》一书的作者、医学专家迈克尔·古利安认为,女性更容易教,更能专注于学习。然而,男性大脑有更多的白物质,有更长、更复杂的神经网络从他们的大脑通向手指、脚趾的末梢,这使得男孩们有更强的动手能力。

男女情感上似乎也存在与大脑相关的差异。最近的研究显示,

男性的大脑在情感方面显得“更加原始”。女性大脑里情感信息的处理中心和大脑的语言区相邻，这自然使得她们更容易把情感和语言相联系。而且，女性大脑“结构上更加精细——是进化上的后来者”。男性大脑结构是进化上更早一些的边缘系统，是出现在更原始的动物身上的，也就是说，男性的情感通常更紧密地和行动联系在一起。

改变教学体制 解决“男孩危机”

眼下，男女孩子之间的差别已经引起一些学校注意并采取相应措施。密苏里州圣约瑟夫市的托马斯·爱迪生小学已经开始把一些大脑科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日常教学。三年前，三年级的老师丹妮丝·杨向班里男生提问时，如果男生们没有什么反应，她会感到沮丧并自顾自地继续上课。现在不同了，她会给他们至少六十秒的时间“处理”她所提的问题。“他们需要时间停顿、启动、反应。”杨老师说，“可是，以前没有给他们足够时间，我想这也可能是一些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

据校长德比·默菲介绍，现在学校对男生的心理和生理特征有了更多的理解，碰到问题处理起来也更加宽容而富有弹性。她举例说，有一个男生，在音乐课上怎么也做不到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好，没有问题，学校觉得，只要没有妨碍别人，那么让他站到教室的最后面去上课也是完全可以的。

默菲在跟男生进行说服教育时也尝试新的方法。对于初犯错误者，她不会在孩子还处在气头上的时候让他说话，特别是那些一紧

张表达也会有问题的孩子。等他们情绪慢慢平和下来后，默菲会带他们去散步。她发现男孩们在边走边谈时往往不会紧张，情绪比较稳定，就好像在他们的大脑里注入了什么似的。三年来，爱迪生小学的考试成绩有了明显的上升，在全州都处于前茅。而学生停学事件已经从过去的三百件下降到今年的二十二件。

还有一些男女同学的学校也在试办自愿性的单性班级。密歇根州佩尔斯顿一中学的校长安东尼·巴萨尼斯惊讶地说，没有想到家长是成群结队地来为孩子报名参加单性班级。今年秋季，该校有一半的六年级分成单性班，学生只有在午餐时间和课外活动时男女学生一起。据说，家长很欢迎这样的单性班级，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的表现跟过去比好多了。

320
不过，美洲大学的萨得克教授对单性教育有几分警惕，他觉得应该从改进男女同班教学的不足出发，而不应该抛弃这个去搞什么单性班级教学。另外，他还担心男性教师比例的下降问题——“小学里的男教师从我小时候的百分之二十下降到了今天的百分之十五”。

但是，许多男孩切实需要的也许是学校教学体制上的实实在在的改变。萨克斯和另一些专家就提议推迟男孩入幼儿园的年龄。“早期课程在进度上也比过去快了，”萨克斯说，“男孩们被要求得太快，而他们的大脑还没有准备好呢。”结果是男孩们在学校的学习总是显得吃力。他们一开始就处于劣势，他们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沮丧，觉得自己能力不足，由此便讨厌学校的学习，甚至寻求逃避的办

法。这样的事情可以说是屡见不鲜。

推迟一年进入幼儿园可以让男孩在学习上跟得上女孩。“不是说所有的女孩都该按时入幼儿园，也不是说所有的男孩都推迟入园。”萨克斯说，“但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推迟入园可以解决目前我们面临的男孩危机问题的百分之八十。”

眼下，桑迪·德斯库鲁兹正在考虑让鲁克迟一年入幼儿园。“他的说话能力还跟不上。”她担忧地说，“我不希望学校成为他不愉快的经历。”学校的学习对她儿子戴维来说不是愉快的经历，但桑迪·德斯库鲁兹决定好好培养她在戴维身上看到的另外方面的潜质。她发誓不能再忽视儿子们的沉默寡言，发现他们用言语一时表达不出内心的情感时，她一定要全力去帮他们，希望能打破陈规，跟他们好好地交流。

日本对“姐弟恋”现象的调查

在日本“姐弟恋”的现象正在增加，像木村拓哉不顾歌迷、影迷的心碎尖叫，娶了工藤静香的例子可以举出不止一个，为什么好男人都被大姐姐们抢走了呢

322

喜欢“大姐姐”的男人最近有增加

将比自己年长作为绝对条件的男性会员是否越来越多 结婚情报服务组织 OMMG 提供回答是肯定的。这五年来希望寻找比自己大二三岁的结婚对象的男人正在增加，“姐弟恋”正在被社会所接受，抵抗势力相应减弱，人们现在更重视精神、价值观、以及性格方面的因素。

夫妇年龄差的推移 见下表：

夫妻年龄差	1987 年	1997 年
妻子年长	11.7%	23.29%
同年龄	13.8%	16.5%
丈夫年长	74.5%	60.3%

据厚生省的调查，“妻子年长的比例几乎增加至原来的两倍。现在听说每十对中就有两对是女性比男性年长的。”

以下是对一百个二十五~三十五岁的单身男人的调查结果：

是否与比自己大的女性谈过恋爱

半数以上回答“是”。大家认为，年龄差在一~三岁范围内基本上感觉不到年龄的差距。

什么是年长女性的最大魅力

一、天性宠爱男人。二、相爱时保持距离，给予对方最大的空间。三、收入高，能自立。

最主要还是因为她们天性中所饱含的爱意。一名二十五岁银行职员的答案比较具有代表性：“与年轻女孩交往，必须教她许多；为了不破坏男性的形象，还要端起架子，只显示好的一面。在年长女性面前，可以一开始就将自己的缺点暴露出来。”“提问可以直截了当，一般都能得到明确的回答。作为男人很轻松。”有人觉得年长女性“熟悉各种约会的场所。”在约会有关的问题上，一开始就能感受到年长女性的长处的男人很多。

年长女性最惹人嫌的地方：

一、太在意年龄差距和世俗的眼光。二、自以为是。三、逼婚。

“已经说过年龄不是问题，可她还是十分在意。起初惹人怜爱的踌躇变得十分烦人。”正如这位二十七岁的电脑工程师所言，时间久了，对年龄不太在意的男人与对此过分在意的女人之间就会产生摩擦。此外，只想受宠爱的男人不想被当作孩子对待。“可以依靠固然

好，但有时未免太唠叨，像妈妈似的。”结果男人被宠得很任性。当然，男人也有委屈的一面：“非常累的时候，因为男人年轻而女人不知体谅，在性行为方面采取强硬手段，这种恬不知耻的老女人真的非常可怕。”

尽管如此，还想跟比自己年长的女性谈恋爱吗？回答“YES”的占半数。但是几乎都认为年龄差距不是什么大问题。

什么样的女人最理想

中山美穗、田中美佐子、八木亚希子。

中山美穗还是以其不变的容颜成为好女人的代表。田中美佐子则以自然清纯、看不出年龄而成为风头人物。在已婚的年长女性中，很少有人像她这样广受好评。此外，在“结婚对象”的行列中，看上去不过分张扬、能全心全意扶持男人的女主持人八木亚希子也大受欢迎。

... 324 ...

想与比自己大的女人结婚吗

半数以上的男人愿意谈恋爱，但当被问及“结婚”时，百分之六十的男人回答“NO”。一位在出版社工作的二十七岁男人认为：“生孩子的话还是年轻一些的好……”一位在商社工作的二十五岁男人说：“三十几岁的女人还算漂亮，可是一过四十就会满脸皱纹。而四十岁的男人还精力旺盛。想到这些我就气馁了。”“年轻时想依赖女人，可是不愿意一辈子都抬不起头。”在一家电视台工作的二十四岁小男生更在意面子。

什么样的女性是理想的年长女性

知性 :有教养和常识。了解最新情报、会挣钱。熟悉各种约会场所。一起相处可使男人有收获。

工作 :努力工作 ,在社会上受人尊敬。可以与她商量各种问题。提建议不采用说教的方式 ,充分理解男人的自尊和骄傲。

可爱 :外表不能太强硬 ,偶尔也会发发“嗲” ,诸如“这种东西也让看”“真让人害羞”、“受不了啦!”之类。

外貌 :至少漂亮或可爱。化妆完美。最重要是皮肤要好 ,穿着得体。

经济实力 :刚开始约会时最好是 AA 制 ,或者索性由她请客。能请自己去平时不敢问津的高级餐厅 ,并可以安心享用。

走进“姐弟恋”的两人世界

对年龄差距泰然处之 ,依赖与被依赖的绝妙平衡

小弟弟——前田刚二十八岁 ,大姐姐——前田绘美三十一岁

这是一对性格开朗的夫妻。因为是在工作中认识并结婚的 ,所以到现在还是一起上下班。下班时约好一起去买菜并一起回家。前田刚是这样描述他们两人的关系的 :“虽然年轻或同龄的妻子也是可以依靠的 ,但是总不如年纪大一些的尽心。两人关系平等 ,偶尔女方反过来撒撒娇也是很可爱的。”绘美也笑着说 :“年长的男人也可以像孩子一般照顾他 ,妻子也能挺直腰板做人 ,但是丈夫年纪小一些的话 ,做起来更自然。以前反对我们交往的父母亲 ,现在也很喜欢他。人们最终在意的还是人品 ,而非年龄。”

打听后得知,前田刚负责做早餐,“虽然并不喜欢做饭,但是早上整理房间要花去她很多时间。”两人不约而同地叹了口气。前田刚还为绘美制作便当呢!“我丈夫太让我骄傲了!我完全拜托他了。”绘美说。但是,我们发现银行卡是由绘美管理的,前田刚解释说:“她办事比较认真可靠,是我自愿交给她管的。”松时松、紧时紧,这种依赖与被依赖的绝妙的平衡关系可能大部分取决于年龄的差异。

恋爱经过:1991年绘美到商社工作。比她小四岁但却是前辈的前田刚当时对她的印象是“有点怕她。从外表看很时髦,而且眼睛会说话。”前田刚说。但是,1995年的时候两人座位调到了一起,因为说话机会增多而很快熟了起来。“她失恋的第二天,满脸哭过的痕迹。也可能是出于同情,我们由一起喝酒的朋友发展成了恋人。”1998年1月两人结婚。

坚决支持他实现梦想,自然的包容力是爱情的关键

小弟弟——田中诚二十五岁,大姐姐——国光理映二十七岁

在饮食业打工兼职DJ的田中诚一心想成为摇滚艺术家,他与在信用社金库工作的理映已经交往了七年。年龄什么的已经根本不是问题。当他们相视而笑时,能感觉到他们相处得很和谐。理映说她本来就喜欢比她小的年轻男孩,与诚交往后,自己也变得愈发活泼可爱了。虽说自己有些任性,可是最终都能得到诚的谅解。诚也认为:“男人有时很依赖比自己大的女性,希望得到快乐和宠爱。不过,两人能交往至今,主要还是因为性格相合的缘故吧。”当被问及对将来的打算时,诚“嗯”地停顿了一下,说:“现在正为理想打拼,没有精

力再想其他的事了。”理映的回答是：“二十二岁时曾经非常想结婚，过了一段，就无所谓了。笑而且我能理解他为理想拼搏的决心，我愿意支持他！”在感受到年长女性的包容力的同时，还了解到他们现在两周才见一次面，可是感情却依然很好。在她自然流露出来的爱情中，丝毫看不出“为对方牺牲的沉重责任感”，现在我明白他们能够长期交往的原因了。

恋爱经过：七年前，理映的朋友与诚正好在同一个舞蹈组跳舞，他们因此相遇了。理映说：“因为在信用社工作，当时周围都是一些顽固不化的男人。而看诚跳舞感到特别轻松。”相识半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说理映独自一人过她的二十一岁生日，于是他们有了第一次约会，当时彼此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后来反复约会，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恋人。

我们生活在一个看重实力的世界，跟年龄没有关系

小弟弟——金子英树二十五岁，大姐姐——吉原惠三十岁

原全日本冠军、现在每年都要代表日本参加世界比赛的金子英树是日本家喻户晓的职业网球明星。他在场上拚命追球的样子可酷了！那位守着英树，坐在旁边的长凳上帮他缝上衣扣子的就是惠。见面时，仅一句“扣子要掉了，把它给我吧”就够幸福了。现在担任派遣员的惠说：“以前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跟运动员谈恋爱，所以开始时很不习惯。他的教练要求他‘比赛前不能为任何事分心’，所以各方面都很注意。虽然至今还不是很清楚究竟怎样做对他才是最好的。”终于结束训练的英树，笑着跟惠说话的样子，与在网球场上奋力搏杀

的他简直判若两人。所以非常能够理解惠对英树的评价：“一方面非常成熟，一方面又像一个小孩子，不能单纯地用‘年纪’小来形容他。”“我们生活在一个看重实力的世界，跟年龄没有关系。”英树说：“刚开始交往时，根本就没有注意她的年纪，才感觉到了跟一个比自己年长的女性相处的种种好处。”“不管介绍谁给谁，她都能和睦相处，而且总是为我考虑，非常支持我的事业。在选手朋友中，被女友玩于股掌的很多，基本上都是因为女友年纪太小的缘故。此时真的觉得还是惠好。”那样微笑着的他，和“只要能看见他就已经觉得很幸福”的她，多好的一对啊！

恋爱经过：四年前的一个朋友聚会上，英树对惠一见钟情。“因为没有时间谈恋爱，所以不想再兜圈子了。”他就是用这种直截了当的开场白开始了他们的交往。比赛要求他在世界各地飞，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海外度过。刚开始交往，他就要在国外呆三个月，对惠来讲：“当初两个人的感情还不稳定，日子过得很辛苦。”这是第一次接受考验。“但是凭着他的诚意，我们一起走到了今天。”

希望保持绝对尊重对方选择的关系

小弟弟——川口真人二十七岁，大姐姐——中岛 RIKI 三十一岁

在电视节目组从事美术创作的川口，和一年前开始专业画插图的中岛，在交往了五年之后，于去年5月结婚。“和他在一起的感觉就像和兄弟朋友在一起。”中岛说，“我们之间的关系与其用‘爱’，不如用‘轻松愉快’来形容更为合适。彼此之间想什么就说什么，从不隐

瞞。对待他,好像是怕吓着小动物的感觉。”川口评价是:“她像大姐,又像小妹,和她在一起,一点也感觉不到年龄的差距。”一眼就能看出,中岛在谈话时占主导地位,而川口则退后一步洗耳恭听。但中岛的话常常精锐深刻、一语中的。他们俩给人的感觉是妇唱夫随、休戚与共。中岛说:“我属于那种凡事三分钟热情,容易分心的类型,而他遇事沉着冷静、从一而终,一旦上手,废寝忘食。这让我非常敬重。”而川口却称赞她“多才多艺、聪明伶俐,学什么都快,真让我佩服。”这是他们之间相互尊重和认同的证明。

川口认为:“相互尊重最重要,然后才能快乐相处。”这是一种超越年龄界限的默契关系,也许是新型“姐弟恋”标准。

恋爱经过:五年前开始交往。两人是每周一次的漫画插图班的同级同学,经过半年的集体交往,从朋友发展成了恋人。在同样的领域有相同的话题,志趣相投所以互相吸引。后来还发现两人都曾组织过乐队并参加过演出,并且都曾接受过同一位名师的训练。是不可思议的缘份!两人去年2月开始同居,准备5月份结婚。

小弟弟爱上大姐姐的理由

大家都想弄明白男人们为何喜欢“大姐姐”。在这里我们邀请了五位亲身经历者,让他们发表各自的切身体会,并挑选出富有代表性的意见供大家参考。

人物介绍:

藤田:自由撰稿人,二十八岁。除了认真谈恋爱的对象以外,还

和好几个可以一起喝酒的年长女性交往。其中年龄最大的是一位三十八岁的单身女性。他原来的女友也比他大两岁。“最近也常和年轻女性来往。”

松井：广告代理公司工作，二十六岁。与比他小一岁的女友已经同居了三年，“虽有连年薪多少也已经相当了解，非常依赖她。但是还没有谈及婚嫁。”

铃木：出版社工作，二十八岁。有过多次与“大姐”谈恋爱的经验。以前曾在年龄问题上被女友蒙骗过。“到了这个年纪，与年长女性相处也变得很困难了。”

山口：工厂工作，二十五岁。与比他大三岁的女友刚刚登记结婚。对方是厂里的人事担当。“从她的立场考虑，结婚是我提出来的。”

五十岚：公务员，二十六岁。正在为比他大三岁的女友提出结婚的请求而烦恼。他是第一次爱上“大姐姐”，“目前还不想结婚……”

可爱的大姐姐则显得相当特别

藤田：“可爱的年轻女孩司空见惯，而可爱的大姐姐则显得相当特别，让人产生一种‘比自己年长，怎么还……’的感觉。”

松井：“是啊是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总想找一个可以倚靠的支撑点。在极度虚弱的时候，看到比自己大的女性，就有一种被电流击中的感觉。”

铃木：“有年龄差距只有好，虽然男的未必在意，可是女方都会说‘自己已经是菜皮了’，那种害羞自卑的样子好可爱。”

山口：“此外，男人可以活得很轻松。男人也有需要宠爱的时候，虽然有点难为情，但是如果对方比自己大的话，一开始就可以很自然地对她撒娇。”

五十岚：“确实如此。与年轻女孩交往，要花很多心思。事事都得忍让，还要掩盖缺点、装出一副很‘绅士’的样子来。而与年纪较大的女性交往，一开始就不用作假，长处短处都可以完全呈现在对方的面前。”

松井：“是的。男人在二十五岁以后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希望生活安定舒畅，谈恋爱看重的也是安定和轻松，不想搞得很累很紧张。”

山口：“另外，在工作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想得到年长且富有社会经验的人的帮助和建议，最好还能给我介绍各种有用的关系人等。”

主持人：“男性对女性也有‘助我成长’的愿望吗？”

松井：“我的这种愿望非常强烈，希望对方能给我好的影响。男人谁不希望能拥有一个自己独占的‘家庭教师’呢。直至今日，看广告片《家庭教师的学校》时，我的心还会蹦蹦跳跳呢。”笑

藤田：“我有同感。百分之四十五以上的男人都在潜意识里隐藏着对于‘家庭教师’的渴望。”

铃木：“我的感觉正好相反。比自己年长的女性，已经确立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不会想方设法地来影响别人，对男方抱着宽容的态度，彼此之间更能和平相处。而年轻女孩却什么都不懂，还会提出各

种无理的要求,真的很麻烦。”笑

藤田：“也有这种时候,虽然已经不想再对她解释工作对于男人的重要性了,可是还是不得不反复说明。年轻女孩只想索取,而年长女性懂得给予。这种情况占多数。”

铃木：“另外,年轻女性很残忍,一边做梦一边跟人拍拖。在与你交往的同时,心里还梦想着‘更好的男人’。”

五十岚：“是啊,在这点上年纪大一些的女人就有自知之明,非常珍惜已经拥有的感情,大概是害怕‘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吧。”

笑

肌肤年龄比实际年龄更重要,但恋爱与结婚是两回事

主持人：“恋爱对象的范围,以年长几岁为界限”

山口：“因人而异。”

五十岚：“是啊,如果是吉永小百合的话,超过五十岁也行啊。

笑 主要看肌肤的年龄。”

松井：“一起走出去时,如果被认为跟‘老阿姨’在拍拖就很尴尬。只要外表可爱,大多少都没有关系。”

铃木：“我以前曾在年龄问题上被女友蒙骗过。我以为我们年纪差不多,可她却比我大了三岁。交往两个月后,流着泪向我解释。因为我已经接受了她,所以就继续交往了下去。我倒是很想打听一下,女人为什么那么在意自己的年龄”

主持人：“大概是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男人都喜欢比自己年轻的女孩吧。”

藤田：“其实并非如此。但是如果将对方作为结婚对象来考虑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

五十岚：“是啊，单纯交往的话，年龄不是问题，但是如果要结婚的话，就存在着生育的问题。此外，打算一辈子一起生活的话，就应该考虑到女人比男人老得快！”

铃木：“但是，难道从一开始就不以结婚为前提吗？我这边在慢慢地培养爱情之前，就因为考虑到会有结婚的问题发生而以性格无法磨合为理由推辞吗？在交往以前，抱有‘想跟下一个恋爱对象结婚’想法的年长女性不是很多吗？”

藤田：“是很多。也有人会说‘我不想再走老路了’。当我明白自己没有这种想法的话，就尽快与对方一刀两断。”

松井：“要留心三十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的女人，她们大多以结婚为目的。可以浅浅地交往，不能越线，因为责任重大。而过了三十五岁的女人，因为领悟了‘一个人也能好好生活’的道理，反而容易相处。”

五十岚：“约会时带你去餐具专卖店的女人，肯定是想结婚。”

松井：“绝对没错。还有像卖窗帘的地方、家具店等。或者拿朋友寄来的‘生孩子啦’‘结婚啦’之类的明信片给你看，这会让男人感到压力。”笑

藤田：“如果大龄女子不想结婚该有多好！”

主持人：“山口也感觉到来自女人的结婚压力了吗？”

山口：“虽然也有感觉，但是已经交往了一年多，自己也有了心

理准备 ,所以并不那么反感。”

五十岚：“是啊 ,如果搞突然袭击的话 ,男人会逃跑的。”

主持人：“那么要交往多久 ,才能接受结婚的要求呢 ”

藤田：“三年。太长了吗 笑 不过半年我是绝对不会考虑的。”

铃木：“这也要根据交往对象的不同来决定。”

松井：“这与二十出头的女孩子嚷嚷着 ‘要结婚 ’的分量不同。”

不想被控于掌心 ,希望从年长女性那里得到更多的空间和自由

主持人：“那么 ,除了讨厌结婚压力以外 ,还有哪些实例 ,让对
‘大姐 ’产生反感的 ”

藤田：“这跟想结婚也有关系 ,那就是想限制男人的自由。大概是害怕男人逃跑 ,所以看得特别紧。 笑 很露骨地想结婚就没有魅力了。”

334
……
铃木：“因为比男的年长 ,更应该给对方足够的空间。不要像释迦牟尼对待孙悟空那样 ,‘永远别想逃出我的掌心!’ ” 笑

松井：“那个样子谁也受不了。物极必反 ,男人也许会因为任性而偶尔找年轻女孩玩 ,并不是真心想分手。”

五十岚：“另外 ,在交往中 ,像小柳 RUMIKO 那样整天把男人当小孩对待的女人也很讨厌。”

山口：“确实很讨厌。男人本来就晚熟 ,30 以后方才感觉到自己像个大人。可是过了 30 还要被当作男孩来对待 ,贤也的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

藤田：“河野景子也很讨厌 ,她太精于算计了。”

铃木：“最近，还有福岛弓子。”

松井：“不过，那样更配 ICHIRO，因为 ICHIRO 也并不完美。”

笑

五十岚：“是啊，为了五亿财产向松崎菜子求婚也很卑劣。”

沈利群 编译

男人在哪里？

“男人在哪里”这是流行在巴黎的一首著名歌曲，每当法国单身中年女性听到这首歌时，她们不免为之惆怅与伤感。据统计，法国的男女比例数相同，但在超过四十岁的法国人中，尤其是当单身中年女性希望再次组建家庭时，她们无奈地发现：法国的男女比例竟然成了1:2。为何有这差距，被法国媒体称为“珍稀鸟”的这些中年男性究竟到哪里去了，这是否意味着，法国女性一定要放弃曾花了如此大的代价而换取的自由，来逃避孤独和寂寞呢

一度引以为乐的单身生活，原本以为可以“幸福无限”，其结果却萌生出她们不曾预料、也不愿面对的麻烦：她们孤独地咀嚼着沮丧和寂寞

忆当年，激昂的号角一次又一次地吹响，法国女性终于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独立和自由！她们一脚踢开了那些终日泡在琐屑小事中的“夫妻生活”，当时她们的感觉是：幸福无限！她们可以随意摊手摊

脚地躺在床上，可以不必为每次用餐而伤脑筋，可以不必为洗碗而粗糙了指头，可以昼夜不分地听歌星克洛德·弗郎索娃的歌唱，可以去学跳踢毽舞和学溜旱冰……真是太美了！她们甚至还可以和女伴一同去土耳其浴室洗蒸汽浴。在爱情的取舍上，为了不再失去这前所未有的美好“独立”，她们选择了“延期偿付”的方式。也就是说，过去的情人已过去，未来的情人还未来。再说，与其将自己锁在毫无激情可言的婚姻中平淡无味地生活，她们更愿意耐心地等待着“白马老王子”的出现，等待真正爱情的到来。

但是，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无情的事实：这一度引以为乐的单身生活，原本以为可以“幸福无限”，其结果却萌生出她们不曾预料、也不愿面对的麻烦：她们孤独地咀嚼着沮丧和寂寞。她们徒劳地每天夜晚出门，她们徒劳地接受所有的邀请，她们徒劳地应酬着那些色咪咪的令人生厌的家伙，她们徒劳地在各家夜总会、体育俱乐部和社区的各种协会频频露面，她们和女伴徒劳地扮演起等待情人的角色，然而梦中情人却始终没出现。没有！什么也没有。于是她们精疲力竭、灰头灰脑回到自己的家，她们忿忿不平，许多时间就这样白白地掷在与那些虚情假意的男性周旋上。那么，男人究竟去了哪里？毕竟，这些中年单身女性还是愿意和心仪的男性携手以度人生。

四十岁的洛朗丝坦率地直言：“在我身边，要么是些结了婚的男人，要么就是些没有责任心的家伙。而那些‘严肃’男性往往过于看重女性的外貌与其他种种条件，当然他们有漂亮的宅邸，有 Porsche

牌小车，他们希望找些与他们般配的女性。”但他们是群说话的力气比做事的力气大的人，一旦有个中年女性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便躲闪不及。三十五岁碧眼棕色的玛丽认为：“这些男性缺乏自信，心态有毛病。当一个漂亮的中年女性出现在他们眼前时，他们会疑窦百生：像她这样漂亮的女性，她丈夫居然还要弃她而去，那她是否有问题？要么不会接吻，要么就是笨手笨脚连家务都不会做，更有可能是个脾气暴躁的‘女强人’。相反，如果是她主动与丈夫分手的话，这些男人也会疑神疑鬼：要当心，这是个无法使她满足的女人，将来她也会这样弃我而去。”如果给他们找个开朗、活泼，眉毛拔得细细的中年女性，那会如何呢？这些男人底气又不足了：“她不会要我们。”那如果介绍个温柔、顺从、就像秋天田野里的花一般的中年女性，他们又有什么可说呢？“危险！”这些固执的人不停地眨眼。

人生已近四十岁，人体内生物钟的“滴答”声愈来愈紧迫：中年单身女性想怀个孩子的愿望油然而生。一旦当她看到商店橱窗里的婴儿衣着用品，她对身旁献殷勤的中年男性作出了某种含蓄的暗示，那位已离异的男性当然明白，但他却不以为然：“你不要忘记，我是个已有孩子的父亲。”那么只好拜拜了，去找一个绝对正宗的单身男性。从没结过婚，也不曾当过父亲。然而，他并没因这位中年女性想怀个孩子而喜欢得蹦起来，相反他语气悲凉地叹息道：“啊！我究竟要孩子，还是要我的作品。”哦！人们忘记了他是艺术表演家。既然如此，那么还是自己一个人干吧！自己生孩子，自己带孩子，不靠任何人帮忙。一个年轻的离异男性尽管终于被这单身母亲的魅力所

折服，但他还是沉思良久：“不行！我已给前面的孩子付了一笔赡养费，我不能再次付这笔额外的赡养费了。”

不同性别的中年单身对“再婚夫妻”有各自不同的解析：中年女性再次寻求配偶，她们希望能有个知音相伴；而男性单身再次寻找配偶的目的往往是“性”与“家务”

很明显，这一切无非说明了这些在单身王国的男女确实出了问题：他们来自不同的银河星系，说的不是同一种语言。应该承认，这“谈不拢”是有其客观原因的。法国经济和统计研究所的古伊·戴斯博朗克教授的解释是：“法国的单身男性和单身女性并非生活在同一社会阶层。单身女性往往集中在层次较高的社会阶层中，而单身男性恰恰相反，他们集中在层次较低的行业。”因此，女性中层干部中约有百分之二十一为单身贵族，而这一层次的单身男性则为百分之十二。与此相反，在服务性行业中，单身男性的比例为百分之二十一，而女性单身的比例则为百分之六。在这情况下，要他们彼此织出情投意合的爱，确实不易。

两性之间最大的差异或许在于不同性别的中年单身对“再婚夫妻”有着各自不同的解析。社会学家让·克洛德·可夫曼指出：“中年女性再次寻求配偶，她们希望能有个知音相伴；而男性单身再次寻找配偶的目的往往是出于‘性’与‘家务’的考虑。”她对他情意绵绵，而他的回答却很干脆：“做爱”与“洗衣”。两性之间的这一壕沟看

来难以逾越,尤其对那些就是因家庭重负和缺少对话而逃出“围城”的女性来说,对男性的这样回答,她们深恶痛绝。五十四岁的米歇尔离婚已近十二年了,尽管她因孤独而痛苦得咬牙切齿,但她还是拒绝了一个鳏夫心急如猴的求婚。她说:“我不愿意再去承受这种日复一日、毫无情调的生活,更不愿给他那位死去不久的太太当‘替班’。在和中年单身男人第一次相见时,他最感兴趣的总是:他的房子将来是否能料理干净,他是否找到了一个能照料他孩子的‘妈妈’。”

一边是令她们不快的男权至高无上的前景,另一边是令她们喜欢的独立自主。这些中年女性毫不踌躇地作出了决定:与其当“娘姨”,还不如当“单身”,即使是统计表上的结果对单身女性来说前景大告不妙,她们还是义无反顾。按照最近颁布的统计数据:四十岁是条“三八线”,单身男女比例基本平衡;四十岁前,单身男性居多;四十岁后,单身女性更多。随着年龄的上升,单身女性的境遇越发窘迫。夫妻共同生活的年龄比率对女性来说,四十岁后,她们的婚姻开始步入危机四伏的“秋天”,对男性来说,五十五岁后他们的婚姻的小舟才开始摇摇晃晃。五十岁的单身女性和二十五岁的单身女性相比,她们离婚后的再婚运气是1:5;对于同样年龄段的男性来说,年纪大男性的再婚运气显然要好得多了,其再婚运气的比例为1.5:1。

这样的两性之间的年龄不平衡究竟从何而来?法国人口研究所米歇尔·博宗的回答是:“首先是男女配偶双方的年龄差异。第一次婚姻时,男女双方彼此年龄一般相差两岁左右。第二次婚姻时,彼此

年龄一般相差五岁左右。对男性来说,他们结婚越晚,而他们配偶的年龄越年轻。这样的结果是:在四十岁后,在婚姻市场上,那些大年龄的男性便变得奇货可居了。”

尽管法国的女权运动和1968年5月的学生运动给法国社会带来了深刻变化,但是那些在50年代生育高峰出生、已开始渐渐变老的那一代男人,他们是否依旧像当年父权社会黄金时光的那些男人一样喜欢年轻的姑娘呢?五十岁性格果断的朱利娅指出:“他们可悲极了,这代人算彻底完了。他们必须找个天真的年轻姑娘,他们才会感到人生乐趣。”社会学家让·克洛德·可夫曼对此看法抱有同感:“确实如此,这些倒霉的人失去了他们的青春,他们无力面对与他们同龄的女性。她们曾是了不起的先驱者,她们曾改造了世界,而他们却怯生生地贴着墙脚根走路,他们明白,他们不再是大男子主义者了。当人们要求他们活得像个男人时,他们便晕头转向。于是,娶个年轻的女性是他们讨回乐园的一种方式。”

不少中年单身女性面对如此暗淡的前景,她们干脆试图反其道而行之。电影艺术家加黛丽纳·博蕾利娅不无激动地问:“既然找不到与我们一样年龄的男性,那为何不找些小帅哥呢?应不再感到自己的衰老和丑陋,只要在生活中有所作为,那大家都会爱上你。当一个年轻人回头看了我一眼,在他目光中,我顿时感到自己的美丽依旧。尤其是当你挽着一个小帅哥与你前夫在街上不期相遇时,那是一种多么惬意的感受呵!这位前丈夫一下子瘪塌了,这是面镜子,他看到了自己的衰老和无能!”

巴黎是单身者的天堂，平均有二分之一的套房居住着单身者。如果每个人都关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那怎么会有相见恨晚的机会呢？这就要靠大家帮忙了。

342

奥迪利·拉姆瑞尔女士长期来一直从事夫妻关系心理治疗的研究，她指出：怨恨、害怕和冰冷的面孔是毒化夫妻关系的主要因素。她认为：“那些女性总喜欢喋喋不休地数落自己的丈夫：他什么也不懂，他是大男子主义者，他是个不负责任的人，整天就是想做爱……人们还以为是上了年纪的老奶奶在抱怨呢！”奥迪利·拉姆瑞尔在她主持的协会里，每个成员不但必须发表自己的意见，还得听取别人心里的想法。凭着微薄的津贴，她还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每月一次的午餐讨论会，主题为“从孤独到爱情”；夏季和冬季的外出旅游；建立内部信息资料来保证“有效和便宜”的外出，还编辑了协会单身者的年报。她认为：“尽量让单身者有接触社会的机会，尽量让他或她与不相识的人走到一起。法国的家庭过于封闭，在成员间从来不谈论如何与社会接触。我们的协会创造了这样的机会，让大家学会这些方式，将自己的追求掌握在自己手中。”

对那些既没胆量踏进谈哲学的咖啡馆去和大家讨论、又不愿去跳中美洲萨乐沙流行舞的酒吧的单身中年女性，奥迪利·拉姆瑞尔建议她们不妨写些征婚启事，她认为这是有效的手段，当然要懂得利用它。同时她更希望中年单身女性不要轻信那些征婚启事的承

诺,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仅凭二三行字的介绍,就将自己的终身托付于他,这无疑是在玩火。最好的方法倒是去刊登些有关自己的征婚广告。通过自己撰写的征婚启事,可以让自己对想说的和期望的一切作充分的酝酿与推敲;再说,一份措辞生动的征婚启事会收到数以百计热情洋溢的回信,让自己安静地、不受任何干扰来阅读这些来信,将那些居心叵测的色狼、疯子,神经有毛病的家伙统统剔除;一旦发现意中人,那么就给他去几个缠绵电话,如果感觉不错,那就可以安排见面了:选一个阳光灿烂的白天,在人声鼎沸的咖啡馆里,喝上一杯饮料或共进晚餐,当然这顿晚餐还是要取决于自己的感觉如何。

对希望“寻找个男伴”的单身中年女性,2001年6月出版的《在巴黎寻找配偶》是本最权威的“指南”。这本书确实有趣,有不少实用的建议:如何邀请前丈夫共进晚餐、如何在晚上购物、如何听葡萄酒工艺课程等,还有不少地址:书店和展览会、体育咖啡馆、潜水俱乐部和爵士酒吧等。作者瓦莱利·阿佩勒指出:“巴黎是单身者的天堂,平均有二分之一的套房居住着单身者。如果每个人都关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那怎么会有相见恨晚的机会呢?这就要靠大家帮忙了。”瓦莱利并不赞同单身女性去那些休闲俱乐部:“即使不算那张价格不菲的会员卡,时效两年,价格一万法郎,俱乐部三分之二的活动必须支付现金,这是个无底洞。”同时,他还呼吁大家对种种婚姻中介机构要保持警惕,他说:“在我所发现的仅为两家算是严肃的中介机构,他们也在赚着昧良心的钱。他们装模做样地和你

谈着年龄，谈着女性面临的最后黄金时光，谈着你的忧虑，随后他们便不知踪影了。”瓦莱利·阿佩勒建议，在一些杂志画报的《外出栏目》中，单身男女可以找到些有意思、价格不贵的地方去约会：“对那些怕上当受骗的中年女性，可以去舞场和带酒吧的餐厅。每天黄昏，人们可以在那里学中美洲的萨乐沙舞。那里的音乐并不震耳欲聋，大家可以娓娓细语。在那里，还可以遇到不少有教养的彬彬有礼的人。”

中年单身女性威奥莱娜对“探戈舞”颇有好感，她认为，“探戈舞”就是一台有效的“探测器”，当然前提是懂些探戈舞的基本要领。她说：“一场探戈舞就好像一次恋爱，通过彼此的动作，可以了解到对方是个智力有限、但嗜好发号施令的人，还是个令人生厌的技术官僚，或是个充满魅力、性情温和、体贴入微的人。探戈舞比任何心理测试都有用。”

人们似乎还不知道用什么名称准确称呼它：因为法国几乎有百分之八的二十岁至五十岁的女性要求能过上一把“有爱情，但不是夫妻”的瘾

有些中年男性不懂得如何邀请女性一起翩翩起舞，甚至当她走过身旁时也不知起身致意；有些中年女性不敢迎接男性炽热的目光。这些男性没有朋友，这些女性除了工作外不懂还有其他的生活。他们或她们的职业是他们或她们的唯一成功，可以说，这些工程师、电脑网络专家或外科医生在事业上有上乘的表现，但在

生活中显然有缺陷。法国健美学校的主持人维奥尼克女士指出：“他们不懂得如何付出，当然这种付出会给自己带来失去和背叛的危险，因此他们也就不知道该如何接受。”她谈到自己的学校时说：“当人们跨进学校大门时，他 她 们神情沮丧，做事马虎，脑袋耷拉，手掌潮湿，双腿直打颤。但当他 她 们毕业时，似乎个个神情轻松，形象挺刮，脊背笔直，头梳得清清爽爽，步履踏实，脸上挂着自然的笑容。”

这所健美学校分短期课程 两个月，学费为七千二百法郎 和长期课程 九个月，学费为一万五千九百法郎。人们学习用肢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希望，他们还在一些公共场合里 杂货铺、旅店的酒吧、博物馆和公园 学习着如何同他人相识——来这里学习的女性在事业上是巾帼英雄，在生活上却不免尴尬。在日常生活中她们是劣势角色。她们梦想的男性几乎是一个模式：良好的社会地位，有份不错的薪水，给人安全感，不是老爷作风，不过于讲究挑剔，是个性情中人。在等待着‘珍稀鸟’的同时，她们在这里学习着如何踏上社会，如何对付面前的男性。但只要她们依旧希望自己的社会地位高于男性，那她们的愿望恐怕还是难以成功。

其实，再婚的最大障碍既非社会因素，也不是人口统计表。心理治疗专家安妮·拉柏指出：“最大的障碍是在自己的内心。对于男性来说，如受伤太深的话，那么就无法使彼此的相识能长久维持。每次婚姻的破裂都会再次激活幼年时尚未愈合的伤疤。”例如，一个始终厌恶母亲的男性常会揍他的前妻，“只要他的伤口未能治愈，他就会

让他的伴侣尝尝各种滋味，即使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对于女性来说，最大的障碍也是在她们的内心深处，尤其那些害怕失去她们自由的女性。围绕着这些主题，心理治疗专家安尼·拉柏每星期组织一次报告讨论会，来参加的绝大部分是女性，她告诉与会者：“已做好准备再次寻求配偶的女性应上英特网络，找些有意义的聊天地址，她们在这些地址会遇见一些优秀的男性，一些善于交流的男性。”安尼·拉柏的合作者吕西安·热宗德认为：“离婚在心理上是个难以摆脱的噩梦，如同遭遇性暴力或滥用权力一样，它会导致过去创伤的复发。有些中年女性曾在犹豫了好多年才下再次组建家庭的决心，这并没什么可以惊奇。她们应立刻去找心理医生帮助。”

有人说，“白头到老”的恩爱夫妻模式在当今法国社会“深受重创”，当然事实并非如此。由于法国的男女已进入了 EN POINTILLES 模式，有时在一起生活，有时不在一起的时代，在婚姻与离异之间，在相见与分手之间，单身群体日益增多，并日趋变得寻常。对那些层出不穷的“两人世界”新模式，人们似乎还不知用什么名称来准确称呼它：因为法国几乎有百分之八的二十岁至五十岁的女性要求能过上一把“有爱情，但不是夫妻”的瘾。社会学家让·克洛德·可夫曼声称：“这场‘重大革命’在我们眼皮底下悄悄完成了，作为社会基础细胞的家庭的和睦是建筑在女性献身的基礎上。如果将‘女性独立’替代‘牺牲自我’，如同单身者所做的那样，哪怕是有些无奈，它对整个社会的基础还是会产生震撼的作用。目前谁也无法预言这一追求‘独立’的浪潮何时才能终止。”法国中年单身女性一边做着“灰姑娘

故事”的旧梦，一边迷恋着个人独立的生活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她们就像许多“开拓者”一样，犹豫与彷徨、无奈与寂寞是她们常常必须面对的功课。

赵念国 编译

.....347.....

情话：
二十年后
重见初恋情人